浪女回归

[巴西] 若热·亚马多 著



浪女回归

〔巴西〕若热·亚马多著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长篇小说，作者是巴西当代最著名的作家若热·亚马多。作品围绕牧羊女出身的季叶塔浪迹风尘二十六年后衣锦还乡以及她在故乡短暂逗留期间所发生的事件，描写了巴西偏僻小镇阿格列斯捷的人民为反对环境污染、保卫乡土而展开的一场斗争，揭露了跨国公司及其代理人唯利是图的贪婪本性和他们用选票、金钱、美女收买政府官员、国会议员等，借以达到在阿格列斯捷建立一个有毒工厂的目的所进行的种种肮脏活动，热情歌颂了季叶塔及该镇广大居民真正爱国爱乡、敢于起来跟跨国公司及为其服务的官僚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大无畏精神。作品悬念多，故事生动，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丰满，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可读性。

浪 女 回 归

〔巴西〕若热·亚马多著

陈敬咏译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沔阳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2.5印张　2插页　270,000字

1986年元月第1版　1986年元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

统一书号：10107·459　　定价：2.10 元

译者前言

巴西当代最著名的小说家若热·亚马多，一九一二年八月十日生于巴西巴伊亚州南部伊列乌斯市郊的皮兰吉镇。十九岁时，他就发表了第一部小说《狂欢节之国》，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

若热·亚马多不仅在当代巴西文坛享有盛誉，而且也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和国际声望的作家，一九五〇年当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一九五一年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早在五十年代，他的三部连续性长篇小说《无边的土地》、《黄金果的土地》和《饥饿的道路》就被译成中文出版，他是解放后最早被介绍到我国的少数几位拉丁美洲作家之一。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七年，他曾先后两次访问我国。在访问中，他赞扬新中国的建设成就，表达了对我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若热·亚马多是一位多产作家。在他五十多年的文学生涯中，已创作出了二十多部小说，还有诗歌、传记、剧本、游记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多部。他的作品已被译成近四十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由于他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一九五九年获得了巴西文学院院士的称号。

他的作品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在这两个时期里，先后创作出了题材和内容迥然不同的两类作品。一类是从三十年代起至五十年代中期的作品，其中以《可可》、《汗珠》、《无边的

土地》、《黄金果的土地》、《饥饿的道路》为代表，它们都以巴西城乡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为题材，生动地描写了农民和失业雇工们的悲惨遭遇，艺术地再现了本世纪初巴西城乡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压迫，为人民伸张了正义，对剥削制度，特别是大种植园制度进行了有力的遣责和鞭笞。而以巴西第一大工业城市圣保罗的工人阶级在巴西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斗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自由在地下》，则是他这一时期的顶峰之作。

另一类是一九五八年以后的作品。这一时期的作品，有《死神与金卡斯·贝罗达瓜之死》、《堂娜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厌倦了妓女生活的特雷莎·巴斯蒂塔》、《加布里埃拉》、《浪女回归》(原名《来自阿格列斯捷的季叶塔》,有的译为《乡姑蒂埃塔》)和《制服，巴西文学院院士服，女人睡衣》等。这些作品，无论是题材和内容，还是所刻画的主要人物，与他前一时期的作品，都有明显的不同，过去所着力刻画和塑造的农民、雇工和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已为妓女、流浪汉一类人物所代替，主题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作者认为他的作品“基本上是统一的，基本立场，即站在人民一边的立场是一贯的。”

《浪女回归》，一开始就写浪迹风尘二十六年的牧羊女季叶塔，蓦然间衣锦荣归回到乡间，荒凉的海滨小镇阿格列斯捷顿时活跃起来，死寂般的生活中突然掀起层层波涛，涌起阵阵涡旋，由于每一涡旋都萦连着主人公的吉凶难卜的命运，而这主人公的形象又极真切可信，于是读者便不由自主地关切和悬念着小说人物的每一行程，为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所吸引，产生一种一气读完的愿望。

这部小说何以具有如此强劲的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其原因是否可归结为，亚马多善于通过生动情节塑造出丰满的人物形象？高尔基把情节称作“人物之间的联系、矛盾、同情、反感和一般的相互关系，——某种性格、典型的成长和构成的历史”①。也就是说，结构情节不仅是技巧问题，而且关系到刻画人物性格以至在艺术创作中如何表现真善美的问题。

《浪女回归》原名《来自阿格列斯捷的季叶塔》。作者通过“浪女回归故乡以及在她短暂逗留期间所发生的事件的故事”，描写了巴西东北部偏僻小镇的人民为反对环境污染保卫乡土而展开的一场斗争。小说中的人物基本上是以在这场斗争中所持态度形成两个对立的营垒：一方面是季叶塔和人民群众，内含以若纳斯为首的渔民们、退休海军司令官达里奥、邮局职员卡尔莫津娜女士及其母亲米卢夫人、神学校学生里卡尔多、诗人巴尔鲍扎、工程师佩德罗·帕尔麦伊拉等等，而与之对立的另一方面则是“勃拉兹坦尼奥”的老板及其代理人、部长、议员、律师以及自诩为进步复兴的“领袖人物”的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等。通过这两个营垒的人物间的矛盾、冲突和斗争，揭露了跨国公司及其代理人的唯利是图的贪婪本性。他们用选票、金钱、美女收买政府官吏、国会议员、著名律师、新闻记者，甚至地方政权的可怜的小公务员；他们在妓院这个“避难所”里密谋划策，接受贿赂；他们控制舆论，欺骗公众；他们造谣中伤，陷害好人；而这一切肮脏的活动都是在高喊“进步”、“巴西利益”、“造福人民”等口号下进行的，并且个个自称为祖国和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因此，作

① 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35页。

者在故事还未展开前就提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谁在这事件中是真正的英雄，谁真正地为祖国和人民的幸福而斗争？"发生在小镇上短短几个星期内的事件确凿地证明了那些腰缠万贯、高喊捍卫祖国和人民利益的垄断资本家们，那些官高禄厚、以人民的代表自居的议员、部长、州长们，却从来不把祖国和人民放在心中。而真正的英雄的桂冠，作者则赋予小说的女主人公牧羊女季叶塔和起而斗争的阿格列斯捷的各阶层的居民。

一九五九年，亚马多在当选巴西文学院院士时宣称："至于我，我寻觅过坎坷之路，寻觅过面对贫穷的人们和受压迫的人们、面对无法享受社会财富的人们的义务之路——我想竭尽全力地表达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夙愿、他们的希望……我想用他们的土壤来揉出我的书中的人道主义，以他们作为我的创作对象并为他们而创作。""来自阿格列斯捷的季叶塔"正是作者心目中受压迫、受欺凌的妇女。她被世俗偏见赶出家乡、被社会打入底层，经历了人间沧桑，她虽然沾染了那种非人的生活环境中的和上流社会的一些恶习，但心底却珍藏着牧羊女的真正的人的品质和感情：对故土的热恋和对乡亲的关注、见义勇为和富于同情、临危不惧和敢于斗争、聪明美丽和豪放不羁。季叶塔的形象反映出巴西被压迫、被欺凌的妇女的悲惨命运，这是亚马多创作的有力的一面。当然，这个值得同情的人物究竟不是当代巴西现实生活中寄托着未来希望的真正英雄，这与作家三十年代积极参加革命斗争时塑造的著名三部曲中的人民战士的形象是有着巨大差别的。

这本小说情节结构上的特点，正如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七日发表的亚马多回答巴西圣保罗《文化报》记者问中说过："我

关心的是如何用最好的方式把故事讲出来，如何使人们能很好地理解它。”在《浪女回归》的故事情节中，作者选用的“最好的方式”，大体是悬念的设置、波澜的起伏、性格的对比、前后的照应，从而使读者开卷之后不忍释手，可以说达到入迷的程度。

小说开头，浪女季叶塔“死”而复生，衣锦还乡。她豪华脱俗、一掷千金的慷慨；无视宗教习俗、放浪形骸的举止以及随带回乡的“养女”的艳丽等等已经震动了与世隔绝的穷乡僻壤；再加上季叶塔轻易地解决了水电站向小镇输电的久悬未决的难题，使乡亲们慑服。季叶塔与豪门权贵的熟稔，为家乡亲人带来的福音以及她冒死从烈火中抢救乡邻老妇，使得人们把她与主教堂中的圣安娜与圣女贞德并列，浪女成了家乡的明灯、亲人的骄傲、真理与正义的化身。但女主人公飘零他乡的身世对亲朋戚友、家乡同胞说来是一个“谜”，而对读者说来这一切却是一清二楚的，因为作者在小说开头便冷峻地把季叶塔的不幸际遇作了交代：这位被尊为荣誉团长的遗孀、大企业主的季叶塔出走他乡的二十六年来过的是一种血泪斑斑、屈辱卑贱的生活，她沦落到下等妓寮，甚至卖笑街头，后来才被招揽进高级妓院，夤缘富豪，最终当上了青楼女东。她带回的“养女”列奥诺拉也只是她当年生活的缩影。季叶塔渴念家乡旖旎的风光：壮美的海滨、白色的沙丘、绿色的椰林、清新的海风、纯净的空气，幻想暮年在海滨养老，购置一块栖身之地。故乡阿格列斯捷这个小镇虽是个还没有完全被都市的瘴气毒化了的“干净”的一隅，这里的人们仍然保留着一定的传统观念和宗教习俗。这样，由于季叶塔“母女”的际遇、身份是个“谜”，由于她们抱着一个

美好的幻想，因此她们越是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待如贵宾，甚至“顶礼膜拜”，奉若神明，她们的处境也就越加危险，她们“可耻”的经历和“下贱”的身份一旦暴露，她们的美好幻想必遭无情的打击，她们不仅不见容于社会，而且也必然受到某些亲属的唾弃。于是，这种“表里不一”、幻想与现实的矛盾就给读者造成一个强烈的悬念，作者正是让读者怀着这种惴惴不安的心情，随同主人公的喜怒哀乐一口气读完这部长篇，取得了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

长篇小说的情节结构，艺术大师们各有其匠心独到的经营，但现实主义的作家总力求在作品中为人物性格的展现提供水乳交融的广阔天地、尽可能地使人物的命运和时代的风云相结合。亚马多在《浪女回归》这部小说中，从浪女回归到再次被逐出家园的短短一段时间里，显现出一幅活生生的、饱含着作者强烈爱憎感情的时代图景，从而引起读者对生活和人物命运的深思叹息。作者扣紧牧羊女季叶塔回归故里的一段经历，以此作为故事的杠杆，构成一个小小的视角，从这里显现出海滨小镇形形色色的风尚习俗、人情冷暖，而且更清晰地反映出首都圣保罗、州首府萨尔瓦多上层社会的政治、经济、道德的真情实景，并且进一步剖析了跨国公司资本巨头与政府议会的勾结丑剧，从而使作品表现的广度大大延伸。小说从隆重迎接“富孀”回归探亲以及未来的镇长阿斯卡尼奥为小镇的照明用电的奔波、对“养女”列奥诺拉的钟情，直至跨国公司染指海滩将阿斯卡尼奥收服，造成小镇居民的两军对垒，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而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步紧似一步，腾挪跌宕，从而开合自如地描绘出“人物之间的联系、矛盾、同情、反感和一般的相互关系”，表现出生活

中和心理上的一系列波澜，有血有肉地塑造了现实生活中的不同典型和性格。

亚马多在编织故事、谋篇布局中比较注重对比手法的应用。他重笔浓彩地在冷热对比中展现人物的性格，善于把不同的人物，置放在同一个特定的场景下揭示他们截然相反的思想、态度和情操，深刻而具体地凸现出不同人物的灵魂世界，有力地挞伐了形形色色的丑恶。小说开头浪女的一姊一妹，因为收不到季叶塔的信件和汇款，处于焦虑不安中，但两者却有截然不同的态度、揣测和谋断：大姊佩尔佩图阿执着于遗产分配的涉讼；小妹埃莉莎满含深情地思念，两个性格迥异的姊妹的精神状态被刻画得入木三分。后来在描写"养女"列奥诺拉和镇公所秘书阿斯卡尼奥的爱情纠葛上，则细致而又真实地进行了强烈对比：前者虽为"娼门弱女"但又不乏纯真之爱及献身精神；后者自诩为促进阿格列斯捷复兴进步的"领袖人物"，始而懦怯被动，继之受宠若惊，终则把心爱的人弃为路人，他本人嫖妓狎娼心安理得，但一旦发现心目中的"名门千金"原是沦落风尘中的穷家女子，立即道貌岸然以卫道者自居，痛斥列奥诺拉的下流。到底谁下流，谁高尚，作者的褒贬泾渭分明。作品中还把许多决定国家、地区命运的重要决策人的活动安排在"议员避难所"这个风月场中描写，让大人先生的慷慨言词和卑鄙行径进行对比；让道貌岸然、放纵恣肆的达官贵人和受尽屈辱但天良未泯的风尘女儿形成对比；让天堂和地狱，德行与阴谋对比；让人(尽管有各自的欠缺)和鬼(尽管披着各色的画皮)对比。于是，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就愈加清晰，人物也便跃然纸上。

小说在谋篇布局时还特别注意了首尾及章节的相互照

应。每一波涛的兴起都有作者预留的伏笔，季叶塔出现于身居丧服的欢迎队伍前的一瞬间，她忍俊不禁的一声怪笑，便暗暗地透露出任何娇饰也改变不了季叶塔的性格，从而也改变不了她在小镇的可悲结局。小说中的每一次波澜的兴起和消失均呼应着新的波涛，直到矛盾达到了顶峰：全镇营垒分明地形成两股强劲力量，既有宣传的攻势又有武力的抗争，斗争达到白热化时，百万富翁的继承人列奥诺拉向阿斯卡尼奥吐露真情，报出季叶塔和自己的底细，最终地断送了她们在荒漠小镇的宁静的休憩时光。这一切发生在此时此际，却并非突兀之笔，因为列奥诺拉早在定情之夜就极想向自己的心上人推心置腹地吐露底蕴，只是由于阿斯卡尼奥自以为掌握了全部真情，热切而多情地打断了列奥诺拉的倾诉。因此，发生在阿斯卡尼奥卧室中的一切便显得真切可信。在情节结构上的前后照应能使全书结束时，小说中的人物及其所依存的生活、时代成为水天一色的艺术整体。读者掩卷深思，也常会叹服作品的精巧而又浑然的艺术构思，得到一定的艺术享受。

当然，亚马多的这部长篇小说，在一些章节的描写中较多地渲染了两性方面的关系，其中特别是对季叶塔与里卡尔多的乱伦关系、里卡尔多在两性关系上放荡不羁的描写不仅过分露骨，而且情趣比较低下，是一种败笔。(因此译文稍作了一些删除)。这不仅影响了主人公季叶塔的形象的塑造，同时也影响了这部小说的美学价值，表现出作者创作思想上的局限。

"这儿是消磨余生的极好所在。"

（商品推销员对散塔纳多—阿格列斯捷的褒赞）

"……这是些变大海为污泥坑的人们。"

（法官维利叶塔在宣判意大利蒙泰季松公司经理们刑期时用语）

周围谧静而寥寂，河水流向浩瀚大海，大海展伸在俯瞰着芸芸众生兴衰盛亡的晴天朗日之下。一个赤脚姑娘象只小山羊似的向山峦般地耸立着的洁净的沙丘上跑去，姑娘脸上漾起太阳的光焰，耳边风声呼啸；她飞奔着，把紧追在她身后的一个四十多岁的强壮汉子撇下了相当距离。

那汉子扯着草帽，生怕帽子被风掀掉，一面气喘吁吁朝沙丘上爬。他鞋子陷进沙堆里，阳光眩目，海风利刃似地刺人。这汉子汗流浃背，欲火中烧。

汉子嘴里嘟囔着，嚷叫着，但是他的话音传不到姑娘耳边，它们沉没于沙丘之中，随风飘逝。姑娘什么也听不见，但料想得出一切，于是就以叫声相答：

“咩—咩—咩！”那些她放牧着的山羊也正是如此咩叫的。

引逗的唤声传到这经商的中年汉子的耳畔，证实姑娘正在近处，汉子便鼓起劲头，朝前狂奔。姑娘凝神盯视着，伫守着。

河的尽头，便是大海，姑娘的眼光碰上了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海。在期待、困乏而又略带惊怯的这一刻，使人目眩的无垠的大海仿佛成了为她备就的一张新婚合欢床似地深深刻印在她心头。河岸那边是美丽、平坦的海滨沙地，地名叫瑟科，这儿海水轻柔，不远处有座大渔民村，村里有小店铺、小教堂和学校。渔村座落在山岗之下，高高的山岗的另一侧，抗御着海洋的自然力的冲击，挡住了浪涛汹涌。大风日复一日地涌送来极其纯白的、极其细微的沙粒，它象是为着装扮曼格—瑟科沙滩的罕见的旖旎风光专门筛选出来似地。巴伊亚①就诞生在列阿尔河喧嚣不止地汇入大海的这一地带。

河这边十来间破旧房舍里也住着一些渔民，它们随着风沙的侵袭而迁徙。白天，妇女们在浅滩上捉蟹，男人们则在海里撒网。有时他们出海捞取稀罕玩意，驾着他们坚实的船只亡命地搏击着山丘般的浪峰，驶到远离岸畔的海面去接应约定的海船和纵帆船，赶在夜幕中把走私商品驳运回岸。

专搞投机倒把的商贩则驾着摩托艇来这儿把装有瓶酒、香料、成段的意大利绸缎、英国开司米和亚麻以及其他物品

---

① 巴西的一个州。

的货箱运走，并且把随艇带来的面粉、咖啡、白糖、卡沙萨①作为有限的犒赏。

姑娘让汉子捱近自己，随即又沿着沙丘的斜坡飞奔，站在高处发出企求而又懦怯的山羊的呼唤声。姑娘不知道另外的表示爱慕的方式——不论是言语，还是音响；今天她刚听到母山羊撩逗带头羊——山羊伊纳西奥时，就是这么咩咩地呼叫的。就在那一刻，这商人到了跟前，约她上船逛海，于是姑娘接受了——在河上行驶二十分钟，沿着美妙的曼格—瑟科沙滩在波涛起伏的海上又晃荡了五分钟。怎么能拒绝说“谢谢，我不去”呢？假话！使她神往的绝不是河畔和海上的漫游，甚至也不是这些从童年起就令她如此喜爱的沙丘。姑娘不想故作姿态。从前她曾经多次拒绝过这类的邀请——中年商人早就缠上了她——，但是这一回她回答道：“去吧，”因为她深知此行的后果。但是，当姑娘感觉到对方是如何紧紧握住自己的手时，突然又吓坏了，一种恐惧的情绪攫住了她。可现在她站定了，再不想跑开。

牧羊姑娘季叶塔在曼格-瑟科沙丘上于海水与汗流、砂砾与熏风的交融中领受了男子汉的风情。

① 用甘蔗汁酿制的一种巴西饮料。

第　一　章

季叶塔的死亡和复活，或名浪女

首先，我不得不先声明一下：下文所述事实的准确性本人不能负责，因为我不会火中取栗，只有疯子才这样做；也并非由于事隔十余年，主要原因是各人有各自的真理……

这个事件十分矛盾、荒诞不经而又错综复杂，它从边区荒镇远远传到州首府——其间经历了二百七十公里的破弊不堪的柏油公路和四十八公里盖满钻入皮肤用上等肥皂也难洗净的红沙尘的乡间土道——，并且刊载于州首府报刊上。

我的叙述源于不同的人们所提供的事实。如果我有时也发表一点个人见解，那只是因为我对震撼世界的时代的社会动荡和风暴很难无动于衷。但本人历来谨小慎微，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谨小慎微总是受到普遍的推崇——这是种生活必需的品质。

当我在这部长篇小说末尾打上句号时，有一件事我想实实在在地弄清楚，并期待读者们的帮助，——我提出如下的咨询：请告诉我，谁在这事件中是真正的英雄，谁在真正为祖国和人民的幸福而斗争？大家都会以祖国和人民的名义说话，每一个人都把自己说成是祖国和人民的热忱和无私的捍卫者。但是，我们将会看到，那些从来不把祖国和人民放在心中的机灵鬼们，一个个都能腰缠万贯。

请告诉我，在这个我才开始理出头绪的错纵复杂的事件中，谁配得上以其名字来命名街弄、大道或者广场，谁值得著文赞颂，获得荣誉公民的崇高称号，谁能被宣布为英雄？

英雄——这是深受人们尊敬的高尚的称呼。

佩尔佩图阿两手交叉地放在扁平的胸前，从披肩到便鞋一律黑色——从丈夫去世那天起一直服重丧——，她从坐椅上挺直了身躯，压低嗓门，说出悲观的推论：

"她会不会突然出了什么事？"说着转向妹妹悄声道，"会不会失踪了？"她那粗直的耳语听来有些气岔，"怎么，她会不会死掉了呢？"

埃莉莎正被沉重的预感压抑着，不由一哆嗦，擦盘子的手顿时停了下来，她在最近漫长的两天两夜里力图驱散使自己十分紧张苦恼、废寝忘食的恐怖的预感，但是枉然。

"哎，我的主啊！"

佩尔佩图阿抚平精心熨烫的波纹绸裙，解释说：

"你算算，今天是二十八号，近月底了。来信总是每月五号前后，喏，特别情况下——十号前后总有信来的。她肯定死了！"

埃莉莎就是在忙于早晨的家务事时也容貌动人，这黑姑娘脸蛋儿浅嫩，双眼倦怠，嘴唇圆润。皱巴巴的、普通的旧衣着显出她匀称健美的身段、丰满结实的臀部以及富有弹性的乳房。她惊慌失措的双眸里闪烁着探究的眼光。埃莉莎在姊姊的脸上搜寻着除了担心金钱以外的任何其他感情的踪迹。但是毫无所获——佩尔佩图阿显然不因为预测季叶塔可能死亡而焦虑，她担心的只是汇票的命运。每月定期的汇款

的中止当然也使埃莉莎焦急：她不仅失去了必要的财源，而且她们两人还得分担赡养父母的义务，哪来的钱呢？可怕！但是，决不至于，天主不会允许的！

可怕，当然了，但更加可怕的灾难还在后头。最初的恐惧为忧伤所取代，心都揪紧了。如果她真死去了——那么，不仅汇票，甚至一线希望也都破灭了，命中注定她们将一贫如洗。安托尼叶塔①……她是埃莉莎同父异母的姊姊。埃莉莎是老泽·埃斯捷维斯以惊人之举娶来的后妻所生——埃莉莎一点也没留下有关季叶塔的记忆，她对后者知道得太少了。

埃莉莎在不久前，尤其是在自己婚后，把远在外地的姊姊想象成一个慈善的菲亚②、童话中的女主人公——她的模糊不清、几乎是不真实的形象获得了具体的特征，清晰地体现在每月的汇款和不时寄来的礼品中。埃莉莎把一切都揉合在一起：耳闻的只言片语、父母的解说、一包包几乎全新的衣服、假如提及她丈夫的话——罗马教廷荣誉团长、杂志上她的照片、短信中又粗又圆的字迹。这是些淡然漠然的信函，其内容归纳起来无非是些关切老人、姊妹、外甥等等之类的话语。内容空泛，词语冰冷，虽然除了汇票外也带上些拥抱、亲吻的字眼；而来信经过邮局辗转多日还发散出香水味儿。所有这些逐渐地凝聚成姊姊的形象——生活在富裕幸福的世界中的愉快、美丽、善良的菲亚。一当埃莉莎幻想到无忧无虑、轻松愉快的另一种生活时，这个形象不由就来到眼前。安托尼叶塔死了，那么将留给埃莉莎什么东西呢！印有照片的杂志，仅此而已。天哪！要这些杂志又有何用呢？

① 这是季叶塔的正名。

② 西欧神话中的仙女，有的给人们带来幸福，有的带来祸害。

即将失去的一切使她痛惜——每个月的汇款、礼品、愿望，最后只剩下对死者的悲切的思念；她还能象现在喜爱其实不知其人的、同父异母的胞姊那样地疼爱别人吗？她企图保持住那怕只是希望，她心中嘀咕：佩尔佩图阿是个不吉利的预言家，她总是尽朝坏处想。

"假如她真的死了，我们总归会知道的，总有人会通知我们。她那儿不是有我们的地址吗，每个月她都给我们来信，不是吗？照理会有通知的……"她固执地说道，这两天尽管家务劳累，她已有两夜没合眼了。

"通知？哪个来通知？如果她丈夫和家里人全发了疯……"

"发疯？为什么？"

佩尔佩图阿不声不响地窥测着妹妹，心里盘算该不该向妹妹亮底，最后她拿定主意，因为反正埃莉莎总会知道的。

"因为她一死，我们就会得到部分遗产的继承权。三个人平摊——父亲、你和我。"

埃莉莎又拿起盘子，佩尔佩图阿怎么会想到继承遗产这上面去的？胡说八道！

"她丈夫，荣誉团长，是她的继承人。怎么要我们去继承呢？也许，她会给父亲留下一点，因为她总是个好女儿，甚至有些太好了。但是，留给我们两人，又为什么？她离家时，我还不满周岁。而你……不是正由于你的作孽她才出走的吗？"

"她自己高兴离家出走的。根本与我不相干。"

"不是你使劲儿在父亲面前挑拨是非的吗？说了许多鬼话，父亲才用棍子揍了她，又把她这个可怜人赶出家门。难道不是这样吗？母亲早跟我说过事情的真相，父亲也证实了

的。”

“他们此刻这么说，不过是为了在她面前洗刷自己。季叶塔一旦寄钱回家，顿时就成了他们的圣人。季叶塔遭罪的时候，为什么你的老娘不同情她？谁揍她的，谁把她赶走的？我，还是老头子？”

佩尔佩图阿停了一刻，又说：“假如她不记仇，你干吗还要旧事重提呢？”

“我没有什么恶意，只是想告诉你，她没有必要给我们两人留下遗产。”

“这由不得她作主……”佩尔佩图阿整理一下衣裙，抖落掉短衫上的尘屑。“她死之后，财产的一半留归丈夫，因为她没有儿女，另一半财产就得分给直系至亲——老头和我们，父亲和姊妹。”

“你是说，一个人死之后，一半财产要给她的亲属吗？”

“正是……”

“那么，假如你死了，你的一半财产就由我和父亲继承……”

“你没有听清楚跟你讲的话。这种分法，只是在死者没有儿女的情况下；我死后留下的遗产那得由我的孩子们——里卡尔多与佩托，我的唯一的一对继承人分摊。我的丈夫死后，他的一半遗产归了我，一半归了孩子，就是这么办的。”

“照你这么说，她死了，她丈夫不通知我们，是因为想独吞遗产吗？”

“难道不可能吗？为什么她从来不把她的地址告诉我们？为什么关照寄给她的信总是留局待领，哪有这种事！摆明了的，是她丈夫束缚她的，为的是使我们一无所知。你知道那

人的姓氏吗？我也不知道。这次是荣誉团长，另一次还是荣誉团长——拉倒，没名没姓。为什么？你不去想想，我就想得很多，因而得出自己的结论。”

埃莉莎也想过这事——觉得有点儿蹊跷。但是她对于姊姊住址与姊夫以及对其生活与家庭具体情况无从了解另有一番解释：看来，姊姊原宥了当年加在她身上的屈辱，不记前仇，但是往事毕竟难忘，不想再与家人、外省庸碌之辈接近，不想让他们掺和进自己美妙的世界。她只不过象一个跻身于上层社会的女儿所应做的那样，给父亲和姊妹以资助。竭尽义务，问心无愧，到此为止，下余的事就是保持克制与疏远。要知道，她作的对！事情很清楚，其他种种无非是佩尔佩图阿的诽谤，她总在时时编造着各种各样的龌龊名堂。假如安托尼叶塔决定死后给父亲和姊妹留下些什么东西，那么她定会预先采取必要的措施，一切都会事先准备好，安排好的。

“不，我不信。假如她死了，我们会知道的。”

埃莉莎把桌上拾掇好准备开饭之后，眼光定定地屏息凝立着。

“季叶塔常到各地旅游，消闲享福。她到了外地，信件总要迟到的。来晚了，但还是有信来的。记得，她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寄来的那张红色明信片？她就是这样过日子的：旅行、散步、宴会。季叶塔心多好，虽然过着这样热腾腾的生活，可没有忘掉我们。若是换了我，我就永远、永远地音讯全无了。”

她瞧了佩尔佩图阿一眼，后者正在拨弄着念珠。

“听着我跟你说什么，假如行，就请你相信；如果让我继

承她的全部钱财并且不用跟别人分摊，就是这样，我也决不希望她死去。”

“谁希望呢？”佩尔佩图阿停止了祷告，没有放下手中的黑念珠。“那么假如有信息来，证实安托尼叶塔是死了。我哪怕翻天覆地也要找到她丈夫，取得我应有的一份。”

埃莉莎放下双手，她的声调又变得冷冰冰的了：

“明天，只要公共汽车一到，我就上邮局去。明儿定能收到信，你瞧着吧。”

“是的，天主会听见你的话的。你就立即通知我，信来了还是没来。假如没来，我就要采取自己的措施了。”

第二天，当公共汽车——扎伊罗的“马里涅季”①——在开入城内的最后一个拐弯处按响喇叭时，埃莉莎正坐在古旧的小桌前，抹好了口红，对着墙上一面廉价镜子里自己的身影嫣然一笑。

她足有好几分钟忘却自己所有的焦虑，模仿起风流影片上的女主角们，搔首弄姿：含情脉脉的眼光，诱惑性的微笑，使人销魂的媚态，等待着亲吻的、微启着的、舌尖乍现的、红艳湿润的双唇。接吻——但跟谁呢？她腻味地耸耸双肩，目光迷离起来了。埃莉莎想起了信的事，力图自我安慰：信已装在邮袋里，公共汽车将把它送来，今天一定会来到的。假如不来呢？

昨日早餐时，她的丈夫阿斯捷里奥一面匆匆地嘴嚼着豆子，鼓突着腮帮子抱怨说：

① 公共汽车在当地的一种流行名称。

“怎么会拖这么久的？正巧又赶上十一月，生意清淡的当儿！真是，见鬼，出了什么事呢？”

埃莉莎紧闭双唇，要是她说出压抑在心头的猜疑，她丈夫定会吓得魂飞天外。此人是个性格软弱、不善经营的角儿，整天站在店柜台后面呆等着稀稀落落的顾客，只有当他的某一个台球的球友出现，能与之研讨玩球的赌注和打法时，他才显出生气。每逢星期六集市日，那景况就不大一样了。近郊农庄的居民和种植场的雇工们卖去面粉、腌肉、豆子、水果以及用简易土窑焙烧成的瓦器以后，挤进商店里选购布料、鞋子、衣裤、小饰物，有时甚至还购买上一台直流电收音机。

如果埃莉莎把自己与佩尔佩图阿之间的谈话告诉阿斯捷里奥，那定准又会出现有失体面的场景。每当手头拮据或者跟批发商拌嘴时，这情景总要再现：丈夫冷汗直流，双腿疲软，肚腹绞痛，翻胃作呕。于是乎，他牙齿咬得咯咯直响，而后躺倒床上。

但一上台球桌，此公完全变样，成了另一个人。他笑逐颜开，打诨发噱，自夸胆壮，打起赌来没魂，还向一个出色的台球手——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挑战，自信能够得胜……

埃莉莎站了起来——唉，谁能送给她一面照见全身的大镜子，才好呢！

她又耸耸肩，自问：她干吗浪费这么多时光来涂脂抹粉，梳理发式，还穿上季叶塔寄来的翻改过的连衣裙，就象她穿上其他服装——也都是些质料十分精美、式样非常时髦的，当然，也都曾穿过，但次数不多，几乎全新的服装那样，以显示自己的高雅？这一切讲究的服饰、如此奇妙的脂粉与发式又为

了什么，如此袒胸露肩的连衣裙又为了什么？

必经的街道都十分僻静，行人稀少，会遇上的只是"杜卑人"影院和咖啡冷饮店老板、阿拉伯人萨利塔的咄咄逼人的眼光，这脏老头留着苏丹式的唇髭和一把胡须，嘴里总咬着根牙签；要不然，也会发觉到萨比诺这淘气鬼专盯着高不可及的老板娘微微颤晃的肥臀的贪婪的视线；也会听到流氓气十足、堕落无耻、有足够理由受众人唾骂的科兹林内伊·杜赫①的唿哨声。只会遇上这三个宵小之辈，仅此而已。顶多再碰上副司铎之流的脱帽问好："日安，夫人！"以及女人们难以克制的妒忌："亲爱的呀，你打扮得简直象去跳舞样的啦。"

埃莉莎总谦逊地回答："这件连衣裙是季叶塔寄给我的，穿起来是很好看，舍不得丢掉它！"于是大家一齐称赞不在场的安托尼叶塔，慷慨的姊姊，标准的女儿，她从不间断地按月汇款，寄回上等礼品——是的，上等的，夫人，这些连衣裙每件都价值千金！

埃莉莎托小姑娘阿拉茜照看住宅，锁上临街的大门，上邮局去了。她预感到不会有来信，心上压着石头。

我的一位熟人责备我：干什么行文时用上旧的用语"马里涅季"以表示小型公共汽车。他说，这证明我的落后。时至今日，当我们铺设不比国外最好的道路差的干线公路的时候；当我们建设大量工业企业的时候；当国家的新东北区蒸蒸日上，战胜了旱灾、流行病、乃至自古就有的饥馑并——别忘掉——迅速地消灭了文盲，正在觉醒的时候；当出版、广播、电视把地方的风俗习惯、俚语笑谈当做垃圾一扫而光，

---

① 其姓名有山羊精的含意。

正在统一风尚、道德、习气和语言，当宏伟的摩天大楼耸立在历史遗址和艺术珍品复制件陈列馆的街区上，正在统一城市的风貌的时候；当我们民族音乐扬弃乃至鄙视本族艺术的节奏而终于以主要从美国人那里引进的五花八门的旋律和主题为依据的时候；当印度教的神秘主义在阿拉戈阿斯①麻醉品的烟雾中使青少年的精神"净化"的时候；当流行的思想家们竭力消除种族融合的思想并给我们灌输白色种族主义、黑色种族主义和黄色种族主义，使我们在真正文明民族面前显得毫不逊色，当暴力的痕迹从我们的脸上擦掉巴西人落后的、素有的冷淡无情，而却由暴力的痕迹取而代之的时候；当意识到自身作用的艺术，忽视故土和同胞，成为与欧洲、北美、日本的艺术毫无差别的具体的艺术、抽象的艺术的时候；当我们给文学家生造新的语言，诡秘的语言，按其形式和内容当然都极其革命的语言——这种语言越具有现实性越难懂的时候；当我们在书刊检查和杀戮的基础上创造民主，不是古代的民主，而是真正的民主，并把国家引向死路的时候；当我们以富国的速度神奇般地跨入繁荣时代，跨入石油、原子弹和宇宙飞船、威士忌和美国连环画册②——这个文学高峰的时代的时候；当我们走入伟大民族行列并在我们建成的工厂里生产国产轿车——"梅瑟德斯-奔驰"、"福特"、"阿尔法-罗密欧"、"大众"、"道奇"、"雪弗兰"、"丰田"③等等，等等的时刻，——那么，作者怎敢在我们的这个时代把接送散

① 巴西的一个州。
② 原是一种滑稽连环画册，后来发展成淫诲的黄色画刊。
③ 这里列举的各种牌号轿车不是巴西国产的，而是世界各国名牌轿车。

塔纳多-阿格列斯捷与埃斯普兰纳达①的旅客的公共汽车称作"马里涅季"呢？拘泥于古希腊的历法之中、失去时间概念的本文作者，看来，是个蠢才。

当然，批评家会谅解我，这里所谈的也许是最后一辆，但确实是"马里涅季"，是作为旱灾、流行病、饥饿的伙伴的那种老式汽车，这些灾难在谢尔坦诺地区②还相当顽强地抵制着文章中与演讲里洋溢而出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冲击。

也许，在巴西的道路上，这是最后一辆但又勇气十足地行驶着的"马里涅季"了。它的车速从未超过每小时三十公里——这样的速度是在驶出埃斯普兰纳达经过瓦斯康谢洛斯上校③的庄园、仅仅六公里长的最好一段公路上创造出来的记录。在余下四十二公里的路上汽车勉强地挪动着，那里是只有马车可以通行的乡间土道，在这条道路上现代化轿车的司机不敢驾车，他们缺乏足够的胆量和技巧。只有长期的实践才使扎伊罗能在自己的"马里涅季"上每天创造出奇迹，他习惯于土坑、水洼、垂危的"马塔-布尔罗斯"桥④、伤脑筋的下坡路和急转弯。扎伊罗的"马里涅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在此地的。现今这可称是个博物馆的展品，它的所有零件都更换和修理过。在汽车的运转部分和车厢里并存着各种最罕见的牌号的、来路不明的零件，甚至还有，比如说吧，俄国收音机。车上有巧妙的装置、革新的机械、成团的铁丝、一段段绳索。旧报纸大显神通，一旦尘土飞扬无法忍

---

① 巴伊亚州的一个城市。

② 巴西内陆干旱地区。

③ 巴西大土地所有者的尊称。

④ 为了阻拦牲畜过桥，桥面用圆木间隔开铺设的一种圆木桥。

受之际便可用以来遮掩车窗。老乘客，有经验的旅客们，还随身带着当坐垫用的枕头、简易的早餐和一瓶瓶清凉饮料。

扎伊罗对自己历尽沧桑的车辆象情人似地备加爱护；“马里涅季”对他说来，是收入的来源，唯一的财产，而对散塔纳多-阿格列斯捷的居民说来，则是沟通外部世界的唯一手段。

假如一切正常，全程以最快的速度——一小时十六公里的车速行进，需时三个钟头。多雨季节时间则要加长，行车时刻难以预报。扎伊罗恪守发车时刻，他对这决不含糊，但途中各站的到站时间——那就只好走着瞧了。当扎伊罗的“马里涅季”陷入泥泞，等待公牛来拖引时，那就只得在途中过夜。每遇这种情况扎伊罗则有由各种笑话组成的精彩节目，此外，车上还有个俄国旧收音机。这灵敏度差、调谐不稳的不寻常的小装置唧唧喳喳地播放出片段音乐和新闻，借以消磨时光。当然路宿途中的情况极为少有，总共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次。冬季，旅程通常延长到五到六个钟头。

我知道，旱灾、天花、虐疾、麻疯、饥饿、极高的儿童死亡率——这一切，遍及谢尔坦诺地区。至于说到“马里涅季”，扎伊罗深信它是独一无二的。

埃莉莎还没有走进邮局门，在相当远的地方，就从卡尔莫津娜女士的脸色上发现，她深信信件未来的估计得到证实。工作挺认真的这位女职员垂落的双臂、半睁半闭的近视眼、严肃的神态表现出她也正为信件的异常的羁延而万分不安。埃莉莎的面孔变得更加苍白了，双腿犹如注上铅水似地沉重，她带着呻吟声含糊地问道：

"什么也没有?"

卡尔莫津娜女士，这位宽脸哑嗓、高大粗胖的五十岁的女人，指着摊在小桌上为数不多的当天来信说：

"什么也没有！一封挂号信也没有。怕有遗漏，我还把邮包检查了两遍，一封一封地验看过。收到的全都在这里，信件很少。我还没有来得及分发，你是第一个来问的了。报刊杂志倒来了。"她发现女友面色煞白，便问："喝点水吗?"

"不了，谢谢，"埃莉莎哽咽着说。

"怎么回事呢，啊?这么些年来从来没有这样耽误过。"

"十几年了，"埃莉莎痛切地说。

"十一年七个月，"精于计数的卡尔莫津娜女士随即纠正。"我亲记得第一封来信的，就象这事发生在眼前一般。我刚打开邮包，立即闻到一股香味——那刻儿，她用的香水比现在的味儿浓。这封信是怎么回事哩?我自问说，掉眼一看收信人的姓名和发信人的地址。信封上写着你们父亲的名字'或埃斯捷维斯家中其他人收'，而发信人署名则是'安托尼叶塔·埃斯捷维斯，圣保罗①，第6211信箱。'"

卡尔莫津娜女士全神贯注在自己的追叙之中，没感到闭合着的两重门内的燠闷。她若有所思地瞧着埃莉莎，又说了一遍：

"从来没有这样耽误过……真怪。"

埃莉莎感觉得出对方音调中的焦虑。她想安慰一下自己的这位女友，同时也寻求着自我安慰，便追忆道：

"也耽误过一次，那一回她上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了……"

① 巴西的一个州首府，最大的城市。

发

“那一次的信是十七号来的……准确地说，是二月十七日。可是今天已经十一月二十八号了。这个你又怎么解释呢？病了？”卡尔莫津娜女士的小眼睛望着埃莉莎，后者没有吱声。她的嗓门被悲泣哽噎住了。如同她丈夫阿斯捷里奥常有的情况，她两腿疲软，告别而去……

“谢谢，卡尔莫津娜……”

“啾，如何？信在哪儿？”佩尔佩图阿问道，并以得胜的神情解答说：“信和汇票鸡飞蛋打，小姐！”她把一腔苦胆水全浇到妹妹身上，这些胆汁使她感到喉中苦涩难耐。“我要是阿斯捷里奥就不准你穿这种袒胸露肩有伤体面的衣服上街。不过，现在所有这些衣装全部完蛋。穷日子临头了。”

埃莉莎坐下来，双手捂着脸，没有答腔，也许，她在回忆，分领礼品的那时候，佩尔佩图阿从没有指责过这些衣裙，倒是不遗余力地捞取能在阿腊卡茹①以高价出售给阔太太们的最雅致、最露体的衣裙。但埃莉莎沉默着，她想堵上双耳，这样就什么也听不见了，姊姊那阴沉的音调使她的言词更加狠恶无情。

“我不是说过了，她肯定死了。你还不信吗？”嘎哑的嗓音还嫌不足，再配合以示威性地伸出的直挺挺的指头。

佩尔佩图阿熟谙并惯于真真假假的那一套，只要必须故作姿态，她也能做到一丝不苟。于是乎，她从黑裙子的衣袋里掏出手绢，用它触碰一下眼角——虽是看不见的眼泪，但也是志哀的表示。她给自己絮聒的嗓音里添加了一些痛苦的腔

① 巴西的一个州首府。

调，叫唤自己的大儿子：

“卡尔多①！到这儿来，快！啊，我的老天！”

她又用手绢捂住眼睛——这样便于埃莉莎看清。一旦推论得到证实，安托尼叶塔的噩耗成为确讯时，埃莉莎可以证明她是何等悲痛。

一个浑身是汗的年轻人，赤着脚奔进屋里来。这十七岁的小伙子高大、结实、漂亮、神采奕奕。当他微笑时稍稍张开的上唇已现出短髭的暗影。因为在院里踢足球，所以只穿一条裤衩。

“妈妈，你叫我？”发现埃莉莎后，又加了一句：“你好，小阿姨。”

他茁壮健旺，笑盈盈地，并没有发觉屋里哀愁的气氛。佩尔佩图阿第三次擦拭去终究可以察觉到的点滴泪水，这一次是专擦给儿子看的。年轻人领悟到了，变得严肃起来：

“外公出事啦？一清早，我上教堂做弥撒时还看见他在市场里买什么东西……”

佩尔佩图阿对他说：

“去买支圣烛，插在教堂里。你姨妈安托尼叶塔，不幸的人……”

“季叶塔姨妈？去世了？”

尽管失败但还固执己见的埃莉莎抬起头来，反对说：

“还没有确实……”

佩尔佩图阿不予答理，再次吩咐道：

“我叫你去，你就去办，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把蜡烛

---

① 里卡尔多的爱称。

摆在我主耶稣基督的脚下——为的是安托尼叶塔的灵魂得以安息。你先去把身上冲洗一下，穿上衣服，别再玩了。”

“就去，妈。”

他想再说一句与此事有关的话，此刻他的思念已转向他从未见过面的姨妈身上，关于她的死亡的推论他也刚刚听到。姨妈的名字必定在他的祷词中提及：难道不是她每月都给他寄钱来的吗？当他还是个刚进神学校上学的孩子时，就收到姨妈安托尼叶塔从圣保罗给未来的神父寄来的礼品，最漂亮的礼品——一本红天鹅绒书帙、烫金封面、薄纸上印有彩色字母的富丽堂皇的祈祷书。但是这礼物他只看到一眼，刚刚来得及碰触一下这件珍品，佩尔佩图阿立即就拜托马里安诺神父把它转呈给主教唐·若扎了。足球也是姨妈季叶塔送的；卡尔多瞒着母亲给姨妈写了明信片，请她寄球来，同时恳请对他的要求保密——“假如妈妈知道了，她会剥掉我的皮。”于是收到足球、“帕尔麦伊拉斯”俱乐部的球衫和球裤。这样，他们，他和姨妈季叶塔，有了共同的秘密。他抬起头来，看了佩尔佩图阿一眼说：

“我但愿，这不是真的。”

“太好了！把他们关进监牢！”卡尔莫津娜女士精神振奋，高声赞叹。终于出现了一个独立不羁、可尊敬的法官，作出了把坏蛋收监的公正宣判。“一伙杀人犯！”

她的激动和愤懑——无人可以作证，傍晚时分邮局里就她一个人。不过司令官达里奥得悉这消息时，他必将欣喜若狂，要知道，当讨论环境的污染问题时，他是多么激动。“所有这些角色均应依法严惩，我的善良的卡尔莫津娜，彼等均

属杀人凶犯。"司令官惯于咬文嚼字，爱用动人的词藻。按诗人巴尔鲍扎的判断，"过于雕琢"。

卡尔莫津娜把这一页报纸单独放起来，留给司令官。虽然这份报纸是寄给老早就开始订阅《圣保罗州报》的阿尔图尔·德·菲格伊列多上校的，但不要紧。卡尔莫津娜女士亲记得：起订年份是1924年。老庄园主正是借助这份《圣保罗州报》得悉世上种种新闻的。但现今他要隔几个月才派人来领取堆积在邮局屋里的一大捆报纸。他本人已经不阅读报纸了——卡尔莫津娜女士也就既乐意又有益地阅读这些报纸，但是，他却准确地按期续订。订阅圣保罗的《州报》成了他家族的族规，所以卡尔莫津娜女士作为最关心的人士及时地提醒上校履行义务，同时也对这份报纸和上校的羊群加以称赞。

报纸共有多少页，副刊共有多少页，这对八十六岁的老头子来说反正是一样。他对发生在这个疯狂世界上的事物——战争与地震、暴力与仇恨、轰动一时的谣言——都不怎么感兴趣了："人乘火箭登上月球这些话全是童话，是人们用来愚弄又笨又马虎的人的。什么？印在报纸上，印在《州报》的头版上？不管怎么说我不信，卡尔莫津娜，我老了，但还没有神魂颠倒。"虽然，他的庄园离市区不到一公里，上校难得出现在他担任会议主席的散塔纳多-阿格列斯捷的镇议会里，他是镇务顾问，镇务委员会委员，多次连选连任的镇议会议员，前任镇务长官和前任镇长。但是，只要他到城镇来，一定上邮局。

"卡尔莫津娜，告诉我，你在我的报纸上又读到了什么。但是，不要撒谎……"老头子还能开玩笑，用拐杖威胁着说。

卡尔莫津娜女士小心翼翼地平摊开报纸，把它放好，以便众人看得见，这是重要材料——这一版的上头是大字标题："意大利判处污染其海域的人们以徒刑"。司令官感到满意。巴尔鲍扎对这个问题也感兴趣，他抱怨"进步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毒害"，而司令官达里奥在批评和谴责进步所带来的疯狂上更加激进，说："这是对整个人类疯狂的毒害，对大地上的生活的重大威胁，我的善良的卡尔莫津娜！"他戏剧性地摊开双手，感叹说：

"如果不结束这个局面，不久，婴儿出世时将会带着癌病毒！看看日本……"

他为了避开那些意外事件及其后果，为了暂时还有时间和地方来享受生活的乐趣，放弃了海军舰队中大有希望的前程。当他上海滨浴场时，就脱下军装，把制服挂进自己简易住屋的衣柜里，用便服代替军装，以漂亮的睡衣代替水兵的衬衫，进城时则穿上运动衫和长裤。这就是生活！这儿有阿格列斯捷极温和的气候，这儿有曼格-瑟科无可比拟的美景。真是天堂。

"是个好教训！"卡尔莫津娜女士又说了一遍，然后才专心于副刊上的填字母拼词的游戏。

当年，安托尼叶塔挨打之后并被逐出家门搭卡车离开时，只有卡尔莫津娜一个人来送行。"去，去跟自己的女伴说声再见，"母亲命令她。季叶塔的脸上清晰地残留着隔夜挨打的伤痕，脚上是块块青紫斑，但是她没有诉怨。"也许，这对我来说倒是福气，"她说。

在这十一年七个月之中，卡尔莫津娜女士难得有一天不

想念她。从收到第一封信的那天起，她一封接一封地拆看了散塔纳多-阿格列斯捷和圣保罗6211信箱之间的通信。所有事情她都了如指掌，她知道的比季叶塔姊妹们还要多，要多得多。她从信件中获得资料并用逻辑推理的方法补齐缺少的内容。假如卡尔莫津娜不是个善于迅速拆信、偷看信件并使其不露痕迹的专家的话，那么她就不配享受自己职务的薪金和特权。

每一封去信中，除了老泽·埃斯捷维斯的祝福外，还包含对困难生活的诉怨、对亲爱的季叶塔的称颂以及酷好问长问短的姊妹与妹夫提出的问题。安托尼叶塔的回信总是简短的便函——印有花体字"A"①的昂贵、讲究的信笺上一个个又粗又大的字母，这些信函都是埃莉莎和卡尔莫津娜女士在这里，在邮局里一起读的。

看来，由于季叶塔的重病或死亡而突然中断的这个长期通信含有值得注意和研究的方面，譬如，缺少圣保罗发信人的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假如她住在公寓大楼里，那么还应有住所的门号，但是只有一个冷冰冰的、隐名的信箱。

而丈夫呢？不知年龄、不知面貌、不可捉摸的人。只有名字、称号、职业、杂志上照片中的灰白头发。卡尔莫津娜女士收集情况和第二手材料据以假设推断，花费了不少时间来分析和弄清这逗人的谜底。

给季叶塔的去信中除了写上家中诸事外，还提出一些问题：她，安托尼叶塔，干什么事儿？她的详细住址在哪儿？这些问题都没得到答复。安托尼叶塔仅仅通知说，她，谢天谢地，身体健康，出嫁了，很幸福，虽然她没有孩子。关于

---

① 安托尼叶塔这个名字的葡文第一个字母。

丈夫，其名姓、职业、年龄——一句也没提到。地址？没有比第6211信箱更准确、更可靠的了；所有投到那里的信件全能到达她的手里。

季叶塔和她的家庭之间按时通信延续了十年多：每月一来一往。汇票的款数逐步增加，其原因不仅由于通货膨胀的缘故。当埃莉莎的孩子出生之后，卡尔莫津娜在代写的信中强调指出阿斯捷里奥的困境时，季叶塔每月支援给父亲的钱款中又加上新生婴儿营养费和他未来的教育费。当佩尔佩图阿给季叶塔写了一封凄切悱恻的信件，一生中唯一真诚的信，恸哭自己的丈夫去世并留下孤儿两个和寡妇时，季叶塔也是这么做的。寡妇还抱怨房租昂贵，暗示需要那怕是最起码的存款以备急需，但是，季叶塔虽然清楚了解姊姊命运发生的变化，照旧给两姊妹寄来同等数目的钱数：说实在的，尽管佩尔佩图阿有两个孩子，但季叶塔却总认为埃莉莎的境遇要困难得多。还寄来一些旧衣服以及圣诞节礼物，但是两姊妹关于安托尼叶塔本人和她丈夫的情况知道得有限，极其有限，等于一无所知，但是对卡尔莫津娜女士说来，这些情况足以配合其他材料来解开疙瘩了。

九年之前，准确些说，九年九个月前，卡尔莫津娜女士在《曼舍捷》杂志的狂欢节专号上的"圣保罗'埃克谢利西奥'剧院舞会上欢舞高潮中狂欢节参加者们"的照片中，认出了安托尼叶塔，虽然她的头发用过氧化氢染过了。是的，这是她，正好是在照片的当中，非常幸福，带着醉心的神情偎依在一个按其灰白头发来判断是个已到暮年的先生身上。遗憾的是，只能见到男伴的背影，而她本人则是正对镜头、笑容可掬、面色坦然、略带淘气、十足的漂亮的夫人，已经完全不

是那个卡尔莫津娜还记得的搭乘卡车出走的、不知忧虑的姑娘了。她变得更加漂亮，体态也变得更美了。其实，季叶塔从来就不是个瘦弱的女孩，她的身段从前也就惹人喜爱的。

卡尔莫津娜女士把全家都召集在一起——这是轰动一时的事件。佩尔佩图阿点头同意说：毫无疑问，是安托尼叶塔，长胖了，还染了头发。老泽·埃斯捷维斯也认出了女儿：

“她头发染得这样摩登，好看。天主保佑你，女儿！”他挑衅性地看了一眼两个女儿。他想看看，谁敢批评她。在他面前——永远不敢！

埃莉莎很激动，从前她很难想象出她姊姊的模样儿，现在可方便了，穿着宫廷盛装，她还是如此漂亮。埃莉莎在信中说到他们在杂志上有所发现的消息，带来了最初的结果——季叶塔在回信中提到丈夫的名字：那个在狂欢节舞会上拥着她跳萨姆巴舞的是菲立普，她宠爱的丈夫。但菲立普的姓氏她没有说。

稍晚一些她从库里提巴①寄来的信中谈到在巴拉那州拥有企业的工业家菲立普的事务。另一次，她请求谅解汇款耽误了——迟延一周，说荣誉团长病了，她整个时间都花在忠实的丈夫的床头边。这样，菲立普是个工业家，教廷荣誉团长无疑了。

对佩尔佩图阿说来这已足够了；况且，她有汇票就心满意足，其他的并无什么特殊意义，尽管她可以好几小时地与卡尔莫津娜讨论妹妹的隐私：她为我们而害臊，担心我们会滥用她的善良。从本质上说，她的疏远不是没有原因的。卡尔

① 巴西巴拉那州的大城市。

莫津娜女士知道这个比谁都清楚。季叶塔正是因大姊的告密而挨打后才远离家门——这里可不是妓院。假如她忘掉了凌辱：告密、毒打、木爪拐杖，是因为她太善良了，对此卡尔莫津娜表示同意。至于说到她不露真情或半吞半吐的话，对此邮局经办人暗中自有见地而且秘而不宣。

她收集到一些材料、暗示、蛛丝马迹——不愧是一位埃居尔·普瓦罗①。当开始寄来装着雅致的衣服、华美的裙裾和各种尺码的女短衫的包裹时，卡尔莫津娜女士就完全猜到了秘密。安托尼叶塔对各种尺码的质疑只用简单几字作了解释：她说，她寄来的是她自己的和她丈夫前妻的女儿们的几乎全新的衣服。丈夫前妻的女儿们，请好好记住。就是说是荣誉团长菲立普的女儿们，而不是她的，她自己没有女儿。一清二楚，卡尔莫津娜女士就是舍尔洛克·福尔摩斯！在阿格列斯捷有谁能与她相比，在智力上能超过她呢？

中止婚姻关系——两个字：离婚。

离婚，但是在巴西没有离婚——这个国家多么落后啊！——或者断绝夫妇关系，这才是问题的正确的、唯一的剖析，舍此无他。

由于材料匮乏加之不能及时得到起码的消息，在解答如此简单而又莫名其妙的问题上浪费了不少时间。

断绝夫妇关系，但不是离婚——这是巴西的落后，是它发展迟缓的十足的明证。卡尔莫津娜女士愤慨地与马里安诺神父、卡尔洛塔·阿尔维斯女教师、卡伊洛·维拉斯鲍阿斯大

---

① 侦探，英国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的主要人物。

夫(瞧瞧，这个持有大学毕业证书的医生，还坚持如此落伍的观点!)进行过长时间的争论。一个人尽管实际上和原有配偶已经断绝了关系，与另一个女人一生联结在一起，但也不可能正式结婚!卡尔莫津娜女士熟悉巴西同居的(可怕的字眼!)情侣的统计数字——几百万对!这样的一些先生和夫人，他们象夫妇一样生活并为公众所承认、所接受，然而他们却没有合法结婚的权利。妻子?不，姘妇。卡尔莫津娜女士找到了答案，非常简单的答案。她依靠最起码的材料，用演绎法揭开了谜底：安托尼叶塔象妻子一样和一位富翁同居，但并非合法的妻子。她被对方的家庭，包括其女儿们，接受——她不仅一次提到荣誉团长的前妻女儿们和侄女们，——但是没有可能取得法律上的认可，这由于荣誉团长仅能在实际上，而并非法律上和前妻离异。季叶塔深知阿格列斯捷地区的种种偏见——她父亲为此能在黑暗中手握拐杖藏身在敞开的窗户旁，迎候她：喧闹声将把整条大街的人们惊醒。所以说，她绝口不提自己婚姻的真情。她做得有道理。

卡尔莫津娜女士看到司令官达里奥从市场那边走来，顿时撇开这些想法。她站起身，迎向房门，招乎达里奥。一当这位司令官走近，她就在对方面前挥舞起那一张报纸。

"我留给您的，读读吧。您一定会感到高兴'

司令官接过报纸。卡尔莫津娜女士指出了那篇文章。他低声地读着，无疑，文章使他入迷了，于是他朗声宣读起来。

"'……最近欧洲进行之政治革新使下述对于支持全世界环境保护的人士极感重要的事件几乎淹没无闻：意大利化学工业的最大企业蒙泰季松公司总经理及四名经理因污染地中海海域而锒铛入狱……'"

司令官脸上笑意盎然：

"这法官——够种！勇敢的意大利汉子！"他继续读下去：
"'发案之根由——系因在斯卡尔林诺建立生产二氧化钛之化工厂，工厂开工之际曾受该托斯康省贫民的热情欢迎，如今工厂里参加定期罢工之人数已达五百人……'"

他正读着，诗人巴尔鲍扎挨近他们身边站下来听。司令官执意要从头再读一遍以免这位朋友有所漏听：意大利终于出现了个有胆气的法官！

"这儿请听仔细：'被告辩护人之一、律师加拉文援引如下论证：工厂经理们的所作所为均得到各级行政部门的示准。如果判处被告，那公民们对批准建厂的所有行政部门又将如何对待呢？'"

"说得有道理！"巴尔鲍扎打断了对方。"那些经理们原是有法可据的，是得到政府当局认可的……"

"什么有法可据？没有这话！政府的当权人物全是些混蛋，他们跟嗜血贪财的公司大亨们狼狈为奸。你且接着听下去吧：'但是，这种辩解吓不住冷眉横对当今强者、属于新生一代的年轻法官维利叶塔。'有种，法官！"

"但是人们假若是依法行事的……"

"依什么法？法律得由法官来执行——你听着，别打岔，你想辩论，且等一刻儿再辩：'法官依据1965年7月14日颁布的法律……'"司令官这时自动停止朗读，发表评论了："最新法律，啊！必需的法律终于开始制定……"然后又读道："'……一项案例极少但附有惩治条例的法律，适用于向海水中抛撒异物以使天然水源正常成份受到破坏、危害鱼类、引起生态环境化学与物理之污染者。'"

他一口气朝下读，卡尔莫津娜女士听着，显得义愤填膺；巴尔鲍扎则心不在焉。

"'维利叶塔法官决定以自己的判决警告那些把海域当污泥坑、威胁地中海存亡的所有人们。'有种，法官！这样的法官全世界都需要，首先是圣保罗！巴尔鲍扎先生，我们还没有足够地认识到生活在天主创造的并有幸被人们遗忘的天堂似的角落的优越性！"他转向卡尔莫津娜女士："卡尔莫津娜，我可以把这张报留着吗？"

"我特为您把这张裁下来的……"

司令官把报纸折成一叠时，巴尔鲍扎问卡莫尔津娜女士说：

"季叶塔出了什么事？我听说，她大概死了……"

"那多吓人，不过……谁知道呢？大家都这么猜……"

"哪个死了？"司令官也想知道。

"安托尼叶塔，季叶塔，您不也知道此人吗？"

"当然……她出了什么事？"

"象是死去了。没有确实消息。"

"瞧瞧，死于癌症，圣保罗空气污染的必然结果。单为那成千上万辆轿车排放出来的瓦斯就得付出何等的代价……"

他告别道：

"谢谢你，给我看了这篇文章，卡尔莫津娜。有了这样的法官我也心定一些了。"

佩尔佩图阿不到七点钟就光临了。她把里卡尔多留在家里复习功课，星期一小家伙要回神学校去笔试和口试。佩尔佩图阿还没来得及占住全家最好的那张草椅，敲门声又响，并且

传来卡尔莫津娜女士响亮的嗓门。佩尔佩图阿顿时脸色阴沉下来：假如卡尔莫津娜连她的最大乐事：上电影院也舍弃了的话，上这儿来又有何趣味。可她总是不请自来，多管闲事，教训别人，妄发议论，显示自己的才智和远见，好一个万事通！”

埃莉莎赶忙向女友迎去。

“你几乎是跟佩尔佩图阿同时到达的。”

卡尔莫津娜女士不待邀请，就谈起正事，掌握了谈话的主动权：

“街上人们议论纷纷。我想得很多，我总觉得季叶塔丈夫一家的历史十分奇怪。你，佩尔佩图阿，没注意到已有的一些迹象吗？她和你们通信时说到丈夫前妻的女儿，是吗？”

“是，一半遗产归丈夫家里的人。”

“我不是说遗产，根本就不存在遗产。”

“什么话？”

“你动动脑筋，就会懂的：季叶塔与这位先生同居或同居过，虽象他的妻子一样，但没有合法的婚约，这位先生准定跟前妻仅是分居而已。虽为夫妇而不合法，就象巴西其他成千成万对夫妇一样。这种情况下只有这位先生的家庭才有遗产继承权。事实只能这样解释。”

但这话对佩尔佩图阿全无影响：

“道理也很有道理。不过，与事实根本不符。”

“你能解释得更好吗？”

“当然，我有证据。”

“证据，什么证据？”

“季叶塔结了婚，合法婚姻。既是有天主作证，又是法律认可的婚姻。我能担保而且有证明。”

“但愿如此。”卡尔莫津娜的声音里透出些微的犹豫。

佩尔佩图阿从口袋深处掏出一个信封，从信封里取出一张剪报。

“卡尔莫津娜，你读了多少别人订的报纸，这个你可一定没读到。”

佩尔佩图阿手持报纸，不慌不忙地说：

“一两个月前我上阿腊卡茹去，想查查里卡尔多学习得怎么样。我在那儿拜访了西蒙恩斯博士的妻子尼西娅夫人。她给我看了圣保罗《福利亚达曼尼亚》报的著名人士生活纪事那一专页，特地指出一条报道说：‘我想，这是有关您妹妹的。’然后剪下这段简迅，交给我。

佩尔佩图阿清清嗓门，在开读之前又先解释了一句：

“我看了一下报纸日期——十一月十一日，离今天不到三个月……”

然后，她才慢腾腾地朗读道：

“‘荣誉团长菲立普·德·阿尔麦德·科乌托偕夫人安托尼叶塔将邀集至爱亲朋参加在主教堂所做的弥撒以纪念其结婚十五周年，受邀人名难以尽述。弥撒将由当年给他们证婚之埃乌热尼奥·麦洛主持。晚间安托尼叶塔和菲立普将广开府门热情迎迓来宾。当年为他们办理法定婚姻手续的圣保罗律师现今的利马·菲利奥部长将专程从首都前来参加庆典。庆典将延续到深晚，舞会将进行到午夜之夜餐后结束云。’”

剪报从在座各人手中传来递去，使大家松了口气。

佩尔佩图阿以挑衅的目光扫了卡尔莫津娜一眼：

“噢，现在你还有什么高见？”

激动万分的埃莉莎立即插话说：

"那就是说，你明知道她丈夫姓什么而从不告诉我们？"埃莉莎想起了弥撒、府邸、庆典。

"知道，两个月前就知道了。告诉你，干吗？"

阿斯捷里奥激动起来并向佩尔佩图阿建议道：

"我们一道儿上埃斯普兰纳达找法官商议去……"

"和法官商议？商议什么？"泽·埃斯捷维斯问。

"商议遗产的事。一半遗产得归我们哩。"

佩尔佩图阿从旁解释：

"对，父亲。一半归他家里的人，另一半归我们，安托尼叶塔家里的人。"

"那我也去，弄弄清楚怎么回事。"

"你们哪个也别去。我单个儿去，这样好。我代表大家悄悄儿地跟法官合计合计。然后大家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办。"她向被击溃的卡尔莫津娜下达逐客令："家里人来决定，不用外人。"

佩尔佩图阿从坐椅上伸直身子，挺起胸膛，抬起桂冠式的发髻，俨然是一家之主了。

这个周末，季叶塔在阿格列斯捷居民的理念中，已经不在人间，而且公众的哀丧氛围仿佛把她安葬了。毫不夸张地说，小镇全体居民都在内心为她暗中作了安魂祈祷。

眼泪和祷告，悲伤和焦虑，同情和赞颂，开导和安慰。有些爱记仇的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们说，泽·埃斯捷维斯不配享受的幸福的日子终于到头了，他们对老人的当年的狂暴记忆犹新，对姑娘的遍体伤痕如在眼前。

絮聒的老太们、年岁不等的仁人君子一看到佩尔佩图

阿，就把她围住，对已故的、出色的女儿和姊妹如此关顾家庭，造福亲人，大唱颂歌。甚至对季叶塔年轻时的过失耿耿于怀的人们也终究承认，这姑娘的真诚、善良、亲切胜过他人。她总是笑容可掬，助人为乐，更何况她又是如许的雅致和姣丽……米卢夫人总结成一句：

"真是恶事不沾边、善行数不尽的人。"

大家都承认，谁也不能象季叶塔那样声名显赫，以至于不知名的、湮无声息的小镇散塔纳多阿格列斯捷也名闻遐尔。小镇的姑娘安托尼叶塔·埃斯捷维斯成了圣保罗上流社会中出人头地的女中之王，她雍容华贵，挥金如土，南方许多报纸上也都出现了她的芳名。

礼拜天夜间祝福的时刻，埃莉莎认为季叶塔正在旅行，在纽约或巴黎，在先特罗佩斯或巴里洛契优游取乐的想法被一致公认为无稽之谈了。

马里安诺不想背上传闻失实的担子，他给人们祝福之后，带着显然的悲切神情谈到街头巷尾议论纷纷的噩耗。他称颂那位亨尽人间荣华而终究不忘远方故土的夫人的纯洁心灵。他激动地向信徒们申述，三年前除去不值钱又不美观的、虫蛀的旧浮雕而隆重竖立起一尊圣安娜极其优美的大石膏塑像，并非象传说的那样是本教区不知名的教友的捐赠，实际是安托尼叶塔的奉献。

一些人为亡灵祈祷，安托尼叶塔健在的说法无人相信。

星期二，下午五点二十分，一家人刚刚议论到服丧戴孝事宜时，季叶塔复活了。家中各人在汇款中断、能否继承遗产惶惶不安的时刻，谁也没有想到服丧戴孝之举。当然，有

何服丧的必要。一死百了。亲人们服丧对季叶塔又有什么好处？

星期二"马里涅季"来迟了；内胎破裂了两个，发动机每走五公里又得熄一次火……于是，卡尔莫津娜女士打开邮包时已是傍晚。

佩尔佩图阿正乘这一班车回来了，她和儿子里卡尔多上埃斯普兰纳达去，里卡尔多由那里再乘长途汽车径上阿腊卡茹。佩尔佩图阿在午饭后见到了法官，后者在交谈结束时对来人为卫护孩子、父亲和妹妹的合法利益所表现出来的劲头表示赞赏。"我自己一无所求，最尊敬的先生，但为我的儿子、妹妹、老父应得的权利我将奋斗到死。"如此可怜、无助、置生死于度外的佩尔佩图阿给法官留下良好印象。

佩尔佩图阿从这一趟奔走中获得相当重要的情报和主张。法官告诉她，她在圣保罗要找受理此案的律师十分方便。假使案情如其所述的话，胜诉亦十分可能，于是，从获益收入中可以付给酬金。当然，他们索取的比例都很大。大到什么程度？法官说不准，也许，百分之四十或百分之五十。"多少？简直太过分了！""尊贵的夫人，他们索价高，是事实，但是这当中风险也很大。"南方的报纸登有此类酬金标准的律师事务所广告。甚至还有专搞所谓反败诉为胜诉案件的专家，办这类案件酬金高达百分之七十，甚至百分之八十。

法官又读了一遍《福利亚达曼尼亚》的剪报。"阿尔麦德·科乌托的家庭都是些头面人物，我的夫人，都是社会名流，他们家产殷实，是名门贵族。夫人，假如您材料真实，一切如您所说，那可以认定胜诉是意料中事。最大的可能是，根本不必诉诸公堂，通过调解了结。那些有身份的大人先生才

不肯轻易涉讼哩。您和尊府只需要聘到一位好律师。”

“您为可怜的寡妇浪费了时间，愿天主赐福于您，最尊敬的先生。”

佩尔佩图阿一回来和父亲以及阿斯捷里奥就分担旅费问题达成协议。于是她决定把佩托请埃莉莎看管，带同一周后即将放假归来的里卡尔多同行。在埃斯普兰纳达时她已打听好上圣保罗的汽车票价，搭上到费腊德散塔纳①去的车。无论是票价还是其他开支，无论是行程迢遥还是都市的险恶，她毫不放在心上。当年，她亡夫在世时，曾经相约去萨尔瓦多②，终未成行，佩尔佩图阿每一想起这事，心头总是沉重万分。但是，当里卡尔多被录取进神学校后，她不就是孑然一人去阿腊卡茹面谢主教的吗？她外出不止一次了，每次都平安归来，那么这一次又有什么可怕的呢？当然，圣保罗离得很远，在南方，就差要穿越整个国土，又是个繁华大都市，但也不是那么大得吓人的。阿腊卡茹不也是大都市嘛。

佩尔佩图阿还在浴间冲洗满身尘土时，卡尔莫津娜女士拆开了装着挂号信件的邮包。邮包中只有安托尼叶塔寄来的唯一一封信。卡尔莫津娜女士没有清理其他邮件，欢叫着跳上大街，手中象是拿着一面迎风招展的小旗似的信件，径向埃莉莎家中奔去：

“来了，埃莉莎，来了！”

“感谢天主！”

她们拆开信，里头装有汇票和震撼人心的消息：果然，有人死了——无风不起浪。但死者原来却是荣誉团长阁下，

① 巴伊亚州的一个小城。

② 巴伊亚州首府。

而且此人也并非出身于有四百年家族徽章的阿克麦德·科乌托。死者原来是与上述那位财富相当的圣保罗工业家、荣誉团长菲立普·坎塔列利阁下,"我永志不忘的丈夫,他近乎是我的父亲。他的去世使我成了心灰意冷的寡妇。"为排遣哀思于万一,她决定回乡探亲并可能在镇上购置点房产,在尽可能靠近曼格-瑟科的河岸购置一片土地,她也许能在这里,在阿格列斯捷适宜的气候条件下度过余生。信的结尾安托尼叶塔宣称有关归期:"我将及时通知你们,来时并将带我的养女列奥诺拉——菲立普第一个妻子的女儿一起返回。"

"她回来了,卡尔莫津娜!她要回来了,这多好啊!"埃莉莎神气起来了。

人们匆忙地聚拢到一起,亲人、朋友全到了。计有:父亲和带着一群朋友从酒吧间回来的阿斯捷里奥及揪着佩托耳朵的佩尔佩图阿。

卡尔莫津娜女士,仿佛一家之长,站直身子郑重宣读来信——阿斯捷里奥则抓住汇票想兑款。

佩尔佩图阿听清来信内容后把法官的主意、安排好了的圣保罗之行和为遗产而奋斗等等暂且搁在一边。安托尼叶塔、百万富翁的遗孀既然健在,形势起了根本性变化,应该赶紧适应新的情况。佩尔佩图阿又英姿勃勃地打量了一下麇集成一堆的全家人,发出号令:

"既然死者是我们的亲属,是女婿,是妹夫,也是姨父,我们就得为他举办安魂弥撒,就该服丧致哀。我们亲爱的胞妹返回时,我们都要跟她一样穿着黑色孝服去迎候她。我知道,她悲伤得很,我体验过做寡妇的哀痛。"

第 二 章

在散塔纳多－阿格列斯捷的幸福的
圣保罗女人或快乐的寡妇记事

“我想，这里的山羊，因为羊毛浓密，感觉不到太阳的炙烤以及晒烫了的石头散发的热气。不但是它们，连我也感觉不到。”

一群山羊挺立在骄阳俯射下的石块上凛然不动，犹如石雕。突然它们跳开了，一只接着一只爬上山巅寻觅草洼。

“我跟过它们，放牧过它们。它们认识我，我给每只山羊都起了名字、外号；一叫唤，它们就听懂。我得仔细照料它们——特别是有的山羊被刺针树扯破了皮的时候，我就给它治伤，把山上的草药贴到它伤口上。”

“你那时多大了，好妈妈？”

“我想，大概十岁起就开始放羊了。到了十一、二岁……我小学正好也毕业了。”

她酷爱烤灼砖石晒干土地的阳光、仙人掌、蛇、蜥蜴、山溪中的蛙鸣、散布在山巅上的丛林、草地、山羊；但是她的大姊喜欢料理家务。

“佩尔佩图阿长相难看，也不知道她怎么嫁得出去的。当她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就跟那些假正经的老家伙们藏身在法衣圣器室里，她两面三刀假仁假义都成了癖。她心里把我当

成一个恶魔……"季叶塔笑起来了："她想得不错，我跟她不属于一类。"

当人们正在议论浪迹天涯的女士即将返里的动人新闻时，教堂里的祈祷者和酒吧间里的二流子也都起劲地发表述评，邮局张灯结彩。我借此机会也发表如下的见解：季叶塔的归来一开始就给故乡小镇带来良好影响，使荒芜衰败多年的小镇脱颖而出。

科技的进步，在这几十年中给阿格列斯捷带来的仅是打击。首先，也是最沉重的一击，是巴伊亚——塞尔希培①铁道线路绕开此地。小镇意图继续利用小船和纵帆作为运输工具，但火车装载快速低廉。犍牛驮运队消失了，岸边平底小驳船腐烂了，稀少的摩托船和帆船只是用来运输走私物品。阿格列斯捷居民的职业又局限在种植巴西木薯和饲养山羊上了。

镇上的人们失望之极，年轻人搭乘上扎伊罗的"马里涅季"离乡而去，其中既有小伙子也有姑娘们，近年来就是妇女们也开始到挣钱方便的外地去寻找较富裕的生活了。她们充当女工或是厨娘，裁缝或是绣花工，不少人更陷入萨尔瓦多、阿腊卡茹、费腊-德散塔纳的烟花丛中。一落到那里，顺便说一句，她们却大受赏识……

只有一位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还没有对阿格列斯捷小镇完全失望，他相信这里能获得奇迹般的生路。这个阿斯卡尼奥热爱自己诞生的小镇，他由于父病，从法律系辍学返里。父亲终于偃卧病榻长达五年之后死去。似乎，他现在已经没

---

① 塞尔希培，巴西的一个州。

有什么能使自己与阿格列斯捷系结在一起了。两年前，父亲落葬以后，阿斯卡尼奥本来可以按自己意愿辞去镇公所秘书的差使。这份差使是他教父阿尔图尔·德·菲格伊列多上校看到他独自一人身无分文，而又要奉养失去活动能力的父亲，才给他安排的。辞职？为什么？可以回萨尔瓦多复学去？当然，这得有笔财产，但是最主要的还在于他根本不作此想了。

父亲死后不久，阿斯卡尼奥一门心思考虑复学。但是当留在萨尔瓦多的他的心上人通知他，尽管他们相约婚娶，但她已决定在最近另嫁他人了。于是，他发誓：从今以后自己的双脚再也不踏在住着变节者的那个城市的土地上。

他对阿格列斯捷的生活已经习惯，这儿有着他最爱好的种种：水、空气、风景、与朋友们的交往。他只是不能忍受这小镇如此的落后、贫困和衰败。他头脑中满装着各样的计划，他不让自己气馁。

边远小镇阿格列斯捷贫困落后，闭塞偏僻，引不起政治家的兴趣，加之这些政治家们都是行将入木的老朽了。当地镇长马乌尼里磨尼奥·丹塔斯博士，此人是外科医师兼治牙病，他的力量在坎坷的生活长途中，在血管硬化的病症中消耗殆尽：他已足不出户，于是镇公所的大小事务由阿斯卡尼奥全权处理。镇上公众心意是，一俟博士升天，阿斯卡尼奥就可坐在医师腾挪出来的职位上，如果可能，不等博士咽气就把他选为镇长。

假如除去从联邦的统一税中扣留地方使用的税金以及州政府的菲薄的拨款外，阿斯卡尼奥实际上没有其他可动用的经费，但是他却能保持镇容的清洁，用河中鹅卵石砌成街巷路面，开办了两所镇办学校，现在他又通过向有关当局提出

正式请求和写信给报刊广播争取把输电网的线路延展到阿格列斯捷来。

小镇周围地区没有谁比他更受人尊敬、更受人爱慕的了。待嫁之年的姑娘直瞪瞪地盯视着他。阿斯卡尼奥已经二十八岁，他还等什么呢，怎么还不挑上一个未婚妻呢？他得知道一旦当上镇长，他就不便再上祖列伊卡的妓院了……

当阿斯卡尼奥上邮局看望卡尔莫津娜女士时，女士不止一次地向他提出这个问题。阿格列斯捷有这么多漂亮、能干的姑娘，而且她们都急等着出嫁。他只凄然淡笑。另找妻室？永不可能。难道有这么美好的一天从扎伊罗的"马里涅季"上会走下一个最美丽的、最纯洁的、最迷人的姑娘吗？"我心上爱情的那一角已经枯死了，敬爱的卡尔莫津娜女士。"

扎伊罗的"马里涅季"的终点站在电影院附近，人们已群集成四五堆，大家全都伫候着汽车在入城的拐弯处拉响它那嗄哑的电喇叭。教堂里由马里安诺神父带领穿着节日盛装的唱诗班的孩子们准备迎宾仪式，这里还有佩尔佩图阿及其儿子，手握祈祷书、身穿法衣的神学校学生，这小伙子结实欢快，正值学校放假。祈祷者在教堂门口走来走去，他们正在恭迎随带着来自异乡的养女家产万贯的富孀回归，他们想饱览拥在亲人们怀抱中的身着丧服、热泪横流的贵妇人的丰姿。

"亚速尔群岛"酒吧间里，除了穿着长衫卷起袖子的店主人外，大家都衣着整齐打上领带。佩尔佩图阿吩咐妹婿阿斯捷里奥恭迎季叶塔时也得穿上丧服，并且要表露出由衷的悲恸。

邮局里也挤满了人：司令官达里奥及其妻子、为表示对往昔的恋人的崇敬而剃光须髭的诗人巴尔鲍扎、代表镇公所

的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以及埃莉莎，她穿着一件安托尼叶塔邮寄回来的一件穿过的俏薄的黑色长衣。过去她常穿一些露肩袒胸的衣裙招摇过市，今天的服装却十分端肃，黑衣连颈脖都遮严了，佩尔佩图阿对去恭迎季叶塔的家人们在服饰上有着如此严格要求。

“你最好把胸脯子遮遮严。这衣服穿着去跳舞比志哀更加合适，既然你没有别的黑衣裳，那就凑合着吧。我们的老头子就差想邀请全镇的一半人来大乐一下子。人家心里悼念亡夫，才回家来的，而这里候着她的不是沉痛志哀反而是办喜事样的，你想合适吗？”

卡尔莫津娜女士为使鲜花不枯萎，便把花束插在高水罐里。她听从了佩尔佩图阿的劝止，和自己的母亲争执起来了：“也许，迎接刚刚穿上丧服、心里难过万分的寡妇时送鲜花确实不合时。”米卢夫人根本不理这话：“把鲜花送给她，跟她说，是我送的。怎么能送枯掉的花，为什么寡妇就不能接受鲜花呢？”

“我的主啊，好象，她根本就不来了？”埃莉莎尽管竭力要装出悲恸的样子，但总还是压抑不住既欢乐又担心的激动。

极度的欢乐是由于即将会见他们的保护人，生活在圣保罗、来自上流社会、富丽堂皇的美人儿，亲姊姊所引起的。担心的则是由于冒失的谎言：她为了继续收受每月的津贴，向姊姊一直隐瞒着自己的孩儿托尼尼奥的夭折。卡尔莫津娜女士竭力在劝慰她。

“她问到托尼尼奥时，我怎么回答呢？”

“照直说。可以告诉她，是我叫你不必说的，余下的事

归我来说。”

“她肯原谅我吗？”

“我知道季叶塔，她根本不会在意这事的。放心，有我……”

扎伊罗的“马里涅季”晚点两小时十分钟，终于按响电喇叭，大家一阵忙乱。佩尔佩图阿和马里安诺神父指挥欢迎仪式。“马里涅季”刚出现在街的那一头，这里就响起最初发出的一阵啜泣声，未免有点儿性急了些。

站在前列的是亲人：全以目光、泪水、服饰来表达哀伤。咀嚼着烟丝的老泽·埃斯捷维斯走上了一步。跟在后面的是一律服丧的其他亲人，再后是牧师、教堂唱诗班的孩子们、知名人士、手持花束的卡尔莫津娜。鲜花的艳丽色彩和黑纱及泪水极不协调。“这女人藐视最神圣的情感而突出自己。”佩尔佩图阿愤懑之极，她披着面纱，用头针把黑纱别在脑袋后面的头发上。最后面一排是祈祷者和镇上居民。

“马里涅季”开过来了。扎伊罗握着驾驶盘，旅客不多。谈话声悄静下来。佩托踮起脚尖——只要姨妈一下车，他准会甩掉鞋子急步冲上去。“马里涅季”声嘶力竭地喘息着。十二名旅客中姨妈安托尼叶塔走在最后，跟着她下车的是一个姑娘。她们下车之前扎伊罗已经把迎候人群望眼欲穿的尊客的皮箱、提包取下车来。

难道是她吗？佩托十分诧异。不可能！姨妈该当身戴重孝，面披黑纱，象她妈妈那样，不可能，是她——这是个电影明星，这是电影皇后金娜·洛洛勃丽特日达。车门踏脚板上站着神采飞扬的安托尼叶塔·埃斯捷维斯。那高高的身材、华

美的服饰，淡黄头发用红色高髻缠发带兜着。上身轻便而又雅致的针织运动衫也是红色的，富有弹性的半露在大开领底下的胸脯轮廓十分清晰。"列耶"牌蓝色斜纹牛仔裤紧包住大腿和臀部。脚上穿着雅致的哈瓦那软底皮鞋。寡妇全身穿着用品中唯一黑色的是一副方形的黑边水晶眼镜。人群中的惊讶延续了一刹那，不——久久的一段时间，无限之久的时间……

佩托扬扬得意地喊道：

"妈妈，姨妈没穿丧服。那么，我也可以把鞋子和领带脱下来啦？"

安托尼叶塔在汽车的踏板上也呆住了：她面对着由于她的菲立普、永志不忘的丈夫的去世而穿上孝服的全家亲属，而她，寡妇本人——则穿着开领运动衫、"列耶"牌斜纹牛仔裤，又是蓝又是红，我的天主，自己怎么没想起服丧呢？好象每个细节事先都考虑过，都和列奥诺拉讨论过。瞧，却把最主要的忘掉了。但是泽·埃斯捷维斯吐掉咀嚼烂了的烟丝，把双手伸向浪迹远方的归女：

"我的女儿！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但是天主在我临死前还赐给我这个幸福。"

安托尼叶塔站在"马里涅季"高高的踏脚板上一眼认出了父亲。她看到了父亲和他的手杖。就在那难忘的一天，在她背上乱打一通的那根手杖。她喉头蕴含着一种笑声，无法抑制的笑意，她身子都哆嗦了一下；当笑声忍不住地迸发出来时，季叶塔好不容易及时地用双手捂紧面孔，从车上跳了下来。大家都奔上前去安慰扑在父亲怀里、好不容易才强咽悲泣的可怜的寡妇，归女，——这一瞬间真是动人心魄！甚至佩尔佩图阿也自制不住了。埃莉莎又哭，又笑，她突然感到

轻松起来，因为姊姊和他想象中一样，一模一样。只有卡尔莫津娜女士一人因为寡妇口中传出的那短促的一声骇异不堪，但她终究还是拿着与季叶塔的鲜艳夺目的旅途行装相映成趣的鲜花迎了上来。

正当季叶塔被姊妹、妹夫、外甥们一个个争着拥在怀里，——她向佩托叫道："我的美男子，别难为情，脱掉鞋子吧！"——，然后又被埃莉莎的无数亲吻和泪水所眩晕时，在"马里涅季"的车门口出现了一个极其漂亮、十分温柔、非常迷人的姑娘，就象诗人德·马托斯·巴尔鲍扎当场所说的那样，是个"气仙女①，青春的化身"。她站住，看着激动人心的场面，深深地被感动了。她穿着斜纹牛仔裤，戴着同样布料制作的圆形软帽，淡黄色的头发沾上灰尘，看去象是镀银的皇冠。真正一个绝色的女郎。佩托把她当成骑马牧人影片中的女主人公。热情洋溢的、絮絮叨叨的议论声传遍街巷。季叶塔从埃莉莎怀中解脱出来，介绍说：

"列奥诺拉·坎塔列利，我丈夫前妻的女儿，也是我的女儿，反正一回事。"

卡尔莫津娜女士转身向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并发觉此人也在惊叹。喲，朋友，现在怎么说？列奥诺拉对众人，尤其是对目不转睛地盯住她的阿斯卡尼奥，答以亲切温柔的笑靥。

"闭上嘴，阿斯卡尼奥，去扶姑娘下车吧，"卡尔莫津娜下令道。

阿斯卡尼奥走上前去，把手伸给列奥诺拉："欢迎您到阿

---

① 西方某些民族神话中飘逸好动的神仙。

格列斯捷土地上来，这是块贫瘠的但有益于健康的美丽如画的土地：请原谅我们的落后与不便。"里卡尔多单膝落地请求姨妈给予祝福，但是后者把他扶起，拥在怀里，吻着他的面颊。

"走吧，我的女儿，"泽·埃斯捷维斯把手伸给女儿，拄着拐杖，邀约说。

"上我家去。"佩尔佩图阿就象组织被破坏了的丧仪一样又企图发布号令了。

她捅的漏子比谁都多。她怎么会料定季叶塔要为亡夫服丧呢？她把妹妹看成自己一类的人物了，似乎金钱、上流社会、与圣保罗富豪荣誉团长的婚姻可以改造那个生性不羁、傲视法律和习俗的美德的女人……

安托尼叶塔·埃斯捷维斯-坎塔列利依偎在父亲的手臂上，左顾右盼地向祈祷者、阿拉伯人萨利塔、司令官及夫人、扎伊罗、小男孩萨比诺以及其他各式人等微笑答谢。

行经主教堂广场附近三圣母巷口时，这支队伍停了下来。

"到了，"佩尔佩图阿说。"请进吧。"

"这是你的房子？"

佩尔佩图阿看出妹妹为这所相当宽敞的房子惊讶时，她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她高兴，瞧瞧，并没有饿死；瞧瞧，做姊姊的并不是可怜的讨饭婆子。但是不由担心季叶塔的思绪，她会把自己要求每月接济孩子的教养费用看成欺诈行为呢？佩尔佩图阿决定作出下列必要的解释：

"那是主从上天赐下的赠品。亡夫当年是少校，他用便宜价钱付清了这所房子和附属设备的费用。"

友人们相约日内再来拜访之后，先后告辞了。

安托尼叶塔上浴室沐浴前预先打了招呼：

“我们在这儿居住期间，家中全部开支由我负担。”

佩尔佩图阿本想略示谦让，但是没来得及，富孀一句话就打消了对方争辩的意图：

“不然的话，我们拎起箱子上阿莫尔齐尼奥旅馆去住。”

“喏喏，假如你一定要破费，我就不再多嘴了，”佩尔佩图阿赶紧表示同意。

“那么，我们的住房在哪儿呢？”

“你的在这儿，季叶塔，这是浴室。列奥诺拉的房间是这一间，”佩尔佩图阿用手指着。“卡尔多，佩托把箱子拿去，阿斯捷里奥，你来帮一下。”

卧室的窗户对着三圣母巷，走廊的对面是工作间。

“工作间里有人睡吗？”

“里卡尔多。”

“我，姨妈。假如夜里你要什么，叫我一声就行。”

里卡尔多皮肤黝黑、高大、结实，穿着法衣显得健旺和飘逸。如果他是住在圣保罗，那么就会把头发留长直到肩膀，脸也不洗，成为一个吸食麻醉品的瘾君子，如同她们认识的许多熟人的儿子一样，季叶塔对岁月风尘中的种种感伤已经腻烦了。她对侄儿启齿一笑：

“要是来了个可怕的怪物想把我拖走，我一定叫你。”亲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盛情使她感动：“我给你们添了这么多麻烦。”

阿斯捷里奥脱掉皮鞋和里卡尔多以及佩托把箱子和一包包纸盒搬来了。

“这个盒子要当心一点拿，佩托。这里面有一碰就碎的

东西。其实，立即分送掉反而好。”

安托尼叶塔拿起一个挺大的纸盒，把它放在饭桌上，亲戚们满怀着急不可待的好奇心团团围住。

“这是送给你家的纪念品，佩尔佩图阿。”

一阵赞叹声和鼓掌声。佩尔佩图阿胸中迸发出对礼物的一声惊叹，她早就梦想这个东西了，只是这一个更大也更漂亮。天主感召了安托尼叶塔：盒子里装的是耶稣基督的石膏半浮雕象。头发、脸部、双手、衣饰全闪耀着彩虹似的光彩……季叶塔松了一口气。

“运气真好，运回来一点没磕碰坏。这给你挂在客厅里，佩尔佩图阿。”

“啊，多出色的礼物！我的心简直嘣嘣直跳。也不知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妹妹！”

分赠其他礼品的仪式在饭后举行。这是真正的节日盛典：女仆阿拉茜收拾好碗碟取走台布后，安托尼叶塔请里卡尔多和阿斯捷里奥从卧室里抬来最后一个一直未开启的蓝色大箱子。他们把它抬到桌上，阿斯捷里奥正在打开它。期待中的全家人发出神经过度紧张的轻笑声。为了瞧见箱子里的东西伸长了颈脖的佩托不听任何呵斥。列奥诺拉也从自己屋里提来了旅行包。她打开了拉链，象是童话中的礼品盒一样，把它放在膝盖上。

送给泽·埃斯捷维斯的是最好的礼品：十分精致的盒子装着的金手表。

“爸爸，仔细看看牌子。你不是一直想要块‘奥米伽’吗，我记得，你多么羡慕阿尔图尔·德·菲格伊列多上校的大手

表。顺便问一句，他活着吗？”

“活着，还很健康。他很快会来的，总是问到你，”卡尔莫津娜女士通报说。

“我已经没有这样的虚荣心了。我的女儿。既无虚荣心，也无手表。我把自己的那一块摔坏了，无法修好。现在我又能够知道时间了。随着你的来临我又成为一个人了。”

列奥诺拉把手伸进旅行包：

“这晶体管收音机送给您和外婆托尼娅的。这样您们就可以听听音乐。”

“您也这样关心我们，姑娘？收音机？人人喜爱的玩意儿，更不用说托尼娅了，是不是这样，老太婆？她老在我的耳边唠叨，要我给她买……”

“比我们的那个还要大……”埃莉莎对丈夫低声说。“也许爸爸同意和我们换着用用？”

不必交换，因为安托尼叶塔立即从箱里取出一架带有许多键钮和拉杆天线的台式收音机捧给妹妹：“这是给你和阿斯捷里奥的，这是最好的牌号。”

“最圣洁的圣母！季叶塔，太好啦！”埃莉莎连连吻了她。

“皮夹子送你，阿斯捷里奥，你可以把台球房里打赌赢来的钱装在里面。啊，你瞧还有件小东西送给你，埃莉莎。”

整整一盒化妆用品。各种油膏、化装色彩以及各种化装用具。“这么多东西呀，我的天主，我都要晕倒了！”“试试看珍珠粉做的口红，”列奥诺拉建议说。

这天晚上的庆典伴以音乐、笑声和亲吻。她怎么能猜着每个人的爱好和要求的？怎么会知道阿斯捷里奥在球台上的功绩的？怎么会知道里卡尔多向往着钓鱼竿、绞竿、尼龙钓丝、

人造鱼饵？怎么全猜着了？卡尔莫津娜女士多次听到重复的问题，狡黠地微笑着，——看来，是神妙的预见！佩托得到潜水装备——面罩、火枪、手脚掌套。列奥诺拉奉赠两位少年印有球王贝利肖像的茶杯。送给阿斯捷里奥一条领带。送给佩尔佩图阿的礼物是铁灰色大披肩。送给埃莉莎的则是时髦的琥珀色大粒钻戒，这是今晚又一个引起轰动的事件！

大家都知道，托尼娅不会被冷落，因为她终究是位继母。除收音机外，她还收到季叶塔带来的衣裙和短衫；蓝色和淡紫色的钻石项链则是列奥诺拉的奉献品。卡尔莫津娜女士得到一套精雅的廉价装饰品——串珠手镯和戒指。“真喜欢吗？”季叶塔问。“真喜欢极了。”使她非常喜欢的还有多色圆珠笔：“谢谢，诺拉①，您可以把我当作知心女友。”送给米卢夫人的是用以摆牌阵的一对塑料扑克牌和意大利披肩。甚至站在厨房门坎上发愣的小阿拉茜也得到可以别在节日盛装上的圆心胸针，小女仆有时也上影院看看早场电影，尽管次数不多。

“瞧这教堂圣餐盒，佩尔佩图阿。你认为神父会喜欢它吗？”“当然喜欢，不必问。”“这是为着把我的全部罪孽一下子全部赎清，”季叶塔戏谑地笑着把头向后一仰。里卡尔多无法把这姨母大人看成是一个违犯教规者。一个人既享尽人生乐趣而又虔诚笃信宗教算是那一类的信徒呢？

有趣！里卡尔多心目中的姨妈的音容笑貌完全是另一类型，这既没使他感到失望，也没使他觉得受骗，他奇怪地想着。他脱下法衣，穿上短外衣，跪下身来祈祷并感谢主授意安托尼叶塔赠予称心如意的礼物。先得把鱼竿藏好不让佩托

---

① 列奥诺拉的爱称。

尝个新鲜——弟弟毫不尊重他人所有，他是个地地道道的不法之徒。

里卡尔多为姨妈的健康祈祷之后，就躺在吊床上。卧室里的电灯照亮了工作间附近的走廊。他听见安托尼叶塔走向浴室。原以为是个严肃可敬的老太太，结果却来了个真正的姨妈，快活的、漂亮的阿姨，怎么自己总以为阿姨一定会比母亲老呢！荒谬之极！里卡尔多听见她跟巴尔鲍扎谈到自己的年龄："四十四，我的诗人。在这里我不能撒谎——大家全知道。我离开这儿已经二十六年了，那时我才满十八。如果在圣保罗我可以说，我才三十五岁，怎么样，您看还不止这一些吗？"

他知道，母亲总把自己的年龄说得过小。母亲笃信宗教，自持极严，对撒谎深恶痛绝，可是当她不能不报出自己的年龄时，就顾不得……她究竟多少岁呢——出生证明书里写好的，这个证明书就锁在这里，和住房证、父亲的证件、单人身份证、服务优良奖状一起锁在书桌里。姨妈可用不着谎报年龄——她漂亮。岂止漂亮，里卡尔多搜寻更加贴切的字眼——娇艳……

走廊上传来脚步声，姨妈从浴室回来。一阵香水气息，正象她来信封套上散发出的香水味道预报着她正向这边走来。

安托尼叶塔双手捧着盛满水的瓷盆。在黑暗的走廊里她踩上自己罩衫的下摆，踉跄着，绊了一下，险些儿摔倒。里卡尔多赶紧跑过去扶住她，从她手上接过瓷盆，送进卧室。

"谢谢，我的亲爱的，"她以炽热的眼光打量着外甥，小伙子穿着睡觉用的长衬衫显得颀长了。"你还穿衬衣睡觉？"

"年初我进了高班，就要穿睡衣了……"他自豪地回答。

“去神学校前妈妈会给我买的。”

半掩的宽大罩袍里里玫瑰色短衫，与其说是遮藏，不如说是更加显示出姨妈迷人的身躯，里卡尔多收敛眼光，把瓷盆放在洗脸盆的边上。

“把脸盆端过来，倒一点水进去，”安托尼叶塔坐在三扇镜的梳妆台前吩咐外甥。梳妆台上摆了各种各样的软膏、各种色彩的香水瓶，还有许多小瓶子和小罐子。埃莉莎姨妈家的化妆品还不及这里一半，而母亲在父亲死后根本就不用任何化妆品。

他倒好水，走向门口。姨妈凝视着他。

“你不让我给你祝福一下就走啦？”

“请给我祝福，姨妈，让天主赐您晚安。”他一个膝盖跪下。“谢谢您的鱼竿。”

“不，不是这样。我要你靠近一点，让我吻你一下。”

里卡尔多吻吻她的手，她用手掌托起他的脸盘，吻了他的双颊。姨母胸口散发出阵阵香水味儿来。里卡尔多无意间从短衫敞口里瞥见那白皙的胸脯。

他躺上吊床，姨妈还在屋里卸装，灯还亮着，灯光透过门缝照进工作间。里卡尔多先前睡觉很熟——一碰上枕头，就进入梦乡，——可是他今天睡不着了。原因不在于睡在别人的吊床上，说不清！类似“马里涅季”刚到之际忐忑不安的情绪攫住了他，那时，他看到从汽车上走下来的姨妈，那副面容和他听到有关季叶塔死讯时所想的迥然不同。最好的办法是祈祷天主。他从吊床上爬下来跪到地上：“我们的天父……”

早餐时，佩尔佩图阿告诉妹妹说荣誉团长的安灵弥撒在

星期六上午八时举行。浮雕的耶稣基督圣像安奉礼仪在星期天上午十一时。安托尼叶塔心里犯愁：如果不给胞姊的热劲儿上加点清凉剂，那么，她和列奥诺拉就不得不把整个休假日在教堂里折腾掉，那样一来，海滨浴场的沐浴和闲逛就要统统落空。

“弥撒？我们在圣保罗订好祈祷仪式了。周后和月后，要做好几次弥撒。”

“没关系——对亡灵来说，弥撒做得越多越好。假如我们一个不做，象什么话？我，还有埃莉莎，还有老俩口。人们会怎么议论我们?!今天马里安诺神父还关照：我们应当关心死者的灵魂。神父把你恭维极了。他为圣餐盒感谢不尽。”

“今天你们已经见过神父啦？什么时候见到的？”

“从来我就不错过早晨六点钟的晨祷。不单是我，就是里卡尔多，只要他在家的话也从不错过。做弥撒时，他是神父的助祭。”

里卡尔多趁这当儿求准卸下法衣，改穿小裤衩上河边去试试钓竿。安托尼叶塔回答说：

“当然可以了，孩子。去玩吧。你可以玩一上午。”

“谢谢，姨妈。”他连忙就跑，免得母亲会从旁拦绊。

“有趣，你儿子去学当神甫了，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白天他身穿法衣，夜晚穿件长衬衫。你该知道这孩子已经成人了，佩尔佩图阿。我给他买两件睡衣。”

说着，她又回到弥撒的话题上来：

“抱歉！列奥诺拉在曼格—瑟科度周末时，能看看沙滩，瞅瞅清楚置产的地段，那该有多好！我今天正想跟司令官谈定，回来那天他就邀约我们了。”

“我也要去，姨妈。”穿着裤衩，手持手脚掌套和面罩、等待哥哥的佩托说。

“本周六绝对不能。做弥撒时你怎能不到场。耶稣基督雕像安奉仪式也不作兴缺席。神圣的大事，比上海边浴场洗澡蹓跶重要得多，”佩尔佩图阿固执己见。

安托尼叶塔强忍住一肚子火气。

列奥诺拉穿上裸露出又匀称又娇嫩的双腿的、仅能包住臀尖的三角短裤和只遮住乳房、袒露腹背的短衫(“哎呀，这圣保罗的派头，如此不羞不臊的装扮，怎能让孩子们看见呀！”佩尔佩图阿在衣裙衣袋里拨弄着一粒粒念珠)。姑娘凝眸一笑，劝慰季叶塔说：

“好妈妈，改天再上海边浴场去好了。佩尔佩图阿夫人的话不错，做弥撒更要紧。”她向佩尔佩图阿浅笑了一下：“一路上妈妈都在念叨曼格—瑟科。可是弥撒更加神圣。”

“对的，诺拉。我的脾气真跟老山羊一样犟。想干什么，就捺不住性子。下个星期的周末我们再去曼格—瑟科吧。”

下午她们和里卡尔多(外甥穿着法衣，奉陪姨妈)一道儿去埃莉莎家。

在街上他们碰上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此人是偶然还是故意撇下镇上公事踯躅街头的呢？远客打算上哪儿去？有个好的地方散步：那边再过去一段路河道就开阔了，成为不大的河湾，洗衣女工都在那里濯洗，景色奇好，名为“卡塔琳娜贮水池”。今天——不成，我们还得上邮局，已经答应了卡尔莫津娜。

临街窗户中探伸出一个个老姑娘和少女的脑袋，仔细端详着来客，盯牢她们的每一举步、每一手势，议论着来客的

奇装异服。"你敢穿上这种衣服吗?""我?我想,我不敢。""假如母亲答应,我就敢穿。""季叶塔给埃莉莎寄过超短裙,她就不敢穿上街。"酒吧间里引起一阵骚乱,酒客簇集店门口。店主人曼努埃尔先生也都离开了自己的柜台——对嘛,他也是人。列奥诺拉感到这一切十分滑稽可笑。

他们告诉阿斯卡尼奥说曼格—瑟科之行改期,接着,约请他参加荣誉团长安灵弥撒。不过季叶塔随他自便:

"假如不想去,就别去。做弥撒这种事儿其实多余,老一套。菲立普本人对大凡跟出丧、亡灵、坟茔、全周弥撒等等有关的一切深恶痛绝。我宁愿到曼格—瑟科蹓跶,可是佩尔佩图阿硬要这么做,没法。"

阿斯卡尼奥无论怎样也弄不清姊妹之间意见分歧的端倪。至于说到弥撒?……

"本礼拜天?一定参加。去那之前我会回来的。"

"您要出去?"列奥诺拉有点诧异。

"上帕乌洛-阿方索张罗安装新电路的事。现在从新建成水电站正向各州各区架设线路,只有三个市镇不在输电网的范围之内——我们的阿格列斯捷也是一个。我看,这太不合理,纯属歧视。也许,我能把他们说服把我们的小镇列为受益地区。我向许多部门都提出申请——没用。有些部门根本不管理。我这趟去跟水电站经理当面交涉。也许,当面讲清道理还能改变这种不公正的待遇。"

"您上那里要很长时间吗?"列奥诺拉的问话中有种祈求意味。"别多耽搁,早些回来,等您,"那眼神里流露出上述话意。

"时间不长,只去一两天。明天乘'马里涅季'上路(去埃斯普兰纳达),当天再乘车——从埃斯普兰纳达上帕乌洛-阿

方案。后天呆上一天，星期四就回来。说不定，会给阿格列斯捷带个喜讯回来。"

"我就喜欢象您这样办事干脆的人，"季叶塔说，"去，去斗，去说服对方，给我们带回阿格列斯捷十分需要的光明。"

"他准能办成！"列奥诺拉也兴奋起来。"我会惦念着您。"

"既然我已经准备好为此而奋斗，那现在就更加义无反顾了。"

阿斯卡尼奥充溢着为自己的杜尔西内娅而舍生忘死的游侠骑士①的豪情。他得使远离此地的、不通人情的经理、工程师们相信在阿格列斯捷（他对它的出色的旅游业前景坚信无疑）架设电线的历史必要性，在实现了上述艰巨任务，取得颇为艰巨的战役的胜利后，他凯旋而归，在列奥诺拉的脚下放下卤获的战利品：来自水电站的美好的光明。用以取代现在这种随着小型发电机运转一会儿亮一会儿暗的电灯。古老的发电机还是很久以前他祖父弗兰西斯科·特林达杰任当地市镇长官时安装的。

"我要走了。再见。"

"星期四见，是吗？我等您。"列奥诺拉温柔地望着他说。

"当然，星期四见。但是，如果您允许，今晚我再到佩尔佩图阿夫人家向两位告别。"

"完全可以。来吧。一定得来，"姑娘急切地邀约。

阿斯卡尼奥走到广场，又转回身，列奥诺拉正向他挥手，他也挥手答礼。季叶塔打诨说：

"镇公所已被你攻占了，啊，小山羊？小伙子挺讨喜欢的。"

"迷人的……"诺拉略带羞涩地同意说。

---

① 指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同名主人及其心中人。

卡尔莫津娜女士在邮局门口，张开双臂迎迓来客：

“请进来，姑娘，我正等你们。”

司令官达里奥起立致礼，然后又专心致志地读起手中那份《塔尔杰》头版上的一篇报道并愤慨地发表评论：

“政府怎能容忍这种荒唐透顶的事情。果然有个和生产二氧化钛有关的企业经理人员在意大利丁当入狱了。法官有种，来了个一网打尽。”

“什么企业？请告诉我，司令官。”

“瞧，上面写着，里约热内卢建立了一个将在巴西建厂的公司……是一家有关生产二氧化钛的工厂。简直骇人听闻！”

“是怎么回事儿？您说详细一点儿。”

“大凡和二氧化钛生产有关的物质都能使环境严重污染。全世界总共只有六个这种工厂，这一点就足够证明了。美洲大陆一个没有，不论北美还是南美。没有一个国家容许自己的国土上有这种污物。”

“难道这么危险？”

卡尔莫津娜女士插话说：

“把《州报》上的那张剪报给季叶塔读一下。《圣保罗州报》，顺便说一句，就是你现今的家乡故地出版的报纸，”她笑着说了句玩话，“发表的一篇文章上提到，意大利有个法官因污染环境罪把这种工厂的经理们判了刑。”

“污染环境罪？把圣保罗的这类人投进监狱该多好，趁这座城市还没有完蛋的时候。”

“最可恶的还在于，”司令官补充说，“象报纸指出的那样，巴西政府不准在国家南部建厂。他们让工厂盖在东北部。总是这样：好东西归圣保罗，而废垃圾则朝东北部倒。”

“司令官，您知道吗，圣保罗污染得简直不堪设想了。”

“我们将落到什么地步呢？幸亏我们这儿是偏僻的小天地，阿格列斯捷，离他们老远……”

列奥诺拉乘机恭维了一下爱国者：

“妈妈总是说，这儿美极了，但是我总没预料到美得这样出奇。简直太高级了！”

“您见到的地方还不多……”卡尔莫津娜女士也激动起来。“阿格列斯捷的风景不比瑞士差。您在曼格-瑟科住一阵，再发表高见。”

“您们打算什么时候到曼格-瑟科去。您们必须在‘欢乐居’住下。我与拉乌拉恳切地请你们去，”司令官邀约说。

“十分感谢。我们一时还没购置好地产，没盖好自己的住房，能到您们那儿去做客太高兴了。最近，很快就会去的，”季叶塔回答。“我们本打算星期六去，在那儿过星期天。但是佩尔佩图阿订好给菲立普做安灵弥撒，然后她家客厅里耶稣基督像的安奉仪式。”

“季叶塔给佩尔佩图阿带来富丽堂皇的浮雕像。也许，巴伊亚州有可能再找到这样的一尊，但我不敢相信，”卡尔莫津娜女士说。

“今晚去瞧瞧，我也想和拉乌拉一起拜访您们去。至于说到曼格-瑟科，那么只要您们愿意，我们的小屋随时准备为您效劳。我们那里天天都是星期日。”

人聚集得越来越多了——来了阿明塔斯，他立即向司令官提出问题：

“达里奥先生，这是怎么回事？有人告诉我，好象在曼格-瑟科出现过飞碟，说是，大家都看到它。”

“是的，是的。渔夫们也对我说过。还有人对我肯定说——看见了一个发出隆隆声飞过海滨浴场和椰子林上空的异物。我想，不会是飞机吧，但他们发誓说不是，他们见到过许多飞机，不会弄错的。”

“照我说，”阿明塔斯开玩笑说，“渔民们看到的是一艘走私船在天上的倒影吧……飞碟事件纯粹是骗人的玩意儿。”

“不，”达里奥回答。“渔民们不是傻瓜，他们何必来骗我？有关走私活动的传闻我都听腻了，即使能撞见，那也只能在深夜。他们总是见到和听到了什么东西。至于到底是什么——不知道，但是飞碟完全可能有。或许你们不信？但我相信……”

客人们离去了。季叶塔和列奥诺拉下了台阶走到街上去。夕阳照耀着两个女人，抚摸着她们的身躯，把它们染成金黄色，似乎使它裸露无遗；薄暮的光线象是打开了来自幻想与梦想国度的、式样奇异无比的东方宽服的轻俏绡纱。

晚间佩尔佩图阿家里的客厅挤满了人。佩托遵从季叶塔的要求向酒吧间订来了大量啤酒、巴西可可和可口可乐。安托尼叶塔姨妈是佩托的新偶像，她使那些惊险片和美国式连环画册中的主人公全都黯然失色了。

毫不拘束的交谈、各式各样的议题：在阿格列斯捷引起轰动的圣保罗时式、假发、透明纱、紧身裤、凉鞋。

季叶塔转向阿斯卡尼奥：

“阿格列斯捷的旅游业？您认为有可能搞成吗？”

“为什么不能？这里有能治病的水，取样做过化验。结果——特好。我在镇公所里有份化验记录的副本，假如您对这个感兴趣的话。正在研究把这种水装瓶出售的问题。还有可

治百病的气候。至于海滨浴场……哪里还有比这更出色的？"

"说的对，类似曼格-瑟科这样的海滨浴场我从来也没见过。科帕卡班纳、圣多斯港沿岸都没法跟它相比。尽管如此，那又怎样呢？但我不多说了，不想使你失望。说实话，这需要巨额资金，非常多……"

"我对阿斯卡尼奥说过：我们活着时，就别再给曼格-瑟科找麻烦了……"司令官作了结论。

"我准备在那里买一块地，盖幢小别墅。这是我回来的一个原因：购买曼格-瑟科那里的土地和这儿城里的房子——我要在阿格列斯捷度过自己的晚年。一时还不全部迁移回来，这所房子父亲和托尼娅可以住，他们也可以照看房子。就是为了这个我才回来的，还有就是要把这个可怜虫从烟嚣尘雾的圣保罗解脱出来，"她指了一下列奥诺拉。"在那个呛憋窒闷的环境里小姑娘变得苍白虚弱了。"

"季叶塔，报纸上说的，圣保罗空气污染得使人难以忍受，真的吗？"

"简直吓人。有的地方污染得特别严重，那里孩子夭亡，成年人瞎了眼。有些日子连天空的颜色也分辨不清。"

"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想在那里生活，"埃莉莎挑衅性地宣称。

列奥诺拉带着腼腆的表情婉转地反驳说：

"可我却非常想住在这里。假如有可能，那么我永远不离开这里。在这里我能轻松地呼吸，生活，幻想。那里——可不一样，那里人们白天黑夜，黑夜白天地干活。人们不停地干活，不断地死亡。"

阿斯卡尼奥想大喝一声："再说一遍！再重复一下这些

话，这些话说得多好。哎，假如她不是那么富有的话……”

第一夜，季叶塔由于乘坐“马里涅季”旅行——经历如此艰巨的考验而精疲力尽，再加之相逢的万分激动，等她终于卸装完毕后，伸直身躯躺在床上，一觉睡到天亮；睡眠恢复了她的精力。多少年来她已经不是九点钟就上床了！当她还是小姑娘时，她总是在阿格列斯捷的僻静的角落迎接朝霞。

但是第二个夜晚，将近十一点，当最后一对客人告别后，季叶塔躺在床上，就无法入眠了。她在门旁与列奥诺拉曾经又一次祝愿阿斯卡尼奥圆满完成其赴帕乌洛-阿方索履行公民的使命。

“祝您顺风而去……”季叶塔临别赠言说。

“并且胜利归来……”列奥诺拉补充说。

阿明塔斯对这一趟旅差的结果看法不同，态度悲观：

“水力发电站供应照明用电？胡扯，休想！政治家遗忘掉的这个边区，选民有限的小镇，又没有一个善于坚持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能对经理部施加影响，进一步与公司总经理、与联邦地方当局进行面对面谈判的头头。不，阿格列斯捷命中注定在小发电机提供的微弱的照明中过着凄凉乏味的生活，假如发电机运转正常，那还算好。要不我们就得回到油灯和蜡烛的时代里去。”他忧虑地预言说。“阿斯卡尼奥应该备受赞扬。他是个刚强的人，不会屈服。但是他没有政治影响力，在有声望的人物眼中他份量不够，可惜，这是事实。不是这样吗，阿斯卡尼奥？”

“事实如此，”镇公所秘书表示同意。但他还想试试……

客人都散了。列奥诺拉向季叶塔告别说：

“我的脚都站不稳了，想睡。晚安，好妈妈，我高兴极了。”

“这就太好了！不然的话我还会担心，你在这儿已经乏味了哩。”

季叶塔在自己的卧室里打开朝向巷内的窗户，打量一下夜幕，抬头望望夜空的星星。年轻时，她知道许多星座的名称。

熄了灯，躺上床。怎么睡意全无了？瞧，她又在这里了，又在阿格列斯捷了，在寻觅牧羊女、小姑娘季叶塔。她在坎坷而又布满荆棘的道路上走过漫漫的长途，倒下，心灵受到创伤，然后重又爬起，挣钱，积蓄并按菲立普的主张投资到获利丰厚的事业中，增添了财富并成了女主人。二十六年中她总想象着回到阿格列斯捷的情景，幻想着这一天。

季叶塔回忆起当她与列奥诺拉走下“马里涅季”时迎接的人们仓皇失措的情景，当时她脸上还掠出过笑容：一家人全在服丧，她却亮出了红色女短衫和缠束高髻的彩带，列奥诺拉则穿着牛仔裤，这妻子和女儿多么无情无义啊！她回到家后，便用相当生硬的方式解释了一切：“我的哀恸放在心头，这是不必张扬的：别离的痛苦不必装扮在外貌上，就象忧郁那样；我是这样理解的，不过，各人当然要怎么想就怎么想，而且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父亲支持她的见地，甚至佩尔佩图阿也表示她并不责怪安托尼叶塔，而且尊重她的观点。

可怜的佩尔佩图阿！两天来她使出多大劲头来忍受一切！她得用不少精力注意观察并容忍家中出现的种种，她还得与这些冲破道德规范篱藩的现象妥协。

季叶塔想到崇拜者们。她决定来到阿格列斯捷后，她想象怎么把埃莉莎的小男孩抱在怀里，她确实非常喜欢孩子。

但是，孩子却夭折了，——卡尔莫津娜在信中解释了妹妹保持沉默的原因："我是罪魁祸首，更准确一些说，都是由于埃莉莎的贫穷，如果没有每个月的资助，她还要失去许多东西，她是依了我的建议才撒谎的。"季叶塔谅解了，但没有遗忘仅留下佩尔佩图阿的两个孩子：现在季叶塔躺在床上，不想入睡，想着他们。

小的那个是小骗子，狡猾调皮的家伙。那双眼睛紧盯在她与列奥诺拉的身上，瞅着她们裸露的大腿，扫视她们领口里的凸起的乳房。他还没成年，但是，这又有什么准确的界限呢？

不过，里卡尔多却是一个谦逊、腼腆的样板，他的眼光总是竭力躲开，生怕越规，破坏圣誓。这么一个大高个儿还穿睡用的长衬衫！季叶塔想到他时，咬住下唇。小公鸡，他还没长成熟。如果是个女娃，这年岁早就青春焕发了；男孩发育得迟些，假如把法衣套住他，用神威阉割他，以地火吓唬他，那就更加如此。小的那个早熟，而里卡尔多的心境却是纯朴的，岂有此理！

如果他更加开窍些，姨妈也就便教他学会快意的事儿。但是，他还太嫩。季叶塔从来就不喜欢年轻后生，她总是更看中比她年长的男人。

季叶塔、列奥诺拉和埃莉莎在邮局等候"马里涅季"的到达。等待，迎接旅客——这是阿格列斯捷最激动人心的一种消遣。每一回总有不少游手好闲的人们聚集在扎伊罗停车的电影院门口转游。其他人多待在不显眼的地方，待在酒吧间里，那些有地位的人士则与卡尔莫津娜女士聊天。

突然，拐弯处“马里涅季”响起了喇叭，这个星期四它奇迹般地几乎准点到达，仅仅迟到了不一会儿，总共不过晚点二十五分；扎伊罗接受了旅客的赞贺。季叶塔、列奥诺拉和埃莉莎急忙趋向前去迎接阿斯卡尼奥，但是最先跳下车来的这一位，却快步朝自己住处远遁而去。

“他淋浴去了，乘扎伊罗‘马里涅季’旅行后，不在自己身上消耗掉足够的清水和肥皂，什么事也休想干。更不用说他看到了美妙的人儿，梦寐以求的对象……”卡尔莫津娜女士解释说。“他很快就会到这里来的。”

他们都待在邮局里等候阿斯卡尼奥。终于在拐角上出现了骑士的悲伤形象，他慢吞吞地走着，愁容满面。不等他走上邮局入口处的台阶，大家都明白了：阿格列斯捷的先锋在反对帕乌洛-阿方索的一战中溃败了。

“受到拒绝，是吗？”阿明塔斯问。“我早就提醒过。一点儿希望都没有。多亏小发电机还在转，一旦它断气——我们就得回到油灯时代去。”

“没关系，”列奥诺拉安慰说。“您已经尽了力，该您做的事您都做了。”

“可怕，丢人。常驻帕乌洛-阿方索的一个公司经理，甚至都不肯接待我。我只好央求他，他总算首肯了。但是我向他刚谈到问题的实质，他就顿时打断我的话头：‘我不能白费时间，阿格列斯捷的供电问题早就议定，现在绝无任何可能输送电力到这个小镇去。难道镇公所没收到有关申请未予批准的书面通知吗？与工程师商量没有必要，阿格列斯捷只好依次静候，很快会轮到，几年功夫，那时我们就能向本电站承负供电的各州偏僻地区提供照明用电。现在不行，我的亲

爱的先生。您没有必要陈述自己的理由，别打扰我的工作，我的时间可贵。'”

阿斯卡尼奥没说完就不作声了。他的斗争激情与决心都到哪儿去了呢？它们消失了，破灭了，被公司经理扑灭了。

“谈话的末尾他还是给我提出了善意的劝告：'只有唯一的一条路。您可以争取获得瓦列多-圣弗兰西斯科公司总经理的指令，只有总经理，而不是象我这样的一个经理的指令才行。只要他命令给阿格列斯捷提供照明用电，第二天我们就上那儿去。祝您一切顺利！'他笑了起来并转过身。”

邮局里令人难过的沉默笼罩了一切。卡尔莫津娜女士第一个开言：

“坏蛋！我要反对这些家伙就是为这个。”

列奥诺拉走到阿斯卡尼奥跟前：

“别伤心，凡事总会想到办法的。”她的目光充满了柔情。

季叶塔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直到此刻她都一声不吭地听着。

“这总经理是哪个，阿斯卡尼奥，这公司又是怎么回事？跟我说说清楚。”

阿斯卡尼奥仍旧心神不定，情绪颓丧，他把“瓦列多-圣弗兰西斯科”公司的性质和帕乌洛-阿方索水力发电站的作用一一作了说明。临了，才说出身为议员的巨型公营企业总经理，那个大权在握、发号施令的人的名字。他说，只有这个人才是唯一能够改变已经批准了的计划的人。但是怎么能见到他呢？不可能。阿明塔斯看法正确：阿格列斯捷缺少的不完全是经济价值，而且缺少一个言出法随、威望很高的头头。

季叶塔把议员的名字念叨了几遍。

"对，我听到过这名字，但我本人不熟识他。虽然在圣保罗的政界头面人物中没有一个是我打不通其门路的。"她解释说。"他们全是菲立普的朋友，都到我家里来过。卡尔莫①，阿斯卡尼奥，帮我拟份电报稿。就先拟两份。"

她说出了在圣保罗乃至全国都知名的头面人物的姓名。卡尔莫津娜女士写着。季叶塔求助他们保护阿格列斯捷利益，向"瓦列多-圣弗兰西斯科"公司总经理洽谈；底下写的是阿斯卡尼奥列举的种种理由，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安托尼叶塔必须促成的这件事与她本人有切身利害关系。

"好长的一封电报，"卡尔莫津娜女士说。"要不少钱哩。"

"镇公所付，"阿斯卡尼奥说道。

"不必，我付，我的小宝贝，你得知道电报是以我的名义打的。卡尔莫，署上名：来自阿格列斯捷的季叶塔。亲近的朋友们全这样称呼我，菲立普也喜欢这样叫我。"

他们还没来得及回到佩尔佩图阿的家里，但是有关电报的消息已经惊动了小镇：安托尼叶塔·埃斯捷维斯-坎塔列利夫人打电报给一位圣保罗的上议员和阿捷马尔②本人——已故荣誉团长的挚友们，请求从帕乌洛-阿方索水电站架设通向阿格列斯捷的电路。接着发生的是各种推测和争论：难道这位寡妇真有这么大的威望，她知道，熟悉这些上议员和州长并跟他们互有交往，还是这一切只是做做样子而已？结果如何——光明或者黑暗？甚至有人打赌。菲德利奥把赌注押在必成上；阿明塔斯仍旧是个悲观主义者：圣保罗的这些

---

① 卡尔莫津娜的爱称。

② 阿捷马尔·德·鲍尔罗斯曾任过圣保罗州的州长。

大官们为什么要为阿格列斯捷，这个世界的后院去劳神呢？我押双倍赌注，菲德利奥！

为什么？只有季叶塔能够回答！他们去活动，正是因为他们是大官，而她只是来自阿格列斯捷的季叶塔。

这一星期当中拜访季叶塔的客人络绎不绝，仿佛朝圣。本镇士绅、商人——阿斯捷里奥的同行、女教师卡尔洛塔、税务官埃德蒙多·里别伊罗、镇公所司库林多尔福·阿拉乌若、卡伊奥·维拉斯鲍阿斯博士和阿尔图尔·德·菲格伊列多上校，这位上校跟季叶塔交谈了整整一个夜晚。

每个钟头都有一些穷苦人造访，他们顶多只能进入饭厅，佩尔佩图阿的客厅专供体面人物憩坐。个个穷人来此全都叹自己的苦经，并求助和乞讨。季叶塔的乐善好施的盛誉如同莠草的种子一样蔓延各地，种种传闻随着河里浪花浮行，载在驮驴背上漫游，最后传到塞尔希培州界。佩尔佩图阿双眉深锁；她容忍不了两个现象——来人的欺骗和胞妹的挥霍。

"我看到人们受穷挨饿，心里就难过，"季叶塔申述道。"我自己受过贫穷的罪。"

佩尔佩图阿虽然不想跟季叶塔顶撞，但终究按捺不住：

"钱是你的，你怎么花当然听你的便，跟我无关。只是你这样的乱扔我看着心疼，这我不说假话。"

"我的女儿，来的这些统统是行骗敛财的家伙。他们骗得你滥发善心。照我的意思，得把他们全关进大牢，这才是对他们的最合适的施舍。"泽·埃斯捷维斯支持佩尔佩图阿。照他的看法，阔绰闺女只该助济姊妹和外甥。他本人却向往

着住进季叶塔准备购置养老的、好马路上舒适的房子里去。已经谈定，新房子将由泽·埃斯捷维斯和托尼娅暂时单独使用。如此姣丽、精力充沛的季叶塔不会那么快地撇开圣保罗的豪华生活而隐没在阿格列斯捷。她还十分妖媚引人，完全有可能再嫁，也许压根儿就不回故乡了。

到那时，泽·埃斯捷维斯则会成为房主，可以肚子朝天地躺在床上，使唤照看房子的女佣来伺候，加之每月还有一笔可观的津贴。他对生活还能要求什么呢？留点积蓄，还可以购买一小块土地和两只山羊，就能重操繁育山羊的旧业了。在当今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山岗上的羊群更好、更美妙的玩意儿了。

皮革厂老板莫杰斯托·皮列斯把季叶塔的注意力引到祖尔米拉夫人的房子上去。

他在对之早有所闻的同乡到达后的翌日便拜访了她。来人对备受男人们垂涎并被父亲赶出家的牧羊小姑娘印象淡薄，——现在牧羊女却成了富孀归宁了。

几天之后，季叶塔在列奥诺拉和穿法衣的里卡尔多的陪伴下回访了皮革厂老板。莫杰斯托以及内助阿伊达夫人倍加殷勤地接待来客，摆出了可口的食品：茜草子甜酒、玉米大馅饼、香蕉甜食、糖球和干饼。

莫杰斯托·皮列斯是个富户，罗西尼亚的大木薯种植场场主、经营繁育山羊和绵羊的肉品牲畜工业家、皮革厂老板，拥有曼格-瑟科附近沿河一带大片土地。他有好几所房子(其中包括埃莉莎租用的)的房租进项。简言之，如欲购买房产和土地，再没有人比莫杰斯托·皮列斯能提出合理建议的

了。

“在曼格-瑟科我有大块地皮，连椰树林也归本人所有；假如您愿意，本人就能向您提供一块土地。那里我有座接待儿孙的别墅，不知怎么小家伙们总是不来。”

“在南方生活是如此的忙乱，做任何事谁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我就想在这儿买一幢房子并在河岸上买一块地。”

他们立即就曼格-瑟科那里与司令官达里奥地段毗连的一块土地的让售细节达成协议。司令官达里奥的土地也是从莫杰斯托·皮列斯那里买来的。现在，一切就视她对那块土地是否满意而定了。

“您将会十分满意的，那地段很漂亮，尽管沙丘伸手可接，但是分隔得很清楚，可以在那儿蹓跶散步，养尊处优。”

“那儿好得很，”阿伊达夫人从旁证实。“如果您们，夫人，经常来的话，那么我们度夏的伙伴就增加了。再过几天我们就上那里去。”

“我们也打算在这个周末和司令官一起去。好不容易才能等到那个时刻。我已经二十六年没有见到曼格-瑟科的海滨浴场了。”

莫杰斯托·皮列斯宣称：

“至于城里的房子，那么据我所知，祖尔米拉夫人要卖掉她的一套房子，她让我买。但我不想要；在阿格列斯捷购房出租等于自套枷锁。房租低，房屋却得经常修，而且房租往往拖欠。我已经有几处房产了，这些房产给我添的麻烦够多了。可是祖尔米拉夫人的房子买得。建筑考究，地段适宜，她之所以卖房子是为了给教堂捐款，她怕死后那些侄子会迫使她的亡夫的亲属们向法院起诉，控告她把全部财产遗留给

教堂神父为她做弥撒用，要求判决遗嘱无效。”

“她这所房子卖多少钱，您知道吗？”

“我就告诉您，”莫杰斯托·皮列斯拿了一个皮包来，从中取出一张纸头。“这是她亲手写的数字。”

“不贵，对吗？”

“对您来说，可能不贵。在阿格列斯捷，要价相当可观了。我不说，要价太高，但是眼下此地房产不太值钱。您只要在街上走走，就会见到它们有多大价值，多是些破旧了的、损坏了的。就象住在库里提巴的我的女儿捷列扎说的那样，阿格列斯捷是处荒冢。”

“荒冢？假如有这样的气候、丰盛的水果和水产以及可治病的水泉的阿格列斯捷竟是荒冢的话，那么圣保罗又是什么呢？”

“圣保罗，安托尼叶塔夫人，这是繁华之地，它工业发达，交通发达，建筑雄伟……多有气派。您怎么能把阿格列斯捷与圣保罗相提并论呢！”

“我没有相比，莫杰斯托先生。对那些想挣钱的人们说来，圣保罗是个乐园……但是当有人对干活和挣钱腻味时，为了生活，为了休息，最后为了寻求安宁……”

“哪会有对干活和挣钱腻味的人呢？请告诉我，安托尼叶塔夫人。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人。”

“有的，莫杰斯托先生。”季叶塔回想起妓院的前任老板若尔热特夫人，她就是在其行业极盛之际远去法国的。

“这话我不信，请原谅。”他换了个话题。“我听说，您为了使水力发电站给我们提供照明用电打电报到圣保罗请求干预。”

“我给先夫的两位对我十分尊重的友人发了电报。也许，会有结果的。”

“感谢天主。有人说，他们当中一人是阿捷马尔博士，是真的吗？”

“是的，我跟他相处得很好。最近几次选举中我都保证给他提供相当数量的选票。菲立普却没有投他的票，这是成为知名人物的圣保罗人的乖僻花样。但是他们能够和睦相处，而阿捷马尔博士对我总是关怀备至。”

“对我来说，”皮革厂老板说出自己的意见，“他是个大人物。是骗子，但懂行。假如大家都象他那样能干，我们可就能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竞争者。您认为如何，安托尼叶塔夫人？”

“政治方面我不内行，莫杰斯托先生。我只能说：有知心朋友，这是件大事，幸好，我有不少这样的朋友……”

“如果您，夫人，能给阿格列斯捷带来照明的电源，人们会把您的画像与主教堂里台座上的圣安娜圣母像并列。”

这个想法使安托尼叶塔觉得如此古怪，以至于她不由哈哈大笑。

有人劝祖尔米拉夫人把房子卖掉并把所得款项置放到圣安娜圣母台上以保证自己死后在天堂的一席之地。谁知道呢，也许，同样一位尊神的声音又提示她向圣保罗的富孀索取高于莫杰斯托·皮列斯要价一倍的价格？

假如安托尼叶塔不知就底，也许她也不会反对这种加了倍的售价——宽敞而凉爽的房子而又处在拥有树木和花园的地段当中，她不会计较其价格的昂贵。但是她不能容忍敲

诈，深知金钱的价值。她慷慨但不乱花。在这一方面，佩尔佩图阿想打季叶塔的算盘，则会大失所望。季叶塔对当年的艰难岁月、贫困凄凉记忆犹新。她的财产来之不易，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灵活、适度和狡黠，因此她并非在有意挥霍自己的积蓄。菲立普死后财源中断了。她仅同意莫杰斯托·皮列斯提出的价格而拒绝了祖尔米拉夫人的索价。暂时还没有回音。

季叶塔在这段全家团聚的甜蜜时光中，完全弄清亲人们由其或大或小的嫉妒心所牵制的不可公诸于众的利害关系；只有外甥们暂时还是纯净的。贪吝尚未使他们天性泯灭，她心痛的正是自己的亲人，而远非那些乞讨者。

她担心阿斯捷里奥住房所费不资，所以建议一旦购进祖尔米拉夫人的房子或其他人相似的、同样方便的房子后，父亲及托尼娅、阿斯捷里奥及埃莉莎便搬进去住。这主张是分别与上述有关亲人商定的。

“不，我的女儿，别硬要我这么办！”老头子用拐杖敲打着地板，把嚼烂的一团黑烟丝吐掉。“埃莉莎一心想的只是梳装打扮，她那收音机唧唧喳喳地整天响个不停。阿斯捷里奥没屁用，我不得不盯牢他，要不然他的手就会伸到你给我汇来的钱上。当然，假如你一定要这么办，那我就跟他们住在一起。但是可怜可怜自己的父亲，让他别操这份心吧。我也没多时了。”

季叶塔笑了起来，她有什么办法呢？老头子强壮、健康，是个霸王，却又装出一副孱弱、委屈的样子，只求不跟女儿、女婿住在一起。

“那么跟佩尔佩图阿住在一起，父亲？你同意吗？”

“天主救救我，我的女儿！那不如死。马上用刀插进我的胸口，千万别提出这个要求。”

“那你说怎么办？”

“我想跟你住在一起，女儿，你公正，跟我一样，而且我们性情也相投。”

阿斯捷里奥和埃莉莎的反应也同样坚决：

“一时我还有能力付房租，宁愿我们两人——埃莉莎和我住在原处。不是因为母亲托尼娅的缘故，而是因为岳父泽·埃斯捷维斯是个死硬派。我们与他搞不到一起，”阿斯捷里奥面带难色地表示歉意。

“父亲对你一个人客客气气，对我们总是挑刺。姊姊，假如我们和他住在一个房子里，后果如何，很难想象，其实，在阿格列斯捷我并不想要住自己的房子。我宁愿没有它更好。”

季叶塔向妹妹，可怜的埃莉莎，微微一笑，不问什么原因。

“假如这样，这件事就不再提了。”

从圣保罗来阿格列斯捷的路上季叶塔向列奥诺拉说过：

“我非常喜爱菲立普……”

甚至菲立普去世之后，季叶塔也没有把他的睡衣和家用便鞋从卧室里拿走，好象他随时随刻都会回来似的，就象通常那样（说不准什么时间）带着微笑和亲吻回来了。

“我们的爱情保持了几乎二十年。和他相识时，我还是个年轻的、不知忧愁的姑娘。”

“他爱你爱得发狂，好妈妈。”

“他在与我相处中寻求生活中没有得到的东西——欢乐

和休息。我不知道，该怎样确定我对他的情感。是爱情、友谊、感激或者是这些情感的总和。所以，我才走上这个旅途——他死去了，而我又成了孤独一人，象当初那样。这如同从两个线球中抽出来两个线头，把它们打成结，从而就把开端与结尾连结到一起。”

“结尾，好妈妈？这么年轻，这么漂亮，你有这么多的崇拜者。”

“我说的不是这个；当然，我身上的火焰并没有熄灭……难道它会在美妙的一天熄掉？难道就与死亡一起熄掉？说的不是这个。我想沉缅到往事当中，回想回想当年，我曾经是个什么样的人，弄清楚我成了个什么样的人，我要是能在阿格列斯捷生活的话，那就用不着迁居圣保罗。我想在‘卡塔琳娜贮水池’里舒舒服服地洗个澡，在曼格-瑟科沙丘之间的沙土上散散步。仅求如此而已。还有就是用纯净的空气灌满你的胸膛，医好你的贫血病。”

“好妈妈，你多么好！”

“多么好？我又好，又不好；我发狠时，谁也制不住我，我简直是个恶魔。”

“我亲眼见过，好妈妈。不过怒气一消，就只剩下善良了。”

“痛苦教会了我。有些人因遭受不幸而闭居起来，另一些人则向人们打开自己的心扉，我的心怀完全是敞开着的。这都只是因为我遇上了菲立普。假如没有他，可能，我因痛苦和仇恨，也就会把辛酸郁积在心灵之中。说实话，我自己也搞不清。有人说，我喜欢作威作福。”

“我想，你生下来就象现在这样，好妈妈。生来就是一个

守护自己羊群的牧羊女。”

季叶塔和外甥们一起嬉戏。佩托若是不待在酒吧间猎取他不应了解的种种玩乐时，这位爱好胡思乱想的嘻嘻哈哈的小骗子便寸步不离地跟紧来自圣保罗的姨妈及其漂亮的养女。

“这小家伙是我的磨头星。我处罚他，拿皮带狠抽他——毫无用处。他不肯念书，钻在酒吧间里鬼混，见识形形式式的下流勾当……摊上这个小鬼真倒霉！”佩尔佩图阿发现小儿子不在身旁，便埋怨说。

自得其乐的佩托来到走廊里，他脸上显得十分温顺，只是一双狡黠的眼睛却盯在来客微微闪露的乳房、光脚和赤裸裸的大腿上。他来这儿提醒两位下河游水的预约节目。佩尔佩图阿关照里卡尔多伴随姨妈。四个人便出发到“卡塔琳娜贮水池”去了。

“卡塔琳娜贮水池”是个美丽的河湾，这里河面开阔。河水洁净晶莹，岸畔遍地石砾和耸立的岩礁。从这儿看得见停泊船只的码头以及码头上的埃利耶泽尔的汽艇。峭壁之间有着幽静的角落。

安托尼叶塔和列奥诺拉脱掉连衣裙，只剩下些许遮体亵衣。她们挺直身卧倒在石块上。脸朝下地躺好，为着让脊背全都能晒晒太阳，解开了背带……里卡尔多跳进水中，向远处游去。佩托手持鱼竿厮守沐浴阳光的两位身旁，那双眼睛不知疲倦地乱望一气。夜晚月光之下还有一次游泳活动。等到月儿圆时，她们和阿斯卡尼奥将一起到这儿来的。这事已经谈定。

姨妈欣赏着里卡尔多。小伙子奋力挥臂前游，头部时而没入水中，他几乎一直游到对岸——年轻的小壮汉的身躯肌肉结实、晒得黝黑。姨妈爬起身，猛然扎进水中，稳扎地游到河中，向里卡尔多那边游去。佩托把钓竿一撂，邀约列奥诺拉：

"下水吗？"

里卡尔多潜没水中，在河水里得到解救。他常在早餐前游泳、踢球或钓鱼，然后漫步回家一头钻进书本中。

姨妈冲洗后坐到镜子前，敞开宽大的罩袍，动用起各种软管、磁罐、小瓶里的化装品。芬芳的香气弥漫全屋，使得专心致志、谦逊朴实的年轻外甥鼻孔里一阵阵发痒。他随时愿为姨妈和表姊效劳（"别忘掉，列奥诺拉是你表姊"，佩尔佩图阿常常如此提醒他），但他不象他的弟弟那样，不去窥视对方，不用邪恶的眼光盯牢她们。恰恰相反，每当她们偶然袒露酥胸，或在宽大罩袍的衣缝或是短裤里现出不宜见人的部位时，他总把眼光立即避开。

他埋头于书本中，以抽象之几何定律来拯救自己的灵魂。他想专心一意，不让自己魂不守舍，要不然，自己的双眼就会不由自主地扫向那边。那边屋里，姨妈敞着屋门，毫不忌惮地在梳理装扮。唉，可怕！假如他偷偷地乜上一眼，那就是犯下无可饶恕的罪孽。假如无意之间，碰巧看到了呢？不管他如何折腾，也难逃已经布下了的天罗地网。

渴念比窥视更糟。只好严以律己，收敛起一切邪念。可是，梦中呢？做梦时又怎么办？

一片漆黑。他躺在吊床上，听见，几乎是感觉到姨妈正

在梳晚装，她脱卸衣着。里卡尔多不想把门关紧，但是门开着也仅仅传来瓶瓶罐罐的音响，什么也看不到。他若把门关严，就可以无拘无束地遐想——脱下了宽服，剩下的亵衣又短又小！不断地祷告才能使他获救。

反正，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与邪恶欲魔作斗争均非易事，只有天主才能救助于他。早饭前做作业时，他尽量专心于数学和历史，与此同时，对面屋里姨妈正在梳晨装。定理、公式、葡萄牙航海家……全搅混了。神学校里的贡香使人昏昏，这里的香水味却使人眩晕。

“里卡尔多！”

“哎，姨妈！”

“你忙着吗？”

“做功课。假如您有事……”

“对，上这儿来。”

里卡尔多放下书本，走进房间。

“把这油膏涂到我肩膀上，再给我揉一揉。手伸过来。”她在外甥的手掌上挤上一些芬香油膏。“先把它抹匀，然后再用力搓。”

她掀开宽袍，露出肩胛，一手捂挡住胸口，自个儿显得有些拘泥，总算谢天谢地。她微俯下身，以便外甥顺手一些。里卡尔多羞涩地抹了油膏，揉着姨妈的肩头。

“行了，孩子，谢谢！”

她面带微笑，向对方致谢，转过身来时发觉外甥的双唇抖索着。

“干什么？做祷告？”

她笑着嗔怪起来，里卡尔多窘急得面孔紫胀，露出一副

可怜相。

“怎么？怕我？我不是魔鬼，不是。”

“嗯，姨妈。”

“给你姨妈揉揉肩头并不作孽。”

“我根本没有这想法。这只是祷告惯了，我双手不论做什么事时嘴里就祷告起来，”他扯了谎。

“那么吻我一下，做功课去。”

欢快的休息延续着，何等丰富多采的憩息啊！欢乐、幸福、无忧无虑的日月；散步、谈心，听着鸟儿鸣啭，躺在吊床上摇晃、安谧清闲。

列奥诺拉·坎塔列利听着凉台上鸟儿唧啾啼唤，不由提出一个问题：生活怎么会变得如此地奇妙？阿斯卡尼奥去镇公所时顺路前来致候。他说，镇上人对于季叶塔凭她在圣保罗的关系能否使电路架设到小镇，议论纷纷。有人相信此事必成，有人怀疑，而后者居多。对于荣誉团长坎塔列利遗孀的富裕和社会地位人们都深信不疑，但这还不足以使诸如象州长和上议员这样显赫的人物为其奔走。反正，这已成了议论和争辩的好题目，消磨时光的好办法，据列奥诺拉的见解，无限稽延的时光正就是幸福的时光。

阿斯卡尼奥向夫人、小姐致意并且讲述了有关照明用电的种种争论后，上班去了。列奥诺拉面庞粉红，头发密黄，笑声爽朗——她站在门坎上向他不断地挥手。

季叶塔和列奥诺拉常在一群欢天喜地的人们的相伴下乘着司令官那艘虽不灵活却安全可靠的汽艇、埃利耶泽尔的汽艇或是皮里卡的高速汽艇沿河漫游。周末，她们终于到曼格-瑟科去了，季叶塔和列奥诺拉将在拉乌拉夫人和司令

官达里奥府上作客。镇公所秘书也已从帕乌洛—阿方索之行的失望深渊中爬了出来，至少外表如此，他向姣丽的列奥诺拉·坎塔列利宣称：

"我已经想方设法为您在天国预订到辉耀夺目的月光。曼格-瑟科的圆月举世无双！"

"一定得要这样的月夜，否则，我就不答应。"

"包在我身上……"

"恋人之夜，"她想这么说，但又忍住了，一切都如此新奇，如此突然，昔日的梦想突然成了事实。为时未晚吗？阿斯卡尼奥也想说："预订好了给恋人们的月夜，"但是他哪有这种胆量？可怜的小公务员，他岂敢指望得到百万巨富的千金的垂青？休想。"不管怎么说，这是幸福、美好的时日。"列奥诺拉这么想，阿斯卡尼奥也这么想。

星期三，她们应邀去米卢夫人家里赴宴。卡尔莫津娜女士事先宣布了令人震惊的菜单——是足可以使讲究口味的南方来客感到称心的上好佳肴。精致美味的食品中大部分列奥诺拉还从未听说过。

应邀赴宴的来客不少：除主客外另有佩尔佩图阿、埃莉莎及阿斯捷里奥、巴尔鲍扎、阿斯卡尼奥以及所有的台球桌伴们。只是司令官和拉乌拉夫人滞留在曼格-瑟科未到。

佳肴一盘接一盘，啤酒四溢，一片说笑声。饭后列奥诺拉和阿斯卡尼奥走上凉台，他俩想单独呆在一块儿。卡尔莫津娜女士深表赞许，她热切期望这两口子情投意合、恩爱难分以及早成连理——这将是阿格列斯捷少有的良宵佳节。

卡尔莫津娜女士和米卢夫人坐到季叶塔和诗人的旁边：

"从来没有见过象阿斯卡尼奥这样用情专一的人。"卡尔

莫津娜女士别无它话。"季叶塔，你想列奥诺拉会不会对他同样钟情呢？"

"不知道……她受过许多折磨，我不已经跟你说过，卡尔莫。她有过一个未婚夫，米卢夫人，但是他只是贪图她的陪夜而已。这伤了她的心，给她的心灵上留下重创。"

巴尔鲍扎深信爱情的威力：

"人们之不会轻易死亡是由于爱情的力量，爱情使人类源远流长。"

米卢夫人换了个话题：

"啦，房子的事怎么样啦，季叶塔？你找到了另外的合意的一幢啦！"

大家全知道，由于圣保罗富孀的来临，房地产的价格看涨了。

"真不讲道理！就象我是个道地的圣保罗人，而不是出生在此地，长在此地……不过，只要祖尔米拉夫人肯让步，我可以买下她的房子，它合我的意。我看过的房子中没有比她的更中意的了。"

星期六凌晨，季叶塔、列奥诺拉和佩托乘司令官达里奥开来迎接他们的汽艇到曼格-瑟科去，达里奥把尚在睡乡的拉乌拉夫人留在"欢乐居"里；等她醒来，可以准备接待来宾。早餐将有刚出水的鲜鱼做的椒鱼汤。

其他来客星期天才到，因为在阿格列斯捷，星期六特别闹忙。里卡尔多得做弥撒，阿斯捷里奥得守住柜台，埃莉莎要忙家务，阿斯卡尼奥在镇公所得接待来自远处的上访客人直到夜晚。卡尔莫津娜女士还得等候"马里涅季"，收发报刊、

信件，还得给一些不识字的庄稼汉们读信并加以解说。对农村住户来说，星期六——这是购买物品，向镇公所提出申诉、要求，寄发远在南方的亲人信件的日子。

在"欢乐居"，司令官把他亲自画的莫杰斯托·皮列斯所有的地段的草图摊在桌上。

"这是我们的地段——'欢乐居'。您，季叶塔，我建议买这一块，它毗邻我们这边的地段，面对椰子林。这地方最漂亮，也最能避开风沙。假如您想去的话，我们不妨去看看。"

"一定去，我是为了这事才来的。"

"可以就在那里谈妥，莫杰斯托和阿伊达夫人现在正在岸边别墅里。顺便说一句，他还托我邀请您赏光到他家去尝尝早餐前的开胃酒。他家就在那里，靠近渔村。"

季叶塔的脸庞感受到扑面的气味独特的海风。海风夹带着浅滩那边的细沙，沙粒撒落到她的发丝上。阳光灼人。

"多美啊！"列奥诺拉望见她眼前的无边无垠的沙滩，扬声说道。

季叶塔用被阳光耀花的双眼寻觅列奥诺拉，瞥见她正站在沙丘的峰巅上，象是海面上迎风挺立、沙浪扑身的牧羊女……

列奥诺拉跑下来，走近她身边，激动得哽咽道：

"好妈妈，我永远留在这儿。我不想回圣保罗去。"

海风把无知的言词带走了，季叶塔没有答腔。

"永远！"列奥诺拉又说了一句。

最好沉没在这儿，沉没在巨浪当中，沉没在汹涌澎湃的海洋里。

被景色迷住了的列奥诺拉，从难忘的种种往事中突然解脱出来，犹如再生，那把自己的亮光倾洒在沙丘与海洋上的圆月所施的魔法又诱惑着她，果然，她浮想联翩了。她想在这怡然自得的安谧中逗留在沙丘顶上，躺在细沙砾上。但当司令官提醒与阿伊达夫人和莫杰斯托·皮列斯约见的事时，列奥诺拉不想贸然失礼，只得和季叶塔一起回到"欢乐居"来。

安托尼叶塔在这里就象她一贯的那样，雷厉风行，精力充沛地就有关置办地产的最后细节进行洽谈。

"您可以在您认为适宜的时期分期付清价款。"

"我用现款付清，莫杰斯托先生。"

"看起来，您对这种买卖还不精通，安托尼叶塔夫人：通货膨涨时期，分期付款要讨巧得多。"

"我不喜欢欠债，就是这话，但是别以为我傻到如此地步。既然我付的是现款，地价就得打折扣。"

莫杰斯托·皮列斯笑了：

"打折扣？行。百分之五，同意吗？并非因为您付现款，而是为了很愿意作为您的邻居。"

列奥诺拉勉强可以听见双方的谈话。如有可能，她也想在曼格-瑟科买块地。但是她不是为了养老，而是想在这儿生活，而且现在就住下。

为了不冒昧，她先得向好妈妈讲明白并向她讨教，况且，季叶塔担心把事情搞糟，有可能决定提前返回圣保罗。列奥诺拉只想有几天的时光——每个人都知道死神正在等候着他，但是这会妨碍人们及时行乐吗？她也应该有得到初吻的权利……但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河那边传来了摩托艇的隆隆声，是谁来了？她谛听着喧响，音响由于快艇迎着海浪向浅滩靠拢变得更为强烈，甚至发出怪声。列奥诺拉很快听见脚步声，她耸身跳起。阿斯卡尼奥来了。他披着一身月光走来。姑娘一阵风似地奔迎过去。

昏暗的夜色中他们手拉着手，他们的唇边漾起了笑意，他们的眼睛在闪耀发亮。

“我乘了皮里卡的小汽艇来的。把我送来之后他就立即回去了。”小汽艇的喧声又起，迎面袭来的海浪扑击着小艇。

“等不及了，挨不到明天大早，啊，阿斯卡尼奥先生？好极；想念中的人儿是不该迟到的，”司令官向他问候。

年轻人力图辩白：

“我喜欢夜游，这比早晨摸黑起身好。”

他一时失去主意：是加入谈话还是和列奥诺拉走开？阿伊达夫人替他说话了：

“您为什么不和列奥诺拉一道去散散步，不去欣赏欣赏山岗上的月光！这是多么……”她想说“浪漫”，但是忍住了。“多美……”

这建议被欣然接受，姑娘扎起了头巾。

“谢谢您们的许可……”

倩影隐没在椰树丛中。拉乌拉夫人叹息一声：

“再没有比青春年华可贵的了。遗憾的是我和达里奥的浪漫故事不是在这儿，不是在曼格-瑟科开始的。我们到这里时，是结婚已经十年的夫妇了。”

“这儿我们度过第二个蜜月……”司令官回忆着。

“这姑娘挺有礼貌……一眼就看得出——上等人家的闺女，”阿伊达夫人夸赞说。

季叶塔以若有所思的眼光送走了一对身影，接过了话题：

“列奥诺拉是个叫人惊讶的孩子。她在生活中受过葬送健康的残酷的摧残，现在她又复原了。她有过一个未婚夫，是个骗子手，算计的只是她的陪奁。幸亏我赶紧出来干预。不过，可怜的姑娘苦头已经吃足了，她受了重创，不睡，不吃，甚至得了贫血病。所以我才把她带在身边，让她到阿格列斯捷洁净的空气中来长长结实。”

“您做得对，她在这里会很快健壮起来的。假如需要恢复人的活力的话，再没有比羊奶更好的东西了，”莫杰斯托·皮列斯表示同意。

他俩坐在沙丘的顶巅上，他们面前是大海。

“谢谢，”列奥诺拉说。

“谢什么？”

“谢谢您的月光。不是您预订到的吗？”

“啊！”他满面笑容。“喜欢吗？”

“还谢谢您的到来。”

阿斯卡尼奥胸中突突地燃烧起来，年轻人张口结舌了。渔村里节日的欢声被传到沙丘上来的拍击浪的音响淹没。不论扯开什么话题，只要能打破缄默无声的局面，都行。

“这是欢庆渔行头头若纳斯的生日。这人只有一只手，左手被鲨鱼咬掉了。”

“这儿有鲨鱼？”

“大海里多哩。有时也游到岸边上。鲨鱼凶残、贪食得很。人一不小心就会送命。”

这不是议论死亡的时机——也许，拘谨、胆怯又攫住了

年轻人的身心。两人全默然无语，偶尔交换一下短促的一瞥；不管怎么说吧，他们觉得十分欢悦！月亮象是专来供应他们似的。清辉是为了恋人的谈情说爱。阿斯卡尼奥正打算说出这话。他琢磨着词句。已到嘴边的词句又消失了，终于他说道：

“那边就是非洲。”

“非洲？”

他用手指着远处。

“在大海那边。”

“噢，对！非洲，知道的。”她不愿谈话就此中止。“今天工作忙吗？”

当然，他们对于地理，对于公务此时全无兴致。但是那种阿格列斯捷风行的谈情表爱的火辣辣的语言的灵感又从何而来呢？

今天的公务也就是每个星期六的例行公事：要求修整路面，疏浚水流，发放赈济，建造“马塔·布尔罗斯”小桥等等。列奥诺拉难以想象，阿格列斯捷的公共设施为何如此短缺。其实，这里一度也是公认的富裕城镇。那时阿斯卡尼奥的祖父在当镇长。

“我听说，您要成为新任镇长？”

“我也正指望如此。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谁也不肯干。但是我肯。哪怕您把我看成一个幻想家，我也要向您承认说：我相信，说确切一点，我深信，这儿会根本改观，阿格列斯捷将要恢复当年的盛况。我不能眼看着家乡处在停滞的僵化状态中。”

“信念、幻想都好。您确实挚爱自己的家乡！”

“对，是这样。我要叫它从沉睡中醒过来，我唤醒它。”他换了一口气，感到自我安慰，信心十足。“生活也十分有趣。一个月前，我什么都不信，失去一切希望，写信给报社，到上级交涉，但是对于能否取得些微成果也毫无信心。现在我觉得一切都能如愿。从那……之后……”

“从什么之后？”

“从您到来之后。一切全变了样，一切豁然敞亮起来。连我也变成欢天喜地起来了。”

“这是因为好妈妈——不论她到了哪里，她都能驱散那里的忧愁。她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也因为她。对我说来……”

列奥诺拉等着，心弦绷紧了。风儿吹送来阵阵谈笑声、手风琴声。阿斯卡尼奥从诉说怨艾开头：

“我曾经一度变成了个活死人，失去了任何生活乐趣。假如您允许，我全告诉您。那女人叫阿斯特鲁德……”

列奥诺拉站起身。面向大海。眼光射向远方，射向浮云遮月的辽阔海天。阿斯卡尼奥也站起来，他想对她说：您是世上最美丽、最温柔、最纯洁的一个女人，而且如此富有。而他自己？散塔纳多-阿格列斯捷镇公所的穷秘书。唉，她为什么要如此富裕？

但是阿斯卡尼奥不敢直率地议论贫富。列奥诺拉正抖索着身子，热泪盈眶地凝视着他，用手掩住他的脸，把微微张开的双唇贴过来了。然后，她从沙丘上跑下来，唇边还残留着第一次真正的亲吻的滋味。月亮和星星盯视着她这个既幸福而又命途多蹇的人儿。

阿斯卡尼奥没有想到追随她。他呆然不动地站在原地，

但是引线既已触动，那爆破势在必然。他将在一个美妙的日子里，走近她身边对她说："我没有家产可供阔绰的生活，但我一定能挣到足够的钱，我一定会来找你。"月亮落在大海那边，落近非洲的海岸上。

曼格-瑟科的海滨浴场喧腾起来。星期天在卡尔莫津娜女士率领下来了一大群朋友。卡尔莫津娜穿上令人惊异的雪青色的游泳衣。连佩尔佩图阿也佯作欢颜，加入了这一伙，但她还是全身黑衣——她坚持着为亲人服丧。

里卡尔多怎么搞的？被大家不断地围拢着、拥抱着、亲吻着的季叶塔起初没有发现少了这位外甥。但是当纷乱平息后，她问：

"啊，里卡尔多，在哪儿？"

"他来不了，"佩尔佩图阿懊恼万分地回答说。"马里安诺神父到罗西尼亚去主持婚礼和洗礼——神父每年要上那儿两次，六月和十二月——，每回都带上里卡尔多。"

季叶塔没有吱声，没有对这个消息发表评论，但是佩尔佩图阿从她脸上看出黯然失望的神情，心里不禁一乐：阔气的胞妹为外甥的缺席感觉遗憾，也就是说，她已经疼爱上孩子们了。这好极了。

尽可能让两个小家伙常呆在这位姨妈身边。佩尔佩图阿但愿妹妹把他们作为自己唯一的后嗣，假如需要，最好不过把他们立为继子。

时机紧迫，需要及时向天主求援，让天主感召安托尼叶塔，使其做出唯一正确的决定。真的，季叶塔在阿格列斯捷逗留多久还没有定准，但也许不会超过一两个月：她自己有

不少事等着她办，眼下已经过去了十天。佩尔佩图阿以其狡黠与耐心渐渐地从她妹妹那里套问出她的产业状况。她知道，季叶塔有四所公寓和市中心一幢大楼底层的一层屋面。这五处房产她以极为昂贵的租金租赁出去了。

佩尔佩图阿还没有得知安托尼叶塔亲自掌管的事业的确讯。这当然不是工业，工厂企业是由荣誉团长的儿子们经营，安托尼叶塔不过算个股东，并非经理人员。也许，她掌管着一片商店，比如说吧，一家时装商店，因为她有女职员。佩尔佩图阿偷听到季叶塔和列奥诺拉的谈话，她们谈到姑娘们的活计。这家荣誉团长馈赠的商号是妹妹私有的固定产业。

佩尔佩图阿在旁敲侧击地、零零星星地蒐集资料。安托尼叶塔和列奥诺拉言语不多。可能，故意这么做的，免得亲人们觊觎。只有一点毋庸置疑：季叶塔的财富十分殷实。她掌管的行当规模巨大，品目繁多，收益必然可观。

有一次安托尼叶塔从一直紧锁着的旅行包里取出一个小箱子，偏开身子，把小箱子放在膝头上打开。佩尔佩图阿故意装成不在意的样子站在一边，捎眼看到箱里的东西——摆得满满的一叠叠巨额票面的钞票。

"至高无上的天主啊！"她高声惊唤。

季叶塔解释说，随身带来的这些现款，不只是生活费用，而且还得支付曼格-瑟科购买地产的价款，除此之外，还要支付购房的定金。

"这镇上不是没有银行吗？再说我不高兴欠人家的债。"

"但是，你这里是好大一笔财产啊。把这么多钱搁在箱子里你真没魂了！"

"这事只有列奥诺拉一人知道，现在加上你一个。别多

嘴，就完了。”

“我怎么会多嘴！老天在上……”她把手捂住嘴。“不过我从此不能睡安稳觉了。”

安托尼叶塔笑了笑。

“我把地产和房子买下后，现款就会少掉的。”

确实，这才叫做家私！我们大家反正总有死的一天，不是么？最好设法使安托尼叶塔的那部分现款和产业别落在死去的荣誉团长的儿子们手中，也别落进这个沉默寡言的列奥诺拉的手里。季叶塔对她过于宠爱了，老是关心她，尽喂她，每天大早逼她喝羊奶。

但妹妹也挺喜欢外甥，对他们很亲昵，遇上他们，总十分高兴。但是这还不够，她对待他们得象亲生儿女一样，最好就让他们过继给她当儿子。假如可能，两个全去，如若不行，至少有一个，成为法定继承人。

安托尼叶塔如果想把他们当中的一个带上圣保罗，佩尔佩图阿决不会反对，最好她选中佩托。这小鬼无可救药，还是不肯上学，成天在阿格列斯捷街上蹦跶，虽然揍过几次，在酒吧间和电影院里闲逛，看来，很快地，就要到比这更坏的地方去了。可是，假如她选中了里卡尔多呢，要他住在圣保罗作她的助手，那也随便。等到那时，不管佩托愿意还是不愿意，就得去填补他哥哥在神学校的名额——两个孩子当中总得有一个应归天主所有，她曾经许下这样的心愿。

最好不过的是安托尼叶塔让两个外甥全承继过去，而后把里卡尔多送到培养大教堂神甫和主教的圣保罗神学校去深造。

佩尔佩图阿在炎热的阳光下，迎着海风，脑袋里盘算着

各种计划和心愿，她闭上双眼，迷糊着想入非非。

埃莉莎不会游泳。在孩提和少年时代她就被禁止下河或去海边游水。泽·埃斯捷维斯潦倒之后，变得过分严厉和粗暴。他不让埃莉莎步季叶塔的后尘，他把小女儿拴紧腰带上，他的拐杖不分青红皂白地常常落到小女儿的背上和双腿上以示惩戒。"卡塔琳娜贮水池"、曼格-瑟科海滨浴场——这些地方休想涉足。

父亲警告过她，不准跟任何年轻男人接近，只有等到适宜的配偶，准备订婚和结婚的对象出现时，才开禁。"不然的话我把你送到修道院，"他吓唬小女儿。毫无作用的吓唬，这儿哪有什么修道院？独生子阿斯捷里奥是个规规矩矩的年轻人，继承了从小就在里面干活的一间店铺。这正是个相宜的配偶，泽·埃斯捷维斯表示同意。漂亮的未婚妻埃莉莎一心想得到自由，十六岁就出嫁了。心机枉费，她只不过换了一个看管她的主人。

埃莉莎泛起醋意来了。并非因为妹妹和姑娘能引起阿斯捷里奥的兴致。不，她忌妒的是，列奥诺拉在向阿斯卡尼奥卖弄风情，他们俩亲亲热热，形影不离。不久前才守寡的安托尼叶塔根本没有必要为了夺走谁的丈夫回归阿格列斯捷。假如她作此想法，满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尽管她已经四十四岁——看上去却根本不象，——只要她一上街，简直是个活鲜鲜的、快乐的风流女人，男人们忙不迭地向她献殷勤。她的皮肤滑嫩，保养得特别仔细，身段儿也很美。她定准做过整形手术，这是埃莉莎与卡尔莫津娜女士一致的结论。她们两人都知道女演员们和上流社会贵夫人们的风尚，早就听说过

皮坦加大夫的奇迹般的技艺，他给许多女人，有巴西的也有外国的，动过手术。当然，季叶塔确实在著名医院里作过美容手术，除去了皱纹和皮肤的松弛——只要看看她那胸脯就知道。这是健美柔软、富有弹性的胸脯，比埃莉莎弹性更足的胸脯。

埃莉莎的醋意属于另一种性质。她妒忌季叶塔和列奥诺拉显然耀目的财富、都市的风度，她们在那都市的生活中不受偏见的拘束和制约；自己只不过是个来自谢尔坦诺地区、命中注定凄凉度日的平民百姓。

是的，她对列奥诺拉以及对季叶塔给列奥诺拉的抚爱也有妒忌之意。季叶塔宠爱她，温柔地唤她诺拉，好女儿，给她以慈母般的关怀。埃莉莎也渴求同样的、相似的慈爱的关切，希冀自己也是个娇惯女儿，就象这位来自都市的养女一样。安托尼叶塔有时对妹妹也挺温存，用手抚摸着她的头，吻她，赞赏她的美貌:“你非常、非常漂亮。”温柔地把她叫做女儿，莉莎①——一切都象她所期待的那样。但有时姊姊却神思恍惚地望着她，好象在估量这妹妹对自己的胞姊究竟有多少依恋。埃莉莎不能理解季叶塔疑虑的原因。也许，这是列奥诺拉在搞花样——怎么知道呢？是由于争宠，担心失去她在称之为好妈妈身边的特权地位吗？

有一次，埃莉莎与季叶塔单独在一起，她也叫季叶塔好妈妈。姊姊有些诧异地看了她一眼，正色地说：

“我更喜欢你唤我季叶塔。”

话音与目光引得埃莉莎一阵寒颤：

“请原谅。我只是想让你高兴，想对你为我所做的一切表

① 埃莉莎的昵称。

示感激。”

季叶塔心软下来了。她抚摸着妹妹乌黑的头发，但是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意见：

“我不生气。不过我更喜欢你叫我季叶塔。在阿格列斯捷大家都这么叫我，我喜欢这样。好妈妈，这是在圣保罗的叫法，诺拉和别的姑娘们是这样叫我的。”

“荣誉团长的女儿们？”

“女儿们，还有侄女儿什么的——偌大的一个家族。”

埃莉莎就想归属于这个家族，成为荣誉团长、富裕的工业家、显赫人物的后裔，做一个文明高雅的人儿。她想脱离阿格列斯捷庸碌平凡的泥淖，甩掉自己无所作为而又贪得无厌的习气，忘掉疲惫不堪的处境。她幻想圣保罗的灯火辉煌、富丽堂皇、娱乐游玩和猎奇冒险。在阿格列斯捷，她看不到前景，失去未来，她只能日复一日地混日子，凋落而亡。

她穿着贴紧她标致身躯的列奥诺拉的游泳衣——她自己的那件已经旧了，不时兴了，披着一头垂肩的黑发，从水中走出来，坐到沙滩上。这时她看到打起瞌睡的佩尔佩图阿。她知道，大姊有个狡猾的计划——卡尔莫津娜女士就是这么看的，什么东西也瞒不过她。佩尔佩图阿渴望把两个孩子都扔给季叶塔，把他们送往圣保罗，让季叶塔把他们在那里收为继子，做自己的产业继承人。多阴险毒辣的计划，卡尔莫津娜女士一猜就中。

埃莉莎的希冀并没有过分地有悖常情，她要季叶塔不是写在纸头上，而是深藏在内心里把她当成女儿。埃莉莎并无争当遗产继承人的奢念。她并无过高要求，只求姊姊同情她和糊涂虫阿斯捷里奥的苦命，她也就心满意足了。季叶塔只要

把她们带上圣保罗，把糊涂虫阿斯捷里奥安排进她掌管的一个企业中干活，那么，她，季叶塔最亲近的、就象女儿一样的、与列奥诺拉不相上下的妹妹就将守在姊姊身旁。埃莉莎已经说过，她不想在阿格列斯捷有自己的房子。当然罗，假如，姊姊能在圣保罗给她提供什么东西，那是另外一回事。圣保罗的生活情趣盎然，充满对她来说全是新奇的感受与考验。在那里可以找到她的美貌的鉴赏者，可以有地方，也有对象来显一显自己的身手。到了圣保罗，什么奇迹都会有。

列奥诺拉是在经历了十九个岁月，来到"议员避难所"密窟并受到安图阿涅特夫人的赏识之后，才找到定居的安宁的生活、人间的温暖、真正的爱宠。饥饿、痛苦、绝望的漫长的生活之路把她引领到了这里。

她童年时，瘦弱的母亲维钦莎和矮壮的父亲维托里奥·坎塔列利如果不是互相打架——而且不总是维托里奥占上风——，那么就是常常不问缘由地打列奥诺拉的耳光。这对夫妇共有五个孩子——四个男孩和小女儿列奥诺拉。孩子们一个接着一个地离开家，外出谋生，有的进了工厂，有的堕落地、蝇营狗苟地生活。朱泽普佩则年轻夭折，他喝酒回家途中落到卡车轮盘底下。这是唯一的一个能同情妹妹的兄长，他抚爱她，有时还给她带来水果糖。当她年满十三岁时，她多想离开这家，逃脱自己必不可免的命运——干苦活。大家都认为她是个漂亮小姑娘，也常夸赞她的容貌。当然这不是恭维，不是为了支持她，使她相信未来的美好，相反地，是为了可怜她，向她预报着威胁着她的危险。

"她还不知道，她长得这么漂亮，等待着她的将是什

么。"①

"漂亮而又贫穷结果更糟。"

他们说得对。小伙子和汉子们老在盯她的梢。当她还是个少女时，还没有最成熟时，就有人要在野草蔓生的足球场里强奸她。她对此只得逆来顺受。反正迟早一天总要遭罪，有什么可哭的呢！她由于考虑不周，把这一切报告了父母，结果立即挨了维钦莎和维托里奥一顿揍，他们认为她举止放荡，为什么在街上卖弄自己。

她上学了，学会读书和写字，但只是为着得到一顿学校供应的免费早餐，她总是急急忙忙咽下点心，因为在家里她总是没吃饱。拉法埃尔先生——"埃特纳"小酒馆老板，有着个怀孕九个月的妻子，他给列奥诺拉一块糕饼和有了馊味的肉块，趁她狼吞虎咽的当儿，一把抱住她。这样列奥诺拉由于无法克制的饥饿，也由于美貌，很早就开始不断付出代价。

她丰满的胸脯圆鼓起来。她的容貌也愈加焕发了，尽管身穿简朴的学生装她也十分引人注目。列奥诺拉的身姿对男人具有极大的诱惑。十五岁时她又遭了灾难。邻居们说，这么一个艳丽的、无人照看的、成熟了的姑娘准会遇到这事儿。一部汽车里坐着四个人：一个老一些的是个大胡子，三个年轻的，他们用手枪威逼住她。他们当中最粗鲁下流的一个，看上去岁数也不过象她这么大，用小折刀刺戳着她。大胡子坐在驾驶盘后面，这三个青年把她从汽车里拖出来，推到暗地里，过路人瞅见，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谁也不来救助她。谁会发了疯去和手持凶器的败类、嗜毒犯干仗！流氓们把她拖走，奸污

---

① 此处原为意大利语。

了她，毒打了她，把她身上除了学生装之外唯一的一件衣服也撕碎了。她去向警察局告发——侦探们把这只当做笑料，其中一个还约她幽会；报纸对于这案件仅报导了两行字——未造成严重后果的普通风化案件。假如她被打死，报上的新闻也许会引起一些轰动。强奸、斗殴——小事一桩。假如在此之前有人曾打算娶她为妻，那么现在就断了想头。她唯一的一条出路——离开，跟随愿意领她去的任何一个人到任何地方去。

她和一个叫做皮波的男人同居了，这是她自愿献身的第一个男人。她觉得皮波是世上最好的人。他蓬头散发，长发披到肩上。他十九岁时体育报刊已经提及他的名字，他有一副足球明星的外形。在一次男子足球赛中球队缺少一个左锋，便把他从少年队中挑选出来，他大显身手，成为一个脚头很准的射门手。这是皮波成功的开端，对列奥诺拉说来则是他们浪漫史的结束。

真的，他还有下列建议：如果她愿意，他们不妨偶尔相聚。如果他不练球，不参加比赛，他就会到他家所在的那个街区去，那里他住在一所与列奥诺拉家同样简陋的房子里。这种相爱的方式——露水夫妻——她不干。她是个向往真挚情趣的姑娘，她期待着抚爱、温情、纯正的爱恋——一种处于错综复杂的关系中的荒谬愿望。

她遇见了一度是他们邻居的娜塔莎时，她哭了。娜塔莎是回家探望父母的。列奥诺拉向她诉说了自己与皮波相爱和分手的经过；至于列奥诺拉多次遭难的事，后者是知道的。皮波给列奥诺拉带来的是深刻的真正的创伤，现在他有了名气，常常偕同自己的崇拜者们乘着自己的小汽车到处兜风。正如体育专栏中所指出的那样，成绩冲昏了小伙子的头脑

——假如他继续这么生活，他的路走不了多远。穿戴考究、香气四溢的娜塔莎向列奥诺拉揭开自己职业的秘密。她没有自吹赚了多少钱，但是，她说，生活可以过得不错，假如不受那些叉杆和面首勒索纠缠的话。用娜塔莎的话说，当妓女总比在工厂里苦干八小时或在富裕人家当下人为好。列奥诺拉面临着抉择——进厂还是沦落到令人生疑、名声难听的后街去？

两年中她浪迹风尘，送往迎来，也住过廉价客栈，甚至待过没有窗户只用轻便挡板隔开的房舍，她被拘留过，进入感化收容所，疯狂地迷恋过西特·拉波泽伊拉。

娜塔莎又变动了她的生活途径。有一天夜晚她们偶然在街上相遇。列奥诺拉在招揽过夜客，娜塔莎却阔绰富态，衣着华丽。

"现在我在密窟里落了脚。圣保罗最出色、最昂贵的一家——'议员避难所'，听说过吗？"

她凑到近处看了看列奥诺拉。列奥诺拉的美貌不仅不减当年，而且变得更加佼丽，这是一种朴素无华的、洁净的、半透明的美貌——大大的眼睛、蜜黄色的浓发、爽朗的面容。她整个人就是温顺质朴的化身。

"怎么说呢，可能安图阿涅特夫人会收留你的。你看上去象个良家闺女。假如愿意，我来给你介绍。"

安图阿涅特夫人双手摆在圆椅的靠手上，用探察的目光打量着新来的人儿：

"你来干什么？"

娜塔莎抢在女友的前头说：

"列奥诺拉……"

"我问她，不是问你，小山羊。"

“我想在这里工作，假如，您，夫人，要我的话。”

“为什么？”

“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

“你结过婚？又离掉了？”

“没有结过婚。不过，我跟一个男朋友同居过几个月。”

“为什么抛掉他？”

“是他抛开了我。”

“为什么去当妓女？”

“为了不去干苦活。”

“你还有什么男人吗？情人？叉杆、面首？”

“早已没有了。”

“有孩子吗？”

“没有，夫人。我在这方面还走运。”

“走运？怎么，你不喜欢孩子？”

“很喜欢。所以我才说，我是走运的。我教养孩子完全无能为力。让他冻饿，我又舍不得。”

“有过病吗？别撒谎。”

“您是说暗病？”

“是的。”

“我很当心，一直提防着。没病。”

“好。我可以试试你。你今晚就可以在这儿接客。”

几个月后，一个享有盛誉名叫洛乌尔杰斯·维卢多的黑皮肤女人，“避难所”常住的三个女人当中的一个，离开此处，参加了成就巨大并可能赴欧洲巡回演出的混血儿演出团。安图阿涅特夫人看上了列奥诺拉的质朴、恭顺，让她填补了空出来的位子。这事发生在两年之前。

季叶塔在从圣保罗到阿格列斯捷去的长时间旅程中，向列奥诺拉讲述的最后一件事是她与荣誉团长的邂逅始末。

“我认识菲立普的时候，他还没当上荣誉团长，而我也只是个来自阿格列斯捷的季叶塔，我在谢尔坦诺地区，在巴伊亚，在里约热内卢以及在圣保罗开头一段时间，全都是用的这个名字。菲立普正好那时从欧洲回来。

“菲立普·卡莫尔戈·多·阿马拉尔五十岁时，精明能干的才华才崭露出来，是一个他从事的各种行业中的出色的企业老板。他还表现出自己是一个人，是个公民，是圣保罗的爱国者。1932年革命① 期间他为了不破坏家族的传统辞谢了担任州长的聘任，他作为一个志愿兵走上前线，后被提升为上尉并任副官——卡莫尔戈·多·阿马拉尔家族成员不可能是普通一兵。他被调到革命司令部草拟宣言和告示，退伍时军衔是少校。他出生于获益丰厚的大型咖啡种植场主世家，家族史至少延续四百年之久——其先祖曾是征服巴西内地的一名勇将。

“他按照个人志愿成了一名工业家。他敛财有道，不久就当上股份公司的董事长、银行和银行团的首脑人物、大量股票的持有者。他一度厕身政界：1933年当过议员，从里斯本流亡回来后未曾参加竞选。他没有足够的耐性参加空洞无聊的议会辩论，熬受令人窒息的议程；至于他天赋的机灵，他宁可另找施展之处，不屑于竞选角逐。就这样，他成了巨富并积累起丰富经验。

① 指的是反对热图利奥·瓦加斯的联邦政府的运动。

“菲立普善于生活并且把这一套教会了我。我曾经是只东奔西跑的小山羊，跟他凑合起来，我成了‘夫人’。跟他在一起我懂得了钞票的价值，但更加领悟到，人应该做金钱的主人，而不做它的奴隶。

“对他来说聪明人——就是善于生活的人。不要让冗忙的事务把你全吞吃掉。音乐、绘画、图书、醇酒、佳肴、旅游、女人，他都爱。他熟悉五大洲，尤其是欧洲和美国，匿养着许多女人。‘她们的效劳我们可以用任何形式报答，但最好的办法是付钱，这是既便宜又稳当的办法。’他是个好家长。他和出生于富有的咖啡出口商古老家族的妻子和睦住在一起，疼爱儿子：一个在他身边管理企业当副经理，另一个毕业于美国一所大学并留校在科研实验室工作，娶了美国老婆。菲立普对于生活心满意足。

“筹办‘避难所’密窟的点子是他想出的。这还是在他结识我之前很久的事。最初取了个法国名称。

“说到底，主意还不是他出的。他和一些认真挑选过的具有同等的家业和相似要求的先生们合伙投资于一个颇可一试的行业。具体方案则是热情、可爱的若尔热特夫人拟定的。菲立普的一个儿子，正如刚才所说的那样，在美国读过书，另一个在英国牛津大学读过书。但是，他本人却更迷醉崇拜‘甜蜜的法国’①，习惯于巴黎及其美酒、乳酪，佳人。‘我对其他城市熟悉得愈多，我就愈加喜欢巴黎，’他说。若尔热特夫人给圣保罗带来了一些法国的诱人的色情和用当地上等货色掺和起来的带辣味的配料。她是个牵线的高手，搭桥的专家。

---

① 此处原为法语。

“筹办一所绝对保密的行乐窝巢的方案是斟酌再三后制定的，光临这个密窟的只能是地产和企业的巨头——土地、工厂、金融贸易、银行的主人——，头等政客、部长、议员，乃至十分著名之作家和艺术家——用他们来给这香巢争辉。经验丰富、精明强干的若尔热特夫人大显了身手。于是，密窟开张，取名‘爱巢’①。疲乏的、苦恼的先生们来到‘爱巢’②可以在年轻美貌的、香气袭人的、惯于谈情说爱的姑娘的怀抱中得到憩息。

“菲立普旅游回来，他对白种女人感到腻味，他热衷于黝黑的、金黄肤色的女人，象我这样的女人，——我的曾祖母是个黑人。从小就被太阳晒黑了的小山羊给他献上了香槟。

若尔热特夫人知道菲立普王子的口味——她称他为王子——给他留下可口的佳丽：来自阿格列斯捷的季叶塔，一个在谢尔坦诺地区的烈日下受过锻炼又有贫瘠村落下等妓馆经历的卷头发黑皮肤的姑娘，密窟里最异常的娇卉。

“他为什么喜欢我，我不知道。但是，此后他离不开我了。”

“哪有男人会不爱你，好妈妈？你不仅美，而且也许还有另外一些异常的特色，我想是有种炽烈的爱。”

“我是漂亮的，对的，也会撩逗男人。我能絮絮低语地说个没完，常常笑声不停，但是当我遇上一个称心的伴侣时，我就会觉得这人是世上独一无二的。”

是什么东西系牢菲立普而且使他目不他顾的呢？是姑娘谈叙的她的故乡小镇和谢尔坦诺地区的风情，是那宁静的生活、在石头上蹦跳的山羊、在河中游泳的童年往事？是种魅

① 此处原为法语。

② 此处原为法语。

力？是对生活的眷恋？他在和季叶塔厮伴中感到自己年轻了。若尔热特夫人时常大批更替经过精心挑选的姑娘。当菲立普王子再度挑上来自谢尔坦诺地区的小山羊，没过多久索性就包下她的终身时，若尔热特夫人感到惊讶。"她不用再营业了，我担负她的一切开销，把她包给我。"

菲立普假如不离开圣保罗，他便经常到季叶塔那里去——他对她的皮肤黝黑的肉体，对她那几乎永是纯洁的柔情，对她无碍于健康的轻轻的颠晃，已经上了瘾。他外出旅行时，就设想周到地使她什么都不欠缺，有足够的钱可花，让她惦念他，等待着他。

"你没有对他变过心，好妈妈？"

"变心？假如有人对他变过心，那只有他妻子奥莉维娅夫人了，但是我不希望她这么做。我不过是菲立普的情妇。他除去我重操旧业这件事以外从来不限制我行动。我在风月场中是很节制的，我一直尊重他，我们之间从来也不提及这些。"

"那么他还有别的女人吗？"

"这我不多管。他之所以能跟我相好到死，也许是因为我从不垂涎他的财产，他有多少钱——对我无所谓，我只是恋着他的一片真心。我没有缠着他索取什么东西，我只向他借过两回钱。一回是在我们相识的那天，——假如我当时没有足够的钱，就会失掉购置一件崭新的、诱人的阿根廷女皮大衣的机会。他送我的所有东西都是出于自愿。他参与筹建的公寓大楼里有一套房子，他送了给我。那天是个好日子，他带着大楼蓝图来了，把图纸朝床上一摊：

"'我正在盖这幢楼，在圣多斯港口，总共十九层。'

"'哈，你啊！真是座大楼！'

“‘这幢大楼里我留了一套住宅给你。这些寓所全都一个样式：一个厅堂带两个房间。每层四套。’

“‘你疯了？我怎么付得起房租？’

“‘谁说要房租？是送给你的礼物，要知道，我们相识，正好三年整。’”

他在头绪纷繁中还能清楚地记住这些年月日期。菲立普眷恋着季叶塔，但是后者更加眷恋他。她很少向他要求过什么东西，而他却给了她许多。床前是家用便鞋，枕下压着菲立普的睡衣。楼房越盖越高了，寓所越换越宽敞了。在最后盖成的一所大楼房里，她得到了价值高昂的低层整整一层屋面。

“若尔热特夫人在一个美妙的日子里叫我去商议。她想把自己经营的‘爱巢’①转让给我，因为她想回法国，她对我特别依重。”

若尔热特夫人想回国将息，早已把自己的存款转移到法国去了，在巴黎近郊买下一幢住房。她跟季叶塔商谈此事时，她已经预购了两个月后启程的船票。于是季叶塔向菲立普第二次告贷。

“咱们初遇那一天借的钱你不是还没有还给我嘛，”他笑着。“得了，你放心，我去跟若尔热特商定。‘爱巢’②——归你了。”

“我接办之后，十三年过去了。我把这密窟翻修重建了一下，添置了现代化设备，把我自己和菲立普合住的套房装饰一新——富丽堂皇。换了招牌，提了价。”

“你为什么换招牌，好妈妈？”

“‘爱巢’③这招牌，色情味道太重了。‘议员避难所’体

①②③　此三处原为法语。

面一些。我的顾客全是些议员。顺便我也换了自己的名字。这是照菲立普的意思做的。”

“价格高昂的特别高级的妓院该由法国女人经营，我亲爱的。‘安图阿涅特夫人’这称呼对你挺合适，”他说。

“我这种肤色的女人能起个法国夫人的名字吗？不成，我亲爱的。”

“象约瑟芬·拿破仑①那样，一位来自马提尼克岛的法国女郎。”

主顾成了挚友。风月场院声名大振。涉猎“议员避难所”成了比加入圣保罗门户森严的一个“跑马俱乐部”的马术团体更为荣耀的特权。一套十分舒适的房舍里：床前是菲立普的家用便鞋，枕下是睡衣。他老迈了，成了鳏夫，罗马教皇赉其以荣誉团长的荣称；他变得深居简出，只是视察视察为数众多的企业，沉迷于季叶塔亲昵的欢声笑语之中。

“对菲立普来说我的名字没改换，他一直都叫我来自阿格列斯捷的季叶塔。

“在其他人面前，我则是安图阿涅特夫人，共和国将军与混血女人婚后在安的列斯群岛所生的法国女人。娇艳出众使人倾倒，受过巴黎的教育，善于高雅的风情迎合最豪富的顾客的需要，感谢天主②。”在象列奥诺拉那样常住在“议员避难所”的两三个姑娘的心目中，她是个好妈妈，既严厉又慷慨、既吓人又可亲的好妈妈。

---

① 拿破仑的妻子，生于马提尼克岛。

② 此处原为法语。

消息传来时正是欢快佳日的热劲头上。早餐和餐后甜食用毕后，拉乌拉夫人、埃莉莎和列奥诺拉在啜着咖啡。季叶塔没有则声。列奥诺拉有点惴惴不安。她深知好妈妈脾气：当后者缄默时，就意味着她正为什么事而焦心，在思忖着什么事。是什么事呢？列奥诺拉不敢问——也不用问，最好是别打扰她。“假如我情绪不好，别碰我，别惹我发火，”她在“避难所”里这样宣布过。列奥诺拉于是一声不响地坐在旁边。

季叶塔发觉姑娘在场，便转过身去，抚摸着她的脸盘。列奥诺拉拿起她的手，温柔地吻着。冒失的小山羊，丧魂失魄，不顾一切地恋爱上了。只有她一个人才这么冒失？天下难找？！

哪会平空儿地要里卡尔多留在罗西尼亚的教堂里充当助手？没有的事。外甥只不过是在逃避她，他之所以跟神父走了，是为了不上曼格-瑟科来，为了那纯洁的——还能算纯洁的？伪善的！——眼睛不因看见姨妈穿着狭窄的游泳衣而更显得艳美的肉体因而受到沾污，蠢货！最近几天她上河里游泳，散步，都因这个年轻人的缺席而抑郁寡欢。外甥甚至在做功课的时间也改变了——当然，是为了逃避按摩的差使。季叶塔啊，季叶塔，老母驴，梦想着外甥，日日夜夜都把他看做一个长着双翅、体态动人的天使。她对年轻人一直不怎么感兴趣，更不用说十七岁的青年了，她更喜欢成年男人，譬如说，岁数比她大的男人。真想不到，她回到阿格列斯捷这里来，只是为了爱上这个毛孩子，来感受因思念他而背上发凉、因他不在场而情绪颓丧、心灵空虚的滋味。她完全成为一个忧郁的、气忿的、心绪不佳的单恋者了。这大出她的意料。是啊，他是她的外甥，而且是个神学校学生。列奥诺拉看见季叶塔如此的倦怠、无神，就站起来去迎接阿斯卡尼奥。

大家都感到有些困累了。这一上午真叫人够乏的：在海边激浪中游泳，在沙丘炎日下散步。但阿斯卡尼奥和列奥诺拉还是准备上海滩去，一旦炎热稍退，在约定当夕阳下山后返回阿格列斯捷之前，去沙滩一行。

远处突兀地传来了摩托声，善于判断海中和河中各种喧哗声的司令官宣称：

"这是皮里卡的快艇。"

皮里卡是来找阿斯卡尼奥的，他受阿尔图尔·德·菲格伊列多上校的委托带来了激动人心的新闻：帕乌洛-阿方索水电站的工程师们到阿格列斯捷来了，要和镇公所负责人洽谈。

大家精神陡振，全都想知道更多一些，要求了解各种细节，但皮里卡除了刚才讲的以外只补充说，当上校派他来时，情绪很好。

"你对阿斯卡尼奥说，水电站来人等着他，让他马上回来，一刻也别耽搁。"

菲德利奥说：

"既然要架设电路，我的赌打赢了。安托尼叶塔夫人万岁！"

椰子树下响起了这第一声"万岁"，然后别人也跟着喊起来了。这是阿格列斯捷取得种种胜利的序曲，这消息惊动了整个小镇。阿斯卡尼奥挺直胸膛走近季叶塔：

"安托尼叶塔夫人，请允许我先期代表阿格列斯捷居民向您致谢。"

季叶塔把手伸给阿斯卡尼奥让他帮她站起来：

"早着呢！不要高兴得太早！既然上校唤您去，您去吧，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您得知道眼下还没什么确讯。人们教会

了我不要为时过早地点燃焰火，这样才不会烧伤自己的手。假如果真是事实，那么您更该受到祝贺，要知道您是顽强地斗争过的。我没做什么，只不过要人家通通气而已。"

"意愿、姿态，假如不带来什么结果的话，都算不了什么，您不是这样说过的吗，"阿斯卡尼奥表示不同意。

"您搏斗过，您战胜了，并非只停留在意愿上。去弄清楚，那里是怎么回事，假如，这果真是事实，咱们一起来庆贺。"

"我们和全体居民，安托尼叶塔夫人。这将是阿格列斯捷最盛大的节日。"

快乐的人群精神振奋。人们不管季叶塔喜欢与否，都赶来拥抱她，吻她，向她致贺。巴尔鲍扎用手比划着说，他要写一部长诗，献给降临到阿格列斯捷的光明，献给从季叶塔双目中发射出来的光明，奥斯纳尔建议把她抬在手上游行。阿明塔斯答应菲德利奥只要消息得到证实就给他钱。司令官亲切地拥抱；莫杰斯托·皮列斯庄重地祝贺，这位女同乡的声望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从来也没想到，她的请求能凑效，电报，他说，他们甚至连看也不看一眼就丢进废纸篓里，他在与阿伊达夫人以及一些友人交谈时是这样论证的。佩尔佩图阿挺起胸膛：妹妹与首都的显贵的联系——这就是光宗耀祖，她的社会地位提高了全体亲属的威信。假如季叶塔不是那么敏感的话，那么她听到"显贵"这个字眼，她就会笑起来，可是，现在当佩尔佩图阿拥抱她时仅答以微微一笑。埃莉莎激动得眼泪都忍不住，她狂吻着姊姊。卡尔莫津娜女士和米卢夫人对此事之必成从不怀疑，她们计算着时间在守候消息。当工程师们来到了阿格列斯捷后，那些对此事必成持怀疑态度的人们还有什么话说呢？他们只得认输。

季叶塔本想和大家一起高兴，但是她渴望能给她亲吻的那个人儿还没有来到，他不愿来到，却宁愿陪着坐在驴子上，白痴！多荒谬的妒忌啊！她竞争的对手只有天主。那就让天主当心着吧，来自阿格列斯捷的季叶塔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按照卡尔莫津娜女士提出并得到一致赞同的建议，大家决定立即随阿斯卡尼奥动身回城，谁也不愿意在曼格-瑟科延宕到日落，大家都想亲眼看看工程师们。

全体，除了季叶塔一人，都准备回去。她宣布自己决定接受拉乌拉夫人和司令官的邀请，留在海边直到星期三，然后将跟莫杰斯托·皮列斯一起回阿格列斯捷去签字买地。

趁其他人准备动身上路时，季叶塔把佩尔佩图阿带到"欢乐居"并交给她一串钥匙：

"帮帮忙。把蓝色旅行包打开——瞧，这把钥匙，把我藏钱的那只小箱拿出来——你是见过它的，——用小钥匙打开箱子，取出……"她大声地报出个钱数。"我需要这笔款给莫杰斯托·皮列斯付地产定金和盖房子的动工开支。"

"你要盖房子？就盖吗？"

"就盖。把地段隔开，建造一幢房子，不要太大，司令官答应来帮我监造，曼格-瑟科应有尽有——材料、劳力，只要付钱就行。司令官担保，房子没多时就会盖好。我想回圣保罗前看到房子，那怕是外墙。我不在这里的时候，你和孩子们可以暂时使用它。埃莉莎也可以用。"她看着姊姊，放低声音说："佩尔佩图阿，我自己又没有子女，能为我的外甥们出些力我很高兴。"

"啊，好妹妹！你这些话叫我多高兴啊！"说话人泪水迷蒙的双眼闪着光，刺耳的声响颤动着。

“这事儿我们往后好好地谈谈。”

“派谁把款子和钥匙送来给你？”

“让司令官带回来，他现在用船把大家送回阿格列斯捷去。”

司令官用不着去——埃利耶泽尔的汽艇和皮里卡的快艇就够大家坐。季叶塔感到悒闷。

“明天大早我就得要这些钱用。尽量想办法让明天能上这儿来的人送来。”

“你放心，我会安排好的，”佩尔佩图阿答应说。

季叶塔把事情托付给佩尔佩图阿之后，笑呵呵地，心情开朗了。愁情云消，列奥诺拉告别时心中也正是这么断定的。当大家都坐进海滩边上的快艇时，在卡尔莫津娜女士的带领下发出一迭连声的欢呼：

“好哇，好哇！好哇，好哇！乌拉！安托尼叶塔！安托尼叶塔！”

镇公所里，情绪相当不佳的电气总工程师向焦躁不安的秘书宣布，水电站电路计划改变：阿格列斯捷一地意外地被列入由帕乌洛-阿方索电站供电地区之内。此事已属荒诞不经，更有甚者：按照公司董事长的紧急指令阿格列斯捷通电具有优先权，而且立即开始并在最短的期限内完成。毋庸解释的决定把这些工程人员送到这里来了，送到这个地狱里来了，而且是在星期假日——这些先生们从头到脚浑身尘土。还浪费了许多时间来寻找必须与之商谈的当地负责人。

总工程师及其随从光临此地不仅是为了通知开工日期，他们还想弄清楚一个莫名其妙的底蕴：如此贫穷和落后的小

镇阿格列斯捷，它的镇长身穿精神病患者拘束衣，住在医院单人病房里，显然是个疯子，而镇议会议长年迈老朽——怎么能使已经最后拍板的计划、付诸实施的工程进度表得以变更，延搁下得到身居高位的著名政客庇护的繁华富饶地区而另行处置的呢？谁为阿格列斯捷求过情？不是求情而是迫使！能否说出这位声望显赫的首领、杰出的豪客、实力雄厚影响巨大的人物、力挽狂澜的要人的名字吗？无疑，他的威势惊人。

但是阿斯卡尼奥缄默不语，这样才不至于破坏工程师们已经不佳的情绪。前者谦逊地微笑了一下："还是让我们来讨论使我们感兴趣的问题——开工日期和完工期限吧。"

沙丘的顶巅上来自阿格列斯捷的姑娘、牧羊女孤零零地躺着。隐隐传来不停的波涛声，散发着大海的独特气味——这是世界上芸芸众生的兴起旺盛的伴奏和芬芳。天空悬垂着永恒的月亮和星星。

她在这里成为一个坚强与果断的人，学会了希望和为实现希望而进行的斗争方法。学会了无所畏惧，一往无前，学会了搏击进取。

河流的远处一片亮光，也许，这只是星星的反光？冲击着沙丘的巨浪的隆隆声压倒一切喧响。可是圆月的柔和、温存的清辉却照亮了沙丘。季叶塔辨认出沙丘底部模糊不清的身影——一个人，看来，惶然失措的一个人。季叶塔爬起来，看着，猜着，猜着了。

姨妈和外甥——面对面。里卡尔多穿着季叶塔送给他的"帕尔麦伊拉斯"俱乐部的短裤和背心。他羞涩地微笑着：

"姨妈，主保佑您。妈妈让我给您送来一包东西。包在底

下，放在司令官那里。”
“就这事？”
“她叫我留下侍候您。”
“可是，你不是不肯来吗？”
小伙子困窘了，他想打个手势，但垂下了眼睑。没有吱声，却结结巴巴地、带劲儿地报告说：
“镇上因为通电的事简直象过节一样。人们涌上大街……都说，是您，姨妈……”
“你怕留在这儿，是吗？”
月光下真诚、淳朴脸孔上显现出来的柔和的神情做出了答复。季叶塔继续问道：
“告诉我，你还梦见我吗？只能说实话。”
年轻人垂下眼睑：
“天天夜里。请饶恕我，姨妈，这是不由自主的。”
“所以你害怕我，躲开我？”
“不论是躲开还是祷告都没用。就连祷告的时候我也想着您，您的形象总在我的眼前。”
“你觉得我美吗？”
“非常美。美丽而又善良。而我——要不按本性说是堕落的，要不是天主在惩罚我。”
“惩罚？为什么？”
“不知道，姨妈。”
“假如你不想留在这儿，你可以离开。立即离开，现在就走。”
她抬手示意他走开，而自己又躺身在沙地上，那身躯展现在月光之下——裙裾撩起；短上衣微启着。里卡尔多的声

音象是从远处，从上古之时传来的：

“我不敢亵渎天主和您，姨妈，但我想留在这儿。”

“留在这儿，和我一起？”

“假如您准许，姨妈。”他的双眼里闪烁着亮光。

远处突然燃起了焰火，直冲霄汉——阿格列斯捷居民为表示对出色的女儿，有权势的富孀，深孚众望的圣保罗女人的尊敬和赞颂而点燃的星星。

季叶塔微笑着伸出手：

“别怕。既不要怕我，也别怕天主。到这里来。”

月亮、星星、海洋，就象往昔那样，一模一样。神学校学生的年龄差距、亲缘关系、宗教道德没有能成为藩篱。

第 三 章

物质文明降临到穷乡僻壤
或者谢尔坦诺地区的贞德①

超级英雄们、另一个行星上的人初次入侵阿格列斯捷疆土是发生在傍晚闷热的时刻，通常这个时刻谁都不敢破坏当地居民的宁静。

在那些按当地习尚从八点到十二点、十四点到十八点开业的商店中，只有普利尼奥·沙维耶尔的小店还有些动静，但却有些令人生疑的景象。每周有两三次都在顾客绝迹的这一时刻，食品杂货商，可尊敬的公民，一家之主在腌肉缸后面把手伸进未出嫁的西尼拉的裙子里去。她把身转向货架，装作什么也没发觉，什么也没感到。

从街上突然传来了粗暴地破坏了他们快乐消遣的震耳欲聋的轰隆声。西尼拉跑到街上，发出可怕的喊声，原来神秘莫测、形如怪兽的机器大吼着向她冲来，巨轮子辗开地皮，烟囱向空中喷出恶臭的黑烟，几个孔洞里发出刺耳的、未之前闻的怪响。机器上坐的是无法描述的人物，既象男人又象女人的家伙，他们身穿鲜艳的、彼此难以区别性别的宇宙服。

前几天从曼格－瑟科传来讯息，说是那里渔民看到一种

---

① 贞德（1412左右——1431年），百年战争中法国女英雄。

在阳光中闪闪发光的、辨认不清的物体，它从海上飞来，在海滩和椰子林上空飞过，又消失在海中。但是整个小镇的居民对此都没有思想准备，于是引起了轩然大波。

主教堂广场阒无人烟，寂然无声，这部发出可怕喧响的机器停在这里，有个人，看来是男性——真的，凭他那露在头盔下的长发和那发青的眼圈，总有些人会对这个人的真正的性别提出异议——从古怪机器的门里跳出来用飘忽不定的目光向四周望望。他手上戴着不知用什么材料做的大手套，穿着闪闪发亮的衣服——一种带有漂亮的金属圈和金属钩的、袖子和裤腿上都有贴边袋子的拉链连衫裤。临近一看，却原来此人穿的是工作短衫和长裤，口袋里却装满奇怪的物品，也可能是从未见过的致命武器。又出现了一个人，服式一样，除胸部大小与前者不一外，没有其他差别，看来是个女性，她脱下了头盔，模样儿挺俊。这个女郎把手套塞进口袋，用纤细的手指弄松绕着白金丝的红黄色头发——可以说，不会比她的同伴长多少——象煞是金星来客或是里约热内卢人，反正，她的容貌佼丽。奥斯纳尔大吃一惊地躲在酒吧间里，观察着外来人；酒吧间里和他在一起的还有曼努埃尔·波尔图格斯。

"听着，曼努埃尔！过来，告诉我，我看到的是真情实景，还是醉糊了。大概昨天我在祖列伊卡那儿喝过量了吧。"

曼努埃尔走近门口。张大嘴巴，摸着下巴。

"吊儿郎当的这些家伙是些什么角色？"

"阿斯卡尼奥关于开办旅游业说过一大通，瞧他们真就来了……"奥斯纳尔斗胆地假设说。"这些人如若不是飞碟上的乘客，那就犯不着到曼格-瑟科来遨游。"

那个似乎是汉子的人确认这里没有地球居民后，又坐上机器，他的同伴戴上手套，也跟随他上了机器，刺耳的喧声又响起，烟囱和洞眼又喷出阵阵黑烟，机器猛冲一下开动起来，消逝在弄口拐角上。镇上有好一阵还可以听到可怕的轰隆声，那些偶尔打盹的人全都惊惶万状；茫然失措的居民纷纷从屋里奔出来。有的商家急忙关上店铺的大门：谁知道，也许拉姆皮安① 又从地狱归来。的确，拉姆皮安从来也没有光临过阿格列斯捷，但是有一次，有人就在附近，离此地不过三列古阿② 远的地方，看到过他，这件事大家还都记忆犹新。

这些超级英雄绕遍大街小巷回到主教堂广场，又爬出机器。阿斯卡尼奥从镇公所窗户上看见了他们，赶紧跑下楼梯迎接。奥斯纳尔说起旅游者，向朋友开了玩笑，但是，如果阿斯卡尼奥听到他的话，就会加以肯定：是的，旅游者，为什么不是呢？这是对他（在卡尔莫津娜女士不可估量的帮助下）所提出并送往州首府登在《塔尔杰》报上的邀请书作出反应的首批旅游者。邀请书向旅游者建议“沿着萨尔瓦多到散塔纳多－阿格列斯捷的游览路线——该地以其有益身心之气候而居全州之首，以饱览世界上最美丽的曼格－瑟科的海岸、无垠沙滩和美丽沙丘。”报纸在读者来信一栏中公布了这封信，说实在的，还在短短的编者按中对由于公路设施极差而实际上不可能接受邀请表示了惋惜之意。没有一个思维健全的人愿意在如此可怕的旅程中检验自己轿车的牢固程度来欣赏“天堂似的小地方”阿格列斯捷。摆在那些克服了公路上

---

① 维尔戈利奥·费尔列伊拉·达·西尔夫(1900——1938)的诨名。维尔戈利奥系巴西东北部锄强扶弱的强盗首领。

② 巴西长度单位，相当于6173米。

坷坎而幸免于难的人们面前的还有"从埃斯普兰纳达开始的难以描述的五十公里土路"的险段。

阿斯卡尼奥表情一贯严肃的面庞上现出洋洋得意的笑意。瞧，坑坑洼洼的道路再加上致命的四十八公里——四十八而不是五十——都没吓坏了人们，终于找到了敢于应战的勇士。

奇异的来客满面汗水，一身灰尘，热情地问候大家。那女士还不断挥舞着皮爪子。

"日安……欢迎光临阿格列斯捷！"阿斯卡尼奥兴奋地向他们问好。

"日安，兄弟①！"宇宙来客回答说，脱下手套，掏出淡紫色的手帕，擦着额头。"热得够受！"

"很快就会凉快下来的，四点钟以后。这里晚上凉爽得很，夜里还有点冷。天气干燥，气候非常理想，"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开始自己的宣传。

"您讲的，我全信。亲爱的，如果能给点什么解渴的……"女性的嗓音听来别有深意。

"好，随您要什么。走，上酒吧间去。"

他们走进酒吧间，问过好，坐在小桌旁。早已准备就绪的曼努埃尔先生在招待客人，这时奥斯纳尔的眼睛却盯着这位由于椰子牛奶无货而同意换饮巴西可可的女性。

"来上一客冰镇威士忌②……"外形象是男性的人要求说。"当然要苏格兰的③……我想说——苏格兰产品。"

① 此处原为法语。
② 此处原为不合规范的英语：uisgue on the rocks。
③ 此处原为英语。

“我这里只有国产威士忌，但也是上等货色，真正的威士忌。”曼努埃尔先生神志傲然地说服来客。

“不，那不必了。来一瓶矿泉水吧，不要充过碳酸气的。尽可能凉一些。”

“此地的水比任何地方的矿泉水出色，在萨尔瓦多进行过鉴定，它理应得到最高的赞赏。”阿斯卡尼奥解释说。

“只要冰凉就行……”

曼努埃尔先生送上巴西可可，上面插着极精致的麦管，放着冰块。火星人尝着。

“这真太好了，请您再给我来一点并告诉我价钱。”

曼努埃尔先生看见阿斯卡尼奥的暗示，弯身回答：

“小意思……鄙人非常高兴……”

“谢谢……这回且不算帐，但是以后……这是独此一家的酒吧间吧？”

“呶，思愁巷里还有黑人卡洛卡开的一家小咖啡店。但是，要喝一口卡沙萨，哪家铺子里都可喝到。”

“需要改善经营，我的朋友①。名牌威士忌，名牌葡萄酒……而旅馆，兄弟②，”——阿斯卡尼奥扮演起兄弟③的角色了，来人对他满怀好感，“这里有没有上等旅馆？有没有带有浴室设备套间的好旅馆？”

“实说吧，没有大旅馆。但是有一家阿莫尔齐尼奥夫人开办的雅致的供应伙食的小客栈，第一流的伙食，干净的房间。可是没有浴室。走廊里有淋浴用的水龙头。”

---

① 此处原为英语。

② 此处原为法语。

③ 此处原为法语。

"得立即建造起上等旅馆来……"男客说，他那口吻就象在阿格列斯捷修建一家高级旅馆是件举手之劳似的。只是在这个主张——超级英雄如此坚定的声明——提出后，阿斯卡尼奥才高谈阔论起来。

"最坏不过的是道路，"那位女性加入了谈话，她的嗓音仿佛咪咪的猫叫声。"尤其是最后这一段路……我从来还没遇到过这么厉害的颠簸，而且尘土……"她用手弄松系着白金丝的红黄色头发。"只要一回到萨尔瓦多，我就直接上'谢维里安诺'理发厅去洗洗头……"

"道路应该加宽，铺上柏油，亲爱的①。它一共多少公里，兄弟②？"

"到州首府萨尔瓦多？"

"不，最后一段？"

"四十八公里……"

"不可能！"来自金星的小姐向阿斯卡尼奥说。"有一百多公里……我臀部都被震坏了。"她探手摸摸自己的宇宙贵客的尊臀。

"哦！"奥斯纳尔哼出声来，换了别人绝不会出此洋相。

"亲爱的③，大约不过五十来公里。一下子就可以铺上柏油路的。"

上等旅馆、修建公路……待办的急务越来越多了，阿斯卡尼奥的心一阵阵揪紧了。

---

① 此处原为英语。
② 此处原为法语。
③ 此处原为英语。

“告诉我，兄弟①，哪儿能弄到一只船，我们想沿河下去到海边看看……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曼格－瑟科……”

“是的，是的②……能雇到一只船吗？”

“好办……埃利耶泽尔有一艘汽艇。说实话，他的船不出租，但是我可以和他商量，请他把你们送去。他这人通情达理得很。”

“我会好好酬谢的……”

阿斯卡尼奥急忙去找埃利耶泽尔。说服这个人得下番功夫；埃利耶泽尔是否通情达理——暂且有疑，但是阿斯卡尼奥在他心目中威望很高。关于旅馆和柏油路阿斯卡尼奥绝口不提，埃利耶泽尔先生可能会认为这些计划要严重地威胁自己的合法权益。阿斯卡尼奥明白：这不是普普通通偶然路过的旅行者，而是贵宾——工业家，是来研究把阿格列斯捷变成一个吸引人的旅游胜地大量投资的可能性的：这类设想，在邮局里不止一次地讨论过。“缺乏基本设施，”卡尔莫津娜女士说。“需要一个各方面都能经办的富户，在本镇还没有相应的条件，”阿斯卡尼奥补充说。现在，资金看来绰绰有余了。

奥斯纳尔和曼努埃尔先生默不作声，不知该说些什么，只好傻愣愣向异乡人微笑。不久来了阿明塔斯，他丢下“罗林格·斯托翁斯”音乐会不看了。金星皇后挨个儿扫了他们三人一眼，并向每个人莞尔一笑。奥斯纳尔差一点儿气都憋过去了，阿斯卡尼奥及时赶回。埃利耶泽尔奔上码头，那里靠

---

① 此处原为法语。

② 此处原为法语。

着他的船。

“谢谢①！走吧，美人②，我们时间不多了。”

宇宙来客能用几种语言讲话？奥斯纳尔甚至说起祖国的葡萄牙语都颠三倒四。火星人伸出手来，阿明塔斯觉得总有些不自在。

“车子最好留在广场上，我们步行上船去，路很坏，我陪您们去……”

大家都陪他们去，甚至曼努埃尔先生也撂下酒吧间不管了。

“您们真好客……”金星小姐赞叹一声表示感谢。

一路上阿斯卡尼奥力图证实自己的猜测：

“先生，请告诉我，您们准备在这儿定居吗？”

“怎么说呢？一切取决于调查结果……大有可能。”

“那么上等旅馆呢？矿泉水完全可以充分利用，没有比它更好的了。”

“旅馆？一定得要。矿泉水。有可能。但这是第二位的事，可以说，追加投资额是有可能的。这事值得考虑……”

他们到达码头。阿斯卡尼奥心想，这可是名利双收的方案，气魄宏大，显然是个豪华的旅游企业。外来怪客坐进船舱，埃利耶泽尔掌起舵。

“再一次谢谢。阁下！”外乡人做了个告别的手势。

“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镇公所秘书，愿为诸位效劳。”

“镇公所秘书？那么镇长是谁呢？”

“马乌里唐尼奥·丹塔斯博士。他生病，我负责处理一切

① 此处原为英语。

② 此处原为意大利语。

事务。可以跟我商洽各项有关问题。”

“好的①。我们得好好商洽一下。很快就谈，有好多问题要谈。”

船开了，系着白金丝的金红头发的女人抛来一个飞吻，埃利耶泽尔不停地皱着眉头，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微微笑着——一切多象场梦，一切终将实现。

聚集在广场上的人们越来越多，群众围住汽车。

“看看轮胎。多笨重啊！”

“多漂亮！”

“你们听到喇叭声吗？要知道它奏起《西达杰·麦拉维利奥扎》②开头的几个音符。”

“这才好呢！”

酒吧间生意兴隆。商贩们都离开了自己的店铺。阿斯捷里奥和埃莉莎加进谈话的一伙中。前者在危险的音响大作的时刻，担心自己的妻子，急忙赶回家去：埃莉莎自从姊姊回来后一直心神恍惚，激动万分。现在他们一起来到广场观赏汽车，埃莉莎穿得这么漂亮，差一点没胜过头上系着白金丝的火星皇后。

邮局里群情激昂……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向卡尔莫津娜女士以及在场的司令官达里奥·德·克卢兹做了详细汇报。达里奥以惋惜的口吻预言：

“您，我的亲爱的阿斯卡尼奥，要为自己在阿格列斯捷组织旅游业的妄想还得付出巨大代价。不仅您，而且我们大

---

① 此处原为英语。

② 《魔城》，巴西作曲家阿里·巴尔洛佐关于里约热内卢的广为流行的歌曲。

家都得付出代价。在一个美妙的日子里会有个疯子将认真地接受您和卡尔莫津娜送去登在报上的胡说八道并建立企业来占夺曼格－瑟科的沿海一带、阿格列斯捷的水和气候，但结局一定不妙。我们的天堂将要变成地狱。”

“为什么成为地狱，司令官？我从来还没听说过滨海疗养区会变成地狱。相反，这是个宁静的休憩胜地，”卡尔莫津娜女士反驳说。“您完全知道，谁也没象我这样努力地捍卫着阿格列斯捷的大自然、环境、美观。但是，在这里修建水疗医院会有什么害处呢？”

“水疗医院在城里倒没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在海滨一带，那里阿斯卡尼奥将吸引来许多人，弄上各种各样的脏东西……”

阿斯卡尼奥好象被蜇了一下似地跳了起来：

“什么脏东西？旅游者休养所、大旅馆、大饭店。难道说阿卡普尔科、先特罗佩斯、阿列姆别佩的海滨浴场全是肮脏的、地狱般的地方吗？阿格列斯捷的未来，司令官，在于发展旅游事业。”

“您所列举的疗养胜地恰恰正是地狱似的、肮脏的地方。不久前《塔尔杰》刊登了一篇关于阿列姆别佩的报道：这个地方成了嬉皮士的巢穴，南美洲麻醉品的集中地。您可以想象出，挤满了长发汉子和嗜毒者的曼格－瑟科将成为什么样子？别打扰我们的天堂的安宁吧，阿斯卡尼奥，至少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

“换句话说，您，司令官，宁愿让阿格列斯捷一直成为等待死亡的穷乡僻壤吗？”

“是的，宁愿如此，我的孩子。这里的人多长寿，死神姗

娜来迟——还要求什么？我们这里的空气未受污染。沿海一带干净纯洁。"

阿斯卡尼奥看着自己的同盟者卡尔莫津娜女士，她接着发言：

"这哪能谈得上污染？我不为嬉皮士辩护，虽然我赞成他们的哲学：和平和爱情——这是这个时代所发明的最美妙的东西？麻醉剂——最可怕的灾祸。但是在收益可观的旅游业中我看不出什么害处来，司令官。夏天避暑用的高级住房、生意兴隆的商品贸易、情趣动人的影院，这些东西有什么不好呢？谁能去反对这些东西呢？"



"高楼大厦、旅馆酒家、建筑设施上的折腾罗皂，必然会破坏椰子丛林、树木、静谧、居民大众！主啊，保佑我，宽恕我吧。幸亏，这一切只是您们的梦呓而已……"

佩托跑来通知说，载客人的船已经折返了。阿斯卡尼奥去迎接客人前，以满意的神情邀约说：

"司令官，我相信，我们这里的旅游业很快地就会发展起来的。您说的那个疯子已经驾到，一起去跟他们洽谈洽谈吧。"

"去吧……"司令官也表示同意。

但是，当他们走近广场时，一对超级英雄在一群好奇的人们的围观下，正在准备乘自己闪闪发亮的车子启程。阿斯卡尼奥还想和他们交谈，但是他们急于赶路，不然的话，深夜才能到达萨尔瓦多。

"我很快会回来的，到时再谈。我想把您的名字留下。"

他从裤腿的暗袋里掏出记事本；钢笔挂在脖子上，有些象间谍用的微音器。火星小姐一双指头纤细的柔美的手掌中的一架灵敏度很高的小型照相机咔嚓咔嚓地响着。

“我的名字?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这位是司令官达里奥·德·克卢兹。”

“司令官?”

“是的，曾任海军舰队司令官。”

“啊一啊一啊!”来客稍稍停顿后自我介绍说:“米尔科·斯捷法诺博士。回见吧①? 再见②!”

“再见，亲爱的!”火星小姐眼光火辣辣地扬声说。

汽车很快开动了，尘土飞扬，轰隆声在听觉神经脆弱的人听来，简直象是爆炸声。博士?他倒更象个宇宙飞行员，宇宙飞船的指令长，这是那种改造大地与社会生活的一个现代企业家。至于说到汽车，佩托却给了准确的情报:虽然他小学还未能卒业，但不用着急，这员小将对汽车已经熟悉之至。他跑回家去向姨妈安托尼叶塔和列奥诺拉讲述这个新闻。

人们从埃利耶泽尔的口中得知有关超级英雄们的种种情况。他情绪不佳地回来了。

“这家伙对河岸上的地段、椰子林和空地兴趣很大。他问我，它们属于谁，我说，从来没人知道它们的主人。他们全都拍了照。他们就在曼格-瑟科脱了衣服，赤条条地洗了个澡……”

“脱光了?”

“两个人都是……就象我不在场似的。那女的胆子不小，大浪头也不在乎。”

“看到了吧，阿斯卡尼奥?开头就来了个裸体主义。让他

---

① 此处原为法语。

② 此处原为英语。

们感谢天主，幸好我不在那儿，不然我绝不答应。虽然司令官达里奥，就象埃德蒙多·里别伊罗那样，不是清教徒，但是在曼格－瑟科时兴起裸体主义就太过分了！不行，我还活着呢！”

阿斯卡尼奥正准备向埃利耶泽尔答话，但是后者抢先说：

“那个家伙问我，该付我多少钱，我说，用不着。我就照你吩咐的那样办了，阿斯卡尼奥，那么谁给我付工钱和汽油呢？”

奥斯纳尔不声不响地听着，愤懑地应声道：

“埃利耶泽尔，你看到了这样绝色美女的光腚，还要再讨钱呀！我只要能看上一眼，花多少钱也肯……落伍的汉子！”

阿格列斯捷以及邻近的、从河的上游到波浪汹涌的河口这一带的村庄的木薯种植场场主、繁殖山羊的畜牧家、渔民和走私贩者，全都知道了这一惊人事件，而罗西尼亚的笃信苦行的天主教徒波斯西多尼奥却在引经据典地预言启示录中合其心意的关于世界末日的说法。

这就可以知道，就象邮局的常客们所证实的那样，为什么阿格列斯捷发生了把全镇从习以为常的暮气沉沉状态中唤醒并引起热烈的议论和争辩的种种事件的始末。

巨大的电线杆沿着谢尔坦诺地区朝着小镇方向架设过来，并遵照董事会的指令以公共设施工程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进程。有时，当载着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吉普车驶过小镇的平静街道时，曼努埃尔先生的酒吧间便引起一阵骚乱。总工程师保证说，再过一个半月，不超过两个月，电线杆将安装到小镇，工程行将结束，可以选定庆典的日期了。既然事

关城镇和联邦的威信，那么“瓦列多—圣弗兰西斯科”公司的高级领导人员很可能亲临盛典，也许，总经理本人还会特地从首都巴西利亚专程来此。

自从有人报告说，有位回乡休憩的富孀在其亡夫（生前为百万富翁和声名煊赫的人士）友人的干预下，才争取到电气工程方案的改变，把散塔纳多-阿格列斯捷列入施工地域并使其成为优先施工市镇之一，总工程师对此事已疑窦顿开了。这事尽管难以置信，但是，既然现有的论断得到一致肯定的话，总工程师就想认识一下这位著名的夫人，就是她能够促使改变已定的方案并重新按提供照明与动力的新电路埋设电线杆。

她是位容易接近的普通人物，就象阿明塔斯向总工程师所说的那样。尽管她是荣誉团长极其富有的遗孀并在南方上流社会极有地位，有着广泛的名流的交往——最具体的证明就在于总工程师本人出现在此地，在他现在喝啤酒的酒吧间里，——尽管如此，她毫不傲慢。她发出了两封电报，就解决了问题并顺便教训了一下傲慢的经理，后者把一个城镇的代表、镇公所的秘书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当作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把阿格列斯捷当作只不过是被天主遗忘了的偏僻的一隅，加以对待。就是他无视阿斯卡尼奥出示的委托书和年轻人为维护自己家乡合法权益而来到帕乌洛-阿方索的事实，迫使他长久等待加以侮辱，然后根本不愿听取他陈述理由而把他撵走了。阿格列斯捷对这个经理说来是个放牧山羊的枯焦的牧场——他就是这么说的。安托尼叶塔夫人得悉这件事后，愤懑不已，就发去了电报。其结果就摆在面前了。

阿明塔斯不无嘲笑地向总工程师叙述了这段故事并加以

必要的渲染。

“安托尼叶塔·埃斯捷维斯-坎塔列利夫人——这是她的姓名。我的朋友，您当然听说坎塔列利荣誉团长，一个来自圣保罗的大工业家。他不久前见天主去了。”

总工程师茫然无措地掩饰着自己的浅薄无知，承认说，当然他知道这是一位大资本家的名字。他用虔诚的姿态举起啤酒杯，建议向坎塔列利夫人表示敬意，不仅阿明塔斯支持他的建议，在场的所有人都乐于一起向季叶塔表示谢忱。尚未从意外礼物中镇静下来的高尚的居民，一提到新的照明，人们不按通常那样，比较公正和真实地称赞照明的电光为“帕乌洛-阿方索之光”、“水电站之光”或者“‘瓦列多-圣弗兰西斯科’公司之光”。阿格列斯捷居民把新照明一致称为“季叶塔之光”。

季叶塔在星期天的游乐后为了去公证所签署房地产契约，于星期三从曼格-瑟科归来，当她看到主教堂广场上靠近佩尔佩图阿房子附近两根被凿船贝咬坏的旧电灯杆之间挂起一幅横幅而感到受宠若惊。横幅上写着：“阿格列斯捷居民以感激的心情向安托尼叶塔·埃斯捷维斯-坎塔列利夫人深表感谢”。只弄错了一个地方——当横幅做成了之后，在佩尔佩图阿和泽·埃斯捷维斯的要求下又加上“埃斯捷维斯”这个姓，只好把季叶塔这个第一个姓加到这一行的上端；缺陷不大，白底红字的横幅并不因此逊色。

阿斯卡尼奥的主意得到普遍支持，在镇上居民口中季叶塔成为小镇的女英雄。她的像，说实在的，还没有象莫杰斯托·皮列斯预言过的那样，和主教堂圣台上圣安娜圣象并列一起。看来，所差已经有限了。当她与列奥诺拉、佩尔佩图

阿一起经过街道向公证所走去，去会见早已约好的一家小糖厂的老板时，人们纷纷从房子里走出来向她致意，表示感谢，有些人甚至吻了她的手。阿尔图尔·德·菲格伊列多上校得悉她在阿格列斯捷，战胜了一公里艰难的行程，赶来拥抱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女公民。

“我的女儿，天主正确无疑地安排了这一条弯曲的道路。可以理解，为什么泽·埃斯泽维斯把你从这里赶走，他为的是让你成了皇后回来。你什么时候上我那里去看看我的山羊呢？”

季叶塔签署了置办房地产的契约并付清现款后，回家前先拐到邮局去与卡尔莫津娜女士互致问候并发了一封信。

卡尔莫津娜女士说：

“今晚我上你那儿去聊聊。有许多新闻……”她抬眼指了指列奥诺拉和阿斯卡尼奥，这是她现在喜爱的话题。

“我不在家。我今天就回曼格-瑟科去。我来只是为了看望你并想知道米卢夫人身体如何。”

“你今天就回去？干吗这么急忙？”

“正在盖别墅，已经动工，你知道我脾气的：假如想做什么，我宁愿马上做好，我这人没有耐性。想在离乡前那怕能看到外墙才放心。”

“你不能这么快就走。别再说这话了。”

“为什么？”

“在通电的盛典之前？镇上居民不让你走。”

季叶塔笑起来了：

“我觉得自己活象个议员候选人了。庆典当日你将把我介绍给大家。”她凝思起来，有好一阵她沉浸于思虑之中而失

了神。"其实，谁知道呢，也许我该留下，多歇几天，当然，与其说是为了庆典，不如说是由于想要看看自己在曼格-瑟科的房子。"

"当然得留下来。你们两个人都留下……"卡尔莫津娜女士看到列奥诺拉面色忧郁，忍不住说了。"也许，你们当中总有一个人得永远留在这里。"她的小眼睛闪烁着狡黠的神情。

季叶塔把里卡尔多的一些情况告诉了佩尔佩图阿：好孩子，可爱的外甥，他给了她无可估量的帮助。司令官的指导没有影响他的主动性，他竭力想加速工程进展，两次到瑟科那小地方去，雇了石匠、木匠、工长，寻找能够熟练地在流沙上加工椰子树干的工人。他大大推进了建筑工程，所以开工顺利。里卡尔多确实还得在曼格-瑟科逗留几天——她把外甥当作自己的参谋。

"妹妹，你怎么安排都行，反正现在他正在假期中。"

季叶塔想帮助里卡尔多，决定用他的名字在圣保罗的一家银行里立一个活期存折，钱款相当大，——佩尔佩图阿听到这数字，甚至哆嗦了一下，——以后每月她将加存一定数量的款子。数量多少，暂时不定。因此，当里卡尔多当上了神甫后，连本带利会有个可观的存款。佩尔佩图阿以感恩的激情把眼睛抬向上天，用黑手帕擦抹着泪水。

季叶塔本拟傍晚回曼格-瑟科去；躲开自己的同乡们致谢的盛情，结果却在家里接待了前来找她的马里安诺神父。圣者以本教区教民的名义感谢她给予的帮助——新的照明改变了市镇的面貌，改造了居民的风尚——并为了她给予广大村社以帮助而致谢。但是，他说，安托尼叶塔夫人造福于大

家，却带来了输电的严重问题，由于主教堂的电线岌岌可危，可能经不起帕乌洛-阿方索电流的强大压力。他去请教的那位水电站工程师坚决主张把全部电线换掉，以免发生短路引起火灾的严重恶果。那能弄到必要的经费呢？虽然教堂已经受过她的许多恩惠了，但是除了她，他还能向谁请求呢？……

“神父，请放心，您可以把电线换掉。”

神父顿时忧虑全无，向她表示了感谢，就告别了。

泽·埃斯捷维斯是对此事表示愤慨的唯一的一个人：

“这个穿法衣的强盗太狡猾了！就凭他甜言蜜语胡诌一顿借教堂名义聚敛了多少钱财。原谅我，我的女儿，你对自己的家私得小心一些。别忘了，你买房子的事，你不能挥霍钱财。”

地外怪客首次访问阿格列斯捷的那天上午，季叶塔刚好从曼格-瑟科回来了，但是她没有见到他们，关于他们的情况她只是到晚上方从充满激情地到此、十分兴奋的阿斯卡尼奥口中得知的。

“来自南方的企业家们正在研究向我们阿格列斯捷这里投资的可能性？他们准备在这里创立旅游中心，想大干一番，他们打算铺设柏油路，建造大旅馆。安托尼叶塔夫人，您对此事怎么看？列奥诺拉，你的意思呢？”

阿格列斯捷的旅游中心？利用曼格-瑟科的河流、气候条件和海滨浴场？谁说得准呢，完全有此可能，为什么不呢？她买下了滨海的地段，做得对，是不是从自己坚决不变的立场上作些让步，接受祖尔米拉夫人的索价，因为地皮和不动产的售价即将飞涨。在圣保罗季叶塔是令人震惊的投机买卖

的见证人。有一次嗅觉极其敏锐的菲立普用低价买下谁都不愿买的大量地产。几年之后，他获利丰厚地再把这些土地售出，赚到了偌大一笔财产。季叶塔向佩尔佩图阿要了纸张和钢笔，写了一张同意成交的便条给祖尔米拉夫人，让佩托送去了。她决定在阿格列斯捷暂留一阵以便作成这笔交易，签署好房契，成为房主。

阿斯卡尼奥继续幻想着阿格列斯捷光辉的未来。随着两位圣保罗人的来临转机已经到来了，现在由于"瓦列多-圣弗兰西斯科"公司决定把阿格列斯捷列入帕乌洛-阿方索水电站供电的市镇的地段，一切都成为轻而易举的了。季叶塔之光!

季叶塔把一对恋人留在门口街上——让他们单独告别。但她自己却从走廊的暗处望着：她想看看，那里将会发生什么，他们结合的道路上最初几步——拥抱和亲吻将是多么强烈和温柔。结果，却不安地大失所望。阿斯卡尼奥的嘴唇轻轻地、懦怯而又匆忙地碰了一下列奥诺拉的面孔，根本不象真正的亲吻，窥视这对糟糕的白痴，真是浪费时间。列奥诺拉呆在门槛上直到见不着阿斯卡尼奥的影子为止，她向他表达的深深的告别的柔情，对方也是那样回答的。这样的告别——不是吉兆。季叶塔可不欣赏田园牧歌式的这一出。

列奥诺拉假如没有和阿斯卡尼奥在没有月亮的夜里藏在"卡塔琳娜贮水池"山岩间终于作了孽的话，就不会受到多大的危厄。一当回返圣保罗的时候到来，她会愁思满怀，在公共汽车上也会洒下几滴泪珠——*喜剧到此收场*①，就象若尔

① 此处原为法语。

热特夫人说过的那样，而安图阿涅特夫人在遇到坠入情网的姑娘时也常重复这样的话语。

危厄正孕育在无辜的、畏怯的亲吻之中，在这个现在已不时兴的、愚蠢的、乡下式的调情之中。在阿格列斯捷当事关订婚和结婚这样大事时人们就是这么样地献殷勤的——克制激情以表示过分的尊重。那么分手就会带来难熬的痛苦——不会以归途车上的几滴泪珠而了事。

当变得消瘦了的、端庄的季叶塔从曼格-瑟科回来的那天，由于听到滨海地段和房子的事而激动得心里打颤的乐观愉快的列奥诺拉一下子扑到季叶塔的怀里，急不可待附耳说道：

"我有好多事要跟你说，好妈妈。"

白天，她们不可能单独呆在一起。佩尔佩图阿老是待在这里，不惜以各种褒赞来巴结妹妹。

傍晚，她们到祖尔米拉夫人那里去谈妥买房子的事，从那里又到公证所说清情况以便起草契约和确定签字日期；"越快越好，"急着回曼格-瑟科去的季叶塔请求说。羊舍——她这样称呼自己在滨海的房子——的墙壁已经露出地面，她将在被她热情所感染的外甥身边，观察每一块砖头的垛砌。晚间来了客人：卡尔莫津娜女士、米卢夫人、巴尔鲍扎、阿斯卡尼奥的球友；阿斯卡尼奥本人则与列奥诺拉形影不离。

卡尔莫津娜女士也表示要与季叶塔作一次刻不容缓的、面对面的、时间较长的谈话。她们说定第二天相会。"明天一定谈！"邮局代理人告别时提醒说，"有上千的问题需要讨论。"就在这一刹那，卡尔莫津娜女士富有表情地扫了那一对恋人，他们相隔远远的——起码有几英吋——，坐在那里喝咖啡。

列奥诺拉十分赞赏地听着，阿斯卡尼奥在谈论阿格列斯捷的光辉前景。当阿斯卡尼奥最后一个离开后，列奥诺拉就坐在卧室的床上，等着季叶塔卸装。姑娘坦示自己的心灵：爱上了，有什么办法呢！强烈的爱情；而不是庸俗的缠绵，她可不是这样的人，好妈妈是了解她的，在三年的"避难所"的生涯中，她从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爱情，第一次的爱情……

"怎么办，好妈妈？我不能说真话。"

"当然，不能，而且想也别想。要不你是发疯或者是仇恨我，才会这么干。"

"这我想都没想过，怎么能这样做？但是我怎么办呢，不知道。帮帮我吧，好妈妈。在这世界上我只有你一个亲人。"

季叶塔放下油膏和镜子，握起姑娘的手，抚摸着她的头发。甚至连自己的亲姊妹她也没这样爱抚过。这个不幸的、从人行道上挑拣来的小诺拉，她历尽坎坷艰难的路途，但终究还是个善于幻想和期待的人。

"知道，你任何时候也不会讲，我了解自己的小山羊。你怎么办呢？好好利用休息的机会，好好地消遣。跟这个小伙子调调情，他讨人喜欢，长得不难看。照我看，有点天真，但是正派。"

列奥诺拉点点头并立即用双手捂住面孔。季叶塔和她并排坐到床上，继续说：

"逛去，去享受享受生活的乐趣，但是不要迷恋上。当心，别出丑。我只有一点弄不懂，为什么至今你还没跟他睡过觉。"

"他满以为我是个处女，好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一个轻信而又拘礼的人。我既没有足够的勇气也没有合适的言

辞向他承认，我失去了贞洁。我担心他失望，从此不想见我。”

“他会这么做的。阿格列斯捷不是圣保罗，这里的风尚和过去的时代一样。对他们来说，姑娘若不贞洁，那就是夜不闭户的淫货。难道你还不知道我的遭遇吗？父亲把我赶走，就是让我离得远远地去当个妓女。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是时至今日这里的一切依然如故。谁晓得，假如善于对待的话……”

“怎么个善于对待，好妈妈？他以为我是个处女、百万家产的千金、荣誉团长菲立普的后裔。他甚至因为自己清寒都不敢求婚。知道吗，他也还没有向我求爱过。暗示过，叹息过，仿佛就要说出嘴了，但又继续闭紧嘴巴，抓住我的手并……到此为止。在曼格-瑟科我吻过他。而分别时他的双唇只贴了一下我的嘴巴。”

“听我的劝告：让小船顺流而下，偶尔消遣消遣。至少你不至于腻烦。”

“我要腻烦？好妈妈，我向你承认，在这里的这些日子是我一生中唯一幸福的几天。我爱他。这是第一次，好妈妈。和皮波一起，那是另一码事，毫不相似。我跟你说过，你还记得吗？”

对一个在丑陋的房子里度过童年的少女来说，皮波——他的名字在广播中重复过，他的相片在报上出现过——就是美国式的连环画册、惊险片和电视系列片中无坚不克的英雄的化身，她是他的情侣这一事实就足以引起街上其他姑娘的妒慕。他抛弃了列奥诺拉，受到损害的首先是她的虚荣心。当他抛弃了她之后，她痛哭了整整一个星期，使她难受的并

非是对他的想念，而是邻居们由此而兴高采烈。

“这是爱情，好妈妈。完全是另一码事。我多么想留在这里，和他在一起，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不想去了！”

季叶塔受到感动——可怜的列奥诺拉，受惊的小山羊。她抚摸着她的头，捏了一下她的嘴巴：

“我并不反对，我的女儿，问题全在于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你才对。”

季叶塔看着列奥诺拉和阿斯卡尼奥之间的田园牧歌式的爱情，感到不安。那怕这只是寻常的邂逅：接吻、拥抱、在曼格-瑟科的河边上、岩石间、炎热沙土上的幽会寻欢，——这一切都显得简单得多，就算是够有分寸的了，也就足以躲开阿格列斯捷居民们的造谣生事。假如列奥诺拉成了诽谤的牺牲品，那么她就不得不尽快舍此而去，并且再也不回来了。但是姑娘梦寐以求的是家庭生活，渴望有个家庭和孩子。

在“卡塔琳娜贮水池”附近或是在曼格-瑟科的沙丘上，在船帆的遮盖下或是在海岸上，诺拉倒在阿斯卡尼奥的怀中，也许能满足自己爱情的渴望，就象季叶塔在岸边沙滩上、在司令官床上倒在里卡尔多的怀中那样。须知她也在迷恋之中，那还能怎样呢？但是，不能与列奥诺拉相提并论，对外甥的激情没有使她迷乱，它只给她带来了享受。

季叶塔抚摸着列奥诺拉，姑娘的头颅安静地靠在她的胸脯上。应该采取刻不容缓的措施并使列奥诺拉回到先前的道路上。让她的休息得以愉快地结束，就象开头那样；让这种愚蠢的爱慕不变成强烈的激情；让阿斯卡尼奥从陷入的泥坑里得以脱身，好在曼格-瑟科的河岸上沙丘上燃起明亮的

火焰。

仿佛母亲的慈爱的手抚摸着列奥诺拉脑袋加上令人宽慰的话语使她的不安平静下来。

“可以安稳地睡去了，小山羊，我来关心你的生活。”

原属祖尔米拉夫人的房宅在办妥如此繁复的手续并付清现款后，现将转归安托尼叶塔·埃斯捷维斯-坎塔列利所有，在公证所聚集起埃斯捷维斯的一家人出席房子转让手续的完成而举行的庆典，只有神学校学生青年人里卡尔多一个人缺席，后者正在曼格-瑟科度假并忙于完成富裕的和任性的圣保罗姨妈的各项委托。

拄着拐杖、志得意满的老泽·埃斯捷维斯感到自己重又获得威望。他很快地就要住进市镇中心街道上的府邸了，浪女把他从肮脏的小巷深处那间可怜而破旧的小屋里挪移出来了。

假如能由他作主，他最好今天，一当祖尔米拉夫人运走自己的家俱后，立即迁入新居。但是，安托尼叶塔决定在房宅里面进行整修，修理好浴室和卫生间，粉刷墙壁；他嘟哝了一些什么，但没有争辩：谁付钱，谁点曲子。

佩尔佩图阿注意地听着，随时准备进行干预，假如契约上羼杂进有损于她的儿子们，尤其是可能的继承人里卡尔多的权益的条文的话。

埃莉莎和阿斯捷里奥恭恭敬敬地听着。她以爱慕的目光注视了季叶塔一下；他则低着头盯住地板。埃莉莎不需要阿格列斯捷的房子。她期待从富有慷慨的姊姊那里得到的是完全另一种东西——约她一起去圣保罗的邀请，她盘算与丈夫

一起上那里去，要知道光她一个人季叶塔不会带她去的，期望能在坎塔列利家的某个企业中为阿斯捷里奥弄个职位，她本人只要在姊姊的心坎中和房子里有个位子，假如可能的话，有个象养女诺拉至今占据的那样位子就心满意足了。

美人儿列奥诺拉·坎塔列利谦恭地站着。娟秀的脸上显出柔和的微笑，可以说，在出席者当中，她比谁都更想要一幢阿格列斯捷的房子，那怕是一幢简朴的、处在未铺盖柏油的街道上的但带有热天休息时可以挂吊床的小花园和阳台的小房子。她渴望有个孩子。好妈妈答应关注她的命运，帮助她安排生活。安图阿涅特夫人向来说一不二。

文件宣读后，公证人邀请权益有关的各方人员签名。季叶塔向祖尔米拉夫人付清了钱款。

季叶塔微笑着，但是心中略有疑虑：用安托尼叶塔·埃斯捷维斯-坎塔列利名义购置的地产和房子，是否毫无疑问地只归安托尼叶塔·埃斯捷维斯所有？她在离开圣保罗前与之商榷的律师使她确信，既然将有签约与付款的证明人在场，理应如此：问题只是在于不很重要的、易于改正的名字上的错误。讲这话的不是随便那个小律师，而是州总检察长，“避难所”的常客，安图阿涅特夫人的法律顾问。

季叶塔与亲人们告别后，独自一人应前夜之约上邮局去和卡尔莫津娜女士进行机密的谈话。终于一对女友可以就最近的事件做出评论。她们俩都想听听，也想讲讲，她们俩酝酿好了的主意和计划，彼此之间都在掩盖各自内在的想法。卡尔莫津娜女士看见登上台阶向门口走来的季叶塔，就把报纸搁在一边。

"终于我们俩单独在一起了！"她大声地说道，微笑着并伸开双手迎接著名的来客，重要的人物。"我的首领万岁！"

太著名的也太重要的人物……她们单独在一起不超过五分钟。刚刚交谈了几句友好的话语，就出现了最初一批的熟人，入口处麇集起好奇的人群。大家都想看看来自圣保罗的同乡、在国内有影响的人士并向她致意。他们站在那里，向她微笑。在她家里未能得见的求访者借助于因需要而变得敏锐的嗅觉，在邮局赶上了她，每一个人都渴望向她一抒胸臆：悲伤的和真实的。季叶塔向他们当中的两个人约定第二天在自己家里会见。卡尔莫津娜女士表示不满——这怎么应付得了?！同时，她又喜欢季叶塔的友善与耐性，后者已准备好听取穷人的需求，帮助他，与只想闲谈并为照明的事而感谢她的二流子交谈。安托尼叶塔笑着说：

"这个与照明有关的事我早就抛在脑后了……"

"不能这么说。人们要表示自己的谢忱——都是些未被文明败坏了的好人。"

从街上传来了司令官的声音——卡尔莫津娜女士的最后希望彻底破灭了。司令官坐在安乐椅上伸直双脚，显示出准备久坐的决心。他对季叶塔准备何时回返曼格-瑟科一事极感兴趣。他与拉乌拉夫人第二天一用过早餐就要回到那里去，季叶塔要不要搭乘他的船只？要搭乘，是的。既然已经买到房子，签了契约，付了款，再没有什么事情能把她留在阿格列斯捷了。

又出现了一位想来交谈的来访者，于是又干扰了亲密的和重要的谈话——这个人是阿斯卡尼奥。司令官不失时机批评了具有爱国主义激情的镇公所秘书的主动性以及他的威胁

故乡的旅游业方案。

"它们将葬送我们的宁静。我要在曼格-瑟科挖战壕，筑街垒。一当这些裸体主义者出现在那里，我就要用子弹欢迎他们。"

"裸体主义者？"季叶塔觉得有趣。

"是的。您怎么啦，还不知道？"

"我听说过有一对人儿到了这里并上曼格-瑟科去了……"

"……到了那里后，他们脱得精光就——噗通一声！——赤身露体地跳进水里去，就象亚当和夏娃那样。还在海滨浴场上跑来跑去……"

抑制不住的笑声使季叶塔哆嗦起来，她忍不住了。

"难道里卡尔多也看到赤裸裸的一对？"当她终于能够止住了笑时，问了。

可以想象到一个神学校学生与光腚的一对男女在一块的情景，大家，包括阿斯卡尼奥，全都笑起来了。司令官达里奥托住肚子，洋洋得意地说：

"这正是我讲的那个。佩尔佩图阿和神父唐·若扎主教，您，季叶塔，——全都监护着孩子不受诱惑，而阿斯卡尼奥的朋友们在一个美妙的日子里脱光身子，和他呆在一起。您们保护您的外甥的童贞还有什么意义呢？阿斯卡尼奥输入淫荡，把曼格-瑟科让给拉皮条的人们来包办，我们的命运——拉皮条……"

司令官描绘的悲剧的前景并没有触动阿斯卡尼奥。

"司令官，您会看到，'欢乐居'将给您带来一大笔财富，到时您会感激我，而您，季叶塔夫人，同样如此。您及时地

买到了地皮，地价很快要上涨了。”

“对我来说什么样的财产都无法取代失去的宁静！”不屈服的司令官断然宣称。他转向季叶塔：“就这样，明天见，一吃过早餐，一点钟左右，同意吗？趁阿斯卡尼奥还没有把曼格-瑟科变成索多姆和戈莫尔鲁，我们就利用这些最后的时日吧。”

“您明天就走，安托尼叶塔夫人？”镇公所秘书欠疚地问道。“别忘了，下星期六庆典，而您是它的教母。”

“不会忘掉，不会的。请放心，我不会骗您。我一定按时回来。”

绝密的谈话改在晚间进行。卡尔莫津娜女士叹了一口气：得抓紧时机谈了！如果再来个改期，她定要发火的，她有许多重要的和激动人心的问题需要讨论。她想都没想到，对谈话最感兴趣的首先是季叶塔，虽然这个她没有表露出来。

季叶塔抬头仰望苍穹：刚刚照亮曼格-瑟科岸边沙滩的圆月变成了残月，因此点点繁星闪烁发光，她乐于欣赏它们，赞美这纯净的苍穹。这样的天空她在南方的城市是见不到的、在她生活与劳累的圣保罗，天空被污秽的浓烟遮掩，显得阴森。

“阿格列斯捷的天空我一辈子都看不厌，卡尔莫。在南方没有这样的天空。我们那里没有天空。”

要想单独谈谈，只有离开房子才行。

当卡尔莫津娜女士来进行秘密谈话时，客厅里已挤满了亲友，阳台上是列奥诺拉和阿斯卡尼奥，唯一的出路——溜走。季叶塔投合了卡尔莫津娜女士的话机：“这里我们谈不

成，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说，但不能当着这些家伙的面前讲，怎么办？”建议赶紧跑开。她们从后门溜走了，谁也没有发觉。

季叶塔挽起卡尔莫津娜女士的手臂，一对女友沿着通向码头的路走去，暮色朦胧，可以听到远处的河水声。夜晚的微风从曼格-瑟科那个方向的海上吹拂着她们，那里有里卡尔多在等候着她，他一定登上了沙丘顶部，眺望远处星火。恐惧与期望使他苦恼，愁闷与悔罪煎熬煞人。

“这里大家都这么穷，就以我的家为例……他们生活得十分拮据……”

“假定是这样，但是不包括佩尔佩图阿……”卡尔莫津娜女士纠正说。“她每个月都有余款存入阿腊卡茹银行里去，她绝不是个收入无着的人。”

“别以为我不知道这个，卡尔莫，——我又不是昨天才出世的，我知道自己羊群的羊，对佩尔佩图阿了解得尤其清楚……知道，里卡尔多学习免费——神父与唐·若扎说妥了的；至于佩托念小学不交学费，我知道她比你们对她的想象要详尽得多。但是，我没有因此而中断对她的资助。她所有的一切终究只是与其他人的贫困相比之下才有点儿份量，但是对孩子们未来的需求来说，这就太少了。两个孩子都很出色。里卡尔多勤奋、自觉、严肃；他穿起法衣多么可笑。”她瞥了从前的女伴一眼。“象你知道的那样，我已在圣保罗用他的名义开了个活期存款的户头了……”

“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什么也不知道，你又没向我说，我怎能知道呢？”卡尔莫津娜女士大概听出了暗示而感到委屈，她的反应有点儿急躁。

季叶塔激动得发出愉快的笑声，她温存地握紧女友的手：

"你知道，你不是读过我写给我的企业主管人的信么，信中我让她到银行去开个活期存折。别否认，卡尔莫，不管怎么说我都不会相信的。假如我处在你的位置上，我也会看信的。"

起初有些发窘的、不知如何答话的卡尔莫津娜女士终于为女友的笑声所感染了，她说：

"我从未见过比你的信更加简短、更加审慎的信了。这些信，不论是你写给家里的，还是从此地寄往圣保罗的，什么也没说。我从没有见过如此简明了当的信：请做这件事，请做那件事。近况如何？营业如何？姑娘们举止如何？我至今都没发现你除了工厂外还在做些什么生意。至于工厂，那大家都知道。"

"没有任何秘密，卡尔莫，只不过因为我文字荒疏，宁可写得简短些——少出些岔子。此外，我不喜欢人们议论我的事，谁也不该知道我们的收支情况——我相信仇人眼里有毒涎的说法，免得往后遭灾。但是对你，我没有什么好保密的。我在圣保罗有一间为上流人士开办的高级商店，顾客全都是一流人物，商店的收入可观。担任售货员的姑娘们全都是高雅的绝色美人，她们很会做生意。正是因为顾客都阔气，我不希望来自阿格列斯捷的人们出现在那里。你可以想象得出，商店挤得满满的，全是圣保罗的富豪显贵，此地如果有人上我那里去找我……所以，我从来不说出自己的住址。人们对我的企业怎么说，我无所谓，随他们怎么猜想都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我与企业没有任何关系，我并没

有亲自办理其事。菲立普去世时，我只有几所寓所、不动产和一家商店，这家商店，其实已归我所有，是用我的名义注册的。”在照明很差的路上她竭力要从女友的面部表情上看出，她的解释有多大的说服力。

卡尔莫津娜女士十分注意地倾听她的诉说。她是个侦探小说的热情读者、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崇拜者，她以起码的点点滴滴的材料为依据用推理法得出了事实的真相。因此，季叶塔的讲述对她来说并不新奇。

“我自个儿揣测到的也完全是这么一回事——超级商店、昂贵无比的价格，还加上圣保罗的显赫人物在那里留下的钱财。你对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生活方式保守秘密，做得十分妥善。我想，假如埃莉莎知道了你在圣保罗的住址，她准会想法上那里去。她，这个可怜的人儿，幻想的就这么一件事。”

季叶塔笑起来了：

“假如以我家那个拄着拐杖、咀嚼并吐着烟丝的老泽·埃斯捷维斯为首的一家人到圣保罗去找我，闯进商店，你想象得出该是什么样子？这将是令人耻笑的而且将永远毁坏了我的事业。”

她没提及埃莉莎，似乎没听见妹妹的名字，但是卡尔莫津娜女士缠住不放：

“也许，你还是把埃莉莎带到圣保罗去，就带走她和阿斯捷里奥两个人，行吗？这就是她对生活所期待的一切，而且我觉得……”

季叶塔腻烦这个话题。趁女友还没起而卫护埃莉莎的利益时，就打断对方话头：

“带去，干吗？这里他们靠小店的收入和我寄来的资助，过着小康生活。虽然没问她，她还是向我表明说，不想在阿格列斯捷有自己私人的房子。真的，她老是在谈论圣保罗，暗示我邀请她们去，她再也没有别的话题了。我可以添加给她的资助，但是带他们去圣保罗——毫无必要。”

“你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吗？我喜欢埃莉莎，我真想看到她幸福。”

“我也想让她幸福，也喜爱她，她是我的妹妹，我知道，她也喜爱我，而且她不象佩尔佩图阿那样伪善。但是，卡尔莫，我不仅喜爱她，而且也喜爱阿斯捷里奥。这里他怡然自得地生活，圣保罗对他来说将是流放地。我羡慕幸福的人们，这种人在世上却很少见。我知道，成为不幸的人是什么滋味，当我离开此地后，我感受了很多。但是我有幸，遇到了好人——自己的丈夫，真是奇遇，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我不是遇到了奇迹吗？我当过菲立普办公室的可怜的女佣人，而结果我的手指却戴上结婚戒指。”她把优美雅致的金戒指、真是珍贵的手饰给卡尔莫津娜女士看了。“埃莉莎也有幸，她出嫁了。阿斯捷里奥是个好小伙子，我喜欢他。阿斯捷里奥要在圣保罗，要比埃莉莎在这里还要不幸。”

“还要不幸？”

“深信如此。他在这里有自己的朋友，在圣保罗他跟谁谈得上交情呢？那地方的无谓奔忙、乱七八糟对他不合适。而她呢，你的女友埃莉莎，在圣保罗会幸福吗？你了解她比我更清楚，她出生时你还在场，还记得？你想，在圣保罗，埃莉莎对薪金菲薄的丈夫能容忍得了，她那追求阔气的派头怎能适应简陋的生活？卡尔莫，你说说。知道吧，她如此美貌，

最后会流落到哪里去？到妓院当妓女。她追求的是这样的幸福？”

卡尔莫津娜女士哆嗦着，季叶塔的话语回响在耳中。她退让了，不再为托自己说情的人斗争了，虽然答应过埃莉莎，后者差点没哭了，恳求她说："你跟季叶塔说说，卡尔莫，就说我想跟她一起去，请求她在工厂里给阿斯捷里奥找个工作，在她的家里给我们一个小角落。”

“你说的对，没有意义。她的结局会很糟。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我的天主！你真是比我想象得还要好。”

“我知道自己的小山羊。你跟我谈起这个，很好，我自己也想请你说服埃莉莎抛弃这些糊涂念头，她听你的话。她和阿斯捷里奥在这里可以指望我的资助。假如他们离开此地，那只好埋怨他们自己了。”

“我跟他们谈谈，虽然这是件不容易的事。但是你完全正确，不能去冒这个险。”

“生活是件复杂的事，也难于理解它。埃莉莎思量的只是上圣保罗去，列奥诺拉现在想念的却是生活在阿格列斯捷，她准备再也不离开这里了。”

卡尔莫津娜女士的凄苦的脸上现出笑意——这个话题使她激动。她们走近河岸——流水击石的哗哗声听起来更响了，星星从天穹陨落，消失在黑暗之中。

“是这样的，她对我说了，决定再也不离开此地。当你在曼格-瑟科的这些日子里，我与诺拉交谈了好几次，她激动得要命。季叶塔，这件事真是妙。两个在生活中失望的人儿遇到一起来了，手拉着手，象是在互补不足。她有意留在此地。”

“你以为，她能习惯于此地的生活吗？现在她很幸福，由于对阿斯卡尼奥的爱情而忘却过去经受的一切，她曾象失去母羊的小山羊那样痛苦过。但是，以后将会怎样呢？我出生此地，也想在这里安度晚年，但只是当我成为一个老妖婆时，我才会回来。在这之前只是偶尔回来看看。大城市居民要适应阿格列斯捷的生活可不容易。甚至那些从未离开此地的人们也诉怨这里的淡漠凄清，——那怕就以埃莉莎为例吧。假如我原先能想象到将发生这件事，我绝不会把诺拉带来。她是个多愁善感的傻姑娘，最后必以眷恋阿斯卡尼奥而弄昏脑袋，自找烦恼而告终。”

“我理解。”卡尔莫津娜女士戏剧性地叹了一口气：“她是个百万富翁，他却是个穷光蛋！但是……”

“问题不在这里，卡尔莫，须知我们每天都是门户不当的婚姻的见证人。你想，假如问题仅在于此，我会这么忧虑吗？”

“那么还有什么呢？”

季叶塔停住，以便给自己的坦白造成一个有效的气氛。卡尔莫津娜女士等待着，显得十分紧张，她不善于掩饰住自己的急躁心情：

“还有什么？”

“你知道，她曾经是一个骗子手的未婚妻。他妄图得到她的嫁妆，冒称是个工程师，他的仪表倒很出众，但仅此而已。她由于眷恋而迷住了眼睛，打算给这个家伙的方案提供资金，只是由于我觉察到了事情真相，加以干预，才没把钱款投放进去。这时正好来捕捉他，于是这个骗子手的真相大白了。可怜的诺拉躺在床上，差一点死去。警察局的揭露没有使我感到惊奇，我不易上当受骗，我只要看上一眼，我就能知

道，这个人有多大的价值，他有什么样的性格。”

卡尔莫津娜女士哈哈大笑起来：

“这我知道，你自己跟我说过的。眼下……两个受伤的病号都已康复，就让他们互济互助吧。假如财产差别不成为障碍的话，那么……”

“问题是诺拉做那家伙的未婚妻足有半年时间了，卡尔莫。圣保罗订婚和阿格列斯捷不一样。那里热恋中的未婚夫妻可以双双出席庆典，进出酒吧，郊游野餐，一出门就好几天……好几夜……姑娘们的手提包里既带着唇膏也带着避孕药物。”

“我知道……”

“就是这样。那种认为姑娘出嫁之时应是处女的观念已经陈旧了。这种观念在阿格列斯捷还盛行。至于讲到对方贫穷的事，这关系不大，诺拉对此毫不在意。不论她，或者我都是这样。但是你可知道，我们的朋友阿斯卡尼奥……”停顿。“这就是我感到担心的缘故，卡尔莫。”

“我怎么能知道呢?！也可能一切顺当，不是吗?”

她们复行漫步向前，卡尔莫津娜女士正在揣度不愉快的、意外的倾心谈吐——哎哟，怎么办呢？她们还没走到河边，季叶塔便说出了结论：

“现在我房宅已买成了，进行修缮，粉刷了，我就可以把老人迁移进去住，并留下一笔钱给里卡尔多让他完成曼格-瑟科小屋的建造，我将带着列奥诺拉回去。”

“你不能在通电照明庆典之前离开，我跟你说过了。绝对不行！”

“我想留下，但不行。不完全是因为我自己，虽然我也不

能在这里耽搁太久，要知道，我把我所有的一切全都留在圣保罗，托付给别人……”

“托付给可靠的人……”

“但终究……要不是诺拉这件事，我本来可以留到庆典后再走。需要把她从这里带走，现在还不迟。她受不了再一次的惊悸，有可能会送了她的命……”

“别忙。稍等几天；当你从曼格-瑟科回来时，我会有些话对你说的。”

“说什么？”

“关于阿斯卡尼奥和列奥诺拉的事……”

“生活原可能是轻松的，我们自己却把它弄得复杂了。”

她们走到了河边，船只停泊在码头上，静止不动。季叶塔说：

“我已经给我在曼格-瑟科的房屋起了个名字。”

“叫什么？”

“‘伊纳西奥羊舍’！老头子的种羊就是这么叫的。这只羊这么壮大，简直象只驴。我就是向它学会希望和取得成功的。”

列奥诺拉的超短裙所引起一场骚乱已渐渐平息。这时神秘的、豪华的人们从大西洋岸边乘着功率强大的新型快艇又出现在阿格列斯捷，而且这次他们的人数很多，其中不仅有男人和女人，而且，好象还有一些不男不女的角色。既然来自圣保罗的美人儿在这段时间里表现得非常谦朴，因此闲话也就止息了，甚至虔诚的信徒们对她也显露出自己的关切。埃莉莎也不再跟丈夫抬杠并把自己引人非议的短裙藏起来了，好在最近的将来到圣保罗穿去，假如天主为此发发慈悲

的话。她还不敢对抗阿格列斯捷居民的嘲弄和谴责。但是宇宙人第二次出现以后，超短裙在本镇的全体居民眼中就成为习以为常的事物了。

佩托从河边飞奔而来，并带来使整个酒吧间惊惶起来的消息：整整一营的外国魔女登陆了。他刚说完这一消息，整个广场已经挤满了火星上的来客。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从镇公所里跑出来。光临的妇女穿着一式的方格花布超短裙（"苏格兰式方格花布超短裙"——卡尔莫津娜女士鉴定说）和黄色针织短上衣，脚蹬黑色软羊皮靴。看来，似乎为了要完全压倒列奥诺拉，小镇上才挤满了如此众多的肥臀和大腿，这些臀尖和大腿全都袒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饱从四面八方会聚而来的人们的眼福。

这些外国女人穿戴相同，看来象是一支部队或是教派支队。那个金红头发的、长腿的、身材匀称的美人儿已是个老相识了，她是再次造访，不知道她是妇女营的营长还是神职人员。她挥着手，脱下眼镜，露出她那足以引起普遍赞叹的、懒洋洋的、脉脉含情的美丽眼睛。超短裙把一切袒露在外……奥斯纳尔向宇宙女宾们致意，企图表明他们早已相识，欢呼起来：

"哦，又光临啦？伯爵领地散塔纳多-阿格列斯捷万分荣幸！"

"听我说，美男子，快招待我喝点巴西可可或者可口可乐。口渴死了。还有随我一起来的这一伙人……"

其他一些人也全走过来，他们都十分高兴，激动。男人们没引起什么人的注意，大家都瞪起眼睛望着女人。来访者当中有几个人使莫名其妙的居民们感到惶然失措，他们真分

辨不清那几个人：是男还是女？

镇长房子的窗户打开了，出现了已经三天不刮脸的、焦急不安的牙科医生马乌里唐尼奥。不久前列奥诺拉的超短裙引起了嘲笑和讥讽——甚至编了讽刺小品；现在出现在广场上的大量的超短裙却使人默不作声，呆若木鸡。酒吧间前的人行道上挤满了人，小铺和商店里都空无人影了。

“在酒吧间里备有椰子牛奶，”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宣布并邀请那位崇高的女性及其同伴们。曼努埃尔先生在他们面前殷勤地垂下头来。

“真是高度的工作效能！”宇宙小姐大声地向其他人说：“谁喜欢椰子牛奶？”

“只要威士忌，姑娘，”一个叫做阿弗罗季捷的回答。这个人披着垂腰的长发，穿着紧裹住肚皮的长裤、印度式的短衫，颈子上还挂着一串项链。

“为什么她不穿超短裙？”奥斯纳尔问，他感到眩晕：此人已经无法对那些林立的肥腿和火辣辣的美眸表示出自己的赞叹了。

“因为这不是‘她’，美男子，而是‘他’，……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如此而已……这位是我们的经理鲁福。”

他们没逗留多久，因为仅是路过此地。在曼格-瑟科还有其他人，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而这些人都是广告代理人、助手、女秘书、社会联络负责人，总的说，都是主管部门的人员。他们想在此解解渴，然后再乘上汽艇，沿着河道逆流而上直到塞尔希培。

“他是鲁福，而您，公主，您是谁，来自何方？”

“埃莉扎别特·瓦拉达列斯，朋友们叫我别季，最亲近的

人们叫我别贝。我接受委托上你们这儿来，我的爱。”“我的爱”是冲着阿斯卡尼奥说的，这使奥斯纳尔大失所望。“是最可爱的博士派我来的。”

“谁派你来的？”阿斯卡尼奥感到惊讶。“请您再说一遍。”

“米尔科·斯捷法诺博士派我来的，亲爱的①，难道您不认识他？他的外号叫最可爱的博士，而他也确是这样的一个人。这一点您会亲自证实的，亲爱的。他就是上次和我一起来的那位，还记得？知道吗，我是他的秘书，贴身秘书？他让我转告您，他今天不能到来，因为他得赶到圣保罗去参加一次紧急会见，但是过几天他将来此商谈并明确各项具体问题。”

傍晚乘快艇来自曼格-瑟科的司令官达里奥说，他看见停泊在港湾入口处的纵帆船，从船上吊下两只快艇到海面上，其中一艘在阿格列斯捷略停片刻后就沿河逆流而上；另一艘送来人员并在沙滩上卸下用具。那些人员走来走去，向渔民提出各种问题，然后钻进椰子林里去了。司令官认为这些活动令人生疑。

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现在完全深信，说的是在这个地区组建旅游综合设施的事，因此答应司令官在日内向他通报具体情况。权威人物既然派遣贴身秘书通知，他不久将来谈判——必然会提出自己的方案争取镇公所的支助。司令官，我们得大力支持。由于能够促进阿格列斯捷复兴的旅游业的兴建，现在，阿斯卡尼奥，这位指挥小镇前进的舵手，可以期待着希望变成现实了。几年来，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第一次充溢着自尊心和升腾起成为重要人物的愿望。他将成

---

① 此处原为英语。

为善于为美丽、富有的列奥诺拉·坎塔列利而斗争的人。从前对他来说列奥诺拉完全是个高不可攀的天仙。现在她该被占有，目的将要达到。为了获得与她匹配的可能性、向她提出求婚的可能性，他仅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还嫌不够。她富有，而他贫穷。现在这差别已经无多大关系了。假如他没有足够的财富奉献给她，那么她就可以不需要有未婚妻在新婚之夜应该给与未婚夫的最珍贵的东西——贞洁。司令官发现，阿斯卡尼奥的脸上显出胜利的而不是安谧的神情。

不能否认，埃莉扎别特·瓦拉达列斯率领的特别支队在阿格列斯捷的出现与外科医生、阿格列斯捷的镇长马乌里唐尼奥·丹塔斯的自杀之间有直接的联系。当天晚上发现了伸长舌头、赤身露体、不成样子的尸体，镇长用睡衣把自己闷死在浴室里。

当来访者们来到酒吧间并把可口可乐、巴西可可、啤酒都一掠而空时，人们在镇长住宅的窗口上看到神经失常的镇长正在注视金星姑娘裸露的大腿并且愤激不已地嘟哝一阵。朱丽尼娅，他的妹妹和助理护士，没能把马乌里唐里奥带进房间去。当他从窗户里看到来自天外的超短裙娘们离开时，他忍无可忍了。

墓地上，无疑将继任镇长的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向"敬爱的领导人和朋友"表白了死者身后应得的赞颂。马乌里唐尼奥·丹塔斯虽生于首都，但在阿格列斯捷生活十八年期间给居民做了不少好事，受到普遍的尊敬，是个精通业务的和热忱的行政长官。

按照法律规定镇议会议长阿尔图尔·德·菲格伊列多上

校将暂代他的职务。但是，由于上校年近九旬，他只是形式上接受了职称。除了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外，再没有人更适合于指导光荣的但……处于衰亡边缘的散塔腊多-阿格列斯捷的未来了。

"阿斯卡尼奥，我的孩子，我相信，在最近的一次选举中，人们一定会选中你，那么这事也就了结了。所以你就领航启锚吧，要知道我一条腿早迈进那个世界的门坎了，我也只能照看照看我的山羊和耕地了。"

他用拐杖指了一下窗口：

"从前一个时候，阿格列斯捷也曾经是富有和幸福的地方。甚至来自法国的妓女也赶上这里来开业。而且不仅一个。尘嚣滚滚，当然也掩护着走私活动。淹留至今的只剩下可以治病的水和气候了，至于此地的美丽景色那就更不必提了。"

他友善地瞥了阿斯卡尼奥一眼：

"你会当上阿格列斯捷的镇长，你的祖父曾当过地方长官。我也当过地方长官和镇长。对你只有一个劝告：使城镇保持清洁。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以它原有的洁净、美妙的气候、大量的钱财、繁荣的景象而著称。假如不能恢复阿格列斯捷的繁荣景象，那就保持住它的原有的风貌吧。"

阿尔图尔·德·菲格伊列多上校错了：繁荣的景象突然恢复了，但却威胁着健康、洁净和气候。

神学校学生里卡尔多经过一道闸门从地狱的深处走出来；散塔纳多-阿格列斯捷镇公所的秘书、虽遭受过挫折现在却热恋得发狂的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却从另一道闸门冲向火焰的地狱。

这场谈话对谁来说是最困难呢？是阿斯卡尼奥？因为他再次魂飞魄散神志昏迷；或是卡尔莫津娜女士？因为她是对人们满怀激情的勤奋而又细心的观察者，不是个冷静而又严正的编年史撰写者。她为朋友分担忧愁，当朋友受到折磨时，她也同样痛苦，当听到列奥诺拉卑鄙的未婚夫的卑劣行径后，她差一点没哭起来。她想做个有益的和委婉的人，尽量注意言辞，但是，却突然伤心而又粗暴地发怒起来：

"做个男子汉！"

阿斯卡尼奥看到卡尔莫津娜女士那副困窘、踌躇、结结巴巴、吞吞吐吐的神态，就用如同被判处死刑的囚徒的声调请求说：

"不管怎么回事吧，你一下子全说出来吧！"

尽管对方要求坦率地陈述真情，卡尔莫津娜女士还在继续积聚力量，鼓足勇气，但喉头却痉挛得就是发不出声来。阿斯卡尼奥忍受不住这么长的间断，决心摊牌，用哀伤的口吻提出问题：

"安托尼叶塔夫人委托你要求我不要纠缠诺拉，是吗？"

提出这个问题以前一切都简单：卡尔莫津娜女士只要完成被委托的事，说出自己的意见并提出坚守阵地继续斗争的劝告就行了。可是卡尔莫津娜默不出声，阿斯卡尼奥又提出最坏的假设：

"就是说，列奥诺拉本人要你这么说……"听起来象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犯的声调。

卡尔莫津娜女士想说，但只发出一丝丝喉音，可怜的阿斯卡尼奥陷入了惊慌失措。

"看在天主的面上，说几句吧，卡尔莫津娜，她病了？肺

病？我已经注意到了，但是这个无关紧要。现在肺病没什么可怕的。”

卡尔莫津娜女士鼓足了勇气：

“诺拉做过未婚妻，你知道的。”

“知道，一个坏蛋的未婚妻。他想把她的财产攫为己有，但安托尼叶塔夫人揭露了他，您跟我说过的。而我谁的钱都不要，我因她太富有感到遗憾。有不少人婚后家产分属。”

“也有这样一些男人，他们娶寡妇……”

“娶寡妇？您干吗说这些话？真不懂。”

卡尔莫津娜女士既开了头，就继续说下去：

“在圣保罗向女人献殷勤，阿斯卡尼奥，不是这里那回事，而订婚更是如此。”她想起季叶塔的话就重复说：“那里未婚夫妻一起参加盛典，一起上夜总会，直到天亮才回来，甚至一起外出旅行。在南方姑娘出嫁未必守贞。童贞——只不过是种偏见……假如她是个寡妇呢？……”

“列奥诺拉？就是那个未婚夫？她已经不是……”

他从卡尔莫津娜女士的眼中得出了解释。他用双手捂住面孔，突然变成心灵空虚、颓然无依的人了。他只有一个愿望：打死那个敢于玷污诺拉的贞洁、破坏他最美好想望的坏蛋。米卢夫人用托盘从厨房里端来了刚刚滲滤过的咖啡、玉米馅饼和泡软的木薯。阿斯卡尼奥站了起来，没说一句话就走了。

得悉诺拉失去贞洁，这是一个严重的考验。阿斯卡尼奥刚刚把列奥诺拉留在佩尔佩图阿房子的门坎上，她向他挥手以示告别，那时还是贞洁的、纯正的、白壁无瑕的。而现在却是受玷污的、受屈辱的、失去贞洁的，虽然无辜，但总是失去贞洁的牺牲品。在这夜晚，爱情受到了检验、估量、对

比，并立即受到一切考验，这是个与偏见进行搏斗的夜晚。须知这是偏见，习以为常的偏见，就象卡尔莫津娜女士所说的那样，她是正确的。阿斯卡尼奥在系里不只一次地参加过尖锐问题的辩论会：贞洁与婚姻。理论上看来一切都很简单，也很易于说清——只不过是习俗偏见而已。

进步的大学生，包括阿斯卡尼奥，列举美国和欧洲最先进的国家：法国、英国、瑞典、丹麦、挪威为例，更不用说一些反动分子诬蔑为毫无约束的人民解放了的国家了，用以来支持妇女在婚前与男人的亲密相处的权利。为什么只许男人有权这样做？古老的偏见、男人压迫妇女、社会愚昧落后——无法反驳的论据一个接着一个提出来了，但大部分人仍抓住古老的习尚：姑娘应是处女才能走向合欢床。

阿斯卡尼奥整夜苦恼万分，他的心一阵阵抽痛了，由于男性的自尊心受到侮辱而泪水涟涟，他在偏见与爱情两种势力的夹击下折腾。但是他脑子里一次也没有考虑到唯一的、正是季叶塔等待他做出的那个决定：把纯洁的田园牧歌式的爱情变成萍水相逢的短暂欢乐，把结婚的意愿变为趁列奥诺拉尚在阿格列斯捷时与她欢合的可能性，并利用他已经知道她的底细这一事实，以“马里涅季”车门旁告别时或长或短的接吻来结束他们的相识。

当爱情在初次搏斗中获得胜利时，河面已漾起了曙色：阿斯卡尼奥无法强迫自己忘掉列奥诺拉，他不能放弃把她做为自己的妻子、家庭主妇的心愿。但是创伤未愈，鲜血汩汩，所以他害怕与列奥诺拉相遇。可能，他无法掩饰自己的悲痛，最主要的是他不想让她知道，他已了解底蕴。他不善于掩饰自己的感情，不善于给自己戴上面具，他的心事总摆在脸上。他不

能控制自己的感情和心灵，担心重又眼泪汪汪，于是决定到罗西尼亚去检查一些工作——小桥和羊圈的建造情况。他把睡在电影院大厅里的男孩萨比诺叫醒，留给他一张送给列奥诺拉的便条：接到紧急通知，不得不外出两三天；由于一清早就要上路，因此不能前来告别。待他一回来，就去看望她。

他还得继续考虑这个问题，谁知道，他将拿定什么主意，见她还是不见。他给阿尔图尔·德·菲格伊列多送给镇公所的坐骑备好鞍，上路走了。

阿斯卡尼奥缓缓而行，疑虑使他苦恼。她只是受骗于狡猾的坏蛋而尚能自我控制，或者迫于命运的沉重打击在体验到享乐的力量和快感后而毫无节制地纵欢？

阿斯卡尼奥渐渐地安定下来了，抑制住泪水，忘却了偏见。他把她想象成一个寡妇，年轻漂亮的不幸寡妇。卡尔莫津娜女士是无法战胜的——确切的定论总是由她作出。对寡妇不能要求贞操，只要求品格与爱情。他又回到如此困难实现的希望中去了——在一个美妙的日子里向列奥诺拉求婚。知道她是受骗的，就能把她变成更加亲近的和敬爱的、更加甜蜜的人儿。

一回到阿格列斯捷，他立即到佩尔佩图阿家里去拜访了列奥诺拉。她发现来访者有些抑郁不欢——当然，这是为了小镇的利益、由于旅程、由于在炎日下在列古阿的路上的长途驰骋感到疲劳。她以纯朴亲切的感情用手掌轻轻地抚摸着他的面孔。失去贞操的，但在真诚和纯洁上都是完美的姑娘比起任何处女都更加贞洁。

况且旅游业大资本家的便条、镇长的自杀、对即将进行的选举的信心、摆在小镇和他本人面前的新的前景，又给了

阿斯卡尼奥以力量。

不，我不应该使用任何一个普通的名称，诸如妓院、青楼、窑子、花街、妇闾、娼馆，甚至幽会金屋来给光荣的圣保罗州州首府的"议员避难所"——豪华的、雅致的、十分机密的休息场所——作出那一等级的评价。

如果我找不到合适的字眼，总觉得自己有些优柔寡断并担心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那么请原谅我。要知道我是个习惯于干燥的土地与朴素的生活、清贫的收入与沉重的劳动的粗俗的讲述者。况且又何必来为伟大人物用以祛劳解愁、恢复精力的愉快的休息场所加以评定呢？正象人们所说的那样，在这极美好的角落里，最有实力的人物与美丽、能干的姑娘们在一起共享欢乐。咳，穷汉们和无名人物是多么困难呀！我之所以说"无名人物"，是因为"议员避难所"的大门仅仅是向那些负有盛名和荣誉的黄色作家，向少数特权者开放的。谁知道呢，如果我走运的话，也许在一个美妙的日子里也能上那儿去。那时就能找到一个确切的名称。现在暂时还不行。

年轻的议员是个四十岁左右的漂亮汉子，但其地位略低于最可爱的博士。看起来议员就象个男子汉的样板，如果他愿意的话，在电视屏幕上亮亮相就能挣一份家私。此公稍有些发福的趋势，肚子开始鼓起来，束腰带也不顶用，他眼神中有一股贪婪和狡黠的神情，年轻的议员的声名十分令人生疑，在联邦议院里人们暗地里对他飞长流短。当然是暗地里，从来不公开——谁敢？他深受上流社会的欢迎，尤其是受真正掌权的那一个人物的欢迎。在报纸的新闻栏中开始把他称

为重要职位的候选人。最近以来威信扫地的议员当选证书已经不足以保持高度的威信了。他已经得到可靠的许诺，在最近一期招聘时，他将进入高等军事学校。

善于与著名人物交往的最可爱的博士不叫对方的名字，认为这样做没有必要也失之于轻率。这与他们尽量不谈钱款和支付是同样一回事。年轻的议员的面孔只在一定的时刻才露出快活的微笑，因为在现今这个时期有利的交易并不常有。年轻的议员在“爱国主义”的合法范围内以公认的灵活性广泛结交，达成协议，进行各项微妙的活动。小费——这个字眼用来表示那些利用了他的好处和关系的人们的谢意未免太丢脸，太不体面。

看到他们两人晚间如同刚出娘胎那个样子，悠闲地伸直身子躺在这里一间安图阿涅特夫人专为喧哗的娱乐而留下的隔音厅里的大沙发床上，是很愉快的。他们把女郎打发走，为了崇高的利益而耽误了一些寻欢时光，因为两个人都意识到自己的职责重大。

“我们在这里避开了人们冒昧的好奇心，”极度讲究虚荣的新顾客、年轻的议员对“避难所”大加赞许。

首先是为大人先生们发泄性欲而设置的、备有罗马浴间的厅堂，同时可供作渴求宁静和谨慎的资本巨头们进行重要的事务性谈话的场所。年轻的议员说得好，在“议员避难所”他们避开了人们的冒昧的好奇心。

最可爱的博士从手提包里取出皮盒子，向年轻的议员奉敬雪茄。他知道自己对手的习惯与情趣，饶有兴味地进行了研究，虽然他对年轻的议员的经历不无反感。

“古巴雪茄……”博士微笑着解释说，由于这里生活的各

个领域都禁用古巴商品，所以奉敬便更加显得贵重。

年轻的议员嫌一支不够劲，一把抓了三支。

“从前我只抽古巴雪茄。现在这玩意不易弄到，全是共产主义的诡计造成的。”他闻了一下雪茄。“好极！我们应该把古巴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魔爪中夺下来，把这片大陆从破坏活动的可怕威胁中救出来。”他语言夸张，假如让他站在议会的讲坛上如此宣讲那才合适。

“美国人迟早要叫他完蛋的。”最可爱的博士把金黄色的打火机伸过来给对话者点烟。“但是当您想要古巴雪茄时，那就别客气。我总有相当存货的。”

年轻的议员无法掩饰贪婪的眼眸中的艳羡的火花：这类人物真会享受，他们应有尽有，他们可以给自己弄到任何豪华物品。究其实他也只不过是受人雇用的经纪人而已，假如再推想一下其他人——老板们，那又怎样呢？他决定跨出最困难的一步——利用偶然到手的可能性：

“谢谢。让我们谈主要问题吧，我们不能让姑娘们久等。应该说明，这些事不易办，有相当困难，我甚至可以说——几乎困难至极。我的朋友声明，他无意于包揽这笔生意。”

“是的，但是几天以前有了另外一些消息。”

“那时报纸还保持沉默。可现在他们都写了些什么东西？”

“想想看，报纸……总是哗众取宠，耸人听闻。”

“有人说，全世界只有五个这种类型的企业，而且没有一个国家允许开办这类工厂。污染环境——是个令人惊恐的字眼。可怕极了。”

“只有五家？报纸搞错了。”对方以得意洋洋的神情宣布说：“起码可以给您报出六家。”

“反正一样。我担心……论据应是令人信服的，否则我们无法说服我的朋友，假如他寸步不让，那么我就不知道用什么法子可以获准登记注册。”

最可爱的博士不是牧羊人，但是他知道自己的羊群，就是为此人们才给他付酬，价格昂贵地付酬。要在商场上做买卖，就得长袖善舞，假如需要，就要顶住并且估准顶到什么限度恰当。

“我理解。就是说，我们提供给您和您的杰出的朋友的论据份量还不够。”

“是的，论据不足。可笑的理由，他对我这么说。‘可笑的’，这是他的字眼。正如您知道的那样，最后决定不是由他做出的，他本人应当陈述理由，为此就需要令人信服的论据。”议员又给自己斟了一杯威士忌。“全世界只有五家，只有五、六家……报上是这么写的。污染水源，药死鱼类，毒化空气。您还读过《圣保罗州报》上的文章吗？在意大利事情弄到把经理们判刑入狱的地步。”他吐了一口“颠复主义”的但其香无比的古巴雪茄的蓝色烟雾。

最可爱的博士压低嗓音，尽管在“议员避难所”的单独的厅堂里只有他们两人在一起，而且这里不存在被冒昧的耳朵窍听的危险，不会安装窃听器。不象在那些以阿拉伯石油和武器走私为题材、专写国际间谍和极富性感的女间谍的长篇小说中所常描绘的那样。

“我的朋友们倾向于充实证据。”装模作样的声音变得几乎听不见了。“多少？”

年轻的议员思量着，举起手指象是在估量数字，确定款额，然后大声报出高价。最可爱的博士否定地摇摇头。

“一半。”

“一半？太少了。”

“再多一个子儿都不成。”声调听来坚决了一些。“有人同意收取少一些的数目就能很迅速办妥这事。”

“算了……我同意。归根结蒂报纸撒了这么多的谎言，而《州报》以它固有的玩弄民主的手法总在反对我们的利益。当然，一切可能结束得不妙……”

最可爱的博士从皮包里取出支票簿。

“开凭票即付的支票，”年轻的议员建议说，这话说得外行。最可爱的博士差点没露出嘲弄的笑容。

年轻的议员收下支票，站起来，走近衣柜，把支票收进西装的内袋里去。他们又斟上威士忌，举起杯来，默不则声地互相致贺。约好在最近一天就在此地再次会晤——找不到比这儿更僻静、愉快，适合于解决对国家的进步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务的地方了。年轻的议员一拍掌，门打开了，女郎们又回来了。归根结蒂，生活总不能简化成仅仅为祖国利益而操劳。

门口，一个女管理员走过来给他们送行。议员？议员，新顾客，还不是常客，表示感谢并问讯安图阿涅特夫人。女管理员解释说：

“夫人在巴黎，回老家作客去了。您知道，安图阿涅特夫人是位法国将军的女儿吗？她母亲出生于马提尼克岛，美人儿①！……”

女管理员正在练习讲法语——将来总有一天，在一个美

① 此处原为法语。

妙的日子里当季叶塔感到疲劳并决定常住阿格列斯捷的时候，恐怕难免要由她从现今的女主人的手中继承下妓院的掌管权。

季叶塔为了参加在杜勃列尼伊广场举行的庆典，和里卡尔多一起回到阿格列斯捷后，想从列奥诺拉那儿了解其爱情的乐章奏到那一曲了。姑娘把保护人的手紧抓住，忸怩地微微一笑：

“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好妈妈。阿斯卡尼奥外出两个昼夜去检查镇公所的工作，回来后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还是那样入迷于在此地开设旅游中心的事，还是那么温柔，但已经不那么拘束了。他对我说，镇长死了，他将被选任这个职务，那时他的地位就会改变。他激动得很，变了样。他甚至吻了我。你想象得出吗？佩尔佩图阿夫人撞见了我们……我真高兴，好妈妈！”

“那有什么，好啊。照这一切情况来看，你可以在河岸那边尽早地表现出主动性。新人一定合你的口味。暂时还有时间，得充分利用，我们可是迟早总要收拾行装，一切也就将结束。”

“哎哟，好妈妈，到了这一天我会死的。”

“谁也不会因为爱情死掉。那次巴尔鲍扎怎么说的？我们是为爱情而生的。”

善良的，忠实的卡尔莫！她有个聪明的女人的好名声，却让自己中了季叶塔的诡计并为了推迟她们的行期，向阿斯卡尼奥揭开了列奥诺拉的内情，似乎她是失身于那个坏蛋，过去的未婚夫。而后发生的种种完全合乎安托尼叶塔所期望

的那样。阿斯卡尼奥知道此事后，一下子就改变了自己的举止，变得勇敢了，也更温柔些。很快地，当他完全克服了以往的那种拘谨之后，他就把自己的恋人拥入怀中，忘记了自己准备结婚和建立家庭的计划而仅仅贪图于床笫之欢。归根结蒂，许多东西都取决于枕席之上。

事实如此！仅以外甥里卡尔多为例，也足以说明问题了。他差一点由于良心的责备和恐惧而发狂，他准备离开神学校，认定自己在曼格-瑟科的沙丘上与姨妈狎昵后必遭天主的终身惩罚。而现在他别的什么东西都不想要——假如可能的话，他可以整天在欢乐中度过，——沉缅于色情的青年、充沛的精力、无穷的力量、无尽的欲望、火山、地震、欢快！季叶塔则筋疲力尽，劳顿不堪，但心满意足，休假中的顽皮的小姑娘，跳跳蹦蹦的小山羊。小山羊？这是只从未接纳过年轻的、永不餍足的小山羊的老母羊。里卡尔多也变了，变得热烈、苛求、温柔、欢乐。他抛开了恐惧，掩埋下良心的谴责，欢乐的同时继续为至高无上的神效劳。他就是这样认清了天主的仁慈。

星期六傍晚，工人们都要回到瑟科的村庄去，于是里卡尔多用若纳斯的船只把他们送走。当他回来时，他年轻的面孔豁然亮堂起来。他在沙滩上找到季叶塔，她穿着与其说是遮掩不如说是显露她的迷人身姿的游泳衣，他垂下眼睑，通报说：

“今晚我要在阿格列斯捷过夜，若纳斯用船送我去。”

“今天，为什么？过几天我们就要回到那里去了。主要工程已经完工了，余下的让司令官照料一下，我们只要有时花上一昼夜的时间来这里看看就成。为什么要今天回去？你

怎么啦，对我腻烦了？”

“这句玩笑可不能说。但是，今天我忏悔过了，明天将要进圣餐，假如留在这里……我明天一定回来。请允许我……让我走吧……”

这是在季叶塔与天主之间撕裂成两半的孩子、浪女牧场上的小山羊和教堂里的神职人员的请求、哀告、诉怨和颤抖的声音。只要一句话，一个手势，一个目光就能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使他避开教堂和圣餐礼。

这是纯洁的和淫荡的、有力的和软弱的教士，迷恋女色而又破戒者。天主的孩子。

“算了，去吧，去替我向天主祷告，我将感到无聊。明天在这里等你。”

当她坐进“马里涅季”回圣保罗时，她也将由于他的不在而感到痛苦：不掉下几滴泪水绝对应付不过去的。在这里，小伙子是她的孩子，神的仆人！她教会了他懂得什么是风情，使他认识了女人、欢乐、非常精细的快感，她把他变成一个男人。当她走后，里卡尔多将在别人的怀抱里，别人的胸脯上，别人的膝盖上寻求与他在曼格-瑟科体验到的同样的快感，激动和欢乐。季叶塔突然充满了愤恨。她决心留在阿格列斯捷，起码也要待到通电时再走。这样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还能享受到这种狂烈的恋情，这种如同汹涌的浪涛和强劲的飓风般的放纵。然后她就把他留给天主，他也将摆脱掉使人忧郁与痛苦的失去童贞可能引起的恐惧与危险。而这种童贞，季叶塔作为伪装的虔信者们、巫婆们、仇视亲人的凶狠的老处女们的阴谋的牺牲品，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佩尔佩图阿出嫁给少校前就是这样的一个老处女。

星期天早晨他们乘埃利耶泽尔的快艇到曼格-瑟科来，沙滩上充满了欢乐。大家都聚集在正待上梁的季叶塔住屋的外墙前面。司令官达里奥在椰子树干上刻写出她想出的名称："伊纳西奥羊舍"。大家异口同声地赞同司令官给予不在场的神学校学生应得的赞扬：建筑速度之快，季叶塔应归功于里卡尔多。

稍晚，安托尼叶塔在山岗散步时，听取了卡尔莫津娜的报告。

"我告诉阿斯卡尼奥说，你向我公开了列奥诺拉的事……呶，就是关于南方订婚、旅行、药物的事，你还记得……"

季叶塔露出惊讶与不安：

"你对他说了，列奥诺拉不是处女？我的天主，卡尔莫！"立即又表示理解："假如认真考虑一下，也许让他知道了真情反而更好。感谢你，卡尔莫。看来，这场谈话可不愉快吧。"

"是的，但是我满意。我以为他要与列奥诺拉绝交，拒绝她，再也不想见到她，但是，阿斯卡尼奥却战胜了偏见。他是个正派人，甚至不愿意让列奥诺拉知道我跟他讲过这事。他真有骑士风度。"

季叶塔点点头，表示同意，但却暗中窃笑她对这位骑士得悉列奥诺拉不是处女后所采取的行动，再清楚不过了。阿斯卡尼奥竭力想和她一起过夜——这是季叶塔的预见。假如，以前他在热恋，幻想着订婚和结婚，那么得悉真情后，就退缩了——须知在阿格列斯捷没有一个男人娶失去贞操的女人为妻。正因为如此，一旦没有月亮的夜晚可以毫无阻拦地把她带到河边垂柳遮蔽下的僻静角落里去，拒绝她，那才蠢呢。这样，列奥诺拉的心事算是解决了。以后，剩下的事

只是出发时留几滴眼泪而已。"里卡尔多为什么这么久还不回来？"她自问了一句，站在沙丘的高处看看河面，没看到若纳斯船只驶近的任何征象。大主教的仆役会不会去理会放荡至极、庸俗的女人埃德娜夫人的淫欲的目光、半启的贪婪的嘴唇？

"你在忧虑什么，季叶塔？假如我做的不对，就对我说。"

"你做得很好，卡尔莫。我想起卑鄙的未婚夫。那么你对埃莉莎也谈过？"

不，卡尔莫津娜女士与埃莉莎还没有谈过。她不想说服她摒弃头脑中的狂想：把阿斯捷里奥象行李似地攫住跟随季叶塔上圣保罗去。她在与阿斯卡尼奥进行的困难的对话后还没喘过气来，没有足够的勇气来进行新的打击。埃莉莎的失望，也许会更加强烈，须知她这人并不具备象阿斯卡尼奥那样的坚强性。季叶塔还需要一些耐心，卡尔莫津娜女士在方便的时候，只要埃莉莎自己扯到这个问题上，就跟她谈。就让可怜的人把自己对圣保罗的幻想再保留几天吧。

但是，当季叶塔回到阿格列斯捷后，阿斯捷里奥首先讲起这件事。他不声不响地坐在酒吧间里，直等到佩尔佩图阿跟儿子、神学校学生一起上教堂去后，才利用上这位大姊不在场的机会：

"姊姊，我想跟你说句话。是关于我与埃莉莎的事。但首先请答应我不要泄露我们的谈话。"

"妹夫，说吧，全讲出来吧，我会保守秘密的，你甚至想象不出我心中有多少秘密，所以我的胸膛才这么丰满。"她愉快地笑起来。

"埃莉莎有个愿望。如果她还没有跟你说的话，那么她一

定会请求你带我们去圣保罗。要你给我找个工作并在你的住宅里给我们一间住房。"

"她说倒还没说过，但是已经暗示过了。你也想去？"

"根本不！"但是他立即醒悟过来，不能得罪季叶塔："我想说的是：我要生活在你的环境中当然愉快，你对我们说来不仅是个姊姊，而且成了我们的天主，但是我不愿生活在圣保罗，在那里我会不自在。埃莉莎当然渴望上那里去，想把我们的生活搞得更好些，但是我知道，这将有什么结果。要知道在那里穷人的日子比在这里还要难过得多。"

"说得对，妹夫，正是这样。但是你可以放心，这种事不会发生，不会的。你在那里真的不会好过，妻子的位置则应在丈夫的身边。假如埃莉莎跟我说起这件事，我想法让她丢开这类想法。"

"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二姊。"

"用不着感谢。埃莉莎是我的妹妹，我有责任关心她，尽我所能的帮助你们，但是，只能在这里，而不是在那里。"

季叶塔一辈子都很少见过这样心满意足的人，象阿斯捷里奥在谈话末了所表现的那样。她亲切地望了妹夫一眼：

"听着，阿斯捷里奥，你不应纵容埃莉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假如她跟你说起圣保罗的事，那就坚决地说你不想去；不愿离开此地。要给妻子勒紧笼头。"

"我害怕给自己添麻烦。她会跺脚、狂喊，一连几天唠叨个没完，直到迫使我屈从为止。我怎能说服她呢？"

"向老泽·埃斯捷维斯讨教，他会帮助你。问他，他怎么教会埃莉莎的母亲听话的。也许，他会把自己的拐杖借给你。就是这么回事，妹夫，假如善于用拐杖，一次就足够

了。母亲托尼娅从来也不敢跟老头子抬杠，至于圣保罗的事，那你放心，有我。”

夜里季叶塔和里卡尔多、天主的仆人一起度过。

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与米尔科·斯捷法诺几次谈判后，觉得自己是另外一个人了。社交专家只要花一个小时时间就足以赢得真正的镇公所负责人员的信任和钦佩。真是个正直的幻想家。最可爱的博士拿出计划和图样，这是由具有巨大想象力的、有权威的都市设计者——建筑师们提出的。他援引了富有内涵的秘密数字和公式，使用了奇异的术语：企业结构、生产机密①、劳动市场、商业②、地位——“散塔纳多-阿格列斯捷小镇将获得工业城镇的地位。”阿斯卡尼奥大为吃惊。

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站在一幢具有殖民地风格的古老私宅的门槛上与来访者告别后，感到他已经占据了新的位置——成为某种类型的经理人。虽然这个名称不合适，要说得更正确些，——成为国务活动家。财富与进步是垂手可得的。村社的行政长官、光荣的未来——未来还是现时？今天他只不过是个镇公所的秘书，是的，也掌握了广泛的权力。很快地他将成为镇长，获得更大的权力，这种权力是由各方面看来都将获得一致拥护的民选所确定的。

在谈话过程中，他觉得，在理事会的全权代表的含蓄而又模糊的话语中听到了一种隐密的暗示——为所提供的效劳将给他私人以报效。他真有点儿茫然，但是，既然他已经产

① 此处原为英语。
② 此处原为英语。

生了怀疑，为了以防万一立即又补充一句话，他支持这个宏伟的方案完全是为了小镇和祖国的最高利益。事实是一目了然的：在自己的行动中他没有被任何一种卑鄙的感情所左右，他没有不体面的贪图。当他听到专家治国论者、政治活动家、善于鼓动的演说名人米尔科·斯捷法诺博士的报导时，只有对故土的爱以及促进这些地方发展的愿望使他焕发出热忱。米尔科·斯捷法诺博士的话值得听听！

人性的鉴别专家、玲珑的实业家、最可爱的博士让步了。他善于退让。一切都有它相应的时间和地点。好吧，敬爱的镇长，得了①，请别把我的话往别处想。这里指的是从公司方面对镇长的共事——作为应受酬金的劳务——提供给市镇的直接的或间接形式的报酬，由于这种共事才能获得必不可少的许可，以便在他所管辖的一个区——曼格-瑟科这里建造由两个互为关联的大工厂组成的工业综合体。

除了纯利润、相当数量的税款、居民人口平均收入的提高、居民就业人数的增加外，公司还将负起义务限期整顿好必要的公共事业，诸如，铺设柏油路等。假如需要，公司可以向州当局、向交通部门交涉——只能私下里跟您说，镇长先生，公司的经理们有足够的威望。另外建造高级旅馆、开辟公共汽车线路，组织河运交通。那就更不用提及厂址所在的曼格-瑟科地区了，这将意味着拥有几十幢工人、技术员和职员的住宅大楼的现代化工业城市的诞生。企业将无偿地促进整个地区的进步。可尊敬的经理们首先考虑的不是利润，而是为加强巴西的国力使之达到它在世界上应有的光荣

① 此处原为英语。

使命的水平而作出自己的贡献。

深受斯捷法诺博士的言语蛊惑的阿斯卡尼奥看到，矗立在自己面前的位居巴伊亚州各市镇最前列的重新繁荣起来的阿格列斯捷。看到空中尽是工厂烟囱喷出的烟雾，这烟雾绰绰有余地弥补了缺少蒸汽火车浓烟的不足并同时给阿格列斯捷带来了财富，给阿斯卡尼奥本人则带来了更大的荣耀：他，一个年轻的镇长，促进乡土的进步的一个出色的领导者。

当阿斯卡尼奥与公司的临时理事会的全权代表谈话快结束时，便以镇公所的名义答应公司对它要求在小镇土地上安置公司各企业的可能性进行研究时，他意识到，法律系大学生昔日的自尊心在他身上重又复苏了，那时他构思过各式各样的计划。除了高度的公民感外又添加上个人的利益。个人的，但不是微小的，也不是自私的。

他被阿格列斯捷最初发展的阶段得以官运亨通的前景迷住了，因为官运亨通将为那个想当圣保罗上流社会的百万富翁、女继承人的丈夫的候选人提供当选证书。

至今他都认为诺拉高不可攀，总是以恐惧的心情等待对方宣布动身的日期，这个日期意味着不可靠的田园牧歌生活的结束，这种生活饱含着沉默与期待、暗示与畏怯的手势。现在在他的面前展现出广阔的活动场地、战斗范围，他已经不再感到自己是个濒于死亡的小镇的无足轻重的官员，因为，就象最可爱的博士以富有诗意的形式所表达的那样，在阿格列斯捷的上空将升起伟大事件的曙光，它宣告进步的清晨已经来临。

遗憾的是他不能对列奥诺拉，不能对她，也不能对别的

人，描绘这个奇迹，米尔科·斯捷法诺博士要求保持最大限度的谨慎态度，直到新的指示下达之际，他们的谈话是绝密的。公司只能在初步研究之后，才能使大有希望的新事物公开化，而研究才刚刚开始进行。一句话，不到必要时刻予以泄露，就会破坏一切，整个事业也就完蛋了。

虽然，乍看起来，以曼格-瑟科为边界的散塔纳多-阿格列斯捷似乎是建厂的理想地点，而最后的结论还决定于对各种因素，包括从列阿尔河河湾海水深度到行政当局的支持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全面研究的结果。新的一批技术人员一过圣诞节就要来到。为了帮助他们有效地进行各项复杂的工作，斯捷法诺博士请求镇长先生不仅有善良的愿望，而且还要慎重行事。河岸一带的土地是不是归镇公所所有？假如不是，那么它是属于谁的？慎重的态度至为重要，至少不让地价猛涨，以致征用土地变得不上算。今天保持沉默，以后才能放焰火。

共事，好办，可以在一切需要它的方面进行。保持沉默则要困难得多。这个地方的人们喜欢提出各种问题，即使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会想出各种问题来。假如阿斯卡尼奥对会见一事默不做声，人们就会更加议论纷纷，结果更坏。不能涉及一下组织旅游中心的方案吗？话题已经扯开了，他，阿斯卡尼奥本人，原先也认为所谈的正是这回事。

这个想法使最可爱的博士觉得极其滑稽可笑，他忍俊不禁。他把视线投到从镇公所楼窗上可以见到的阿格列斯捷平静的街道，开心地表示同意。

“旅游……非常美妙的玩意儿，镇长先生。这真是滑稽

可笑①。"

阿斯卡尼奥对来访者的快乐心情及其脸庞上嬉笑的神情，用法语讲的言语的含意不感兴趣。博士帮着把计划和方案放进长长的铁盒里去，收拾好文件，合上雅致的黑皮包。在出口处，米尔科·斯捷法诺博士把皮包和铁盒交给保镖——重量级举重运动员、庞然大物的运动员的腰上露出一支手枪的枪柄。同样重量、体积和嘴脸的另一个壮汉赶紧从其与司机一起用饮料的酒吧间里跑来，他的上装敞开，武器令人触目地突出来。

这一次博士是在司机和一对亡命的壮汉的伴同下来到的。欢迎他时，奥斯纳尔和菲德利奥在场，令人失望的是，没有一个火星女人或者哪怕是来自伊帕涅马的姑娘②走下汽车——来的只有伟大的外地来宾的头头、司机和两个保镖。但是有了研究和评论的借口：阿格列斯捷的居民除了大刀以及星期六集市上农民插在腰里的普通劳动工具外，已经好几年没看到任何一种武器了。

武装保镖缄默不语。那个进酒吧间解渴的也始终没有把视线从镇公所的大门移开，那里他还留下另一个保镖，扑击能手。奥斯纳尔不敢问别季生活得怎样，她对亲近的人们是用别贝这个名字的。他十分愤怒地领会了生活非常腐化的菲德利奥的建议：

"你为什么不和他聊聊？跟他说些滑稽可笑的事，博得他的好感，了解一下他干吗来了。"

---

① 此处原是法语。

② 伊帕涅马是里约热内卢的一个区。来自伊帕涅马的姑娘指驰名的黑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

“你见鬼去吧！”

令人厌恶的这一对保镖手里拿着文件坐进汽车的后座。最可爱的博士握一下阿斯卡尼奥的手。脸上现出善意的微笑：

“回头见，敬爱的镇长。祝圣诞节幸福①！顺便说说，假如允许的话，我将在圣诞节前给穷孩子们送一些礼品来。”

他走了，而一群游手好闲的人们还逗留在那里看着也站在原地不动的阿斯卡尼奥，后者正在考虑最可爱的博士所说的及答应给予阿格列斯捷的一切。给穷孩子的圣诞节礼品，这是令人高兴的开端。奥斯纳尔走到跟前说：

“那末，我们的船长，天体航空学家到此有什么事？”

不善撒谎并被众人视为原则性极强的诚实公民阿斯卡尼奥突然发现，自己将不得不撒起谎来，破坏自己的原则。只好这样了，一切都是为了阿格列斯捷的利益！他有点羞愧，慌了神，回答说：

“除了旅游，还会有什么事？”他叙述起他认为不是机密的细节：“他们对购买曼格-瑟科的土地感兴趣。椰子树林……”

“椰子林土地？这个不可能，阿斯卡尼奥船长。这将掀起一场真了不得的慌乱。要知道至今还弄不清它是属于谁的……”

有些难为情的阿斯卡尼奥发现列奥诺拉站在佩尔佩图阿家的门坎上，她的视线投向镇公所这面来。他说好要去看望她，看望她和季叶塔，以便一起上“卡塔琳娜贮水池”游泳

---

① 此处原为英语。

去。现在正是时候。他赶紧和众人告别。

奥斯纳尔对镇公所秘书的举止感到惊讶：阿斯卡尼奥明显地在隐瞒着什么。什么旅游事业、大笔金钱、大量新事物。假如这些家伙当真地买了曼格-瑟科的椰子树林和沙滩，那怎么办？假如那里开办起只对其成员开放的俱乐部那又怎么办？不，他们办不到，沿岸地带公民的财富，它是不可割让的，难道不是这样吗？也许，他们只买一些地段，盖一些旅馆、小铺、现代化的商店……谁知道，也许别贝还会来到这里，在椰子树林逗留一段时间，了解一下沙丘对旅行者有多大的吸引力，并组织广告的事：请接受我们的邀请，请光临曼格-瑟科的白色沙滩，费用按月付清。别季在他看来是适合于从事这类恶劣的行当的。

除了还在"杜卑人"电影院看好影片的年轻人外，实际上镇里的其他全部居民都于圣诞节前最后一个礼拜天的下午五点钟聚集在改名为莫杰斯托·皮列斯的原杜勃列尼伊广场上。小公园、它周围的人行道、中间的方尖碑、圆石马路，这一切全是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在镇公所工作期间活动的成果，受到一致的赞扬。

"这个阿斯卡尼奥，真棒！"

"想想，他要是真正地当上镇长，那还要棒。"

"阿格列斯捷将要变成天堂。"

为庆典和展示狂欢节服装搭起的木头舞台、碑身上饰有巴西国旗的方尖碑。在拐角处佩尔佩图阿房子墙上的金属板也同样饰有旗子。

端庄严肃而又和蔼可亲的安托尼叶塔·埃斯捷维斯-坎

塔列利、被家属和亲友围住的庆典会上的教母、真正的女皇或象诗人巴尔鲍扎所形容的那样，下凡来到阿格列斯捷沙丘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圣母，挽着阿尔图尔·德·菲格伊列多上校的胳膊，在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莫杰斯托·皮列斯、阿伊达夫人及其女儿玛丽娅与女婿——“佩特罗勃拉兹”国营石油公司工程师的陪伴下走向朴实的纪念碑。寂静、凝神、伸长的颈脖。安托尼叶塔夫人剪断绕在水泥板上的富有民族色彩的黄绿色缎带。水泥板上刻有庆典的日期和现任镇长、极可尊敬的阿尔图尔·德·菲格伊列多上校的名字。在掌声下进行的简朴的同时又是激动人心的仪式，这时佩尔佩图阿又从黑裙子的口袋里掏出黑手帕擦擦眼泪——就象阿明塔斯附着卡尔莫津娜女士的耳朵讥讽地说的那样，黑色的哭丧的眼泪。

小学生们唱起赞歌。为了对挥着手的上校表示敬意发出了致敬的呼声。他非常满意，又挽起季叶塔的手。骄傲的小山羊成了出色的母山羊。哎哎，想当年！

由于即将迁入新房子，对生活感到心满意足的泽·埃斯捷维斯，举起拐杖欢呼道：

“我的女儿安托尼叶塔·埃斯捷维斯-坎塔列利夫人万岁！”

人们情绪高涨，佩尔佩图阿再次流泪，埃莉莎的美貌大放光彩。带着电影明星那样的微笑的列奥诺拉处在高度的激奋中，带领大家欢呼起来了。为什么人们不向阿斯卡尼奥致意呢？

大家向阿伊达夫人鼓掌，邀请她去揭示嵌在拐角上一所房子墙上、刻有离职退休的本城杰出公民莫杰斯托·皮列斯

名字的石板。

“假如人们不向阿斯卡尼奥致意，那我就不客气地要站出来。”为这不公正的情景感到极端愤懑的列奥诺拉想着。

轮到神父马里安诺了，他在穿着红白两色圣服的、礼仪周到、虔诚纯笃的神职人员里卡尔多陪伴下出现了。神父给小花园、方尖碑、广场和所有在场的人们祝福。他为阿尔图尔·德·菲格伊列多上校、为极可尊敬的镇参议会参议莫杰斯托·皮列斯、为教区的慷慨的、模范的母羊——安托尼叶塔·埃斯捷维斯-坎塔列利以及她的可爱的养女，准备了特别热情的祝词。

“佩特罗勃拉兹”的工程师佩德罗·帕尔麦伊拉博士在发言。他讲到阿格列斯捷的不受骚扰的寂静和美丽：让它们永不被暴力、环境污染和战争的灾祸所破坏。

结束时，阿斯卡尼奥以阿尔图尔·德·菲格伊列多上校的名义讲话。他在列奥诺拉的眼光中寻求灵感，显得兴奋激昂，预告说，散塔纳多-阿格列斯捷必然会有宏伟的、光荣的一天。尊敬的公民们可以为即将来临的这个日子而欢呼，到那时停滞和贫困、困难和寥寂将宣告结束。也许，阿格列斯捷将成为可以与州首府萨尔瓦多附近的工业中心阿拉图相匹敌的巴伊亚州新的工业中心。富裕和欣欣向荣的时代将返回，为自己所热爱的、布满森林和河流的故土而自豪的种种因素将再现，阿格列斯捷将在巴西的地图上象颗璀璨的明珠闪闪发光。

“船长阿斯卡尼奥在那儿胡扯什么，见鬼？”奥斯纳尔问。“他肚子里隐瞒着什么东西。”

“隐瞒？阿斯卡尼奥只是不想宣扬组织旅游综合体的计

划罢了，但是，似乎这些计划非常出色。”卡尔莫津娜女士答道。

“他提到了什么工业中心的事。”

“这是一种表达方式。您总不至于否定，今天的旅游业从最大意义上来说，正是一种工业。”卡尔莫津娜女士解释说。“况且阿斯卡尼奥正在热恋中。”

阿斯卡尼奥以“散塔纳多-阿格列斯捷万岁！”的激动人心的欢呼声结束了自己火热的、虽有些不相连贯的讲话。从莫杰斯托·皮列斯广场的角落里传来跛子山羊精用喝酒喝坏了的破嗓门发出的不及时的祝词：

“阿斯卡尼奥万岁，他的爱人万岁！阿斯卡尼奥，什么时候举行婚礼？”

列奥诺拉在埃莉莎和卡尔莫津娜女士的笑声中脸红起来了。姑娘们和小伙子们不在听小花园周围的纷纷议论，他们手挽着手踱起慢步，形成一条散步用的林荫道。列奥诺拉望着阿斯卡尼奥，把手伸给他——又一对恋人绕着广场走起来了。卡尔莫津娜女士十分激动，出着粗气。

阿尔图尔·德·菲格伊列多和季叶塔并坐在一条石凳上抚摸她的手，欣赏她的戒指，以信任的语气说道——这些钻石是天然的还是人造的？假如是天然的，真是无价之宝。

“一切将以我的教子阿斯卡尼奥由于旅游业这件事发狂而告终。想想看，他到我的庄园来，说他们将在这里建造工厂，在曼格-瑟科建立城市。”

由镇公所付费的即兴式乐队按各人所好轮流地奏起各种舞曲，立即出现了一对对舞伴。

列奥诺拉望着阿斯卡尼奥，他听见她的耳语声，微微笑

着：

“去吧……”

他们进了舞场，手风琴奏起狂欢舞曲，列奥诺拉眯起眼睛旋着，阿斯卡尼奥牵引着姑娘，轻盈的身躯贴近她，松散的发丝触碰上他的面颊，他感觉到她急促的呼吸……舞会占据了广场，人们全跳起舞来。

夜里九时正，舞台上灯光熄灭，舞会结束了，但是卡尔莫津娜女士想出了到河边散步，举行一种别具一格的夜间野餐的主意。他们在曼努埃尔先生的酒吧间里准备了啤酒和巴西可可、鳕鱼包子——葡萄牙人的有名食品。大家在石头上各就各位，奥斯纳尔拿出开瓶子的起子，卡尔莫津娜女士打开鳕鱼包子的纸包，大家边吃边谈。撇在一边的阿斯卡尼奥和列奥诺拉手拉手在傻笑。季叶塔按捺不住，站起来：

“我累得要死。我建议……”

她还没来得及宣布完自己的建议——把一对恋人留在这里，而谁要睡觉，就各自回家去，谁喜欢夜游就自寻暗黑的小巷蹓跶，——就在这时坐在她身旁的诗人巴尔鲍扎指着城镇并问：

“那是什么亮光？有点象大火。”

不大象，而事实上却燃起大火，火苗高高扬起，火灾的反光在黑暗之中迸发出红光。

“失火了！”阿明塔斯大声喊起来。

“在哪里？”

阿斯卡尼奥也站了起来，脑子里出现了一幅城镇的地图。

“这是‘深坑’。”

"啊，我的天主！"卡尔莫津娜女士呻吟着。

在"深坑"住的都是最穷苦的人们，那是些一贫如洗的人、行乞为生的人、酒鬼、二流子和在镇中心街道上乞讨一块面包为生的老人。

"赶紧上那边去！"阿斯卡尼奥帮列奥诺拉站起来。

季叶塔不等召唤已经走了，很久以前当她还是个年轻姑娘时，有次夜间，她与商品推销员在"卡塔琳娜贮水池"岸边散步，也听见了喊声，也看到了火灾的反光。当他们跑到火灾的现场时，帕乌琳娜夫人的房子已经烧光了，烧死了寡妇五个孩子中的三个，最小的三个。阿格列斯捷火灾不多。但只要发生火灾，总要死人，这里没有任何灭火的工具。

野餐取消了，一伙人跟着季叶塔去了，后者离其他人越来越远了，快步变成了跑步，街上出现了不少被火灾的反光招引出来的人们。

季叶塔是最先赶到"深坑"的一批人当中的一个。小屋被火焰包住，幸好它与其它房子相隔开。当地居民围住一个胖姑娘，她喊着，揪住自己的头发：

"她要死了，我的奶奶！"

跛子山羊精用慢吞吞的声调解释说，外号叫"肥肠"的玛丽娜，按职业是个洗衣女工，如果能找到主顾也临时充当廉价的妓女，她被火灾惊醒，跑到街上来，却忘了自己的奶奶，老米凯琳娜。火焰笼罩住小屋的墙壁、棕榈皮屋顶，已经不能行走的老太婆很可能活活被烧死。二十来个邻居和好看热闹的人对孙女呼救奶奶、她的唯一亲人无动于衷：假如首先负有亲属义务的"肥肠"本人并没发疯得要爬进火里去，爬进这地狱里去，那么别人又多什么事！他们指望用奶奶米凯琳

娜年事已高，谁也记不起她的年龄这一事实来安慰孙女。她见过好事，也遇到坏事，他们说，我们就让她安息吧。用不着使自己去冒死亡的危险来延缓她的生命，至多延缓几个月、几周，甚至几天。

季叶塔没听完山羊精的解释，不理采邻居们的剖析，与这些喊声、劝说相反，一下子扑进火焰里去了。当奥斯纳尔和阿明塔斯赶到肮脏的街道时，季叶塔已消失在火焰中。从各处急急忙忙赶来了男人、女人、孩子，教堂的大钟敲响了，发出阴沉的声音，宣告不幸和死亡。

当列奥诺拉撑住阿斯卡尼奥的手来到，卡尔莫津娜女士紧随在他们后面也来到时，嘈杂声更大了。

"安托尼叶塔夫人在那里，在里面……"

列奥诺拉得知季叶塔奔进燃烧的屋子里去了，松开恋人的手，打算也冲进去，但是阿明塔斯一把抓住了她。脸色苍白的阿斯卡尼奥把她抱在怀里。

屋顶塌下来了，强烈的火焰迅猛升腾，散开千万个火星。穿着法衣、光着脚的里卡尔多从人群中挤出来，正好看见了季叶塔。她手里抱住瘦小的老米凯琳娜——活生生的、完好无损的。老奶奶怒冲冲地责骂她那冷酷无情的孙女，后者在危险的时刻抛弃了她："我诅咒你，妖婆！"火焰宽容了躺着老太婆的木床直到季叶塔来抢救她时为止，然后便把它变成了灰烬。季叶塔身上的衣服烧着了，波浪式的头发冒着一圈火舌。

周围的人们是这么惊骇和激动，变得哑口无言，真是呆若木鸡了。只有山羊精还有点想象力：提来了一桶水，浇在季叶塔的头上。

假如水电站的电流——其电线和电杆已经迅速向城镇这方向伸延过来——把安托尼叶塔·埃斯捷维斯-坎塔列利抬到阿格列斯捷可尊敬的女公民的宝座上，那么抢救被孙女遗弃在火海中、被聚集在燃烧着的房子面前那些好看热闹的人们宣布为注定死亡的老米凯琳娜，则把她推上圣人之列。她的相片与主教堂祭坛上圣安娜圣母像并列在一起了，正如莫杰斯托·皮列斯所预言的那样。后者是浪女归来第二天拜访她的最初一批客人中的一个。

整整一天朝拜季叶塔的人们络绎不绝。他们渴望知道，她感觉如何，送来了向她热烈的问候、亲切的保证的条笺。在床头边上和列奥诺拉并排坐着的是诗人巴尔鲍扎。他由于关节炎而变得软弱无力但却忠于青春的激情，正在朗诵献给季叶塔的颂诗。在她的脚跟边上是埃莉莎和魁梧而温柔的外甥里卡尔多。他渴望吻遍姨妈的每一个伤处，把季叶塔拥在怀里。佩托送给她从林中采来的鲜花。

按心灵的实质和面容线条的美观都是个圣母的季叶塔，谢尔坦诺地区的无畏的贞德，躺在床上，听着聚集在广场上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喊着她名字的人们的呼声，沐浴在爱的海洋之中。

第 四 章

圣诞节日和新年之禧，或埃斯捷维斯母系氏族

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坐在镇公所的办公桌后，思忖着为庆贺水电站提供本镇照明用电这一盛举的庆典节目单。节目单还得提请镇议会在最近一次的例会上审定。工程师们估计，大约一个月之后，电线和电杆即可架设到阿格列斯捷。阿斯卡尼奥决定举行宏大庆典：用帕乌洛-阿方索电站的电力张灯挂彩，此乃本镇在复兴道路上迈出的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谁能料定，除去工程师外也许"瓦列多-圣弗兰西斯科"公司的某位经理大人或联邦政府的某位著名政治家将会大驾光临？须知，这是在光辉途程中刚刚举步的年轻行政官员、未来的镇长的初露头角。庆典应有当年之盛况，那时许多富豪和政界人士、首府当局代表光临阿格列斯捷：有演讲、欢宴、舞会、焰火，镇上居民还将在街上载歌载舞。

哪能弄到这笔经费呢？镇政府的钱柜总是空空如也。阿斯卡尼奥不得不再次拿着签名册走上街头募捐。募捐向例总是由庄园主、繁殖山羊的畜牧业家、巴西木薯和玉米种植场场主、镇议会议长、五十多年来无可争议的边区主人阿尔图尔·德·菲格伊列多带头签认，而后是以其姓名为广场命名的殷实富户莫杰斯托·皮列斯公民，他们的捐款数额引人注

目。而其他人士的解囊只能证明商业萧条、财源枯竭。

尽管这样，阿斯卡尼奥仍旧准备以空前的规模来举办欢庆晚会，到那时可以用帕乌洛-阿方索电站电力点燃的明亮灯炬来取代他祖父、昔日的行政长官在世时安装的老式发电机提供的灰暗之光。也许，阿斯卡尼奥最终能在欢乐与激动之际向美女列奥诺拉·坎塔列利表爱、求婚，并成为其正式的未婚夫。在去罗西尼亚出差期间，阿斯卡尼奥克服了卡尔莫津娜女士的那番谈话所引起的痛楚而处于不断亢奋之中。他自战胜了偏见后，感情以另一种方式表露出来，他满怀着对失身于可怕的诱惑者的无辜人儿的疯狂的柔情。相会与离别时的长吻激起了企求，燃旺了爱情的火焰。

阿斯卡尼奥准备向列奥诺拉倾诉衷肠，他希冀着后者的继母之垂怜，这位富孀的心地将随着对她的赞颂庆贺而越发温和。阿斯卡尼奥拟定的方案中含有以浪女芳名来命名通向本城镇的道路这一条款，扎伊罗的“马里涅季”正是沿着此路进出本镇；带来进步的、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带来季叶塔光明的电线也是顺着这条线路延伸过来的。自古以来就被叫做“泥街”的通道成了安托尼叶塔·埃斯捷维斯-坎塔列利夫人(荣誉女公民)之路了。纪念性的路碑早在镇议会议员们得知计划内容之前就已在萨尔瓦多制作；难道还会冒出个反对此举的忘恩负义之徒吗？这一次阿斯卡尼奥可没忘掉埃斯捷维斯这个姓氏——佩尔佩图阿夫人以及粗鲁自信的老头子曾经为此提出过要求。但是如何筹措欢庆宴会、聘雇乐队、装饰街头的旗帜标语以及点放焰火的经费呢？以及铺设马路所用的园石的开支呢？谁能为庆典提供资助，分担部分费用呢？若是米尔科·斯捷法诺博士、这位对在曼格-瑟科附近兴建

工业企业深感兴趣的实业家、进步的合法代表能够驾临，那就太好了！这位杰出的活动家在阐明计划、出示草图并简略洽谈后，答应近期再来一次。阿斯卡尼奥寄希望于这位非凡人物：这件事对米尔科·斯捷法诺博士来说是轻而易举，他提到过《一千零一夜》中的魔法家、“阿拉丁神灯”中的神魔。唉，如果他能突然出现，那多好……

果然，他突然出现了，此人满面春风，如同随圣诞老人从天而降的万能精灵。偌大的空中飞船在主教堂和街心花园上空绕行一周后悬浮在镇公所上，这真是阿格列斯捷居民未之前闻的可怕的喧响以及惊心动魄的景象。

阳光璀璨，大西洋的暖风习习吹来，这是谢尔坦诺地区夏日常有的惬意的时光。城市如同沉浸在睡梦中，轰鸣声猝然而起，越来越响；佩托穿过街道，仰望上空，认出了直升飞机，并且对它挥手致意。直升飞机在阿格列斯捷还是个稀罕物儿。当然了，话又得说回来，佩托在邮政局里已不止一次地从卡尔莫津娜女士准许他翻阅的杂志上观赏过它了。商贩们纷纷走出自己的店门。无人问津的酒吧间里，曼努埃尔先生撂下烦心的活计——洗涮杯子，向外张望，他大声叫嚷：“见鬼，从哪儿来这玩意？”被骇人的吵闹声打断工作的阿斯卡尼奥放下公文、铅笔，丢开种种幻想，跑近窗口，看着飞机降落到广场中心——镇公所和主教堂之间。马里安诺神父在一群被吓得不断画着十字的教民的簇拥下出现于教堂院落的阶梯上。

发动机尚未完全熄火，螺旋杆还徐徐地继续转动，使围聚在前边的一群游手好闲之徒吓得瞪眼的是，直升飞机里走出了那位最可爱的博士，博士装束象个运动员，上身穿一件

夏威夷浴场流行的色彩奇丽、即有富于肉感的女人形象的鲜艳衬衣，下穿牛仔裤；跟随着他的还有一位圣诞老人，这是所有的活人中最漂亮的人物：白胡子、红衣服；来者非别，正是大家熟悉的那精力充沛、风采动人、作工卖力、备受赞赏的埃莉扎别特·瓦拉达列斯小姐，同事们称她为别季、至爱亲朋中通用别贝这个名号。这个身负多种使命精通本行业务的女秘书因为需要在新年前夕乔扮成圣诞老人，在来自巨人①之灯的那个神魔——最可爱的博士的领导下大显身手。

阿斯卡尼奥老远就看到了直升飞机、圣诞老人和米尔科博士，他正在指给惊讶的列昂西奥看飞机上的货物，阿斯卡尼奥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②"。最可爱的博士抬起双眼向镇公所秘书挥手致意。

"我决定亲自把送给穷孩子们的圣诞节礼物运来。"魔法家说着并热情地握住跑上舷梯迎迓来客的阿斯卡尼奥的手。最可爱的博士和年轻官员走到一边简略地交谈了几句，圣诞老人则留下来照料从直升飞机机舱里把彩色小口袋运往镇公所去的活计。跛脚列昂西奥以惊人的速度在干活。最可爱的博士仅通知阿斯卡尼奥说，技术人员和专家们在曼格-瑟科进行考察的结果令人十分满意。

尽管象海岸边的瓦伦萨、巴伊亚州南部的伊列乌斯和伊塔布纳，乃至象首府附近的阿列姆别佩这些具有便利的交通设施、十分良好的环境和比较齐全的装备的较发达地区，为了争取在它们那里兴建大工业企业，提出各种各样的优惠条件，展开了争夺，但是实业家们还是更倾向于阿格列斯捷。

① "巨人"原文有另一个含意：钛。此处为双关语。

② 此处原为英语。

为阿格列斯捷的美丽和气候、居民的善良所迷住的最可爱的博士本人也大力促成此事。

阿斯卡尼奥深受感动，激奋地沉浸于自己的美好的遐想中，他试探地询问，有否必要对此事继续保密。当载着礼品的直升飞机来到后再想避而不谈真情将是困难的，实际上也不可能。

最可爱的博士用法语表示首肯：

“好吧，我亲爱的朋友①……可以宣布，在曼格-瑟科毗邻地区确有兴建‘勃拉兹坦尼奥’——‘巴西钛工业股份公司’的两座工厂的前景。还不止是前景，而是基本可能的现实。”

他解释说，最终还得依据某些补充勘察的资料和详细说明来定局。

“我们尚在研究中，况且还应注意到，如同我所说的那样，不只是你们一个城镇在争取。不过，落实在阿格列斯捷的可能性非常之大。我个人当然赞成②……但决定问题不是在下③一人，”他以演说家的姿态高举双手以便加强他那过尚词藻的讲话的语气。“‘勃拉兹坦尼奥’在阿格列斯捷的存在将会把城镇变为强大的、充满生气的、真正壮观的④工业中心！”

阿斯卡尼奥为了增加阿格列斯捷成功的可能性，便通知对方说，几天后，最多个把月，帕乌洛-阿方索的电力将开始往这里输送，可以给“勃拉兹坦尼奥”提供动力。镇公所为这事拟组织盛大的庆典，但是庆典经费开支还十分拮据……

---

① 此处原为法语。
② 此处原为法语。
③ 此处原为法语。
④ 此处原为法语。

最可爱的博士没让他说完，便问及庆典活动的详情和预算经费的具体数目。当天早晨阿斯卡尼奥对经费算来算去，这笔数字对他说来实在可观，但对米尔科·斯捷法诺博士则是小事一桩，因为用于社交活动和初期设施的所需费用实际上不受任何限制。他一下子解开了阿斯卡尼奥的心头疙瘩——承付了为庆典铺修路面的巨大支出。

“您放心，我会派工人来铺路的。假如‘勃拉兹坦尼奥’能促进庆典的顺利进行，那将感到极其荣幸。度过新年前后的一些节日，我再来一趟，进行最后一次洽谈。我们会恪遵我们各自的时间表共同起动的。但愿一切顺利。”

阿斯卡尼奥没听懂，他说的是关于兴建工厂还是关于准备季叶塔之光庆典的事：

“起动是指哪些事？”

“是一切使阿格列斯捷进步与富裕的行动！”充满热情和富有说服力的声音令人折服。“至于庆典的事，‘勃拉兹坦尼奥’将承担铺设道路的任务还将分担为城镇居民造福所需的其他开支。我呢，则尽可能抽空亲自参加庆典。为‘勃拉兹坦尼奥’的崇高目的服务也就意味着为祖国服务。巴西高于一切①”最可爱的博士一讲到钱款的事，就不用外交场合使用的法语，而改用比较精确的语言——德语和英语。“*再见*②，祝圣诞节幸福，*我的亲爱的*③。”

人们聚集在最高法官广场。佩托走近直升飞机，自称是城镇上孩子们的代表和飞行员攀谈起来，他冲着别季——圣

① 此处原为德语。

② 此处原为德语。

③ 此处原为英语。

诞老人微微一笑，帮她卸下一个个小口袋。孩童代表好奇地摸弄这些小袋，发觉里面装的是一些洋娃娃、小汽车、供小孩子们玩的各种各样小玩意。于是兴趣索然了，因为他很快就要十三岁，几乎是半大小子了。

最可爱的博士与阿斯卡尼奥一起站在镇公所的门槛上打量着广场四周的古老房舍以及骇异地盯视着直升飞机的穷人，于是博士宣称：

"随着'勃拉兹坦尼奥'的来临最近不久，这里将矗立起摩天大楼！"

阿斯卡尼奥高兴之至，如同醍醐灌顶……他无法自制，以由衷的、感激的拥抱来弥补握手之不足。

"谢谢，博士。我将等候您。"

"新年后立即来。"

圣诞老人回到直升飞机前，抱住穷孩子们的顽皮的代表——他不完全是个孩子，也不那么贫穷——，还亲了亲他的面颊。饱满温暖的双唇、芬芳的气息，好极啦！佩托答以亲吻，紧紧地偎着，感觉到对方红缎短袖衬衣里的躯体。

直升飞机的货舱里堆放着与运往镇公所底层大厅去的小袋一样的许许多多袋子。阿尔图尔·德·菲格伊列多上校难得在这个底层大厅召开镇议会的会议，每次开会也总是应喜欢卖弄自己的形式主义的阿斯卡尼奥之请。会议毫无意义。议员们在这些会议上用掌声通过上校已经决定了的各事，这与联邦议会批准行政当局的法律草案时的做法一模一样。

螺旋桨加快速度，空中飞船拔地而起，朝着大海的方向飞去。最可爱的博士继续作圣诞节旅行，以"勃拉兹坦尼奥"的名义带着他的圣诞老人、礼品以及对宏伟的未来的许诺到

瓦伦萨、伊列乌斯和伊塔布纳去了。但是，他没有飞向阿列姆别佩。他对每个地方和不同场合都有其独特的战略。

五十只印有巴西国旗和“礼品与进步”口号的五颜六色的小袋子经过清点后堆放在镇议会的会议厅里：它们分成两堆，每堆二十五袋。指定给女孩子们的一堆多半是黄色的，每只小袋里装着一个小洋娃娃(塑料制品)、一只小火炉（马口铁制品)、两个汽球、一包水果糖、“纸制伸缩长舌”、木制哒哒响玩具“列科-列科”。另一堆多半是绿色的，用小汽车(塑料制品)和小喇叭(马口铁制品)代替了洋娃娃和小火炉。五十只袋子里全都有一个一式的版画，一面印有耶稣基督像，另一面则是烫金的题词：“我的孩子们将到我这里来。为巴西服务的企业‘勃拉兹坦尼奥’——‘巴西钛工业股份公司’赠。”

穷孩子们的圣诞节。曾为水电站通电的庆典的经费而惴惴不安的阿斯卡尼奥也因问题迎刃而解欣悦：令人尊敬的“勃拉兹坦尼奥”股份公司将要承付大宗开支——沥青、小旗、焰火、乐队的费用，而米尔科·斯捷法诺博士本人还将亲临致敬。但是更使阿斯卡尼奥激动的是将在阿格列斯捷建设宏大工业前景的消息：博士实际上保证了考察的美满结果。轮不上伊塔布纳，摊不到伊列乌斯，瓦伦萨也排不上号，更不必说阿列姆别佩了！……

阿斯卡尼奥略怀忐忑：在可能被选中的地方名单中米尔科博士是否提到了阿列姆别佩？他似乎听见了它的名字，这是吸引着全球旅游者的著名浴场，虽然它实际上远比曼格-瑟科逊色。但是年轻的行政长官没有把握，因为财东们列举出

角逐的一些城镇中，巴伊亚州南部有两座，第三个是在海边。企业头目如能更加推重阿格列斯捷，那么归根结蒂，事情也就无碍了。

米尔科博士为使这次出访收到最丰硕的成果，他给阿斯卡尼奥解除了保密的义务：容许后者在分发圣诞节礼品时向人们宣布好消息。

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不善撒谎，不会藏私，他常会冲口而出，其失言则会引起人们思虑。他在莫杰斯托·皮列斯广场上发表讲话，当他轻率地宣布很快将有巨大的变化、暗示一个比普普通通的旅游业更为重要的方案，提到——您瞧！——工业中心时，就得出这样的结果。大部分人不会往坏处想，但有的人却竖起耳朵聆听，奥斯纳尔在通向河边的路上问他：

"阿斯卡尼奥船长，工业中心的话是个什么意思？骨子里是个什么玩意……"

阿斯卡尼奥挽起列奥诺拉的手臂，戏谑地搪塞过去。他去过阿尔图尔·德·菲格伊列多上校的"塔皮坦加"庄园。上校是位有影响的人士、临时担负着镇长的头衔，而且又是阿斯卡尼奥的教父和保护人。阿斯卡尼奥向他详细汇报了自己跟"大企业家"的洽谈，讲述了拟定的种种计划。但是，上校除了土地和山羊外，此外别无兴趣。他把这一方案视为道地的丧失理智的玩意儿，如果不是更坏的话，至少也是骗子手们居心叵测的阴谋。

"我的孩子，大企业家？这个家伙定准是个骗子。只是他不知道繁殖山羊要比给阿格列斯捷拨款更容易一些。他搭错了车。道地的骗子和疯汉！"

和教父争论吗？毫无用处，说服不了他。但是面前摆着礼品，五十只装有分赠穷孩子们的小玩具的口袋。上校在事实面前只得屈从。大企业家，是的。不是疯汉，不是骗子，而是以“勃拉兹坦尼奥”、生产二氧化钛企业——本国经济发展的基础的名义出现的资本巨头的代表。它的企业设施将建置在阿格列斯捷，该地的镇长是有进取心的、内行的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假如他目前还没有这职位，那么一经选举（选举的日期州行政当局理应定在日内了），他就会荣膺此任。

分发“勃拉兹坦尼奥”捐赠的礼品当然得举行隆重仪式。阿斯卡尼奥决定由一些漂亮的夫人和小姐来组成主持这一动人场面的委员会。这将是难忘的圣诞节，而这一切理应归功于“勃拉兹坦尼奥”。他想到分赠礼品的列奥诺拉、给孩子带来欢乐的菲亚，就笑意盈盈。

阿斯卡尼奥把小口袋交付列昂西奥看管，自己则到佩尔佩图阿夫人的家里去把这件事通知列奥诺拉和安托尼叶塔夫人。季叶塔一直躺在床上，她的伤处正在愈合，这是由于外甥——神学校学生、心爱的孩子护理的结果。

署名召凡尼·基马拉恩斯的文章在圣诞节后的翌日于阿格列斯捷爆炸开了。徐徐点燃、终于引发的炸弹是刊载这篇文章的一期《塔尔杰》报，文章所署日期是节前三天，报纸出版日期是节前两天，当其时诗人巴尔鲍扎还在企图弄清二氧化钛究竟是什么东西，为纪念穷孩子们的盛典而写的一部长诗还没有完稿。

由于流行性感冒的作祟，发烧的卡尔莫津娜女士被困在床上的被窝里，这不仅剥夺了她参加光荣的委员会的权利，

而且妨碍了她在分发邮件的那天在邮局阅读公家订的那份报纸。代替卡尔莫津娜女士上班的是米卢夫人，这位夫人由于早晨在镇公所忙得够呛，加之还得急忙赶回家去照料生病的女儿。所以她只把一些信件分发给了在那天迟到很久的"马里涅季"抵达后才来取信的人们，而其余信件以及报纸她打算在节日后处理。

第二天，米卢夫人吃过早饭，来到邮局分发下余信件和报纸；她等了一刻，看看有没有人寄信。为着消磨时间，她与奥西纳尔·阿明塔斯闲聊到大约四点钟，才锁上邮局门，随身带着这一份《塔尔杰》，回到家里。

卡尔莫津娜女士感到自己好得多了，但是也没起床，她把枕头垫舒适些读起报纸来。她浏览了一下头版标题和关于物价昂贵、关于居民们由于物价普遍上涨而实际上没有可能过好圣诞节的报导。第二版是《塔尔杰》的主要版面：社论、简讯、消息和重要文章以及她特别喜欢的材料——召凡尼·基马拉恩斯的每日评论专栏。

她俯下近视眼，扫了一下标题，看到了什么？致德·马托斯·巴尔鲍扎诗人的信——这个标题是在两栏文章的上方用粗黑斜体字排印的、署名是召凡尼·基马拉恩斯。病人的面孔顿时一亮，她大声唤道："哎呀！"但是当她读到文章的第一行："诗人，你的天堂处在危险之中！"时，她看到版面上方朋友的名字而引起的喜悦顿时化为激动与不安。

"诗人，你的天堂处在危险之中！"文章作者用这一警句开始了致"散塔纳多-阿格列斯捷镇的诗人与公民格里戈里奥·埃乌斯塔基奥·德·马托斯·巴尔鲍扎"的激情书信。卡尔莫

津娜女士试图预测：我的天主，底下写的是些什么呢？她想起记者访问阿格列斯捷时他那回荡在邮局里的善意的笑声。记者是个快活的人，他和所有的人们，特别是和奥斯纳尔一下子就搞熟了。

召凡尼·基马拉恩斯在文章开头说的正是几年前应诗人的邀请对阿格列斯捷的访问。诗人辞掉他在萨尔瓦多市政府里应付裕如的差事，撇下首府的热腾腾的日月、名人的雅致的习尚和文学生涯，回到具有有益身心的空气和出色的气候的故乡。他回忆起逗留在“田园牧歌式的小城、幸福和平的王国、宁静恬逸的小天地”的有限的幸福时日，回忆起泛舟河上击浪于“卡塔琳娜贮水池”、漫步在曼格-瑟科滨海浴场，那真是“大自然的杰作、宇宙造就的唯一的和独特的风光。只有在如许的天空底下才值得好好地生活——这就是大地上的天堂阿格列斯捷的天空”，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在那里呼吸到有益健康的清新美好的空气，感到心旷神怡，变得年轻多了。

接着写道：“诗人，你的天堂处在死亡的危险之中，狰狞的死神将逼临草地和沙丘，在列阿尔河的水域和曼格-瑟科的浪涛上定居，使清澈蔚蓝的天空变成肮脏污浊的斑块，水域毒化，鸟鱼灭绝，渔民们将变得赤贫如洗，他们的健康受到损害并染上其后果不可预见的新的病毒。”

卡尔莫津娜停止阅读，哀叹了一声：哎呀，我的天主，干吗预言得这样可怕呢！有一次召凡尼问她，阿格列斯捷人民还能有几年时间来享受出色的气候和远离消费社会的平静的生活？

“我的诗人，你可曾知道，世界上一共只有六家生产二氧化钛的工厂，不久前意大利一个公司的经理因污染地中海

海域和灭绝海中生物群而被判刑？你可曾知道，没有一个文明的国家会允许在自己的国土上建设这样骇人听闻的工业，那个威胁巴西存亡的企业没能在荷兰、墨西哥、埃及得到兴建自己令人诅咒的厂房的权利！滚开！①——那里的执政者们扬声喊。他们之所以拒绝那些大资本家不仅由于他们是外国人，更主要的是由于他们将污染空气和戕害水域。"卡尔莫津娜女士放下报纸，她约略知道那些事件，从报刊上，包括她指给司令官达里奥看的《圣保罗州报》上的那篇文章里读到过有关情况，他们还一起为意大利法官的宣判鼓掌叫好呢！——真棒！

"诗人，待到明天，当美格拉②从建造在这里的工厂的烟囱中升起，把肮脏的黑爪垂悬在沙丘之上时，你那关于曼格-瑟科滨海浴场的诗歌将成为美丽的清水、金色的沙滩、巨大的鱼群、渔夫的豪勇的唯一见证。你在这些爱情的长诗里讴歌的一切宁静与美妙将在蒸气、煤烟和过度污染的氛围中失去光辉而灭绝。""我的天主！"卡尔莫津娜女士低声说，她感到胸中压抑，气也喘不匀了。

"尽管不久前成立的'勃拉兹坦尼奥'——'巴西钛工业'股份公司（我的诗人，这里除了几个傀儡人物外，巴西的东西很少）的经理们还没有从联邦政府那里获得建设这种工业企业的必要的许可，他们却预知，只是不允许他们在南部几个州里兴建这类工厂的。所以他们转向不幸的巴伊亚州，他们的代表在巴伊亚州的四个地区进行勘察，以择定架起那些可怕烟囱的地方。技术人员和代理人在伊塔布纳和伊列乌斯之

① 此处原为拉丁文。

② 希腊神话中复仇三女神之一。

间的地带、在瓦伦萨区的海岸上游荡；据传说，甚至邻近阿列姆别佩的州首府郊区也处在他们的瞄准镜的视线内。但是，一切事实表明，污染环境的资本巨头倾向于州北海岸地带，列阿尔河的河湾地区，曼格-瑟科的椰子林。"中午的懊热深深地攫住了卡尔莫津娜女士，她眼前浮现出黑黢黢的天际。可怜的巴尔鲍扎：他的朋友召凡尼·基马拉恩斯公开警告他，而他，巴尔鲍扎本人却对"勃拉兹坦尼奥"的主人们，污染环境的资本巨头们大唱赞歌。"这是对命运的何等的自我嘲弄啊！"卡尔莫津娜女士扬声说。

"我的诗人，富饶的近郊地区对祖国的经济命运关系重大，它能防御对于我们的海洋、对于卡绍埃伊拉河、对于可可生产——外汇的重要来源——的威胁。关于那些虽然并不富饶，但却受到从事砂糖业的贵族先生——他们日益式微，但终究是贵族先生——的残余政治势力的保护的沿岸地区，同样也可以这么说。至于阿列姆别佩，那么，从实业家的观点看来，由于它靠近州首府与工业中心阿拉图为邻并有良好的交通运输，毫无疑问是个理想的地方。但是不论哪个州政府再怎么昏庸专横，也不敢让城区受到污染，也就是说让捕渔业停歇、海滨浴场报废、旅游者绝迹，州首府所在地受到毒害。哎呀，我的诗人，只剩下被天主和人们遗忘了的、被命运所抛弃了的城镇阿格列斯捷了。曼格-瑟科将成为该诅咒的死神的住所，请注意，诗人！污染环境的密使如果还没出现的话，那就必定会出现。他们许诺巨大利润、侈谈进步和财富，但是，他们实际上在自己装满外币的皮包里带来的只有死亡。"

卡尔莫津娜一口气读完召凡尼·基马拉恩斯的文章："诗

人，放开嗓子，让你的诗歌发出抗议的呼声；为了捍卫神话般故乡的宁谧与美丽，放开嗓子激起人民的愤怒，积极干预以免得环境污染扩大到沙丘和海滨，不致于降临到深深的水域，不致于以其黑烟遮盖住阿格列斯捷清澈的天空。”文章以重复开篇的那个不祥的、悲观的警句“诗人，你的天堂处在死亡的危险之中！”结束。

卡尔莫津娜女士双手发抖，心神不宁，她忘了有病在身，爬起来，匆匆穿上外衣，出门去寻找巴尔鲍扎。这时诗人通常都在酒吧间里玩台球。但是她刚走到一号街就遇上司令官达里奥，后者老远瞅见了她，问道：

“你匆匆忙忙上哪儿去，我的善良的卡尔莫津娜？”他走到跟前，发现这位女友十分激动，才想起她原该卧床休息的，不由惊恐地问道：“出了什么事？”

卡尔莫津娜女士把报纸递给他：

“你瞧。”

司令官马上就在街心读起文章来。不一会他停下来，骂道：

“该死的活鬼！”

“我亲爱的先生们，跟你们没什么可谈的。我该下令把你们统统关进牢房。”部长先生冲口冒出了这句。此人衰老的脸庞上布满红色斑点。眼光狡黠、神情倦怠、声调缓慢，一副俚俗而又威武的派头。

最可爱的博士并不答腔，他微笑着，等待姑娘们放好饮料后走开。姑娘们当中有个酷肖别季：火红色的柔发、容貌诱人，逗引起了他的邪欲。没准儿，也许洽谈结束后……

在座的一位老议员光顾此处已有多年。早在若尔热特夫人主持下，现今的“议员避难所”还名为“爱巢”时，老议员就是常客。他声称，他喜欢这些姑娘以及她们赤条条全无遮掩的身段，对于他过度疲困的双眼来说再没有比这儿更好的良方妙药。但是，大凡办事都有其时间和场合。假如这里是展现美女裸体的胜地的话，那么洽谈公务则必须谨防旁听，否则会把事情搅混了的。

老议员曾把其中一个裸体美女雇养在自己的一座雅致的寓所里。老家伙在牛津成长，具有真正的英国爵士风度和仪表：颀长身材，刮得干净清爽的面颊、蓄着两撇贵族式的上髭、英国裁缝缝制的、笔挺的西服、翻领上缀着钻石，温文尔雅。部长大人的不拘礼节的气派显然不合他的心意。部长大人和英国贵族迥然不同，假如不是由于他的地位的话——可怜的圣保罗！——那么他休想被准许进入这个如此高雅而又秘密的小圈子。

既然部长谈到牢房，老议员才敢于咳出一声以提醒部长，面对那些无疑是美妙异常和迷人的但完全不适宜在场、不适宜与闻高级的社会经济问题的姑娘们，讨论重要的事务、崇高的利益和爱国主义的措施十分不便。老议员小心翼翼，提心吊胆地咳了一声，因为部长大人极易冲动，人们打断他的话时，他有时会回以含有敌意的申斥。须知，部长惯于使用准确的术语对下属们：助手、秘书、下级官员、骗子手们发号施令，因为这些人得受着——有什么可说的呢！——他既不顾及对方的高龄，对同谋者的议员身份也不买帐，尤其是此时此刻，当大家如此卑躬屈膝时，他更凛然了。

姑娘们走出去——媚人的行列，留下了送来的瓶酒和高

脚杯。甚至天堂里也没有这种牌号的威士忌酒，此酒只在"跑马俱乐部"和"议员避难所"方可见到。部长大人以行家的神态津津有味地品着酒：

"对，这才叫威士忌！其他的全是冒牌。我总关照买最上等的，骗子手们买回来总是劣等的，还要谎报价钱。照理真该把所有这些家伙统统投入监牢。也包括你们。全体经理们。"

大胆的企业主是个毕业于著名的经济管理学校并在美国作了出色的见习后又常回到学校作报告的傲慢急躁的年轻人、精通业务的专家治国论者、才华横溢的年青一代的代表人物，他准备开口争辩，但最可爱的博士用几乎觉察不到的手势止住了他：只要企业主一唱反调，一切全完。

老议员看到了部长脸上浮现出笑意，用心平气和的动作从肩上放下背带后，不由叹服最可爱的博士的经验和机灵，博士真正是个狡猾和细心的人，受此重任当之无愧的人。部长大人开始谈行情：

"我们已经干了些什么事，上议员会告诉你们的。"

老议员由于姑娘们的退场而顾虑全无了，但他总还是象道地的英国人那样（"不列颠人的外貌，伦敦人的文雅"，一个拾其牙慧的议会新闻编辑如此形容他），稳重端庄地点点头表示同意并附和部长大人的意见：

"做了无限若干的工作。"

部长大人一边说话一边脱衣服——隔屋姑娘们正在恭候：

"上议员还会告诉你们，我们耗费了许多……"

仅仅一个手势，但意味深长，老议员随手表示出一个巨

额。部长大人贵体上只剩下衬衣和短裤，袒露出便便大腹，他举起高脚酒杯，其他人也举杯祝贺。

“今天谁也不会发善心，因为干这事一切全得冒风险。在现今情势下谁也有自身难保的感觉。”他用手指数着：“工作、金钱、冒险。冒险之极。尽管如此，我得到了批准你们的工厂开工的许可权。但话要讲明白，你们将污染的只能是远离此处的地方，圣保罗再也忍受不了过度的黑烟了。”部长大人贪婪的目光从最可爱的博士移向勇敢的企业家身上。“这事谁也办不成，只有我能办成，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国家将向部长大人表示谢意。”勇敢的企业家坚决而又率直地说。

“国家？胡扯！”声名显赫的部长大人易于冲动。他瞅瞅勇敢的企业家，揣测对方是否想利用这机会来嘲弄他？于是，面对这些人，部长又收起了心地善良、举止随和的神态，显露出权力无边的首脑架势。

典型的英国风度的老议员象尊雕像，把信任的目光投向最可爱的博士，后者以铿锵的语调、忧郁但又清晰可辨的嗓音恰到好处地表达谢意：

“国家和‘勃拉兹坦尼奥’，部长大人。给圣保罗的穷孩子过圣诞节耗费了多少？您记住，部长大人！”

勇敢的企业家听到一个荒谬的巨额数字，打了一个冷颤。他想发表意见，打个折扣，但是最可爱的博士的几乎觉察不到的手势又止住他：不要和部长大人讨价还价，这很危险，因为颁发许可证的通知迄未公布，而且在一切没安排就绪之前，在贿款没有存入瑞士的银行之前是必然不会公布的。最可爱的博士提出一个他预知答案的问题：

"照常规办吗?"

"对。"

部长大人走向姑娘们正在等待着他的那间房门，用手指指勇敢的企业家，对最可爱的博士说：

"他与其开口说话，不如闭口当哑巴。他只要一张嘴，事情就全搞糟。一旦你们弄清楚这些骗子的时候，来找我，我会给找个地方的。"

一个姑娘急急忙忙地从隔厅里跑来取走部长大人卸下的外衣。她一关上门，老议员随手拉起房门的门帘并咳了几下。最可爱的博士心领意会，把手伸向皮包。他没有问上议员给穷人们过圣诞节花费的数字，须知一切有关经济问题，他早在这个旷日持久的、代价重大的行动开始时，在"议员避难所"里，早跟年轻的议员商定了。

他打开皮包，签好支票(当然是现金支票)。每一个场合都要冒险，因此每一名参与者都得赏赉——或多或少，但数目总很可观。最可爱的博士支付的仅限于小费；小费——这是仆人，甚至是穿着晚礼服、燕尾服或西服的仆人所得到的酬金。这是激动人心的一盘棋赛。它有时，虽不经常，但实属遗憾，是以丑闻、诉讼而告终的。

老议员把支票藏进衣袋前先查看了一下数目：是预先讲定了的数字，一分也不多给，算得够精确的，他们这些人贪吝到什么地步！老议员冷漠的面孔上没有显出失望之感。部长大人已经十分勉强地同意去冒险，所以他(老议员)也就在安全的地方——瑞士——得到一大笔外汇。瑞士这个国家很好，虽然它与尽善尽美的美国相比还差得多。他站起身来，一个小姑娘，只有一个，但却是姑娘中最年轻的一个，在候

着他，这时最可爱的博士提到了另一个问题，出现了意外的局面。

“我们还没来得及把确切的地点定下来，部长大人就先离开了……”

“你们知道在圣保罗这不可能。一般说，在国家的南部都不可能。”

“我们已经作出了有利于巴伊亚州的决定。问题仅在于在这州上选定什么地方……”最可爱的博士叙述起他称之为“虽然微末但也颇为重要的细节”的条件问题。

老议员“按英国的方式”淡然一笑——勋爵冷漠的尊庞上露出一丝满足的神情。实力雄厚的、渴求完满解决问题的企业家们必须大大地破费一下。他们这次可别指望那可怜的稚嫩的年轻议员了。价格不会低的，台端。看来，他们为了得到只有上层人物才能得悉的绝密消息，还得乞求大人先生们。听说有人对此公当选的合法性提出异议——打中了要害。当然，此人全凭蝇营狗苟。要解决“虽然微末但也属于重要的细节问题——这可是重要的大问题，既不是小问题，也不是细节问题。那就得重开谈判，天主，庇护我主吧！①”

一切按绅士的方式讨论得妥贴详尽。部长大人，不爱干净的、令人厌恶的粗暴汉子与勋爵相比真是截然相反。

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在激烈的争论中缺乏论据，被将了军，他失去理智，忘却了常礼，把谈话对方的社会地位、称号和年龄所应有的尊敬一概置诸脑后，大声吼道：

---

① 此处原为英语。

"难道只是因为司令官在曼格-瑟科有座房子并要独享海滨浴场的美妙就关上阿格列斯捷走向进步的大门吗？难道由于五、六个特权者的关系我们就拒绝了能在我们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工业吗？阿格列斯捷一定要复兴，即使这不合某些人的心意。"

且不论其兴奋过度，这番高论已近乎是一篇演说了。阿斯卡尼奥是个慷慨激昂的人，他真诚、和善，是个爱国者，他抱住一个无法实现的方案，想使日益衰颓的城镇恢复昔日的繁华，他给州报的旅游专栏写了不知多少封信，至今他还受到老乡们的支持、普遍尊敬和一致拥护。

但当关于召凡尼的文章消息传遍全镇时，阿斯卡尼奥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塔尔杰》在阿格列斯捷从未流传得这么广泛，大家都想看看文章，但是哪里能找到报纸呢？公众能看到的唯一的一份是曼努埃尔先生私人订阅的，他通常把报纸放在酒吧间的柜台上，于是报纸就归顾客传阅了。在辩论得差点没打起架来的那一天，这份报纸传来传去直到神秘地失踪为止。阿斯卡尼奥不知有多少次被迫重复着自己的解释：他觉得要做出决断的时间还未到。为时过早而且也不公正，因为要形成自己的见解，现在只知道反对"勃拉兹坦尼奥"的记者的论据，还必须听听另一方面的意见，对企业的经理们和工程师们的设想也应该考虑。

晚间，当阿斯卡尼奥去与列奥诺拉约会时——他们通常是手挽着手绕着广场散步——，他在佩尔佩图阿家的门坎上遇到诗人德·马托斯·巴尔鲍扎，诗人激动不安，拿着从镇上五个订户中的一户那儿得到的一份《塔尔杰》。阿斯卡尼奥

有好几小时成功地避开了诗人，因为他知道，诗人情绪恶劣。

诗人起初沮丧的是觉得自己由于写了歌颂骇人听闻的有毒工业、类似同谋犯罪的长诗而永远声名狼藉；正是他的亲爱的好朋友、杰出的记者召凡尼·基马拉恩斯在刊登于《塔尔杰》报上的一封致他、德·马托斯·巴尔鲍扎、诗人与哲学家的公开信中向大众揭露了这个骇人听闻的有毒工业。

他认为自己蒙受耻辱，便奔到季叶塔这里来，而她却发笑，打诨，鼓他的劲，使诗人情绪昂扬，精神振奋起来。诗人恢复常态后，便想去通知阿斯卡尼奥，说他为了回应召凡尼·基马拉恩斯的警告性的呼声，将把自己的诗歌变成战斗的武器，并将很快地写出一组讽刺诗，期望以此撕下"勃拉兹坦尼奥"的假面具，揭露公司的罪恶的经理们的伪善与卑鄙，坚决阻止"勃拉兹坦尼奥"戕害大众的计划的实现。他将在最近的邮班里把最初几首诗歌寄给召凡尼，以便发表在《塔尔杰》上。他将挥舞起战斗之旗！

疲惫的阿斯卡尼奥赶来与列奥诺拉晤面时已经迟到了，根本就不想说服对方改变用诗歌手段进行揭露的打算，这样只能白费时间。但是阿斯卡尼奥打个招呼说，未得补充情报前暂不表态。"为什么还需要补充情报呢？"诗人反驳说。凭它什么情报，又有何用，须知诗人挚友的论据是无可辩驳的。

阿斯卡尼奥在失眠之夜后，带着这种情绪从卡尔莫津娜女士口中又听了一遍该诅咒的文章的全文，似乎前一天他根本就没有读过或重读过这篇文章。现在他觉得这篇文章更加阴森可怕，因为卡尔莫津娜是用喑哑的嗓音读的，她不时地由于咳嗽和尖酸刻薄的、充满讥刺的详注而中断朗读，不仅卡尔莫津娜，司令官也发表了评论。

起初阿斯卡尼奥小心翼翼地提出，需要详细弄清一切情况，不能仅凭一篇文章，那怕是召凡尼·基马拉恩斯署名的文章，就来谴责对社会现实具有如此重要性的方案——在城镇的土地上兴建其意义无可置疑的工厂。况且又是在遥远的、被遗弃了的曼格-瑟科的椰子林，在没有人烟的、派不上什么用场的土地上兴建这些工厂。

遥远的、被遗弃了的？派不上什么用场的？司令官的怒火变得更加炽烈了：看来，对阿斯卡尼奥说来，曼格-瑟科的渔民们是不存在的，不论是渔民，还是在海滨有轻便平房的阿格列斯捷的公民们都不存在。

阿斯卡尼奥失去了自制力。他说到曼格-瑟科，说到椰子林。"勃拉兹坦尼奥"的方案——他看过计划和图纸——预定在河的最下游，在远离曼格-瑟科的椰子林丛的所在，而不是沿岸地区建造工厂。即使发生一些不太严重的污染——要知道不存在根本不污染环境的工业——，那么它既不危及渔民，也不危及在自己简易平房里休息的人们。

邮局的门旁和人行道上渐渐地聚集起好奇的人们在倾听引人入胜的辩论。卡尔莫津娜女士由于公众在场变得精神抖擞起来。她抑制住了伤风感冒后的头痛，以确凿可靠的论证进行反驳：说的不是那些可接受的、仅有一定比例的污染的工业，而是关于生产二氧化钛的工业。"阿斯卡尼奥，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她建议对方读读《圣保罗州报》上发表的文章、法官维利叶塔宣读的判决词——剪报还保存在司令官那里。座落在椰子林的企业排放出的污水不仅会污染沿岸地区，使得捕鱼和海水浴变为不可能，而且将消灭曼格-瑟科的村庄，污染水域和空气，把海洋变为污水池，就象意大利

法官在自己勇敢的判决书中所宣称的那样。

阿斯卡尼奥急切地进行反驳，力图纠正卡尔莫津娜女士明显夸大的事实。他说，首先，在曼格-瑟科并没有任何渔民，那里只有由五六间陋屋组成的小渔村，栖居着一些专搞走私活动的失业者，如果法纪严明的话，那么他们就早该按律受惩了。休养者只有四五家，大部分人宁愿到瑟科的滨海浴场去，那里海水浴比较安全，也方便得多，有商店和教堂。至于环境污染的程度，可由工程师们，而不是由并无学术职称的报人随意发表意见。

卡尔莫津娜女士非常难受以至于忘掉了自己正在病中，她告知阿斯卡尼奥，召凡尼·基马拉恩斯并不是个什么报人，而是一个著名记者，是个正直而有教养的人，他值得受人尊敬。她再次坚定地保证说，她和司令官决心用一切手段来进行反对现今称之为"死亡之烟"的斗争。顺便说一句，这种"死亡之烟"正如学识渊博的和消息灵通的卡尔莫津娜女士所解释的那样，颜色发黄，而并非黑色，这一点召凡尼是搞错了。

有关烟的颜色之论证引起哄堂大笑，阿斯卡尼奥赢得了一分。卡尔莫津娜女士发怒了。阿斯卡尼奥抓住意义不大的细节，忘掉了召凡尼文章中提出的许多具体材料，他的话违背了天良。女士毫不客气地并含有敌意地重复着自己的呵斥：

"你不老实！"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了这激烈的字眼："不——老——实！"

司令官的指责更加严厉。他强调说，他觉得阿斯卡尼奥的作为是不可饶恕的：阿斯卡尼奥凭借自己的镇公所秘书的地位，早就知道"勃拉兹坦尼奥"的方案，却瞒着居民，胡说什

么计划发展旅游业，因此这个镇公所秘书也就成为预谋罪的同案犯。司令官觉得这种作为有悖于阿斯卡尼奥担负的重要的职责，他出卖了社会的利益。

这过分了。阿斯卡尼奥站了起来，垂下了手。

“阿格列斯捷的进步高于一切，重于一切！”他郑重坚决地声称。

阿斯卡尼奥穿过讶异的人群，向镇公所走去。至今沉默不语并在外表上保持恭敬的样子的阿明塔斯对着奥斯纳尔说：

“干仗了。污烟之战，奥斯纳尔大师。你加入那一方？参加黄烟营队还是黑烟营队？”

奥斯纳尔没有笑，他只是摇摇头，这一切显然不合他的心意。

司令官达里奥坐在汽艇的驾驶盘后面，等待季叶塔读完召凡尼·基马拉恩斯的文章。他们与拉乌拉夫人一起将在曼格-瑟科过新年、休息日和耶稣洗礼节。季叶塔和里卡尔多趁此机会和他们一道去，以促进“伊纳西奥羊舍”早日竣工，这项工程一定是由于圣诞节而拖延下来了，须知沿岸的劳动汉在这些日子里能找到任何借口不干活儿都是好的。季叶塔想在返回圣保罗之前盖好新舍——她这样称呼自己的房子。她原先没打算在这里呆这么久——回来住一个月，而结果却住了两个月；这对身负重任的人说来是不可原宥的。她在阿格列斯捷为“羊舍”定制了带有猴毛床垫的大床，当离别的时刻来临之际，她将在这张床上与里卡尔多告别。她通过阿斯卡尼奥订购了折椅、桌子和卧榻，在市场上买到给客人们——她

不在期间将要使用"羊舍"的老头子和母亲托尼娅、姊妹、外甥们和朋友们——备用的吊床。

季叶塔读过报纸上的文章后的最初反映使司令官惊讶。她说：

"这事儿倒提供了赚一大笔钱的机会。"

"赚一大笔钱？"

"不是您自己对我说过，这些土地没主儿吗，是无主土地吗？"

"不完全如此。有主儿，只是谁也弄不清哪些人是这些土地的主人。莫杰斯托·皮列斯购买了一部分属于村民的土地。他对我说，不再多买了，因为情况不明——还不知道椰子林有几个产权人，这也就等于说，谁都不是主儿。"

"这样，我们就可以买下这块土地然后再卖给公司。花一个子儿买下它，可以卖出十个子儿，十个或二十个子儿。菲立普干这事是个行家。"

"我可千万不干这事，季叶塔。我不愿靠家乡的不幸赚钱。"

"司令官，假如我们不能加以干预，假如我们找不到出路，那么至少可以赚上笔钱。当阿斯卡尼奥想出这个旅游业的主意时，我就考虑要不要买些土地。"

"首先，我没有钱，甚至连一条死猫也买不起；其次，寻觅土地的产权人困难重重；最后，"他停顿了一下才解释起来，"我不会不管这事，季叶塔，我要跟他们干。我是世界上最和气的人，但是我反对污染阿格列斯捷。"

由小动力摩托牵引的沉重的船只徐徐地顺流而下。司令官的有鼓舞力的声调引起里卡尔多的注意。神学校学生起初

漫不经心地听着谈话，他正想入非非。他想起圣诞节日。那情景深深地铭记在他的脑海中，记忆尚新，沉浸在这些回忆中给他莫大的愉快。他第一次看清楚，在街上和在教堂里姑娘们和某些女人饶有兴味地瞅着他。

里卡尔多听到司令官提高嗓门，打断了他的遐思。司令官热情地声明说：

“我将战斗，我一旦要干，我就会干到底。”

“司令官，想想看，值得吗？”季叶塔的问话中透露出疑虑。

“我也正这么想。”拉乌拉夫人关切地插上一句。

“即使这么干一无结果，我也决不让曼榕-瑟科轻易地受到毁灭。”

汽艇劈开水浪，沿着临近河湾口而逐渐开阔起来的河流驶去，景色越加秀美，远处海洋在望，流速加剧，船只轻易地向前驶去。司令官的声音并不大，但满含激情。司令官达里奥企图说服对方：

“听着，季叶塔，请考虑一下我对您讲的话。假如我在阿格列斯捷张口说话，提出抗议，那么什么结果也得不到，这是确凿无疑的。人们会听完我的话，因为他们尊重我，有些人甚至会同意我的见解，但是于事无补。巴尔鲍扎也是如此，他的诗歌也将白写。也许，《塔尔杰》会刊登这些诗歌中的一首，但这又有何用？毫无用处。也还有一种可能，碰上一些爱嘲弄的家伙，他们会挖苦诗人的随风转舵；他们会说，起初满口称赞，称公司的那些人为魔法师，然后，当报上点出他的名字时，又反戈一击了。您知道，人言可畏。”

“巴尔鲍扎，不幸的人！他真心烦意乱。他读了这篇文

章之后，差点儿没发狂，他感到绝望，这就给我招惹来不少事儿……”

“他追随过阿斯卡尼奥，活该。”

“不能怪阿斯卡尼奥，他对这些……也不清楚。这企业准确的名字是什么？”

“‘勃拉兹坦尼奥’。”

“他们高唱文明进步的调子，大灌米汤，阿斯卡尼奥感动得不得了，这种事闹到哪个人的头上也没办法。”

“不否认这一点。阿斯卡尼奥一个劲儿要复兴城镇，要象他祖父在世那样治理好城镇，他祖父曾是散塔纳多-阿格列斯捷的最好的行政长官。那时，他在城里安装了电灯，铺修了马路，建造了码头和镇公所楼房。阿斯卡尼奥只要一听到关于进步发展的谈话，就劲头十足，孤注一掷，也就会输掉我们所有的一切：气候、景色和宁静。一件事我要告诉您，季叶塔：在选举镇长时他不会得到我的选票。”

“司令官，别这么说。阿斯卡尼奥以他对阿格列斯捷的爱恋会干出许多好事……”

“……以及许多坏事。从前我不怀疑他的诚实。但是这次他的行为恶劣。”

“什么行为？”

“他明知道那些人的计划，看过图纸和方案，他熟知一切情况，但却不露风声，反而用关于旅游业的胡言乱语蒙骗大家……”

“这个可怜人并不知道这类工业的危害性有多大……大概是，已经拍板定局了，是吗？根据报上的文章看来……”

“假如是这样……那再没有比这更糟的了。就算他不知道

危害性吧。那么，召凡尼·基马拉恩斯的文章出现后，他继续卫护'勃拉兹坦尼奥'，又怎么解释呢？甚至今天早上在邮局他还用最粗野的语言詈骂我和卡尔莫津娜。我了解人，季叶塔，而且我深信，再没有比沽名钓誉的人更坏的了。沽名钓誉的人不会是个正直的人。"

他指了一下以大海为背衬的高耸的、似乎诞生在激浪之中的曼格-瑟科的山岗；当巨浪拍打船身时，激起了瀑布似的浪花。司令官讲得很热烈：

"您想象一下，这一切被弄得污秽不堪时将是什么局面？进步——是好事，但是要知道这算什么进步。"他把目光投向季叶塔。"我们再回到我讲的事情上来：假如我们——我、巴尔鲍扎、卡尔莫津娜，还有两三个人——起而抗争，没有多大用处。假如您，季叶塔，和我们一起，您也发出呼吁，那事情就不同了……"

"我？为什么？"

"阿格列斯捷居民们信任您。这些事实都是真实的：水力发电站的灯光、在大火中抢救出来的老太婆、您的整个容貌、豪爽的任性、热切的情趣……对阿格列斯捷人来说，在圣坛上圣洁的圣安娜之后就轮到您了。不管您宣布什么，都将成为法律。怎么，您不明白这事吗？"

"我知道大家喜欢我，大家总是喜欢我的。把我赶出阿格列斯捷是慑于伪君子们的流言蜚语的老头子，而不是大家……人们喜爱我，但正是由于这个不应该……司令官，说说看，我干吗要管这事？我很喜欢自己的故乡，到时我想在这里了此一生。但是要我卷进这场战斗中……"

司令官失望了，恳求道：

“只有您及您的威望才能挽救阿格列斯捷!”

季叶塔的面孔顿时凛然，她重又恢复为安图阿涅特夫人。她在阿格列斯捷已无所事事，该回圣保罗去了。看望了亲人们，享受了家乡的平静生活，造福了家庭和公众，济助了穷人——够了！在这儿真无所事事了，她心中反复嘀咕着。

她还没来得及张口，船舱里传来了里卡尔多庄重的声音：

“司令官，姨妈会同意的。她绝不会允许消灭曼格-瑟科。否则，她还要建造‘伊纳西奥羊舍’干什么呢?”

季叶塔转过身来——她的孩子成长了，突然成为成年的男人了。她感到吃惊，听着里卡尔多的坚决、不屈的话语。

“我读过报上的文章，司令官，是巴尔鲍扎先生给我读的。姨妈绝不会允许海水中鱼类绝迹，海岸上渔民饿毙。不论她，还是我都不允许。假如您认为我有什么用处的话，那么您也可以信赖我，司令官。”

曼格-瑟科瑰丽的晴空、广阔的海面、隆起的沙丘、无边无际的椰子林，表面上仍然一片静谧。“表面上”，这是稍后才加以断定的。

里卡尔多和季叶塔在司令官的陪同下——拉乌拉夫人和格里芭留在“欢乐居”拾掇房屋——去验看房舍建造进度。司令官看到季叶塔和外甥感到讶异而露出笑意；原来他们没料到房顶已盖好。圣诞节前后这一周里工人们照旧干活——是为了季叶塔本人，还是为了多挣钱，也许既为前者也为后者，但是主要的还是由于代替里卡尔多监督工程并想送给他们一份意外礼物的司令官在场的缘故。

他们与匠人们——石匠们和木匠们把扫尾工程各项事务谈妥，这时佩德罗·帕尔麦伊拉来了。他甚至都来不及问好，就急忙提出问题：

“您们读过召凡尼·基马拉恩斯的文章吗？您们尊意如何？”

“灾难威胁着我们，”司令官达里奥回答。

“正是这样。我刚刚就这问题与莫杰斯托先生争论了一番。他想的是另一个样，他认为可以发财。”

季叶塔忍俊盯望着司令官，似乎在提醒对方在船上的有关谈话。工程师用椰子树枝在沙土上划着，继续说：

“这是不愉快的事。我常回避跟莫杰斯托先生讨论问题，我们的看法很难一致。但是今天我不能避开这个谈话。莫杰斯托先生紧缠着不放。对于他说来，金钱高于一切。至于‘勃拉兹坦尼奥’的工厂污染环境的威胁，他则嗤之以鼻。”

季叶塔突然感到自己面红耳热。她难道不也是首先想到能够赚到手的金钱吗？难道她没有向司令官建议在预定要建厂的河岸上购置土地而后转卖出去牟取厚利吗？但是司令官却说起平静、景色、有益的气候，说起人民的幸福，于是她才想起更加重要的、有价值的东西，按照忧心忡忡的工程师的说法，是有重大价值的东西——休息的权利、美景、平静和安度晚年的地方。而在里卡尔多，她的心爱的孩子，心爱的和宝贵的孩子，用他们俩人的名义宣布用战斗支持保卫阿格列斯捷的事业后，她拿定了主意：

“莫杰斯托先生忘记了休息去到阿格列斯捷，上公证所翻寻旧契约，以便弄清楚椰子林的业主。”

“他可要受罪了。有一回，当他想购买属于渔民的土地并

盘算把这些土地分成几小块时，就是这么干的。但一事无成。”

“倒不是因为查不到椰子林的主儿，司令官。只是因为无法把土地分成几块，他才放弃的。现今他不搞清谁是土地的真正主人，他是不会回来的。问题在于……他从到过这里的‘勃拉兹坦尼奥’的一个技术人员那里得悉，兴建那个工厂的——准确地说，那些工厂，因为它们共有两个，是相互关联的——理想地点是在沙岸上归他所有的地段下面一些的地方。公司里的这个家伙是想弄清楚这些土地属于谁，以便能直接洽购这些土地。莫杰斯托先生当然不会说漏了嘴。”

“假如他们在镇上弄清了这情况，那么就会确认，椰子林属于渔民或者它根本就没有产权人，在阿格列斯捷大家都这么说的。”

“莫杰斯托先生对我说过，属于渔民的土地他全都买去了。”

“这事确实。”

“现在他盘算购买余下的土地，转手倒卖给‘勃拉兹坦尼奥’。也许这时他正在公证所里折磨着弗兰克林博士呢。”

司令官若有所思地搔了一下后脑勺。提出抗议？是的，这是必要的。但怎么抗议？真是有理无处说，假如不以季叶塔为首并且得到大众支持的话，那能做什么事呢？

“能做什么事呢？”季叶塔也问。

里卡尔多穿着游泳裤，光着脚，裸露着黝黑的身躯，与其说他象个教堂侍从，不如说他更象个年轻的渔夫，他用坚决的、不容辩驳的语气说道：

“当这些家伙再出现在阿格列斯捷或者曼格-瑟科的那一

天，我们就强迫他们滚蛋。"

"卡尔多！"季叶塔转向外甥，她的成为大人、成为大山羊的孩子，欢跃起来，说。

"让我握握你的手，"工程师把手伸给神学校的学生。

走投无路的阿斯卡尼奥两天两夜没有休息了；他忧心忡忡，两眼潮红，脸上现出失眠后的困怠。第一个晚上阿斯卡尼奥几乎神志麻木了。他跟列奥诺拉一起绕着广场漫步，握住姑娘的手，寻求支持来加强对自己正确的信念。报上的文章使他失却理智。也许因为列奥诺拉对使他激动的问题不感兴趣，他慢慢地回到这个话题上。他说，召凡尼·基马拉恩斯的愤慨也许有一定的具体的根据，可能，在他的言论中也有部分的真理，但是，他，阿斯卡尼奥，不想去论证什么，几乎可以断言，新闻记者的过度激昂的、尖刻的批评中，常含有由于某些莫名其妙的居心叵测原因所引起的极大的夸张。当然，生产二氧化钛要排出一些污物，但是，所有的工厂都正在污染环境——有的较严重，有的较轻微。但是他不相信关于对植物群和动物群、对河流和海洋会导致死亡危险的耸人听闻的说法。无论如何，在明确一定的立场之前需要等待，直到记者的揭露得到证实，或是需要局限在内行的专家们所确立的相应的范围内议论。列奥诺拉拿起他的手吻了一下：阿斯卡尼奥说得对，要等待，也许，这一切只不过是平地风波而已。

第二个晚上，阿斯卡尼奥的心境愈益焦灼了。白天，他通常都能找到至少两三个理由上佩尔佩图阿家里去：要不请求准许他顺便进去一会儿，要不把列奥诺拉叫到窗前——她站

在屋里，他站在人行道上，讲几句话，微笑，接吻。这一天，他没有出现，列奥诺拉从卡尔莫津娜女士那里得悉关于早晨在邮局里进行激烈的争论的消息。随后司令官和拉乌拉夫人前来看望好妈妈和里卡尔多，但是司令官没有提及冲突之事。阿斯卡尼奥消息全无。

午饭后，午休时刻他来了，既严肃又忧愁。列奥诺拉在门口等候他，阿斯卡尼奥不想进门，那怕只进去招呼一声佩尔佩图阿也不愿。他们穿过广场里的小花园，那里姑娘们和小伙子们成对地走来走去，卖弄风情。他们默处了一会儿，然后阿斯卡尼奥问：

“你已经知道了？”

“争论的事吗？是的。”

“真可怕。我昏了头，侮辱了年纪比我大得多受人尊敬的司令官。但是，他责骂我不老实。”

“司令官？我以为是卡尔莫津娜骂了你的。”

“她只是在争论得不可开交时痛骂了我几句，这没什么关系。但是，司令官说我不老实，说我深知建厂的计划，却默不出声，蒙骗大家。照他的说法，我根本不配受到人们的信任。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看起来，他说得有道理——我是撒了谎，是隐瞒了一部分实情，企图蒙混。但是，我能发誓，我这么做也只是为了阿格列斯捷的利益。米尔科博士——他是什么人你知道的——要求我绝对保密，因为一切都还没有定局，如果喧闹出去，那就可能使他们的计划全盘失败。对我来说，阿格列斯捷的利益高于一切。”

就象前夜那样，列奥诺拉把阿斯卡尼奥的手送到自己的唇边吻了一下。年轻人微微一笑，但是笑得如此地忧郁，以

至于从而可以判断出，他有多么伤心，乃至多么惊悸。于是，她立即就在广场当中的树下站住了，忘了在场的对对恋人们，对着他的双唇紧吻起来。让他知道，以及让大家都知道，她毫无保留地支持他。

列奥诺拉躺在吊床上，望着木刻画，数着时分。木刻上刻有高傲自负的山羊、温和的鲸鱼和天蓝色的太阳——幻想与真实的象征。早晨，阿斯卡尼奥送给列奥诺拉一张便条：今天任务十分繁忙，将急于处理进城街道的铺设问题，但是若能挤出时间，定来看望。

主教堂的大钟敲了五下。这时他甚至都没有请求允许，便径直走进屋来，他显得威严，精神抖擞，一脸得意洋洋的神情，手拿着一叠报纸、关于即将为泥路铺盖柏油的通知书和命名安托尼叶塔·埃斯捷维斯-坎塔列利（极可尊敬的女公民）街道的报表。

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现在站在城镇广场和大路拐角之间的进城通道上；他与工头一起忙于确定街道路面加铺柏油的种种细节，水力发电站的高电线杆正沿着这条街道排列到阿格列斯捷城镇的。

扎伊罗的“马里涅季”到来之前，这一天对阿斯卡尼奥来说是个极不愉快的日子。在公众读了召凡尼·基马拉恩斯的公开信后，他的生活如同进入梦魇之中。自从与米尔科·斯捷法诺博士，最可爱的博士——是女秘书给他起的外号，而她后来打扮成圣诞老人，率领技术营出现了——谈话后一直到刊登文章的报纸出现时，阿斯卡尼奥预见到阿格列斯捷和他本人的前景璀璨的未来，建造起一座巨大的海市蜃楼。将

在曼格-瑟科建立起来的工厂的烟囱有利于进步：宽广的柏油马路，可能是双行的，几乎就是干线公路了；盖有职工住宅的椰子林中的模范小城；阿格列斯捷城里现代化的、多层建筑的大旅馆；繁荣富饶的村社。"勃拉兹坦尼奥"公司成为阿格列斯捷工业发展的奠基者，将给想从开发城镇的天然财富中获取好处的其他工业企业引路。统管这一切的将是主管人，富有效率的、不知疲乏的、多谋善断的、内行的行政长官、政治活动家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散塔纳多-阿格列斯捷镇长；他要不已经成为美丽的圣保罗姑娘、富有遗产继承人列奥诺拉·坎塔列利的夫君，要不仍然还是她的未婚情郎。

阿斯卡尼奥借口新闻记者不懂专业，不精通科技问题而拒绝分担召凡尼·基马拉恩斯对生产二氧化钛的有害后果的忧虑。假如突然之间这一切都是真理而且记者是根据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理论进行揭露的呢？文章里有一种十足的信心，显得作者自己论断的一切。一切？不可能，因为卡尔莫津娜女士本人，文章的狂热拥护者都在那里面找到了关于污烟的颜色的常识性的疏漏。假如召凡尼在这个细节上错了，那么他在许多方面也会弄错。但是，姑且不谈污烟的颜色，那么他在主要方面是否正确？这个工业是否如此可怕，以致于使河流和海洋附近的居民面临死亡，使捕鱼业和渔民有灭绝的威胁？当前人们有一种在到处都看到环境污染并把世界上的全部灾难归结于工厂烟囱的十足夸大狂。

归根结底，他应该采取何种立场？假如召凡尼·基马拉恩斯夸大其词得到证实，那么一切都将解决得轻易简单。但是，如果相反，有关的专家们支持他的论证呢？阿斯卡尼奥

能不能跟最可爱的博士中断关系，不给"勃拉兹坦尼奥"在市镇地区建造工厂的许可权，取消已经应允了的优惠条件；或者他认为对阿格列斯捷的未来，经济改革以及作为这种改革的结果的工业化与财富比之渔民们在曼格-瑟科捕捞所得的可怜的捕鱼量、纯净的水域、优美的风景更为重要，而敢于面对环境污染的危险呢？如何行动，该采取何种立场，站在哪一边？为了保存有益于健康的气候、当地的美丽风景和近似冷漠的宁静而放弃一切——放弃行政当局的规划草案，放弃自己的完婚的宿愿吗？需要明朗的天空、纯净的水域、寂静与安宁又是为着什么？为着以终天年。商品推销员的褒赞随着时间的推移必成为陈词滥调，人所共知的套话。我的天主，真要叫人发疯！

阿斯卡尼奥劳累了，疲惫不堪了，神经紧张达于极点。早晨在镇公所他作出决定，由于庆祝水电站的通电而铺设进出城镇的通道"泥街"。需要赶快施工，过一个月电线杆就要埋设到阿格列斯捷的道旁并将燃亮季叶塔之光。焦躁不安的疑虑迫使阿斯卡尼奥拒绝米尔科·斯捷法诺的自吹自擂的诺言而采取旧的方案——须知河里和山岗上的鹅蛋石绰绰有余，这是在阿格列斯捷唯一真正便宜的东西。工程的费用只得靠当地的富人们，而他将再次担当起公众乞丐的角色，拿着认捐簿走到他们每个人面前乞讨。

他打定主意，但暴躁不安，怨天恨地，他为了解决一系列细节问题，跟工头进行了多次令人生厌的长时间的洽谈。工头埃斯皮里季安主要担心期限太紧，认为镇公所秘书提出的菲薄的工资数无法同意，因为他不得不雇佣许多工人加班干活，即使这样按期完工也将十分困难。因此，他们一起去

察看施工现场。

当扎伊罗的“马里涅季”到站停车扬起可怕尘土时，他们终于达成了协议。工头差点儿没憋住气，愤怒地说：

“谈论环境污染都二十几年了，好象这部该诅咒的长途汽车就不会危害我们的心肺似的。”

扎伊罗手中拿着两包东西，走下车。

“给您的，阿斯卡尼奥，”他先把包装奇特的东西交给阿斯卡尼奥，后者摸了摸它。

“我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他转向工头说。“这是路牌。比我预料的还要早就把它送来了。”

“这是让我特急送到的公文。大概是件重要公事。”

扎伊罗递交了两包东西，十分好奇地等待着阿斯卡尼奥开拆。第一个包里，正象阿斯卡尼奥所预料的那样，装着以安托尼叶塔夫人命名的新街道的蓝底白字路牌。另一个要求紧急交给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散塔纳多-阿格列斯捷富有进取心的镇长的包裹里，则是几张报纸和一封信。阿斯卡尼奥打开一张报纸，当他看到头版上用特号字母印出的标题——“勃拉兹坦尼奥”揭露骗子手——时，他的脸庞舒展开了，种种怨愤、劳累、忧愁都一扫而光；镇公所秘书转瞬间就断定，被揭露的撒谎者不是别人，正是《塔尔杰》报的记者召凡尼·基马拉恩斯。

阿斯卡尼奥走向“马里涅季”。他把报纸紧紧按在胸口上，好象这是黄金、宝石、长生药。

诗人巴尔鲍扎在与列奥诺拉谈话中宣称，召凡尼·基马拉恩斯的论据是无可争辩的。卡尔莫津娜女士和司令官也说，

没什么好辩论的：《塔尔杰》的新闻记者白纸上写黑字，一切都叙述得清清楚楚，不必饶舌，而公司的东家们和其他报刊的编辑们却另有说法；现在论据摆在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的面前，摊在镇长的办公桌上。两种首府的报纸刊登了著名学者、有经验的行政人员的声明和大量材料，新闻记者在其《致德·马托斯·巴尔鲍扎诗人的信》中提出的驳斥受到了全面的重新验证，受到尖锐的批判以及结果不利于它的对比。

阿斯卡尼奥尚未坐进"马里涅季"之前，看到报纸上来势汹汹的标题。在汽车里他以激动的心情读完了这个标题，确认报上尖刻地给召凡尼戴上的尊号——"骗子手"，正击中要害。报纸全然不顾这位新闻记者的赫赫声望以及人们对他的同情和尊重。

用黑字体排印的冗长的社论赘用了许多褒赞称颂巴尔鲍扎，与之并列着的巴尔鲍扎本人在其倒霉的诗歌中的赞颂则相形见拙。社论断言，当巴伊亚州政府即将结束工业中心阿拉图的建设并以此作为全州生活的新发展时，关于在本州引进对国家发展具有根本作用的"勃拉兹坦尼奥"的重要报导，是本年度最振奋人心的消息，是本州居民最贵重的圣诞节礼物。可以认为，巴伊亚州受命运之恩施，因为它被公司的杰出的经理们选中，后者决定以本州前所未有的、私人资本前所未有的巨额资本向本州投资。不言而喻，定会出现一些担心环境污染的人们，但是怀疑论者和顽固分子，灾难的代言人永远不会绝迹，他们不管任何情况都在到处反对进步。他们的意见仅能代表个别人，况且此种意见也正是为不可告人之利益服务的，其出发点也颇令人生疑。假如我们为了满足单纯的好奇心而对这些预告灾难、妄言不祥之鸟的政治经历

略加剖析的话，那么当能判断出可疑的意识形态上的腐恶气味，恐怕难免还带有——这是可怕的——莫斯科的标记。社论通篇都是这种腔调。文章没点召凡尼·基马拉恩斯的名，但其目标不言而喻。

基马拉恩斯的名字则在同一份报纸的一篇晤谈录中被提到，这篇晤谈录的发言人是“勃拉兹坦尼奥”——“巴西钛工业”股份公司的一位身负重任的经理，年轻的实业家罗扎尔沃·卢谢伊纳，他“在国内负有声望，毕业于热图利奥·瓦尔加斯学院并成为该校教授，获得波士顿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德高望重的罗扎尔沃·卢谢伊纳以嘲弄召凡尼开端，称其为“有趣的但缺乏任何科学常识的报人；他理应只写些日常琐事的花絮新闻，报导些刑事案件，介绍足球场上的胜负……众所周知，这才是此类报人喜爱的题目，他不应侈谈自己从未涉猎的事务，使自己从新闻记者变成骗子手并企图主宰社会舆论以反对能给巴西节约外汇、扩大劳动市场，同时增加积累的企业。至于假想的、不存在的死亡的危险——据可鄙的无耻文人的谰言，‘勃拉兹坦尼奥’的工厂将会带来这种危险——，那最好倾听一下驰名于净化环境问题的专门家之中的、精通业务的权威卡尔·巴伊耶尔博士的意见。”阿斯卡尼奥在版面正中的巨幅照片中看到“在访问编辑部时与我们的主编在一起的举足轻重的罗扎尔沃·卢谢伊纳博士、杰出的学者巴伊耶尔和讨人喜欢的米尔科·斯捷法诺博士”。

杰出的专家在一段极其科学的和极其难懂的、因此也就极其令人信服的文章中回答了由他本人归结起来的三个问题，因为“这些采访员对经济问题纯属外行”，并作了阐述。他运用科学术语：钛铁矿、氯化物、催化剂、五氧化二钒、

自由生物、浮游生物等等，就象二乘二等于四那样证明了一切关于环境污染、鱼类死亡和毒化水域的废话只不过是“可鄙的蛊惑宣传”而已。有谁还能对如此高深的理论表示怀疑呢？

在另一种报纸上，工商业部的工程师阿里斯托捷列斯·马里尼奥，也深受能够发展“具有头等民族意义的工业和巴伊亚州经济新高涨的要素”的“勃拉兹坦尼奥”的活动所鼓舞，发表了有利于股份公司的意见。技术治国论者保证说，绝无任何危险；他不使用难解的术语，与德国人巴伊耶尔相比，不那么明显地以内行自居。但是，他的意见颇有份量，因为它反映出州行政当局的观点。用他的话说，后者认真考虑到居民的生活利益，仔细地研究了这项工程方案并得出结论，认为拟由“勃拉兹坦尼奥”公司在本州兴建的工业是完全无害的和十分重要的。文章的结尾保证巴伊亚州人可以高枕无忧，因为政府保持着高度警惕，不会允许在巴伊亚州内破坏土地、水域和空气。当他说到政府时，那就是指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它们“在保护国家的自然财富和人民健康的事业上是完全一致的。”

报纸——这两种报纸都各有几份——是随信附来的，信是米尔科·斯捷法诺博士写给亲爱的朋友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的。在这封信里他通知说，“勃拉兹坦尼奥”已与一个公路运输企业签订了合同，以便对联结阿格列斯捷和埃斯普兰纳达的五十公里铺石路进行勘测并制定修铺和加宽路面的方案。同一个企业将为入城的街道敷盖柏油，该项工程已由“勃拉兹坦尼奥”确认负担一切费用。日内工人与机器即将运到。他既没提及报纸，也没提及召凡尼·基马拉恩斯。

卡尔·巴伊耶尔教授的判断是绝对的：根本没有污染环境的任何危险。他以此消除了政府中显然讳谈“勃拉兹坦尼奥”活动的某些人士的疑虑。但是精通业务的大科学家所表现出来的信心并不意味他的无保留的、坚定的立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随时间和地点而定的，甚至是随赌注而定的。明天巴伊耶尔教授能够改变见解，作出完全相反的结论，杰出人物的伟大就在于此。

谁知道呢，也许，到时我们的巴伊耶尔教授不久便会改变自己的见解。至于说他其他的类似巴伊耶尔这些先生们和资本巨头们，那么对他们说来，生产二氧化钛能否污染环境这个问题根本无关紧要。即使污染，那也发生在离他们迢远的地方，在巴伊亚州默默无闻的土地上。致人死命的污烟，黄色或是黑色的，都不会危及他们，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从投资的资本中攫取利润并给伪科学家和“部长大人们”分点余羹。

老埃斯捷维斯死于欢乐，季叶塔得悉他的死亡的详细经过后，作出了上述结论。当签订了在季叶塔资助下购买的土地和羊群的契约后，他走进自己的羊圈，面带笑容，猝然倒毙。对死者的守灵夜祷安排在女婿家里进行，按照女婿的意见，埃斯捷维斯不配如此轻快地死去。

他的遗孀托尼娅坐在灵柩旁的椅子上。不声不响地坐着，厮伴着丈夫，就象她一生中所做的那样。灵柩的另一边是佩尔佩图阿，她常常把手帕擦擦并无泪水的双眼，她的胸部好象由于号啕痛哭而时时起伏；埃莉莎和卡尔莫津娜女士在厨房里准备咖啡和夹心面包，以便人们驱除夜间的睡意。

当季叶塔在曼格-瑟科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后，在里卡尔多、司令官达里奥和拉乌拉夫人的陪同下赶回来时，守灵夜祷还在继续中，阿斯捷里奥家里的小客厅挤不下那么多的人，有的人在屋外的人行道上交谈。

她跟在妹夫的后面走近灵柩，拥抱了一下托尼娅。姊妹们拢在一起，有个人把佩托唤醒。列奥诺拉也加入到亲属们一伙里边去，吻了一下好妈妈。

泽·埃斯捷维斯的去世，对在阿格列斯捷的亲属们来说，意味着减轻他们的厄运。季叶塔重见到父亲只是一个月以前的事，在阿格列斯捷的这些日子里，她被他的一些淘气的行径而逗乐，当他嚼着烟丝，唠唠叨叨，吹毛求疵，但尚能希望，会乐会笑，俨然是个手执长杖的果敢的统帅时，她觉得很高兴。她从老头子的身上看出自己，因为他们，父亲和女儿，彼此相似。

阿斯捷里奥带着忧愁的神情走来走去，埃莉莎号啕恸哭，佩尔佩图阿用黑色手帕捂紧双眼，卖力地扮演出难以慰藉的女儿的悲痛。季叶塔没有流泪，也没有号哭。她轻轻地抚摸着父亲的面庞，这是一张被阳光晒红、显得黝黑、冷酷无情的脸。三姊妹中只有她一个人失去了自己亲近的人，只有她一个人成了孤儿。她与托尼娅，不幸的托尼娅。

泽·埃斯捷维斯的葬仪再次显示了季叶塔的声望。假如老头子死于她这个富商寡妇回归故里之前，那么除了亲属外，聚集在灵柩旁的邻居大概不会超过十多人。

由于季叶塔在场，给老人的送丧变成了一件大事。起柩前，马里安诺神父在埃莉莎家里作祭祷，他祈祷天主接受这

个魂灵，给予无限的宽恕。马里安诺神父在祷词中还提到季叶塔，说她以自己成果卓著的回归故里之行给阿格列斯捷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恩泽——须知正是她张罗到来自帕乌洛-阿方索的电力，并给主教堂提供了新的照明设备。此外她还表现出对他人的忠诚和仁爱的英勇气概，为了从可怕的死亡危难中拯救可怜的老太太而奋不顾身地投入烈火之中。在场的人们差点儿没有为神父的辞令鼓起掌来。

参加葬礼的居民众多。灵柩是由本城知名人士发引的，其中有阿斯卡尼奥，在他的口袋里还鼓着米尔科·斯捷法诺博士送来的报纸。他打算压倒司令官，迫使后者因指责他不老实而向他道歉。

季叶塔从墓地一回到家里就急忙脱下黑色连衣裙，天太热；佩尔佩图阿在换衣服前歇了口气，怨诉道：

“现在我们要把遗产的事讲讲清楚。”

“遗产？”季叶塔感到惊讶。“老人是什么东西也没有遗下的呀。”

“没有遗下？你是这么想的。每一个月他把你给他寄来的钱款，扣除掉他在市场上购买物品的花费和房租以及一些零花，全都藏起来了。余下的全藏起来了。他从来也不买礼物给我、埃莉莎或者外甥们。他常常在吃早饭或者吃午饭的当儿前来作客，难道你没发觉这一点？他一定积攒了不少钱。”

一二十年的积攒是笔可观的数目。他会有什么开销呢？佩尔佩图阿说得很激动，她的令人厌恶的嗓音，由于尖锐的话题而变得更加尖厉，吆吆作响：

“我问过他多少回，他打算拿这些钱财怎么办，他总回答说：别管我的事。我叫他把钱存到银行里，要不放给莫杰斯托先生处生利。他不肯，要知道，他什么人也不信，更不信银行了。我想，他没有特殊的必要积攒钱财，”她压低声音说：“他是个狠毒的人，饶恕我吧，天主。”

“该有点同情心，佩尔佩图阿。我们安葬老人还不到一个小时；在揭他的短处之前，我们不应忘掉，他是我们的父亲。”

佩尔佩图阿退让了，她不想引起季叶塔对自己的不满：

“你说得对。马里安诺神父也说过，我缺乏同情心。我知道，我的天职是哀悼他的去世。但是你有什么办法呢？当我想起，我们受够了他的……这你也知道的。”

“是的，知道。但是我终究还是怜惜他，他是我的父亲，他有他的长处、他的好的品质。他为人直爽，当他需要什么时，为了达到目的，他很会斗争。”

“现在他已经死了，当然了。我们回到对与我们两人利益有关的事情上来吧：需要找出他藏钱的地方。也许，托尼娅母亲知道。假如我们找到这些钱，那么一部分钱可以用来贴补葬礼的开销——这里没你的事，一切费用不得不全由我来偿还，我们还可以留存一些钱作周祭弥撒和十三日弥撒。其余的由母亲托尼娅和我们三个人来分摊。假如谁还要定作其他的弥撒，那就自己掏腰包。”

她为了不使富有的妹妹、慷慨的姨妈的感情受到委屈，使用了最高明的手法来证明她的父女情深：

“我本人另定作三次弥撒：一次以自己的名义，另两次分别以两个孩子的名义。并且，只要天主还赐我以岁月，我每

年在他的忌日都要做弥撒。"她忍不住，又补充说："我认为，这样做比凭空想象出来的父亲所不具备的长处要好一些。"

季叶塔感到疲累不堪。争吵没有意义，只是浪费时间，任何道理都不能改变佩尔佩图阿的见解。她走开了：

"我去换换衣服，洗个澡，躺一躺，我累极了。"

这是十二月三十一日，这天晚上季叶塔休息过后，衣着简朴，她走进邮局来找卡尔莫津娜女士一起上埃莉莎家去。

埃莉莎迎着她们，扑进姊姊的怀中，重又迸发出一股悲痛之情。死亡理应受到悲悼，亲人对亡者的感情应当表露于啼哭和悲泣之中，表露于哀伤的显而易见的形迹中。

托尼娅看到季叶塔和卡尔莫津娜女士，起身迎接她们，痛哭着说：

"现在我怎么办呢？"

季叶塔默不作声地把继母拥在胸前，然后又把她按在椅子上，自己则坐在她的旁边：

"别担心，母亲托尼娅，你什么也不会短缺。和埃莉莎及阿斯捷里奥一起生活，而我每个月都将给你寄钱作家用的。"

托尼娅要吻吻她的手，但季叶塔没让她这么做，说：

"现在我们来谈一些事务吧。"

她把一叠钱款放在桌上：

"这是老人的积蓄。"

托尼娅认出捆扎钱款的粉红色带子：

"我忘了这个。你大概是在床垫里找到的？他在粗麻布上挖了一个洞，每个月都在这一叠用报纸包着、带子扎住的款子里加上一些钱。他要我发誓不告诉任何人。他每天都把这

一叠钱取出数数看，甚至夜里醒过来时也要数起钱来。"

"父亲去世前自己把钱从床垫里取了出来，过一会我来解释他为什么这么做。首先我想把你的这一份交给你。"

"我的一份？"

"他的一半积蓄归你，这是妻子该得的一份。另一半给女儿们：佩尔佩图阿、埃莉莎和我。我已给佩尔佩图阿付清葬仪的费用：棺柩、墓地的费用和神父的酬金以及守灵时花在咖啡和三明治上的钱。她的那份也交给她；这里是余下的钱。"季叶塔以善于清理帐目，处理收支的人员所应有的细心报告了存款的总数、开销的数字，已经分成份儿的钱数——托尼娅该得多少，每个姊妹该得多少。她数着在无计其数的人们手中留传过的又脏又破的钞票，把一部分钞票交给寡母："这是你的钱，母亲托尼娅，不要给任何人，留着以备急需。以后，把老人的手表卖了之后，你还会得到一些。"

她把余下的钱一分为二：自己的一份和埃莉莎的一份，把这些钱放在桌上后，她抓住埃莉莎伸来的手：

"等一会，埃莉莎，先听听我要跟你讲的话。父亲刚刚与扎尔多·安图涅斯就购买前者的土地和羊群成交，就去世了；这笔财产不大，但据我所知，保管得很好，它一定会有不小的收益。老人请我帮他付清款项，他想要一块土地和几只山羊。我想，与其说为了赚钱，不如说为了娱乐。他喜爱动物，他喜欢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

"是的，他喜欢……"在这之前一直旁听的卡尔莫津娜女士表示同意。对她来说，找到泽·埃斯捷维斯藏起来的金钱并非意外收获。

"你知道这事吗，埃莉莎？知道这桩买卖吗？"

“阿斯捷里奥跟我说过这事，是扎尔多先生告诉他的。”

季叶塔伸出手来，摸摸妹妹的头——多么漂亮的黑发啊！

“听着，扎尔多要价很公道，他要现金。甚至莫杰斯托先生都认为价格合宜，奥斯纳尔劝我不要还价就付款购进。”季叶塔显出果断的神态，须知她已习惯于与金钱打交道，习惯于达成交易。“我的计划是这样：把我们的两份，你的和我的，合在一起，我再凑上点钱，把这一切全买下来，为了你也为了阿斯捷里奥，契约上用你们的名字。这是为了你们今后不再这么拮据，不再数着铜币过日子。有了小店和畜牧场，收入会绰绰有余。我帮助佩尔佩图阿的孩子们，也想帮助你们。老人去世了，一旦房子修好，这房子将由你们和托尼娅一起住。这就是我要对你说的话。”她的话音中听得出由于能够做出有助于改善妹妹和妹夫生活的好事而感到满足。

“谁能有个象你这样的姊姊，才真正幸福呢，季叶塔。”卡尔莫津娜女士声音朗朗地说。

埃莉莎不则声，两眼盯住地板。她显得如此激动以至于不知如何表达自己的谢意了。她垂着头，神情不安，结结巴巴地使劲儿挤出几句话来：

“卡尔莫津娜说得对，你是非常善良的，季叶塔。在我认识你以前，我把你想象成一个菲亚，实际上你也是这样一个人。”她抬起双眼盯住卡尔莫津娜象是在祈求她的支持：“我非常感激你为我和阿斯捷里奥所做的一切，为了购买土地和我们可以无偿地居住的房子，”她停顿了一下以便喘过气来并鼓起勇气，“但是我期望的是别的东西，我甚至请求卡尔莫津娜向你说……”

“你用不着找中间人！自己说说你要什么。”季叶塔变得有些疏远和冷漠了。

埃莉莎畏缩地抬起眼睛仰望着富裕的和有力的姊姊。她拿定主意，声音颤抖着说道：

“我只有一个要求——跟你一起到圣保罗去。只想让你把我带在一起，给阿斯捷里奥找份工作……”

她还没来得及把话说完，季叶塔突然打断了她：

“你想到圣保罗去？你说，你在那里打算干什么呢？给丈夫套顶绿帽子？当妓女？”

埃莉莎颤栗起来，象是挨了一记耳光，她用双手捂住脸，泪水夺眶而出。这种悲哭与泪水和不久之前出于天职、出于与死亡相关的礼仪的哭泣毫无相同之处。现在是在冷酷与意外的打击之后发自胸臆的、真诚的、道地的悲泣，是由于希望的破灭而切肤的痛心的结果。她扑在桌上，把头压住双手，轻声呻吟，象孩子似地啜泣不已，头发散落在肩头上。

季叶塔站起来，走近妹妹，妹妹比她年轻二十五岁。她捧起埃莉莎的头，抱住它，安慰妹妹。她吻着妹妹的双颊，擦掉妹妹的泪水，抚摸她的头发，叫她做女儿，姊姊的声音象母亲一样柔和和温情：

“别哭，莉莎，我的女儿。我是为了你的幸福才拒绝了你。那里没有你的立足之地。在那里你处境会很糟，阿斯捷里奥更糟。我答应，拣上个美好的日子，等我准备外出休息时，就通知你，让你们和我一起去。你知道的，只要我答应了，一定能做到。但是现在你应该帮助丈夫料理店铺，要知道他还得张罗购置到的畜牧场里的事。”她又提高了嗓门：“不论什么时候都别再提起上圣保罗去的事。永远别提！”

老泽·埃斯捷维斯的葬仪、与佩尔佩图阿关于遗产的谈话、对埃莉莎的解释不知不觉地反映在季叶塔的脸庞上，现在她坐在镜台前，在卸装，她一个人坐在安静下来的屋子里，街上也是夜阑人静。

除夕之夜独守空屋！假如有人对她说她会遇上这样的处境，她是不会相信的。荣誉团长菲立普的原配前妻还健在时，菲立普也总是在新年前来探望季叶塔，给她带来礼物，常常是一件珍贵的饰物。妻子死后，他总是在豪华的夜间俱乐部里与季叶塔一起迎来新年，那里有富丽堂皇的、轻松愉快的嘉年舞会，讲了多少遍的祝酒辞，喝了多少杯香槟酒！

一年前的节日也是在这样一家高雅的夜间俱乐部里开始的。他们讨论了财务，回忆起这种无可救药的(菲立普用语)关系的最初时日。他把一张大商店的不动产的产权证契当做纪念品奉献给她。这家大商店位于房主为纪念圣保罗作家而命名的"蒙捷伊罗·洛巴托"之楼，城中心商业闹区上的宏伟大厦的底层，菲立普曾经一度与这位作家为邻。怎么能得到相当的收入呢？把商店出租出去或在店铺里开设一家豪华的、专供上流人物出入的时装社①？当然，她能够经营这样的时装社②。但是，哪有时间呢，"避难所"的事务占去了她全部时间？菲立普建议，宁可出租，这样不烦神不操心就能把每个月可观的收入装进腰包。

与以往几次的除夕如此不同的这个除夕，季叶塔却孤坐在大姊家里的镜台前自问：值不值得来到此地？

---

① 此处原为法语。
② 此处原为法语。

是的，值得，尽管在埃斯捷维斯的家里笼罩着用虚有其表的俭朴与和睦加以细心掩饰的虚假与伪善、傲慢与纷争，还是值得。那怕只是为了与里卡尔多聚晤这一点而做些牺牲也并非枉然，甚至收支相抵。

季叶塔一想到那个冒充丈夫前妻的女儿时，不由摇摇头。她把姑娘带来是为了让她摆脱掉凄凉的生活而得到休息，用阿格列斯捷的有益于健康的空气来稍微医治一下她的肺部，使她消除掉嘴角上悲哀的皱纹，显出笑意。她做得对吗？一切情况都说明做得对：列奥诺拉感到幸福，变了样。但是往后怎样呢？一定得让她和阿斯卡尼奥相约到"卡塔琳娜贮水池"的池边沟地去，垂柳披拂下男欢女悦。回返的日期临近了，列奥诺拉应该为了爱情而委身于男人；迄今为止她的献身一直是出于义务或者是由于谬误。季叶塔不得不着手来解决这个问题，下一星期"伊纳西奥羊舍"即将竣工。正是把这对情人带到曼格-瑟科的时机，在那里海边的神秘的月色下，就象里卡尔多确认不疑的那样，犹豫与畏葸都将消失。

但是，首先应该说服阿斯卡尼奥打消向足以毒化洁净的空气、薰黑蓝天、污染河流与海洋并使捕鱼业与渔民绝灭的二氧化钛的生产敞开阿格列斯捷的大门的念头。至于走私贩呢？他们永不绝迹，但是没有比敢于与贪婪的鲨鱼和猛烈海浪进行只身搏斗的曼格-瑟科的渔民更加果敢、更加无畏的水手了。她突然感到对同乡人的无限的同情和温存，忘却了亲人们给予的委屈、虚伪和谎言。可怜的阿格列斯捷的人们，可怜的但是如此亲爱的人们！他们全都喜爱她，所有的人，好人和坏人，无一例外。

就在季叶塔赤身露体地躺在床上等待里卡尔多的这一时

刻，他正在教堂里透过神香的缭绕烟霭第一次见到了玛丽娅·涅波罗奇娜娅，一见之下他慌乱了。玛丽娅很年轻，几乎还是个小姑娘，不满十五岁。她身上穿着天蓝色凡而纱连衣裙，卷发上簪着一朵白色的栀子花，身形健康佼丽，眼眸深黑，口含笑意。这是送给他的笑靥。

节日的弥撒以其参加者的漂亮服饰和美妙歌声使里卡尔多喜爱。他感觉到至少有三位妇女向他投来十分赞赏的，有时甚至是贪馋的目光，这三个女人全都长得不错。他用双眼扫视了一下人挤得过满的教堂的长形堂。许多妇女跪着祷告。在一堆人群当中站着一些身穿新服的男人，只有几个醋劲大的和比较忠实的丈夫紧紧挨在妻子的身旁，比方说吧，捷尔多就非常起劲向无法使之信服的公众证明，他是个按其本性说是个最淫荡的、诱人的埃德娜夫人的幸福的丈夫。

里卡尔多向坐在长凳上的妇女们望去。在墙边，几乎在最深的角落里，他认出了妓院的老鸨祖列伊卡·佐卢什卡，当她上街购买物品时，他见过她好几次。在她周围有五六个妓女；她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胆敢坐下。就这个时刻里卡尔多的目光发现了玛丽娅·涅波罗奇娜娅，他立即认出了她，她如同安托尼叶塔姨妈似的，姨妈讲过，当充满热情的小山羊在河边垂柳下遇见了心爱的人儿时，她仿佛由于奇迹而回返到少女时代。开朗的脸庞、发亮的眼睛、匀称的但并不瘦削的身段、黑色的卷发。诱人的双唇。

作完了礼拜，大家顺路向码头走去。玛丽娅·涅波罗奇娜娅站在广场角落里芒果树荫下伫候着他。里卡尔多并不奇怪，他猜着她就在近处；他走下圣坛就留神关注着她。他们面对面地站着，相互微笑。他问：

“没事了？”

“我到码头去迎接母亲和表姊。”

“我也上那里去。”

广场上空无一人，只是在教堂门口闪过走向教堂院子的神父的身影。他们急忙向河岸的方向走去。刚刚穿过街道，走进暗处，她便向他摊开了双臂。里卡尔多紧紧贴近，他们长久地相吻。亲吻的味道就象跟姨妈接吻时那样，但这个吻却含着另一种芬芳，这是灌木丛那种质朴的香味……

他们又向前走了几步，天空亮起最初几次焰火。他想起来，母亲和列奥诺拉正在等他。

“我要走了。”

“再呆一会儿，亲爱的。”

姑娘的双唇微启着，期待着亲吻：

“再吻我一下，我的亲爱的。”

他们又拥抱在一起相吻……

“我要走了。我们什么时候能相会？”

“明天我等你，亲爱的，天一黑的时候。”

“在哪儿？”

她笑起来了。

“要知道你是个神职人员，你不能进祖列伊卡夫人的妓寮去。那么我就在今天这地方等你。”

临别时的长吻是在焰火的亮光下进行的。神学校学生的唇上留下姑娘的齿痕。哎呀！

“痛吗，亲爱的？原谅我，里卡尔多。”

“你知道我的名字？”

“我知道，可是你不知道我的名字。”她又兴高采烈地笑起

来。

“那你叫什么呢？”

“玛丽娅·涅波罗奇娜娅，亲爱的。”

“祝你新年幸福，涅波罗奇娜娅！”

他匆匆走开，在新年临近的时刻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里。在拐角处他回头看了一下，看到了银子般的月光洒遍全身的玛丽娅。明天见，我的可爱的人儿！

阿斯卡尼奥等待时机把晤谈录和社论交给司令官，这时他在盘算着怎么能更好地把《塔尔杰》记者的诽谤加以彻底揭露，让那些由于《致诗人德·马托斯·巴尔鲍扎的信》而震动的居民得知底细并把沽名钓誉的、咄咄逼人的卡尔莫津娜女士和巴尔鲍扎诗人所散播的不负责任的谰言平息下来。甚至泽·埃斯捷维斯的死亡及其盛大的、第一流的葬仪都不能缓和由召凡尼·基马拉恩斯抛出的凄惨的预告所引起的激忿。

那些与记者相识并在他对阿格列斯捷进行永志不忘的访问期间与之交好的人们，立即站在基马拉恩斯一边，煽动他人，大造舆论以反对“勃拉兹坦尼奥”。阿斯卡尼奥绞尽脑汁：怎么把收到的报纸上的文章和声明让人们知道。这些报纸把事情剖析得一清二楚并说清了召凡尼·基马拉恩斯夸大其辞的谬误，证实污染的危险性并未超过通常的标准，而兴建生产二氧化钛企业的问题也只是一个通常事件。归根结蒂，这个二氧化合物，或者这个二氧化钛算得了什么灾星？他竭力弄清那些奥妙的术语、有关的一切，专心致志地攻读巴伊耶尔教授的晤谈录，但是问题的症结却还是搞不清。唯一搞清楚了的只是关于产品为国家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这一个问题，

好吧，这一点对他来说也已经足够了。必须把真实情况告诉大家，使他们相信“勃拉兹坦尼奥”的优越性，公司对巴西的、其中包括对阿格列斯捷的进步与财富的增长的实际意义。这该怎么做呢？

走上街头，把报纸挨个儿地指给大家看？这不成。把报纸留在酒吧间听从顾客浏览，也不行，能读到这些报纸的只是部分居民，也许只是最有精力的一部分，但从数量上看却微乎其微。况且不保险，因为报纸会失掉，人们会把它撕破，扔掉。把人们召集起来，组织形式独特的集体读报？诱人的主意，但太复杂也难于实施并且危险。既然说的是关于“勃拉兹坦尼奥”的事，那么穷人们，还有其他的人们，有过这种实例，以为是又分发礼物了，一旦没得到礼物，就会失望，其结果将适得其反。

最后，他想到大学生时代的常见做法，便决定利用挂在镇公所里的布告栏。司库员林多尔福多年来工作清闲（虽然是低薪的），他第一次表现出是个有益的工作人员。他贴好剪下的报纸巧妙地用彩色铅笔抄写出晤谈录和社论的基本论点，而在这些材料的上方则是一排横写大标题：“‘勃拉兹坦尼奥’——阿格列斯捷的进步与复兴！”他在这宣传栏的中心绘了一个大工厂的轮廓、手持节日小旗的幸福公民，这一切都是以摩天大楼、工业小城、大旅馆、电影院、适用于首府的豪华的新型公共汽车为衬景的。这样，以不爱挑剔的观众为对象的林多尔福的粗俗画面成了宣传栏的衬底，而在赞颂“勃拉兹坦尼奥”的标题与画面中间则是阐明真象的剪报。

宣传栏挂在第一层的大厅里，只要阿尔图尔·德·菲格伊列多上校想到要召开镇务委员会会议时，准得在这儿聚会。

顺便说一句，会议真得开一下，因为有必要征得镇务委员会同意才能在本镇安置"勃拉兹坦尼奥"建厂。阿斯卡尼奥觉得，公司依据专家们考察的结果定会提出上述要求。如果"勃拉兹坦尼奥"不拟在曼格-瑟科落脚，那么它的经理们又何犯至于要与土地规划公司签订专门合同来规定联结阿格列斯捷和埃斯普兰纳达公路的加宽与整修计划呢？

卡尔莫津娜女士读报之后提出的粗鲁的声明也不能变更镇公所秘书的意向，也不能冷却其炽烈的爱国激情，也不能破坏其亢奋的情绪，镇公所秘书自收到最可爱的博士寄来的信件和材料后，一直处于欢快之中。卡尔莫津娜女士没有足以反驳教授的科学论点和报社发行人的爱国主义声明的依据，只好满足于自己的断然而又主观的结论：

"所有这些话只不过是捏造。显然，只有糊涂透顶的人或者寡廉鲜耻之徒才会否认这个。"

季叶塔与扎尔多就购买土地和羊群的事达成交易后，自认在阿格列斯捷已经无事可干了。第二天傍晚她执意带着里卡尔多乘塔埃利耶泽尔的汽艇上曼格-瑟科去，好让里卡尔多照看"伊纳西奥羊舍"的最后工序：油漆内墙和铺镶地板。

"我离去前要呆在自己的茅舍里享受一番。"她对阿斯卡尼奥说。

"离去？只能在通电盛典举行之后，别忘了！"阿斯卡尼奥的情绪也同样的欢快，所以他就畅谈起来了。"我为您准备了一份意外的礼物。"

"为我准备的？快告诉我，什么礼物。"

"对不起，安托尼叶塔夫人，现在我不能说。但您定准喜欢的。"

假如他对列奥诺拉不那么拘谨和怯懦，那么她定准会喜欢的。谁推他一把，加快事件的进度哩。

“几天之后茅舍就盖好了，我派人来接诺拉，让她和我一起住到那里去。”

“住在曼格-瑟科？”阿斯卡尼奥的面色苍白了，他的声音也发抖了，欢快的情绪和热情倏然消失了。

跟季叶塔的预计丝毫不差。周末在曼格-瑟科她将迫使这个年轻人把遭到世界各地反对的企业安置到椰子林里的念头从头脑里甩掉，将促使他大为震惊，随后排除掉阿格列斯捷的气候与水域的死亡威胁。她将把他送上列奥诺拉的新婚合欢床、世界上最豪华的合欢床——纯净的、不受污染的曼格-瑟科的沙丘，以此作为交换条件。

“您也来吧，‘羊舍’虽小，但是，假如想些办法，公山羊和母山羊都能容得下。”

老神父勤奋的见习修道士和仆役思虑着自己陷入何种窘境，寻求一种无损尊严地越过困难的十字路口的办法。他企图找到一条途径使他始而能投进玛丽娅·涅波罗奇娜娅少女的怀抱，继之又能得到季叶塔的巴尔扎克女主人公①式的抚爱。但是，他暂时尚未寻觅到摆脱困境的出路。

昨夜他与母亲和列奥诺拉看过焰火回到家里，直等到寂静笼罩全屋后才穿过走廊，进入季叶塔卧室。她被里卡尔多的最初几下的亲吻弄醒，便紧紧地抱住他。

“小山羊！”

---

① 指巴尔扎克小说中年当三、四十岁的妇女。

“我的母羊！”

他说“母羊”的同时还想到了那个请求“再吻我一次，我心爱的人儿！”的小母山羊。当她称他为“可爱的人儿”时，她的声音变弱了，而他听见她说到这个词，脸也红了。假如他能够做到，那么他就会对季叶塔说：今天在芒果树下的暗处我遇见了你，姨妈，体格是这么匀称，就象你豆蔻年华时似的。原谅我，但是我想知道，当你不洒法国香水，不用油膏和香料，不戴假发，不穿华丽服装，不戴宝石项链和钻戒时，是个什么样的牧羊女；当你的身上散发出栀子花香，穿着天蓝色的凡而纱连衣裙时……

九点钟熄了灯以后，他怎么能巧妙地出去赴约呢？甚至在他家里宾客云集的夜晚他也没法找到上街的借口，母亲在家庭秩序的问题上绝不含糊。他想出千百个可以宽容的理由，想出几百个借口和辩解，但这一切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时光流逝，而他却不知所措。什么样的谎言，他都准备说，豁出去了。再说，他今天已经撒过谎了，姨妈一清早就发现他唇上的狂热中留下的齿痕。

里卡尔多看了一下钟，不到半小时就九点了，而他还无脱身之计。可怖的苦恼控制住他，玛丽娅·涅波罗奇娜娅很快就要躲藏在芒果树干后等着他了。

突然间，人行道上响起脚步声，传来了马里安诺神父的声音：

“里卡尔多！里卡尔多！你睡了没有？”

佩尔佩图阿想知道神父来访的原因，急忙走去迎接他。原因不妙，亲爱的女儿：应该立即去接受老别拉尔明娜的最后一次忏悔，她很快就要满九十岁了。

当神父和里卡尔多在别拉尔明娜夫人那里待了片刻离开她家后，灯也就熄了。里卡尔多伴着神父走向教堂时，看见了芒果树后的玛丽娅·涅波罗奇娜娅，她也看到了他。他把神父送到教堂的住院后，听清楚神父锁门的声音。这时他才走到姑娘跟前。

“亲爱的，你穿着法衣多漂亮！”

里卡尔多感到轻松幸福，由于必须完成神职人员职责的马里安诺神父的出现，天主给了他一个可以毫无阻拦地外出的良机。

玛丽娅·涅波罗奇娜娅今天穿着印花布女短衫和黑裙子，但是也象昨日那样，头上簪着一朵栀子花，嘴角上现出清晰而开朗的微笑。一路上他们不停地相吻；走到河边，她看到他还在犹豫，就拉着里卡尔多的手，把他带到冷僻的地方，“卡塔琳娜贮水池”岸畔的垂柳下。“让我净化①，我的可爱的人儿！”

他们一起回到广场。里卡尔多怡然地笑摸着她的脸，吻她的眼睛，搓散她的卷发，把栀子花藏进口袋。他俩在芒果树旁分了手。

“明儿我还在这里等你，我可爱的人儿。还在这个时刻。”

“明天我上曼格-瑟科去了。”

“在那里要呆很久吗，亲爱的？”她的声音充满强烈的渴求。

“星期六回来，等着我。”

---

① 净化原指教堂的一种仪式。

“一定要来，否则我会苦恼死了的。”

“一定来。星期六见，涅波罗奇娜娅。”

“慢点走，亲爱的。再吻我一下。”

当他们抱在一起长吻时，广场上闪过一个身影。里卡尔多从亲吻中挣出身子，玛丽娅·涅波罗奇娜娅消失在黑夜之中。

当关于即将在曼格-瑟科椰子林兴建“勃拉兹坦尼奥”工厂的消息引起的问题尚未找到答案时，在这危急的关头，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想到了渔民们，他们除了捕鱼外，所从事的秘密职业也同样处于威胁之下。但是他执意不去深究这个问题，否则就不得不去关心列阿尔河对岸、邻州塞尔希培上的一个小村庄里的居民们。若扎法·安图涅斯与季叶塔交谈时把同样的自私见解按自己的方式归纳为这样一句话：让塞尔希培的居民们自己去犯愁吧。

他们“犯愁了”——《塔尔杰》在头版上提请读者注意报纸上有关环境污染的紧要问题的材料，有关散塔纳多-阿格列斯捷的镇长选举的消息、塞尔希培州埃斯唐西亚镇镇长的电报以及“具有国际声望并在国外大力推崇巴西的杰出的艺术家卡里贝①的晤谈录。

关于选举的消息，有一条以斜体字排印的简讯刊登在政治新闻栏中：目下盛传，拟确定阿格列斯捷先期进行镇长选举，此事乃因“勃拉兹坦尼奥”的主人们对于安排一名顺从地依附于彼等之人物作为村镇行政长官一事饶有兴趣。预计该

① 著名的巴西艺术家，若热·亚马多许多长篇小说插图的作者。

镇将会应允备爱谴责、禁止生产之二氧化钛建厂开工云。

埃斯唐西亚镇长的电报表明他对此事深为愤慨："'勃拉兹坦尼奥'把自己的工厂安置在曼格-瑟科的卑劣行径将对塞尔希培南部海岸地带、对萨科那个小地方的勇敢的、正直的渔民们和全体和平、勤劳的居民们，以及对于海洋的丰富的海生动物群和在埃斯唐西亚上方不远的地方汇合成列阿尔河的皮阿乌亚和皮阿乌伊京加两河的丰富的鱼群来说，都是未之前闻的威胁；埃斯唐西亚市镇的生态和经济，也象塞尔希培和巴伊亚两个兄弟州的邻近一些市镇一样，将受到严重损失，因此他们在斗争中应当联合起来，为保护环境而发出共同呼吁，采取统一行动。"

如果埃斯唐西亚镇长不是以自己的品德高尚著称的话，那么就可以认为，他强调指出萨科小地方渔民们的正直，是弦外有音，是想把他们的行业与信誉受到怀疑的曼格-瑟科居民们所从事的非法走私活动进行对比。因此，电文又强调指出"勃拉兹坦尼奥"的方案同样威胁着两个州的正常生态环境，号召巩固兄弟般的关系，而此种关系应当把这个松散的联邦的各成员州，尤其是相邻的两个州团结起来，这就会给人产生一种印象：电报的作者正在驳斥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的主张和若扎法·安图涅斯的恶毒谰言。虽然精力充沛、深孚众望的埃斯唐西亚镇长根本不知道若扎法的厚颜无耻的声明，更不用说阿斯卡尼奥的出人意外的主张。

至于报社编辑部大力赞扬的"具有国际声望的杰出的艺术家"卡里贝的晤谈录，那么从卡里贝由于"勃拉兹坦尼奥"而发表的第二篇晤谈录的本文上可以看出，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著名的巴伊亚州人曾经是个阿列姆别佩一所美妙的、简

易的别墅的主人”。他在文章的开头提到第一篇晤谈录，在这篇晤谈录里他比召凡尼·基马拉恩斯还要激烈地愤怒谴责了“勃拉兹坦尼奥”是“对阿列姆别佩、州首府和整个沿海地带、劳动人民、鱼类和软体动物、水神伊耶曼扎①的海洋的极其可怖的威胁”。第二篇晤谈录里，他庆贺自己和萨尔瓦多城的人民，因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抗议波涛汹涌，看来，“勃拉兹坦尼奥”放弃了最初的方案——“把阿列姆别佩变为一个注满排放出致命废物工业生产的污水沟”。这是重大的胜利，但是反对公司建厂的斗争仍旧必须继续下去，以达到阻止“致命的工业在巴伊亚州土地上或者在巴西国土的其他地方落脚”之目的。

这篇晤谈录由于艺术家卡里贝的地位与声望必将引起反响。此外，假如在这之前只有召凡尼·基马拉恩斯、埃斯唐西亚镇长以及在同一家报纸的文学副刊上发表了两首诗的诗人德·马托斯·巴尔鲍扎为捍卫阿格列斯捷、列阿尔河和曼格-瑟科沿岸地带、邻近的几个市镇而发出呼吁的话，那么随后反对在阿列姆别佩建厂的抗议则蜂涌而起。

卡尔莫津娜女士为了回击挂在镇公所内镇务委员会大厅里的宣传栏，也挂出了一个更大、更醒目的宣传栏，一段段引语都摘自上述材料和召凡尼·基马拉恩斯的文章，这一切都是特号大字书写的。并用阴森的插图作为文字材料衬景：从“勃拉兹坦尼奥”工厂烟囱里排放出的黄色浓烟、足以永远遮蔽蓝天的二氧化钛的黑点、散发出来的毒瓦斯、漂着死鱼的河流、堆集着致命的分解物体的污水沟，卡尔莫津娜女士

① 伊耶曼扎是巴西黑人信仰的海洋女神。

知道有关二氧化钛及其生产的一切情况。曼格-瑟科的椰子林踪迹全无，只有住着苟延残喘的贫民的、濒于危亡的小村庄。

艺术作品同样是粗俗的，是以不挑剔的观众为对象的，但是它比司库员林多尔福的大作毫不逊色；相反，还稍胜一筹，因为卡尔莫津娜女士使用的是水彩颜料，并非使用彩色铅笔。

卡尔莫津娜女士的宣传栏放在邮局入口处两扇大门之间；这个宣传栏的中间摆着召凡尼·基马拉恩斯的文章、诗人巴尔鲍扎的两首《诅咒之诗》以及艺术家卡里贝的头像，它比起镇务委员会大厅里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的杰作有更多的读者，并得到更热烈的反响，进出这两个单位的人数无法相比。到镇公所来的只是那些需要讨论某项事务、递交某种申请书的人们。而上邮局来的人不仅出于需要，而且也有为了闲谈，为了听听著名人士的讲话的，从既风趣又友好的谈话中，可以得悉这个人们郁郁寡欢、灾难深重的世界上发生的轶闻趣事。

第 五 章

从暗蓝的天空到黑色的月亮，或天主的对手

迄今在报刊上披露的、街谈巷议的一切，统统受到人们对前所未见的生物所引起的反响的冲击；对于这些生物，就连那个接近于超自然的诗人巴尔鲍扎来说，也是好不容易才辨明的；然而这一切却又随着一天清晨巴伊亚工程设计（商行）的笨重巨大的机器来到阿格列斯捷的街道而变成了直接的、可触摸的现实。这些机器傲然地、不慌不忙地行驶在大街上。

顽童萨比诺上气不接下气地冲进阿斯捷里奥的商店，那里奥斯纳尔正在与自己地段的新邻居谈论农艺学和兽医学。从萨比诺的口中突然迸出一句：

“打仗的坦克来了！”

一辆高速吉普车开路，它从店旁疾驰而过，尾随而来的是粗笨的机器和大卡车；车上载着身穿连衫裤、头戴顶盔、手戴宽大防护手套的人们。这些机器与水力发电站负责核算安装灯杆费用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驾驶进城的机器毫无共同之处。

铲土和平整路基的大型筑路机后面是柏油浇注机、轧路机、卡车。懒洋洋地四肢伸开坐在椅上的奥斯纳尔激动地猛站起来，他向阿斯捷里奥做了个手势，就朝镇公所的房子那

边跑去。心中的希冀吸引着他，吉普车里会不会有使他神魂颠倒的同事们称之为别季而亲友们则叫别贝的埃莉扎别特·瓦拉达列斯呢？新年的前一天，奥斯纳尔就在那几秒钟中失掉了她。那一天他急匆匆赶到广场，好不容易才发现别季小姐正在远处的直升飞机上，她装扮成圣诞老人向聚集在一起的群众挥手。他也向她挥手，于是红黄头发的小姐大概认出他来了，给了他一个飞吻。

虽然与"勃拉兹坦尼奥"有关的一切事件对他来说极不愉快，因为这些事件有着破坏城镇生活节奏的威胁，而且这种节奏对那些不愿离乡背井、不愿丧失宁静的人们又是如此可贵，但是奥斯纳尔并没有把别季和环境污染的威胁混为一谈。她是个动人的尤物，他认为她多半也是这事件的受害者。

一个身穿草绿色帆布服的汉子手持文件夹跳下吉普车，把两个同事留在车上，自己径向镇公所走去。古怪的机器一下子全部停了下来。并无别季的影子，也没有随时能调遣她的亲热的骗子、饶舌家、技术治国论者。失望的奥斯纳尔走向酒吧间，在那里与曼努埃尔先生一起把针对"勃拉兹坦尼奥"的恶毒的怨恨倾吐出来：

"从前至少还送来一些美女让我们欣赏欣赏。现在全是一伙男人。"

"这些笨重家伙？"曼努埃尔先生指着机器。"它们有什么用？"

"瞧瞧，为的是来破坏我们的生活。"

从吉普车上下来的人在镇公所向阿斯卡尼奥递交了米尔科·斯捷法诺的一封信。最可爱的博士在这封信里向"可爱

的朋友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致以敬意，而后把率领一组技术人员抵达阿格列斯捷的巴伊亚工程设计商行总工程师列莫·库阿兰季尼博士介绍给他，前者应当做好为修直和加宽路面以及铺盖柏油路面所必须的一切准备工作。信中顺便提及，随总工程师一起派去的尚有为进城的一段街道铺盖柏油路面的机器和工人。"勃拉兹坦尼奥"以此来实现由他——米尔科，应允给市镇的诺言。信末，他邀约可尊敬的朋友尽快去巴伊亚州首府，以便与公司理事会的理事们进行重要磋商——应该解决有关在此地区发展二氧化钛生产的种种问题。另外，还有一些好消息，米尔科认为最好面告。而在"衷心的拥抱"和签字前还通知说，此次出差旅费将由不希望加重镇公所预算负担的"勃拉兹坦尼奥"负责支付。"再见，亲爱的朋友，我期望您的来临。乘此机会与列莫博士一道儿来吧，因为，列莫博士是个颇有风趣的人。"阿斯卡尼奥瞥了一眼言语不多的"颇有风趣的人"的秃顶和蓬乱的淡黄色胡须，以地方当局和市镇人民的名义对来者表示热烈欢迎并表示愿为其效劳，他还预先通知说，自己打算陪总工程师回州首府，期望领略博士的风趣。正当镇公所里在进行礼节性会晤时，广场上的游手好闲者个个张开嘴巴在观看修路机器。对汽车和机器入迷的佩托，正在讲述每个零件的用途，他连连说出好多名称来。筑路机、轧路机、柏油浇注机在铺平道路并且用乌黑的柏油浇盖上，柏油这个东西只是那些哪怕曾旅行到埃斯普兰纳达的人才懂。

工程师提出关于公路的问题。老实说：这条路对于骡马牲口来说也难于称之为公路。这是一条狭窄弯弯曲曲的道路，一路上全是些陡坡、沟堑、坑洼、洞穴，总而言之，糟透了！

应当彻底重修，也许，不得不改变方案，要增加大量的劳力。阿斯卡尼奥就自己所知作了一番介绍，但是，他又说，公路详情只有扎伊罗、“马里涅季”的所有者才熟悉，当他从埃斯普兰纳达回来后才能提供准确的材料。

库阿兰季尼忧郁的脸上现出嘲弄的微笑：在埃斯普兰纳达出口处他们超过了奇异的小型公共汽车“马里涅季”，它是那么不中用，不必加速也都能绕过它。驾驶它的司机的确会知道这条糟糕的公路的细微末节。阿斯卡尼奥劝告总工程师与扎伊罗谈话要小心一些：“马里涅季”的主人自从看见了镇公所的报栏里画着预定在工程师设计的新公路上为旅客服务的豪华的公共汽车后情绪沮丧。

他谈过这事后便请工程师抽出一些宝贵的时间先去看看宣传栏，然后再去考察必须铺盖柏油的地段。话得说回来，那位工程师刚才正是沿着这段路驱车而至的。胡子客看到图画，答以含混的一笑。阿斯卡尼奥在猜想其含义时茫然失措了：这个微笑是林多尔福有争议的艺术才能，还是给“勃拉兹坦尼奥”的热情洋溢的言辞所引起的呢？客人既不评论图画，也不评论用彩色铅笔写的言论。

“走吧。开始得越早越好。”

他急于着手干活。只有缓慢、镇静的米尔科·斯捷法诺博士一个人除外，其余的与进步相联的人物都不允许浪费时间，他们常处在跃动中，都是迫不及待的。与秃头的总工程师相遇使阿斯卡尼奥深信，他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生活节奏。他住在远离州首府的地方，近年来已经习惯于阿格列斯捷的徐缓的日程表。

吉普车、大卡车和筑路机在聚得越来越多的游手好闲者

们的簇拥下驶过街道。机器在出城的地方停住了，技术人员、驾驶员和工人走下车来。阿斯卡尼奥、两个工程师和商行的监督员穿越过必须加修的一段道路——未来的安托尼叶塔·埃斯捷维斯-坎塔列利之路。

“一共就这么一小段？”库阿兰季尼博士对专家们说：“不用打开帐篷，这点小工程今天准能完成。我还以为这里有好多活儿干哩！”他转向阿斯卡尼奥：“好极，亲爱的，我们开始干吧。好朋友，您能不能给我的人员弄点食物和几箱啤酒来？还有为我们准备一顿早餐。这里那怕有一家象点样子的饭店？话又说回来……”他打着泄气的、无望的手势补充说：“什么样的饭店都成。”

“请放心，这由我来照料。您准备几点钟回去？”

“晚上。争取日落前结束工作。桑捷，时间够吗？”

桑捷是个身体结实强壮的混血儿，他口中咬着一根雪茄，回答说：

“绰绰有余。”他下达了命令：“干吧。”

镇公所秘书阿斯卡尼奥既得意洋洋而又忐忑不安地走开了，必须立即行动。要在阿莫尔齐尼奥夫人旅馆里给工程队订购食品。他本人还得与三位尊客在旅馆餐厅里共进早餐，工人们则在工作地点就地用膳——“给他们准备可口的四季豆和炸羊羔，费用由镇公所支付。”然后他到佩尔佩图阿家里去——把消息告知列奥诺拉，并告诉她，自己将到州首府去作一次意外的旅行。她是否会重视这一趟旅行呢？重视这能使前景渺茫的凄趣、不着边际的幻想变为令人心醉的结婚的现实的旅行呢？他回来时将会随身带来“勃拉兹坦尼奥”给镇公所关于要求在阿格列斯捷建厂的申请书。就只有这申请书

吗？大有可为哩。

中午，两位工程师和工地监督吃了一顿在他们一生中算是最出色的早餐：烧虾、鲜鱼汁、带辣液的母鸡、油炸羊羔、腊肉木薯粥、上等水果和浆果制成的甜食品、冷冻饮料。愁眉不展的总工程师胃口极好，吃得很多，以致他那苍白的双颊泛出了红润。他把道路的修建工作交给同事料理，自己懒洋洋地躺上吊床，一直睡到傍晚完工。

当扎伊罗的“马里涅季”在拐弯处按响喇叭时，那些吃过炸羊羔、四季豆，喝过啤酒后心平气和的工人们，正在把薄薄的第一层柏油铺在碾平的路面上。他们撤掉黄色的叉形栅架，让喘吁吁的汽车驶过，工人们吹响口哨，开着玩笑欢迎它：一具架在轮子上的破烂货、黄色的废铁、老式马车！

阿斯卡尼奥挽着列奥诺拉在快六点钟时来了。铺柏油的工作即将完成。沥青闪闪发亮，滋润乌黑。最后一层柏油喷完了。安托尼叶塔·埃斯捷维斯-坎塔列利大街准备好通行了。

总工程师列莫·库阿兰季尼还没有打消睡意便下令开拔。多美的一顿早餐！阿斯卡尼奥当着众人的面吻了列奥诺拉的双颊，与之告别。工程师在吉普车上按起喇叭催赶着。阿斯卡尼奥今后还得赶啊，赶啊！

日子在一天天过去，生活方式也在不断地改变。当然，使阿斯捷里奥从一个小商人变为暴发户的重要作用应归功于来自圣保罗的富裕的妻姊，假如这当中也有“勃拉兹坦尼奥”的影响的话，那么它只是间接的、甚至是偶然的。不管怎么说吧，对阿斯捷里奥来说，生活的节奏是加快了的。现在，他

得把时间分别使用在商店、畜牧场和改建季叶塔房子这三个方面。

每天早晨他上维斯塔-阿列格列去照料羊群和种植物。商店的事了结后就得回到从购自祖尔米拉夫人的那所房子里去，那里也需要他照看。前一阵老埃斯捷维斯整天待在这里，央求工头，催促工人。阿斯捷里奥不能让工程由于老人去世而延宕下去，而这些活计实际上即将收尾。带有浴室的房间已整修好了，这是阿格列斯捷最好的房间，装有淋浴器和浴缸、考究的抽水马桶和洗物器皿；其他用房也将油漆一新，再过一阵，这房子就可以住人了。阿斯捷里奥的希望是尽快迁入，甚至整修尚未竣工也行。这将给他带来双倍的好处：他可以立即停止交纳房钱的浪费，而且整修工作也必然进行得更快一些。他已安排好，让埃莉莎收拾家什。

泽·埃斯捷维斯的死亡给他打开了通向幸福之路。木薯和山羊。出色的房屋，虽然不是自己的，但无论如何，可以无偿居住，这是镇上最出色的住房之一。房屋的装饰正好与埃莉莎的艳丽高雅媲美。

埃莉莎的情绪使丈夫发愁。她总是垂着脑袋，偷偷地流泪。好象没得到这些好处似的，况且足以证明亲人的热爱的这些好处在阿格列斯捷全镇是罕见的。甚至是空前未有的。季叶塔为人慷慨，不仅宽宏大量，简直近乎浪费。然而埃莉莎却显得似乎受了委屈，亏待了她。自从老人葬礼后第二天的夜晚，当季叶塔宣布用他们的名字购买维斯塔-阿列格列牧场后，阿斯捷里奥就记不起埃莉莎脸上什么时候透过笑容。他不只一次地问过，什么事引得她如此忧伤，可是埃莉莎总是一个劲儿地说，她根本不忧伤，不必为她担心。

当他向季叶塔谈到埃莉莎想迁居圣保罗一事时，妻姊劝他以老泽·埃斯捷维斯为榜样给妻子勒紧笼头，甚至提醒他，老人有时还用拐杖助威。

季叶塔这么心地善良，但她的性格毕竟还有点儿象老头子。阿斯捷里奥要断然表示反对埃莉莎？勒紧笼头？可是，她又是个如此美好、忠诚的妻子，勤勉的主妇，更不必说她的美丽和雅致了，那么又怎能这么做呢？

阿斯捷里奥想起妻子的美德，不由焦急不安起来了。女儿痛哭亡父，有什么不好呢？过一阵子就会过去的。她迟早总要恢复成原先那个样子的埃莉莎，总要显出与她最合适的那种出众的、逗人的神态。镇上最漂亮、最雅致的女人；一度曾经是贫穷的女人，现在却是土地所有者；谁有土地，谁就是世界这一部分的主人，去世的老人这么说过。

“我们得到的最新消息颇使人悲观。”

安热洛·巴尔季的声音并没有给人以不安或是担忧的感觉。他习惯于发号施令，但同时又是个亲切热忱的人，话音中略带意大利-圣保罗①风味，他是外侨的后裔，出生在巴西。此公两鬓染霜，体格匀称，不胖不瘦，年纪尚在五十开外，是个无时不在关注自己仪表、令人慑服的人。听他发言的罗扎尔沃·卢谢伊纳是个管理学博士，曾被报刊评价为大胆创新的和走运的实业家，现在却仿佛一名听课中的大学生；安热洛·巴尔季则毫厘不差地显示出自己的身份——资本巨头。

---

① 在圣保罗州居住着许多来自意大利的侨民。

他们正坐在“巴西钛工业股份公司”理事会的隔音、恒温的厅堂里的一张大桌子后面。除了他们，在场的还有米尔科·斯捷法诺博士，而高踞在主席座位上的则是一个头发剃得很短、眼光无神的中年先生。

米尔科博士刚刚张开嘴巴，还没来得及说出话来，突然别季打了个招呼，在女招待员的陪伴下进入大厅，招待员手里捧着摆有咖啡糖、三样甜食、茶杯和茶匙的托盘。别季亲手把这些东西优雅而妥贴地递奉给在座的客人，并面带微笑地说道，能够招待这几位先生感到十分荣幸。那位剃短发的先生则把自己无神的目光投到了女秘书高耸的胸部和匀称美丽的大腿上。

别季感到无神的目光在注视着她的胯股，跟随在女招待员后面无声地退了出去，并紧紧地关上房门。这时最可爱的博士把巴尔季的话译成德语给主席听。遇到需要时，社会联系部的负责人只好来担负译员的职务。因为在特别重要的会议上不允许不相干的人员在场。只能有他们四个人。

“我们不应掉以轻心，”巴尔季继续说。“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克服巨大的阻力，人们在犹豫不决。但是，我想，只要我们态度坚定，那么我们的工厂一定能找到我们所期望的、理想的地点。也许……”

眼光无神的那位用手势打断了话语，看着米尔科·斯捷法诺。最可爱的博士一字不差地在翻译。他受命如此——要一字不差地翻译。另一个手势命令资本巨头接着说下去。社会联系部负责人、走运的实业家、资本巨头、主人——隶属系统就是这样的。

“也许，这些拖延不是别的什么缘故，而是，譬如说，想

向我们多勒索一些钱财，虽然，当然罗，阻力必定会有的。特别是在巴伊亚。”

他停下，等着把话译完，又继续说：

“需要再做一次冲刺——多投下一些钱。我相信，归根结蒂，必能达到目的。”

眼光无神的人听着翻译，按次序审视一下坐在他面前的三个经理中的每一人；眼中燃起刚毅的火焰，他说了几个字，最可爱的博士翻译出来：

“必须把建厂地点定下来。”

刚毅的火焰在浑浊的双眼中暗淡了。安热洛·巴尔季又说道：

“同意，我也这么认为。同时需要准备应付任何难以预料的纠葛。我们已经得出结论，可可地区确实没意义。至于列阿尔河湾地区，那么，尽管报告中指出条件不利，完全缺少合适的基础设施……”

剃短头发的先生又做了一个手势；巴尔季和米尔科俯首听命——一个闭上嘴，另一个又译起来，译得既准确又熟练。罗扎尔沃·卢谢伊纳这么注意地听着，使人觉得似乎他也懂得德语。来自圣保罗的资本巨头申述说：

“列阿尔河地区，尽管缺乏基础设施，照我看，终究不宜排除。那儿已经给我们开了绿灯；我们在那里可以安置我们的一个企业——太大的阻力不会有的。”

“照我看，为了这个前景我们必须投进补充经费。原因有二。其一，假如我们不能赢得另一场战斗，那么归根结蒂我们实际上就不得不在列阿尔河湾落脚；其次，说的是对我们有益的佯攻活动，虽然人们说及阿格列斯捷，但是谈论阿格

列斯捷的人们究竟不多，人们忘掉了它，不会去干涉它……”

“这就是说，我可以把我的建议付诸行动？”

安热洛·巴尔季替自己和罗扎尔沃·卢谢伊纳作了回答，后者不声不响地淡淡一笑——表示同意、首肯。

“从自己这方面来看，我们同意。但是最后的决定在于他，顺便问一句，那个小伙子在城里吗？”

“从昨天起他就同我们住在同一个旅馆里了。”当米尔科·斯捷法诺恭敬地说出“他”这个字时，只能听得见大写字母的发音①。“旅馆豪华也能大起作用，”又恢复成正常的声音。

他——剃短头发的先生——一字不差地听取了最可爱的博士的问题和两位巴西经理的见解后，简短粗鲁地回答道：

“行！②”

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只是在第三天，在逗留首府快要结束的时候，在与最可爱的博士——在他们的关系中在白兰地酒的影响下出现了一种人性温暖的感觉——交谈后，才突然感到不自在，在他身上产生了一种从属的、自由受到压抑的感觉。实际上，这种感觉并不明确也缺乏显而易见的原因，对他来说，也许是由于环境完全陌生所致。须知他是意外地来到豪华的大旅馆，在那里他与那些来此他从未接触过的、不熟悉的、使人局促不安的、诱人的世界的人们生活在一起。

第一天，满可以认为米尔科·斯捷法诺博士把他急急召来只是为了款待他喝酒，介绍他认识游泳池里的姑娘们。阿斯卡尼奥从吉普车里爬出来时，已是深夜了，疲劳不堪，可以说，这主要不是由于一路颠簸，而是由于工程师库阿兰季

① 葡萄牙文的“他”是“ele”，这是指“e”字母。

② 此处原为德语。

尼的笑话。驾驶员按照无疑是预先得到的安排，把他送到大旅馆前，在那里交给他一张最可爱的博士写的便条："住进以你的名字预定的房间，我们明天相见。"

午后，他们果然相见了，那时阿斯卡尼奥已经拿定主意要去早餐了——在这之前一上午，他起初坐在房间里等待电话铃声，然后在旅馆四周的休息大厅里踱步，观赏商店橱窗、艺术品与古董文物展览，观察来自百慕大群岛的身穿彩色衬衣的旅游者，甚至壮起胆子往酒吧间和游泳池瞥了一眼，在游泳池那里漂亮的女人们穿着诱人的只有窄胸罩和裤衩的游泳衣，几乎赤裸裸地在晒着日光浴。

他看见了从大型的黑色轿车里走出来的最可爱的博士，紧随在这辆车子后面的又是一辆同样的轿车。听差和看门人急忙抢到汽车跟前，争夺行李和小费。从第二辆轿车里走出三个人，他们拿着皮包和箱子，象变魔术似地立即消失在电梯中。米尔科博士留在休息大厅，本想走向登记处，这时发现了阿斯卡尼奥。他摊开双臂奔向前去迎接他，滔滔不绝地为无法早些与他相见而致歉。

"可怕的日子。圣保罗飞机场关闭了，飞机只能在九点钟以后起飞，也就是说按班机时刻表该在此地降落的时刻才起飞。跟我一起走吧。"

一路上最可爱的博士握住伸给他的手，打着致意的手势，向遇到的熟人一一寒暄。不觉间便走到游泳池，这时阿斯卡尼奥不认识的三个人向他们凑了过来。其中一个独眼，不怀好意似地窃窃私语说：

"谁来了？"

"巴尔季博士。"

"其他几个人是什么人？我在登记处附近看到他的。"

谎言——来到的几个人没在登记处附近停留过，他们直接上了电梯，当他们一离开汽车，阿斯卡尼奥就一直注视着他们。博士只是微微一笑算作答礼。

姑娘们——至少是许多在池中游泳的或者在日光下晒太阳的——原来都是最可爱的博士的私有财产（或者，更准确地说，"勃拉兹坦尼奥"的私有财产，须知没有多少人能够拥有如此形形色色、应有尽有的佳丽，除非是大企业了。她们毫不迟疑地拥向博士占用的小桌子，走上前来的三个男人好奇地望着阿斯卡尼奥，期待着给他们互相介绍。但是，既然博士忘了或者装成健忘的样子，他们立即转向更愉快的目标——威士忌和姑娘。三个人毫不客气地喝着，肆无忌惮地调情，按阿斯卡尼奥的说法，他们的举止无礼之极。阿斯卡尼奥后来从最可爱的博士那里得悉，原来这三个人都是新闻记者。但是，看来，这些姑娘们也喜欢粗鲁的言辞、毫不掩饰的逗弄。

会见延续不久，博士显出十分忙碌的样子，站了起来，把几乎是整瓶的威士忌和姑娘们留给自己嘴馋的朋友们。

"明天或是后天我有好消息奉告你们。在这之前一句话也没有。谁也没有来，伦敦的金融中心区和纽约的华尔街悄无声息。"

"假如《塔尔杰》登出轰动一时的消息呢？"独眼的那个人问了一句。

"那就更妙，那时在你们的手里既有声明又可辟谣。"

他拉着阿斯卡尼奥的手，带他走到电梯那边去。一个姑娘听从博士的手势和他们一起走去。

“今天整个下午我都要开会。对您我只能说：这是理事会的一次决定性会议。只能在傍晚吃午饭前才能与您会晤谈心。但是我把您交给又好又可靠的人。帕特里西娅听您吩咐，她将作为秘书和司机为您效劳。去走走，散散心。午饭前我们再一起谈谈。”他在电梯门旁对姑娘说：“照料一下他，帕特，对他要殷勤些。到了一个美妙的日子里你将会为陪伴过他，当过他的向导而骄傲。”

帕特里西娅莞尔一笑，使阿斯卡尼奥折服：

“我在这里，在旅馆吃早饭还是到饭店去？我换一下衣服，一会儿就来。”

帕特里西娅也是一个淡黄头发的姑娘，但是不象列奥诺拉。那些描写熟透了小麦的诗歌用于她的头发不适合，巴尔鲍扎不会把她比做气仙女。漂亮的姑娘——是的，但是，不同。不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独一无二的，不是由于具有足以证明高贵出身的美貌与娴雅而使之成为无与伦比的列奥诺拉那样的姑娘：在金色的摇篮享受过、在最好的专门学校里受过教育的百万富翁、荣誉团长之千金、圣保罗上流社会的一朵鲜花。优美与娴雅不仅表现在容貌上，而且表现在每一个手势中，在客气的态度上，在无可比拟的袅袅婷婷的风韵中。帕特里西娅引人注目的艳丽中含有某种粗犷的东西，而在她无可争议的盛情中显露出一种善于效劳的职业性的本领。

在旅馆华丽的餐厅里用过早饭后，帕特里西娅为了让他休息，离开了他，而她自己却有事在身。但是，她将在三点钟前回来，他们将出去溜达或者购买东西——这是他比较喜欢的。

阿斯卡尼奥坐在帕特里西娅驾驶的小汽车里驶过他已经七年多都没有来过的城市。现在萨尔瓦多由于新建的大马路，其中有些马路一直延伸到海边，变得漂亮起来了，城市交通也发达了，居民增长了一倍。在这几年里首府面貌大变。这哪里是个把全副精神寄托于往昔光荣的、大学生时代的那个昏昏然的老城，具有历史传统的城，巴西民族的摇篮①，经济上落后的农业州的中心呢？马克西莫·利马为了强调指出萨尔瓦多的停滞、衰败，在系里呼喊过：

"在城里甚至没有一家啤酒厂，很快地也将不会有能够供旅游者观赏的古老的废墟了。"

阿斯卡尼奥在返回阿格列斯捷之前最好要跟马克西莫见见面，和他谈谈现在已经发展到——遥远的市镇散塔纳多-阿格列斯捷的改革。他就是为了探知重大的决定才到此地来的。

帕特里西娅按照自己的意愿，而不是按客人的要求，穿过新的横跨路桥，开到公路上去，并把阿斯卡尼奥带到阿拉图工业中心。关于这个中心在全国各地人们谈论颇多，把它说成是在专家考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基本设施的样板。大量的新建筑工程，不久前兴建的某些企业已经开始提供产品，而不少企业尚处于完成工厂建筑的整体布局过程中。

前一天晚上，阿斯卡尼奥乘吉普车路过这里时，在寂静的夜幕中高大的烟囱和建筑物只显出模糊的轮廓。现在他看到的则是冒烟的烟囱、快速升高的房屋建筑，听到的是大规模建筑群的喧哗声。逶迤好几公里的巨大的、写上企业名称

① 在殖民主义时代（1763年前）萨尔瓦多是巴西的第一个首都。

的建筑护板上刊登着广告，宣传阿拉图工业中心生产的或者即将生产的产品。庞大的机器连同好几百人在挖掘成吨成吨的泥土，为修地基在深挖地槽，用砖头或钢筋水泥建起高墙，焊接金属构架。

汽车停在路边，阿斯卡尼奥羞赧地感到帕特里西娅的大腿紧挨着自己，他把眼光从工厂的烟囱那面转过来。姑娘淡淡一笑：

"那里，沿着上卡萨马里的路再往前去，就是石油化工厂。真宏伟，是吗？"这句话说得象是结论，而不是提问。

阿斯卡尼奥向她转过身去，他的眼睛兴奋得灼亮。帕特里西娅微启双唇探送过来。他象是吻新巴伊亚州似的吻着对方。

他们沿着海滨回来。一直沿伸到非常漂亮的海滨浴场的往日的空地上，如今到处盖起了一排排最新式的建筑、旅馆、饭店、酒吧间、夜总会、豪华的休憩厅——真是一片富丽堂皇！他们在一家酒吧间前停下车。快活的、渴的难受的帕特里西娅先点了啤酒——巴伊亚的产品，丹麦的商标，按通晓一切的向导的说法，这便是世界上最上乘的啤酒，然后买了美国香烟。当阿斯卡尼奥掏钞票付钱时，她已经把信用卡递进收款处，根本不理镇秘书的执意反对，使其感到自己的男性尊严受到了打击。

"别傻，亲爱的，付现钱的做法已经过时了；况且这该由'勃拉兹坦尼奥'付款。"

他们走到海滨浴场，坐在沙滩上，又互吻起来。

"你真撩逗人，我的可爱的人儿。"

午饭前进行了一次跟米尔科·斯捷法诺预约好的谈话

——当然，是在电话里交谈的，短促的但又十分亲切的交谈。最可爱的博士说，他仍然忙得要命，"请原谅，我的亲爱的朋友①"，只能在翌日与阿斯卡尼奥相晤，暂时只好由帕特②照顾他。他对来客后半天过得如何表示关切；阿斯卡尼奥向他说了访问工业中心的事。

"真是宏伟！我知道这是个出色的综合体，但是事实超过了我的期望。实在使人难忘！"

"是吗？要知道不久前这儿还只是一片无人问津的林丛。比阿格列斯捷沿岸地带还差劲。你看，曼格-瑟科的椰子林将会很快地变成什么样呢？得了，玩玩去吧——明天我们还有好些事要办。请您明天准十时到登记处附近，我想向您介绍几位朋友。"

帕特里西娅在旅馆的大门附近和阿斯卡尼奥分手了，她回家换衣服去了，他们不在这儿用饭。她回来时穿上一身华丽的服饰，使得镇秘书因为穿着缝工拙劣的藏青色旧西服而感到局促。这套西服出自为阿尔图尔·德·菲格伊列多上校裁剪、缝制上衣和裤子已达四十余年之久的米格尔·罗津尼亚先生的手艺。帕特里西娅在走出旅馆前预先跟他打了招呼，不要他破费，一切开销均归"勃拉兹坦尼奥"支付。他们在滨海餐厅吃过饭，然后她建议上夜总会去，他们在那里紧偎面颊地跳舞直跳到午夜。结帐的钱款使来客惊讶。如果让他付款，带的钱根本不够，他会感到十分难堪的。

帕特里西娅把汽车停在旅馆附近的人行道旁，和阿斯卡尼奥一起乘电梯上楼，在房间里请他拉开她背上那条嵌上白

① 此处原是法语。

② 帕特是帕特里西娅的昵称。

色花边的绿色长摆连衣裙的拉链。

帕特淋过浴后在床上恭候他。"由'勃拉兹坦尼奥'支付，他闪了这么个念头。

由卡尔莫津娜女士执笔并经献计献策的阿明塔斯参与起草的呼吁书征集到了一些人的签名，虽然签名人数比倡议人预期的略少。司令官达里奥专程从曼格-瑟科前来支持，他甚至把自己在公民们心中的声望与好感孤注一掷，拿着签名册走上街头。

不论司令官，还是卡尔莫津娜都从动摇不定的人们口中听到同样的话语：

"所有这一切安托尼叶塔有什么看法？……她可是个经历丰富的人，随着她，准没错。"

这些人并不满足于卡尔莫津娜女士对于季叶塔立场的保证，不满足于司令官达里奥的分析，似乎他最了解圣保罗富孀的心意，尽管据他说，他刚从曼格-瑟科来到，而夫人正在自己家中作客。人们想亲自从她本人那里了解一切。

邮局里两个主要倡议人在归纳已经作过的工作，统计已征集到的签名数，这数字——唉！——远不足以说明呼吁书中的意见的正确性："阿格列斯捷的全体人民拒绝极有害的二氧化钛工业的建厂要求。"反对、抵制的劲头儿，看来开始在低落。

写呼吁书的倡议出自卡尔莫津娜女士，她是积极行动的主张者，认为口头的或者通过报纸橱窗进行的争论不会得出任何结果。阿明塔斯尽管生性乐观，但也同意参加起草呼吁书。司令官振作起来了，数字统计后得出了一些结论。假如

他们能在市镇的九千居民中征集到至少一千人签名，除去儿童和大量文盲不算，那么就完全可以说明，几乎全部能够思考这一问题的人在对待"勃拉兹坦尼奥"的关系上全持否定的态度。但是经过千辛万苦只征集到一百多人的签名。其中有身价的人士少得很。商业家们预见到兴建工厂后生意会兴隆，所以暂不表态。马里安诺神父宣布自己中立：神父的地位不允许他，他说，站在如此极其慎重的事情上的那一个方面。但是他说：

"我没见到这上面有安托尼叶塔·埃斯捷维斯-坎塔列利夫人的签名。假如司令官想征得全体居民的签字，那呼吁书上第一个签名的该是她。"

卡尔莫津娜女士赞同这个意见，此举成败与否关键在于季叶塔：

"星期天我到曼格-瑟科去，试着把她说服回来。这话我们说说而已，我指望能行。再说，我也考虑过有关椰子林的那些产权人的事，并得出结论，情况于我们有利：只要他们争执不休，就没有地方可盖工厂了。"

"别妄想，我的善良的卡尔莫津娜。这些产权人已经联合起来了，而且委托卷进此事中的最高明的人物莫杰斯托·皮列斯作为全权代表，就出让椰子林给'勃拉兹坦尼奥'一事进行洽谈。可我们却束手无策……"

"这样的话，连季叶塔也是无能为力了。"

阿斯卡尼奥从九时半起就一直在登记处附近等候了。他快步走上前去迎接从电梯里出来的活动家们。一位先生匆忙走过他身旁，钻进第一辆黑色轿车。阿斯卡尼奥根本就无法

弄清对方是何许人也——是"勃拉兹坦尼奥"经理吗？——，他仅来得及瞥见剃得很短的头发，这是在许多年之前流行的发式。其他两位先生还站着，米尔科·斯捷法诺博士立即把他们介绍给阿斯卡尼奥。相互寒暄了片刻，原来他们都要急忙赶往飞机场去。

"安热洛·巴尔季博士，我们的总经理。"

资本巨头——他显然是个资本巨头——伸出了手，脸上堆起了笑意。

"这位就是我们的人吗？好极了。"他露出显然的赞许的笑意，建议最可爱的博士说："多多关照他，使他心满意足。要尽快解决一切悬而未定的问题，包括镇长选举在内。昨天我跟圣保罗通了电话。此刻选举事务委员会主席照理应该收到有关的电报了。"他又握了一下阿斯卡尼奥的手。"认识您非常高兴。祝您健康。"

另外一个相当年轻的——罗扎尔沃·卢谢伊纳博士，也是经理，按米尔科博士的说法，是个"头头"——，约好一等他们（他们，包括最可爱的博士在内，都得上飞机场去）从飞机场回来后，再会晤，再在一起多呆一些时间。阿斯卡尼奥把几位送到出口处，看着两辆大马力的黑色轿车驶走。

他又在豪华的休息大厅里踱步，不知道该作些什么。旅游者们外出上教堂去，上"麦尔卡多·莫杰洛"模范市场去购买物品；他们是些身患关节炎的、絮絮叨叨的、快快活活同时又是小心翼翼的老太婆、青春永驻的巴尔扎克女主人公式的妇女和迷人的姑娘。阿斯卡尼奥坐在宽大的皮沙发椅上，看着用五种文字印制的旅馆广告式的一览表。随后又伸手去取报纸，在早晨八点钟左右离他而去的帕特里西娅，这当儿

已用过咖啡，洗过淋浴后重新露面了，她胳膊上挽着一个男人，此人是前一天在游泳池旁与最可爱的博士纵饮寻乐的三个汉子当中的一名。这次他听清楚了：

“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博士、米尔科博士的朋友。伊斯马埃尔·茹里安、可怕的记者、耸人听闻的特号新闻的首创人，这儿没有可与他相匹敌的人。”帕特里西娅愉快地说着这些话，结尾时却很严肃：“我的未婚夫。”

阿斯卡尼奥握了一下年轻人的手，感到惊惧。未婚夫？也许，姑娘在戏弄他，但帕特十分风流地头靠在没有刮髭须的记者的肩头，搓松未婚夫的头发，好象猜着阿斯卡尼奥的怀疑似地，通告说：

“再过个把月我们就结婚了。”

“过两个月，亲爱的。狂欢节以后，”伊斯马埃尔纠正说。“又是蜜月又是狂欢节搞在同一时刻，可不行。”

“狂欢节上各有各的名堂。”帕特表示同意。

阿斯卡尼奥没弄懂这句戏谑，帕特也不加解释，然而却邀请说：

“请去穿上游泳裤，到游泳池来活动活动，您可以不跟我们在一道。米尔科博士也不会在中午之前来到的，而且要来的话总是直接从飞机场来。任何时候都无法预先知道他的行踪。”

“我是个不速之客①。”记者模仿起社会联系部负责人夸张的声调。

“问题是我并没带游泳裤来。”阿斯卡尼奥打算回避女士

① 此处原为法语。

的邀约。

“没事，这儿有出租的，走吧，我指给您看。”她给未婚夫丢了个眼色：“我会在跳板上找到你的，亲爱的。”

“他真是你的未婚夫吗？”阿斯卡尼奥还一直认为自己是笑话的牺牲品。

“为什么这会是谎话呢？我已经有了一套结婚礼服，最可爱的博士送的礼品。他从里约①带来的。”

“头纱和花瓣！”他以惊讶的神情不由自主地一口气说了出来。

帕特笑了起来，她的兴致大发：

“头纱、花瓣、香橙花、婚礼进行曲的音乐声——真逗人喜欢！你是个落伍的人，我的可爱的人儿。”

在游泳池里，擅长游水的阿斯卡尼奥踏上跳板跳水，潜水——当快游完全场时才和帕特里西娅与伊斯马埃尔，未婚妻与未婚夫，汇合到一起。姑娘说得对，游泳使人精神松快，他很需要这样，自打他在旅馆门前从吉普车上下来后，始终处在紧张和迟钝的状态之中。他渐渐地感到自如了一些，从容了一些。这里的氛围似乎大家都是老相识。他也加入水球的游戏，与对巴伊亚州入迷的、年轻的一对里约热内卢人攀谈，与不认识的人们交换观感；有时他没听懂某些词语，有时没听懂整个句子，但是谁也没觉得这一点，对他平等相待，对他们来说他也是这个疗养世界的一员，这就意味着他是个富有的、讨人喜欢的年轻人。

伊斯马埃尔从水中上来，伸直身子睡在躺椅上。帕特里

---

① 里约热内卢的简称。

西娅在阿斯卡尼奥附近游泳，向他献媚，装着要溺他的样子，抓住手和脚，攀他的肩膀和他一起淹进水中，往他的身下扎猛子。真是一个愉快的早晨！

“米尔科博士来了，跟卢谢伊纳博士一起来的，”帕特发现走近的人们，便告诉他说。

伊斯马埃尔·茹里安站起来去向他们问好，并斟了威士忌酒——倒了两杯，然后举着高脚杯回到游泳池边。帕特里西娅象个温柔的未婚妻那样跟他说着话。阿斯卡尼奥走去整装，他很快穿上西服，打起领带，又回来了。依从最可爱的博士的无声的手势坐到小桌旁。

罗扎尔沃·卢谢伊纳迷住了他。罗扎尔沃在大学里和公司里的职衔，帕特里西娅早在水中就贴着阿斯卡尼奥的耳朵讲了，把这通知来客是她的职责。罗扎尔沃的脸上流露出自信和权威的神态，他几乎象阿斯卡尼奥本人那样，也是个年轻人，但他又是个精力充沛、勇往直前的实业家，在这位技术治国论者的面前，阿斯卡尼奥感到自己微不足道。游泳池里的活动之后，神经松快的感觉又被紧张和踌躇的心境所代替。是的，这样的所向无敌的首领拥有实力、称号和职位，才配得上向列奥诺拉·坎塔列利求婚。他有着用拉丁文和英文印制的证件。他才三十岁就已经是“巴西二氧化钛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经理，聪明人！尽管地位上有着明显差别，罗扎尔沃·卢谢伊纳对阿斯卡尼奥却很亲热，很尊重，满怀盛情与关注：

“米尔科对我说了许多有关您的事，说过您为阿格列斯捷市镇的进步所进行的斗争。我们能够有效地促使您的设想变为现实。我正在研究关系到兴建我们两个联合企业的技术与

经济问题，在最近时日内我将去看看您们的城镇和人们议论得很多的沿岸地区。在这地区附近，根据各方面的情况衡量，我们的工业综合体是会建成的。今天已向那里派去了明确我们任务的工程设计队。我们已从考察阶段转向制定具体方案的阶段。"

"去了？是今天吗？"

"早晨他们乘两艘大快艇去的。假如还没赶到，那么很快就会到达。他们带去了在沿岸地带搭建帐篷的必需装备，然后到时再看吧。他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仅要安置下工厂，而且要安排技术和行政人员的住宅，甚至要建造工人村。巨大的资本投资，我的亲爱的。必须选定理想的地点。看来，大约将选定椰子林的中间地带，那里有类似湖水和不大的谷地这样的自然条件。"他洋洋得意地笑起来："我从来没到过阿格列斯捷和曼格-瑟科，但对它们却了如指掌，好象我是出生在那里似的，甚至我还知道一点那儿的走私活动。这是我们国家东北部许多顽固的走私活动据点中的一个。我们想与您以及镇上其他上层人物密切配合行动。"

"至于我，将会完全支持您。假如'勃拉兹坦尼奥'能在曼格-瑟科建厂，阿格列斯捷的复兴就定能实现。"

这番言词赢得了最可爱的博士的鼓掌。

"好极了！好极了！①难得难得！②真有点象我的话语。别忘了这些话，我的亲爱的，您不久将要重复这几句话。"

"是的，我们希望为您们地区效劳，"卢谢伊纳继续说，"给予您的设想以全面支持以便提高阿格列斯捷的经济和文

① 此处原为英语。

② 此处原为法语。

化水平。遗憾的是，巴西某些地区发展水平悬殊太大，还存在一些贫困与落后的孤岛。必须尽快地改变这个局面，消灭这些差别，排除国家发展道路上的障碍。"他亲热地拍拍阿斯卡尼奥的膝头："象您这样的人物会给社会带来无可估量的利益。我们的职责，专门技术人员的职责是给予他们所需要的各个方面的全力支持。您不也是个理想主义者吗，我们有共同的理想——进步！"

他说了冗长的一段动人言词，类同一篇演说词，当然是以洽谈事务的，而且是严肃的语气说的，与此同时也是正在向一个淡黄发的姑娘和一个栗色头发的姑娘在卖弄风情，她俩穿着比基尼游泳衣，靠在他那最新式样的舒适沙发的宽大靠手上。就是当他为了从式样精致的浅绿色酒瓶中斟出的威士忌质量不好而训斥侍役时，他的言词仍旧那么铿锵，发音仍旧那么清朗，甚至语调也没有改变。他呷了一口酒，显出有礼貌的，但是强烈的愤懑："可鄙！假货！"他让最可爱的博士注意到：装威士忌的水晶玻璃瓶虽象个稀奇的雕刻品，但毫不中用，这只不过是可耻的伪饰。年轻的技术治国论者除了广博的学识之外还善于辨别出色的苏格兰饮料，按照这位的见解，这种饮料是唯一真正的琼浆玉液。这与米尔科博士的口味不一：后者虽也喜欢威士忌，但更推崇高贵的法国葡萄酒，这种酒可与上等香槟酒相提并论！好朋友阿斯卡尼奥持有何见解呢？他没有定见，他不熟悉威士忌，更不熟悉香槟酒。罗扎尔沃·卢谢伊纳把满满一杯酒和绿酒瓶退还给服务员：

"把这个讨厌的东西倒掉，重新倒一杯来。至于酒瓶，你告诉酒吧间经理，可以留给搞不清真假威士忌的酒鬼。我要

的是苏格兰的，而不是喝了作呕的冒牌货。给我拿瓶没启封的，让我亲自过目开瓶。转告他，我在责备店老板……”

罗扎尔沃在讲述国家的发展，拒绝冒牌威士忌时所表现出来的镇静与从容，使阿斯卡尼奥心悦诚服，当后者听到下面一段话时，更为钦佩：

“米尔科，你看，你的朋友伊斯马埃尔兴致勃勃、津津有味地在喝这个讨厌玩意。看来，他真是个道地的酒囊饭袋。讨厌！”

“酒囊饭袋以及大笨瓜，”阿斯卡尼奥默想，“他还没结婚，就戴上顶绿帽子，无疑，他明知道未婚妻的交游；也许是故意放纵。不仅讨厌，而且卑鄙。”

酒吧间经理面带不安的神色走近，他手持客人索取的原装瓶酒，低声下气地请求原谅：假如他知道，这是给博士桌上的……亲切的、宽洪大量的罗扎尔沃·卢谢伊纳和和气气放过了他，不会，不会去跟老板说的……

阿斯卡尼奥活跃起来，祝贺实业家发表了出色的晤谈录，在这份晤谈录里实业家狠狠回击了《塔尔杰》记者召凡尼·基马拉恩斯，向由于《致诗人德·马托斯·巴尔鲍扎的信》而惊愕的阿格列斯捷居尼说清楚了问题的症结。问题在于，这个召凡尼几年前访问过该镇，还和一些人交上朋友，利用了人们的一定敬意。罗扎尔沃一边研究威士忌瓶酒，确定它的真伪并动手开封，而后才给最可爱的博士、自己、阿斯卡尼奥和一位姑娘——另一位更逗人喜欢的——斟了酒，一边回答说：

“召凡尼？这小伙子行，机灵俏皮，很会写文章。但是他永远休想得到比他眼下这职卑薪微的可怜的外省小记者更好

的差使了。作大记者他本事嫌小。缺乏自尊和理想。"他品了一口威士忌，又咽了一口："这才是，地道的威士忌！"他扫了阿斯卡尼奥一眼，又拍拍他的膝盖，让后者留神听他要讲的重要内容。"没有自尊和理想，我的亲爱的，就无法前进。崇高的理想——跻身于社会的高位，作一名进步的创造者。这就得自尊。自尊——是动力。"

这短暂的片刻，正当他们在游泳池畔饮酒聊天，赏看清澈蔚蓝的水中美妙的女人身姿时，阿斯卡尼奥被介绍给了许多无疑是重要的人物，他们停下步来，向罗扎尔沃·卢谢伊纳问好，并与最可爱的博士稍事交谈，有时交头接耳地说些悄悄话。

阳光明媚的早晨、心旷神怡的环境、身姿柔美的女人、桌边聪明的交谈者、苏格兰威士忌。镇公所秘书和罗扎尔沃·卢谢伊纳在一起已没有自己是一个不幸的卑微者的感觉了。于是乎，罗扎尔沃起立告别——他应邀出席州行政当局的一个头面人物的早餐：

"在阿格列斯捷再见。"

"愿为您效劳。"

当卢谢伊纳站立起来时，他听到米尔科·斯捷法诺博士的低声耳语：

"他是个刺儿头，对他要细心。这人举足轻重。要跟他说明，事情在进行中。"

最可爱的博士留下，又喝了些威士忌，越来越多的人物围拢他，尽管他这一天公务繁冗①，他却显得从容自在，欣

① 此处原为法语。

赏着阳光明媚的天气，酒吧间和游泳池里游手好闲的人们的热闹场景，观赏着随侍的半裸的姑娘们，领受贪婪的报人的播弄谰言和阿谀奉承。最后他终于站起来，付了帐，与阿斯卡尼奥约好四点钟相见——由帕特陪他到公司去：

“我们还有许多话要谈呢，再见①。”

阿斯卡尼奥想，他为之前来的期待已久的谈话终于要进行了。帕特走过来；与她一起来的是一个瘦削的、高耸着松软的胸部的黑姑娘。

“她叫尼尔萨，我的亲爱的。她刚被指定为你的女秘书。今天我没法陪你了——伊斯马埃尔在编辑部今天轮休，他只要交出他负责的一栏稿件就了事。”她温柔地乜着未婚夫，他把瓶子里的威士忌倒光喝下，又回到游泳池里去。“听懂了吗，亲爱的？尼尔萨替换我。她一定会使你喜欢的，你也会让她喜欢。”

尼尔萨寡言，爱笑，利用一切托辞显示自己松软高耸的乳房，她建议早餐仅吃冷食——这样可以快一些而且肠胃不至于负担过重。还不到中午休息时，她就直接送他回房间去。阿斯卡尼奥打量着尼尔萨的乳房，又大，又圆，又高，以及她扁平的肚腹，心想，推迟自己为之前来首府的谈话也未尝不可。假如他不思念列奥诺拉，那么他就用不着反对在这儿多住几天。

“一等他们在这儿出现，我们就把他们撵走，”年轻的神学校学生里卡尔多在和季叶塔、司令官以及佩德罗·帕尔麦

① 此处原为英语。

伊拉工程师交谈时，针对"勃拉兹坦尼奥"人员这样威胁说。他的话受到工程师的鼓掌赞许。里卡尔多将实现诺言。他们将会看到他走在群众前列。将看到身着法衣的里卡尔多和回归消遣的季叶塔。她似乎又恢复了自己的青春，那时她把羊群交给老山羊伊纳亚奥照看，从山岗上跑下来和一个人向沙丘走去，加入了渔民们的生活圈子。

工程师和神学校学生的握手意味着彼此日益加深的友谊的开始；年龄悬殊十二岁，并无影响。佩德罗兴奋地向神学校学生里卡尔多说起大学生闹学潮时的英勇搏斗，他甚至在毕业后结了婚并成为家主，早已不参加这类活动了，但每一回总想兴趣勃发。他从旁边注视着他们，予以支持，他在抗议书上签了名。佩德罗对里卡尔多回溯当年，连神学校学生也参加过示威游行并跟警察交锋。

他们在劳动群众——这个词出自工程师之口，他是反对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扩张政策的号召书的老练、固定的起草人——，也就是说，在十五个渔民之家——在那些风浪煎熬皮肉的海上普通劳动者和熟谙游泳、捕鱼和沙滩上踢足球的孩子们当中，进行了大量宣传工作。

里卡尔多和工程师准备一当"勃拉兹坦尼奥"的人露面立即驱走的决定，经与小村庄的三位无可争议的领导人若纳斯、伊萨伊阿斯和达尼埃尔洽谈，并与教父热列米安斯当一个狂风大浪的清晨于海上纵帆船舱里交谈后被采纳了。

若纳斯，三人中最老的一个，宣布：

"我们不许他们钻到这儿来。我们把警察都赶走了，我们更不能容忍这批坏蛋。"

他们中年岁数居中的伊萨伊阿斯肯定地说：

"工程师和漂亮的神父说了，我们该给他们一顿教训。是要教训一下。请放心，要坚持住——象这样的好地方，老兄，你是找不到的。"

天气恶劣的夜晚，大风猛刮，海浪汹涌，它们也暴怒了：捉鱼，这哪能见到？纵帆船消失在黑暗中，人们在鲨鱼的追逐下与恶浪搏斗。在海岸上不吭声的人们正在卸货，把货物搬往掩蔽严密之处，等待埃利耶泽尔和其他同伴到来。

"勃拉兹坦尼奥"的工程队在浪涛汹涌的海上经过长期和艰险的航程后终于到达曼格-瑟科。列阿尔河河湾巨大的击岸浪拍击河岸，旋风刮起迷漫的沙土，沿岸地带外形都变了。天气太恶劣，瑟科村庄上的渔民们今日全没有出海捕鱼。"勃拉兹坦尼奥"的人员，首先是妇女们，惊恐万状。

"勃拉兹坦尼奥"的人员在两艘最新式的、大功率的快艇上，带来了各种必需品，从五个帐篷直到各式各样的食品罐头、矿泉水、冷饮乃至在萨尔瓦多"麦尔卡多·莫杰洛"市场上购以分赠村民的项链。尽管疲劳不堪和神经紧张，尽管天气恶劣，他们还是认定不枉此行，因为看到了曼格-瑟科的风光、面对狂风恶浪的海洋的高高山岗、绵延整个半岛的一片辽阔的沿海地带，以及蔓延在河畔的无边无涯的椰子林。天空乌云沉沉，大雨将临。

发动机熄火了，快艇在离岸不远处停泊。一名来客跳进齐腰深的水中，涉水到沙土岸边，走向由椰子树干和树叶搭成的、半截子埋在沙土里的简易住房，这里他遇上了伊萨伊阿斯，后者正忙于修理夜间风暴刮破了的风帆。

"唉！您在这里呀！您和诸位("诸位"是指那些围坐在一起聊天、切烟丝、吸烟管的人们）帮帮忙卸一下子货。快去！"

伊萨伊阿斯望着，不理不睬。老若纳斯站起来问：

“你，年轻人，是从首府来的？”

大风差点儿没把年轻人刮倒，但是他仍然傲慢地回答：

“是的，我们是‘勃拉兹坦尼奥’的人，”并且以命令的口吻说：“快去！”

若纳斯望着停泊在离岸不远的潮涌中的快艇，约略点了一下船上的人数。那里有多少妇女？妇女——又是个麻烦！老水手捋了下稀拉拉的胡须。回忆起警察们壮着胆子闯到这儿的情景。通常，政客一上台，总得挥舞法律这根棍棒，自诩正直：我们要立即取缔走私活动！最后他们又不得不回头转向。况且哪能找到愿意到曼格—瑟科来的士兵和暗探呢？

真的，渔民们早已不采取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采取的措施，——无此必要。最年轻的小伙子们只是听人家说才知道这些事，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件有趣的事。

“伊萨伊阿斯，备船。达尼埃尔，集合大伙。布季昂，你去通知季叶塔夫人说他们已经来了。也告诉卡尔多和工程师。别耽搁了——人家在催。”他对来客们的使者说：“你去吧，我们马上就到。”

若纳斯注视着弯腰顶风走回去的“勃拉兹坦 尼奥”的来人，满意地想到，现在阿格列斯捷办事的头头不在。好朋友达里奥司令官对夜中非法活动根本不问，装着似乎从没发现伪装奇特的纵帆船、驳船和小快艇在转运走私物品，但是尽管他对“勃拉兹坦尼奥”持着敌意，对曼格—瑟科的人民怀有友好的感情，也许，他仍旧会反对若纳斯及其伙伴们想出的对策，从而给他们带来难题。

当年，季叶塔在沿岸地带遨游后，刚刚和自己的朋友离

船登岸时，就碰上了不愉快的事件：来自埃斯普兰纳达的两个士兵、几个密探和一个警官企图没收货物，逮捕来自埃斯唐尼亚进行走私活动的老猎人。陪伴季叶塔的讲究装束的男人遇到麻烦，惊慌失措，脸色苍白，一蹶不振，丢下了心爱的人，夹着尾巴只身跑到船上，——可耻！季叶塔对此毫不在意，环视四周，看清了是怎么回事，就抓起了牧羊棍子，和渔民们一起驱赶警察。她无视口哨声和手枪的威胁，一棍子打中了警官。她使众人惊叹不已。季叶塔并非出身在曼格—瑟科，但是她配得上出生于此地。也许，现在若纳斯不得不带上她跟自己一起去，把女人们托付给她。

除了前来召唤渔民上船帮助卸货的那家伙外，"勃拉兹坦尼奥"的其他职员都没能下船。他们共二十四人，妇女四人：制图员、两个女秘书和工程队队长的妻子——这妇女充满活力、风韵犹存，但醋劲十足，随队前来为的是不让丈夫被卖弄风情的女秘书俘虏，顺便还能在曼格—瑟科海上游泳。其实，这倒是众人的共同心愿。薪金可观的专家、熟悉业务的技术人员，他们都是怀着把有益的事与有趣的事结合起来的愿望前来的：工作之余——在沙滩上憩息，这儿沙滩的美誉早由起先到过此地的人们传遍全公司了。

到达的人们吓得要死。起初，他们还没有弄清楚出了什么事。第一个幻影是超现实主义的：远处椰子树林中出现了一个飞奔的女人，她象水手一样身穿橡皮布雨衣和长裤，手执一根长棍子。由于突然一阵大风，他们听不见这女人的叫喊，但已发现高高举起的棍子，预感不妙。紧随在女人后面跑的是身穿法衣的神父和一个大胡子的男人。再后是一群渔民：老人、小伙子、小孩子。"勃拉兹坦尼奥"使者们的讶异

迅即化为恐惧。

在这之前，若纳斯邀请季叶塔：

“跟我们一起去，季叶塔夫人。别害怕。”

“您怎么啦，不知道我是什么人，若纳斯？”

“对不起，我没想好，就说了。”

里卡尔多奔来想跟着姨妈去，大胡子也奔来。若纳斯阻止他们说：

“您们两位留下。”他对工程师解释说：佩德罗博士，假如莫杰斯托先生知道了，他会发怒的。最好您留在这里，我们自己对付得了。”他转向里卡尔多说：“未来的神父，我们要做的这一切不合天主的心意。”他不是在建议，而是在下令；他此刻可不是那个在进村的路上和神学校学生闹玩笑的好心肠的若纳斯了。

佩德罗同意后走到一边。由于对妻子和儿女的情爱他想与丈人和和气气生活在一起。但里卡尔多提出反驳，其声调也象若纳斯那么坚定：

“谁对您说，这不合天主的心意。这样做是必要的。天主给我们指明道路。我一定要去。”

若纳斯捋着胡须：

“那就去吧，但是过后别抱怨。谁知道，也许，这样你倒会成为一个好神父。”

他们上了小船，有个渔民还随身带了一团绳索。划近来船，便跳到水中，登上快艇，每一快艇上都配上两个水手，这一小分队立即制服了乘客，动作麻利，对那些只知他们在岸上冷然淡漠，不知道他们夜间出海探险的人们说来，简直难以置信。首战告捷：水手利用了吓得要死的来访者们的张

惶失措，——事情并没发展到搏斗的地步。若纳斯指挥着一艘快艇，伊萨伊阿斯指挥另一艘。

“所有妇女坐上这条船来！”若纳斯命令说。“季叶塔夫人，瞧着她们。里卡尔多，跟我来！”

绳子是用来捆绑男人双手的；把他们分成两拨，每只快艇上一拨，一个连一个绑成一串。“勃拉兹坦尼奥”的呆然若失的职员们抗议，反驳，要求解释。提问是白搭；摆道理，说原委，提出威胁，也是徒劳。谁都不听他们。只有一个年轻的技术人员不时地瞟一瞟一个女秘书，意图变言语为行动，以示骁勇——这人忙于给姑娘一个好印象，便扑向伊萨伊阿斯。布季昂和萨姆当即制服了他，并把他与其他人捆牢。然后把被擒人员押解到船长台，交给年轻渔民看管：就让他们好好体会一下他们该体会的吧。若纳斯给了个起航的暗号，快艇慢慢地启动起来了，渔民的船只在后面护送。

快艇现在不是向浅滩那个方向驶去，那里击岸浪即使在恶劣的天气也不构成危险，只是显得十分可怕——它们沿着走私活动的航线迎着惊涛骇浪前进。渔船在夜间沿这条路线驶出海面是进行走私交易。往昔也这样干过一次，押送过也是手脚被缚的警察。当时有个中士吓得慌了神，从抓牢他的渔民们手中挣开身子，跳进海中，转瞬间鲨鱼就把他咬死；斑斑血痕随着波浪久久地飘浮在海面上。所以若纳斯命令把“勃拉兹坦尼奥”的人员捆牢在每只船上都备有的链索上，而四个妇女则交给季叶塔：

“别动，母山羊，否则粗棍子就得派上用场了！”

快艇上传出了喊叫声、哭泣声、恳求援助、祈祷天主大发慈悲的哀告声。渔民们特别冷静，把船开到浪峰极大并猛

烈地冲击岸边的海面上。

这才停船，让快艇停了马达随波漂荡。快艇和小船，如同碎木片似地在打转儿，一会儿随着浪峰向上腾空，一会儿又陷进旋涡之中，随时都有翻船、沉没的危险。渔民们吃力地掌稳舵以保持平衡。狂暴的恶浪要把这些船儿抛到沙丘上。死亡的威胁来自四面八方：汹涌澎湃的海水中显现出鲨鱼铅灰色的轮廓。突然间一条鲨鱼，还不是最大的，窜出海面，离伊萨伊阿斯指挥的快艇只有两米。艇上乘客哇哇大叫起来，女人们则放声号哭，有个女人靠在季叶塔的手臂上昏厥过去了。又有三条鲨鱼一起浮出水面，又是两条，又是一条。它们究竟有多少条呢？张开巨大而怪异的、饥不择食的嘴巴，露出贪婪骇人的利牙。若纳斯只剩下一只手，用不着多说另一只是怎么失掉的，每个人都能猜得着。大家都听见鲨鱼的鱼尾敲打船舷的声响。海上，"勃拉兹坦尼奥"的使者们面对死亡待了多少时刻？总共不过几分钟，但他们却觉得好象简直是无限久远——极其可怕的漫长日月。

快艇和渔民们的船只又启动了，它们战胜了巨浪，往汪洋大海驶去，鲨鱼还紧紧尾随了一段时间，显然，还指望着什么，随后才消失无踪。乌云陡起，大雨狂作。若纳斯，贫民的预言家，在把快艇物归原主，回到自己的渔船之前，温和地但又坚定地宣称：

"永远别再上这儿来，而且好好儿地告诫其他人！……"

"勃拉兹坦尼奥"的现代化的办公用房占据着下城①最新

① 萨尔瓦多的滨河区。

式的一座建筑物的整整一层楼。这里一派春光，窗上是毛玻璃，电话机小桌旁是戴假发的女神；阿斯卡尼奥突然重见到自己的老相识，遇上了同事称别季、亲友叫别贝的埃莉扎别特·瓦拉达列斯。希腊女神报知他的来临，请他就座，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坐下，这时从门后走出了别季。她为显示自己出色的记忆力和活泼的性格，以寓含强烈的好感的言辞表示欢迎：

“哦，亲爱的！我能在这儿，在我们俭朴的工作间里见到您，感到荣幸。请随我来，博士在等着您。”

在米尔科·斯捷法诺博士办公室桌上的玻璃板下摆着一张大彩色画，阿斯卡尼奥认为曼格-瑟科的风光——沙丘、河湾、椰子林。一部分椰子林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巨大的工业综合体、高层建筑，从工厂的烟囱里冒出白烟。在工厂和沙丘之间散落着几幢供行政人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居住的带有凉台和小花园的别墅。在另一面，朝着阿格列斯捷的方向——一个小城，成双地排列在一起的几百间令人赏心悦目的小屋，全是一式，这是工人住宅。最新式的码头，几乎就是海港，停泊地有几艘大型快艇。阿斯卡尼奥被未来的美景弄得眼花缭乱。最可爱的博士的兴高采烈的话语使他重返现实：

“瞧见了这幢与所有的房子单独隔开、最靠近沙滩的房子吗？这是我的房子。我有空时将在那里休息。我非常喜欢曼格-瑟科，世界上最美妙的地方。它在未来将成为最漂亮的地方，同时又是个财富的喷泉口。就是这样①……”

① 此处原为法语。

他坐在办公桌后，请阿斯卡尼奥坐在正对面的椅上。心满意足地搓着手：

“我请您到萨尔瓦多来，是为了亲自告诉您重要消息，我亲爱的阿斯卡尼奥。请允许我这样，不拘礼节地称呼您。”

“请吧，米尔科博士。”

“不是博士，也不是先生。您的朋友米尔科·斯捷法诺，您的推崇者。但是回到大有希望的消息上来：‘勃拉兹坦尼奥’决定在散塔纳多-阿格列斯捷扩大二氧化钛的生产，如您所知，这是近年来在国内创造的最重要的一个工业部门。从发展国民经济的观点上看，是一个最重要的部门。应该节约外汇。它是值得十分重视的工业！”

得意洋洋的语气听起来带着坚决信念，其论断排除了一切怀疑、非难、谴责。

“决定是昨天傍晚结束的理事会上通过的。但是，因为我预先知道其结果，所以急于请您光临以便细谈，对准我们的时钟，可以说：这是完全必要的①。我认为，等待并未使您非常不愉快吧？”

“正相反，愉快之至。我理应谢您。”

“小事，我的可爱的②。日内我们将公布上述决定。一旦与州行政当局顺利解决好最后的手续，说实在的，卢谢伊纳博士在负责这项工作，我们就向阿格列斯捷镇公所正式提出我们的方案并取得必要的许可。还应当补充一点：选中了阿格列斯捷，正是我的缘故，我非常喜欢您的小城，尤其是沿岸地带。比较发达的、具有合适的基础设施的其他中心，提

① 此处原为法语。

② 此处原为法语。

出一切可能的优惠条件，包括免税，以图夺取优先权。我们对此都不感兴趣。'勃拉兹坦尼奥'作为高举进步火炬的企业推崇至今无人过问的、比较迢远的地区，我们将为其提供发展的动力。您说得多好：'勃拉兹坦尼奥'——这是阿格列斯捷的复兴。当然，这将要求我们支出巨额开支，但是我们必将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为民造福。"

他按了一下桌上的电铃，站了起来，走近阿斯卡尼奥，把手伸给他：

"您作为散塔纳多-阿格列斯捷镇镇长或镇公所主席请接受我们热烈的祝贺。"

阿斯卡尼奥也站了起来，但是，照他的看法，握手还不够味，于是他拥抱了一下米尔科博士。别季出现了，跟随在她后面的是侍役：红色的托盘、水晶酒杯、深色的香槟瓶酒。最可爱的博士看到只有两个酒杯，吩咐再送来一只，侍役急忙照他的吩咐办了。还在小心翼翼地打开酒瓶时，米尔科博士非常称心如意解释说：

"'佩里尼昂先生'。也许，您知道……"

阿斯卡尼奥本想说"是的"，但终究还是说道：

"不，这种酒我从未喝过。只试过一种，那种酒叫做……'孀牌'……"

"'克里科孀牌'①。"

瓶塞以通常那样令人欣喜的砰然声响向上飞去，最可爱的博士把高脚酒杯递给别季。

"须知，我和她是第一批上阿格列斯捷去的。最初发现

---

① 此处原为法语。

者！”

“有人把您们当做火星来客，来自天外的人，”阿斯卡尼奥回忆说。

他们清楚地想象起阿格列斯捷居民惊呆的神情，全笑了起来。

“多好的人们，”米尔科·斯捷法诺博士举起酒杯，做出了结论。“为阿格列斯捷的繁荣，为掌握它的命运的作用重大的人，我的朋友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干杯！”

他们碰了杯，叮当作响。象是列奥诺拉的笑声。如果此刻她也在场，她将以他而自豪！别季走近，吻了一下他的面颊：“祝贺您，亲爱的！”——然后就从办公室里消失了。

米尔科博士又斟了香槟酒，坐在台面角上，示意阿斯卡尼奥坐在椅子上。他叙述起自己的主意和计划：

“合乎愿望的是，当我们带着我们的建议进镇的时刻，您最好，在可能范围内，已经当选。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使选举日期提前，巴尔季博士亲自负责这件事。选举事务委员会已把阿格列斯捷列入最近时期内进行选举的一批市镇名单，昨天巴尔季博士在电话里已与圣保罗的朋友们谈妥，务必在今天的会议上通过决定，选举事务委员会每周只开一次例会。假如选举事务委员会主席今天早晨不因心肌梗塞去世的话，事情定会是这样的：一致通过——但他死了。结果，会议改期，现在只能到下星期召开了。但是，您可以放心地回去：一星期之后选举日期即将确定。”

他又斟满香槟酒，博士异常推崇这高级饮料，给予高度评价，深知其妙处。

“当我与朋友们上酒吧间或度假日时，我只喝威士忌。但

是我真正喜爱的，却是这——香槟①。"他从来不用葡萄牙语说"香槟酒"，觉得发音粗野。"正如罗扎尔沃通知的那样，一组技术人员已经出发上曼格-瑟科去了。我们同时准备的一切必要文件以便向州政府，而后向阿格列斯捷镇公所申请批准开工。我们将在全地区招工，包括塞尔希培一地在内。关于制定阿格列斯捷和埃斯普兰纳达之间联络的公路线修直和敷设沥青路面工程方案之原始资料我们很快就会收到。一切顺利进行，老家伙②。"

发言人若有所思地凝视着高脚杯：

"当然会有一些人抗议，反对引进二氧化钛的生产到国内，似乎这会污染环境。理由种种，但大体说来都论据不足。但是策划此项反巴西运动的外国通讯社却能把许多正直人士引上歧途，他们万分惊恐，起劲地反对我们。不用我来说服您，二氧化钛生产绝不污染环境。是的，它同其他任何工业一样，会带来一些不洁，也可能较厉害一些。可从来也没有人反对建造纺织厂或者日用电器厂吗？但是在对一些起主导作用的工业，那些对我们国家滞留于附庸的、不发达状况中感到有利之徒，便捏造出荒谬绝伦的种种言论。比如，他们断定我们将使水生动物群消灭。没有的事！我们要建造水下管道系统，生产中的污染废料通过这些管道被排放到离岸几里远处去，在那儿它们不足为害。我已吩咐收集相应的材料——虚假的、可怕的环境污染的问题将在相应的范围内会彻底澄清。因此你可以预作准备对骗子手予以揭露，开导那些上当受骗的人们。假如我们对手的意见确凿有力，那么圣保

① 此处原为英语。

② 此亲昵语原为法语。

罗至今就仍旧是个毫无生气的省份。但您到过阿拉图工业中心。看来，反对某些蠢蛋的斗争必须进行。蠢货的背后有巴西的敌人在活动。”他没有说明敌人是谁，因为尚未弄清阿斯卡尼奥的政治倾向。对方若持右派观点，博士就会提到苏联，若是左派——那么就指美国。

电话铃声响起，别季打来的。最可爱的博士听着。

“得去参加法官葬礼了。什么事也做不成，您瞧瞧，弄到什么地步？”他神情亲切地笑着：“明天再结束我们的谈话吧。在旅馆里，在我的房间里，那里谁也不会打扰。”

阿斯卡尼奥想说些什么，迟疑了一下，米尔科鼓励他：

“有事？就说吧，别客气。”在他的心灵深处闪过希望的火花：会要些钱？

阿斯卡尼奥指着玻璃板底下的图画——那幅未来的美妙图景。

“我假如能把这作品带回阿格列斯捷去，就再好不过了。我在镇公所里挂了一个宣传栏，摆着我们的艺术家林多尔福的绘画，但这张图——才是真正的艺术品。”

米尔科拿起电话叫别贝：来一下并把鲁福带来。阿斯卡尼奥不仅重见到淡黄发女郎（现在她的头上扎着一束浅蓝的发带），并认识了一位少年，他的头发披垂在双肩上，完全象耶稣·基督那样，此人是图画的作者。阿斯卡尼奥热烈地祝贺他：您是个大艺术家！——，并以阿格列斯捷的名义表示感谢。最可爱的博士答应，第二天阿斯卡尼奥将会在旅馆里收到与文件一起装在盒子里的杰作。

尼尔萨选定在城里繁华盛地的一家餐馆里用午饭。这家餐馆离正在举行颇为轰动的展览会的当代艺术陈列馆不远，

陈列馆的院内挤满了小汽车。

午饭后，尼尔萨陪他去参观展览。阿斯卡尼奥感到十分厌恶。什么玩意儿？他本以为可看到风景画、裸体画、静物写生、美丽的民俗画，而这里引人注意的却是些怪诞的，甚至是伤风败俗的照片、版画，描写的是一些变形的教堂、用各种废物的碎片搭起来的荒谬的建筑物，全都更象是垃圾堆：艺术家甚至使用了废弃的抽水马桶作为构图。艺术家？尼尔萨肯定说，是的，这位艺术家不仅在巴伊亚州，而且在全国声名卓著，阿斯卡尼奥一定听说过关于茹阿列兹·帕拉伊佐的事吧。她指给他看在场的艺术家，后者被争向他表示祝贺的崇拜者包围着，这是个站在光屁股女人照片一侧的身材高大的大胡子混血儿，鬼才晓得怎么回事！

她送阿斯卡尼奥回到旅馆，在大门附近突然挂在他的脖子上，吻了一下，向他告别：

"我不能留下，因为不能回家太迟，而现在已经十点多了。我的双亲非常凶狠，我处境困难。"

处境困难。阿斯卡尼奥深信这些话另有含意。恶狠、艺术、订婚。他处在另有含意、另一世界的门坎之前，正想跨过双脚。一直使他烦恼的不快的感觉、不安的情绪从哪儿来的呢？他留在此地似乎不合自己的意愿。在这孤独的房间里他为尼尔萨的不在场而惋惜，她丰满的胸部也许会给他以信心。

突然响起了电话铃——传来别季的懒洋洋的声音：

"我从休息大厅给你打电话，我现在就上楼。别 把 门关上……"

旅馆里以米尔科·斯捷法诺博士的名义长期租用的房间——他去南方逗留期间也不退停，完全不是公事住所，不是短暂栖居、缺乏特征的寓所。在房间的一切方面每一角落都可以感觉到亲切的、文明的——象他自我形容的那样，尽情挥霍享乐的人①——的存在。

准九时，阿斯卡尼奥推开半掩的室门，听到最可爱的博士用强调的语气说话的余音：

"……你的罪过，我告诉过你，这人自命不凡。"

"勃拉兹坦尼奥"社会联系部负责人，身穿一件象是日本柔道冠军穿的和服那样的东方式黑缎睡衣，用关切的姿态正与坐在小桌旁的罗扎尔沃·卢谢伊纳交谈，小桌上托盘里摆着吃剩的咖啡、番瓜树果、桔汁，严肃的面孔变成表情丰富，脸上堆满笑容。

"对不起，我没叩门就进来了，门是开着的。"

短暂的局促不安——阿斯卡尼奥亲眼看到"勃拉兹坦尼奥"的两个头目在一起并加以比较。罗扎尔沃·卢谢伊纳博士准备好一上午坐办公室的令人疲劳的工作，穿着切合身份，显出健美身躯的外衣：藏青色长裤和短上衣、白衬衫以及与之相称的、鲜艳的领带。他还没有资格穿上巴尔季那样符合其资本巨头身份的庄重的毕挺的西服。米尔科·斯捷法诺博士身穿日本和服，脚趿便鞋，随便自在，不象办事人员，而象个电视明星，象个姑娘们为之入迷的汉子。他们俩都有地位，阿斯卡尼奥却看清他的真正价值，他对米尔科有好感，但却想仿效罗扎尔沃。

① 此处原为法语。

“您直接进来了，做得对，我有意把门敞着。”米尔科指了一下沙发椅。“要侍役进出时随手关门得随时提醒，在这些新旅馆里一切都不那么周到。”

罗扎尔沃·卢谢伊纳离开前，为醉心其言辞的阿斯卡尼奥重复了一遍昨天他与州行政机关重要代表共进早餐时尚无结果地提出的论据。全地区将会从工厂的兴建中获益：双行道的柏油路、劳动市场、劳动力的专业化、新职业的产生、工人子弟学校、医疗服务、住房、商业、专家们的高薪职务等等。

这一切将出现在目前仅被为数不多的特权者用以消闲的荒地上，这块土地将变成对全区经济发展极其重要的中心。当然，他省略了无论如何也不能提及的关于在州首府附近安置工厂的方案失败之事——用不着向遥远的阿格列斯捷代表谈及使同桌而食的大人物如此激动的那一点，这个大人物表现出百折不回的坚定态度：“在这儿？决不可能！……”取而代之的是他强调指出曼格-瑟科地区由于缺乏基础设施而必然要求巨大的开销问题，但是“勃拉兹坦尼奥”为履行爱国主义义务，毫不吝惜地承担起来。

“昨天我向州行政机构的一位要人、地位显赫的官员谈到了您。对他说了，您是个有用的干才。”

他握手告别，因为他知道阿斯卡尼奥夜里要离开。

“预计，我们只能在阿格列斯捷相见了。一路顺风，祝您选举获胜。日期已经确定了，米尔科？”

“过一个星期才作确定。选举事务委员会主席猝然去世——心血管梗塞。昨天我参加了葬礼。”

罗扎尔沃·卢谢伊纳的亲切的微笑变为嘲弄的狞笑。

“时候一到人人都要背上自己的十字架，老头子。”

他在门口挥了一下手，砰的一声紧紧带上门，以此提醒米尔科不关门是不慎重的。

“喝点什么吗?”最可爱的博士问。

“刚喝过咖啡，什么都不要，谢谢。”

“我也喝过咖啡了。但是咖啡之后，为了良好地开始这一天，我们少喝点‘破仑拿’牌的，比较凶，我的亲爱的。①”

米尔科博士尝过白兰地，继续说：

“听着，阿斯卡尼奥，由于公务关系我和许多人，有时甚至与形形色色的恶棍打交道。我和所有的人都和睦相处，这符合我的气质和我的职业。但是，在这些黑手党人当中偶尔也会遇上一些以其才华、性格、内在力量以及不屈不挠的精神引人注目的人物。我熟悉人，不会看错人，甚至在短促的接触中也会发现值得瞩目的人物。自从我们在阿格列斯捷镇公所初次交谈后，我就在研究您的个性：你是个真正的人，真正的人②，我在心里揣测着。那时关于阿格列斯捷还没有明确的决定，相反地，我们的视线还集中于国家南部，在伊列乌斯与伊塔布纳之间的地带上，在卡绍埃伊拉河上——那里有通道、港口，条件优惠，地方当局允诺利润丰厚。我拿定主意——假如我们不在阿格列斯捷落脚，我一定请这位年轻人来‘勃拉兹坦尼奥’工作。他有性格和专长。”

博士闻闻白兰地的芳香，心情舒畅。阿斯卡尼奥以谦逊的表情致谢：

“您心地非常善良。”

---

① 此处原为法语。

② 此处原为法语。

“我对自己说：假如他留在此地，留在这个被天主遗忘的角落里，他的火焰必将湮灭，他也就凋萎了结。我不允许有这种事，不管我们在哪里，都要把您请来与我们共事。但是，既然我们有幸选定了曼格-瑟科，我想，富强工业市镇可以成为年轻的社会活动家的光辉政治前程的起步。”

阿斯卡尼奥享受着白兰地的“美味”，陶醉于鼓舞人心的言辞。这个时刻不适于饮酒，但迫于情势，最可爱的博士又拿起了酒瓶。他继续谈论，鼓舞起听者的自尊。政治上或者实业上的前程——当阿斯卡尼奥领导镇公所后，他本人会宁愿取私营企业的职务以换替国家机构的前程，这个建议不用在今日落实，但它始终有效，对阿斯卡尼奥说，总能在“勃拉兹坦尼奥”里找到领导的职务。拥有知识和能够工作的人员不少，但是善于领导的人员却不多。

既然米尔科觉得正是时候，他就建议说：

“正因为如此，所以我恳请您：我，我们，愿意为您效劳。假如您有需要，请您坦率告知，不用客气，我们已是朋友。”

“您给予我的信任就足够了。只望不辜负您的信任。”

“选举怎么办？竞选活动怎么搞？‘勃拉兹坦尼奥’愿意为竞选活动提供经费。”

“谢谢，但没有必要。”终究他有值得夸耀的东西了。“不会有人竞选的。我是唯一的候选人，这已经成定局了。我的教父阿尔图尔·德·菲格伊列多上校已经做了决定，全镇居民也同意。我不故意谦虚，可以这么说：我一定会全票当选的。我不需要帮助，谢谢。也许这样更好些，至少谁也不会认为，我是基于个人的利害关系而支持‘勃拉兹坦尼奥’。往后，假如一切有了结果，假如我的幻想实现了，也许，我将需要您

的帮助。现在不需要。”

这最后一次的谈话，最长久也最隐秘的谈话超越出有关工业和市镇问题的范围——也牵扯到了阿斯卡尼奥的个人生活。

“好象您提到幻想的事。我也喜爱幻想，您有什么样的幻想呢？”

阿斯卡尼奥受不住烈酒，不仅由于白兰地，而且也由于最可爱的博士所表现出来的尊重与赞扬而醺醺然了，他变得直言不讳，提起列奥诺拉的名字，赞颂她的美貌，对她是个富裕的姑娘表示惋惜，因为至今这是个难以克服的障碍。现在，他作为前程光明的、繁荣昌盛的工业市镇的镇长，找到了勇气向她倾诉衷肠。

米尔科·斯捷法诺博士深受感动，他为了祝酒又倒了一点白兰地。

“阿斯卡尼奥，亲爱的，不论别人如何，您真正是个好人。答应我——您一回阿格列斯捷，第一件事就是向这位姑娘求婚。真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求婚已过时了。通知她，您们结婚吧。为什么不选定就任镇长的那天呢？”他举起威士忌象黄金与火红的焦炭那样闪闪发光的粗矮胖的酒杯：“为年轻一对的幸福干杯！”

他们正在为未婚夫妻的幸福干杯时，电话铃响起。博士走向前去：

“当然，他准备好了。过五分钟我领他上你们那儿去。”

他放下话筒，向阿斯卡尼奥解释：

“这是我的朋友，记者，那使您十分喜欢的卢谢伊纳博士晤谈录的专栏记者。他想听听您对于阿格列斯捷以及由‘勃

拉兹坦尼奥'建厂的方案提供给全区的前景的意见。假如您不认为这个不合适的话，从我们这方面来说，亦无任何异议。您由此可以声名大振。"

"看不出有什么不合适的。行嘛！"

"我派人送您到报社编辑部去。回来时可以在游泳池里找到我。一道儿吃早饭。"

阿斯卡尼奥已走出房间，这时最可爱的博士提醒说：

"别忘了重复说一遍昨天那句，它听起多美妙：'勃拉兹坦尼奥'——这是阿格列斯捷的复兴！我甚至有些嫉妒您。老头子①。"

在编辑部里，记者，就是第一天穷追不舍探长问短的那个独眼，听到上述那句话后，便问：

"是米尔科教您的说法，对吗？"

阿斯卡尼奥并不生气，甚至还感到骄傲：

"这是我的说法，但他肯定地说，假如他自己想出这话来，他会十分满意的。"

"没有人能跟骗子手米尔科相比。那天他骗过我和我的同事，隐瞒着德国人到来的讯息。但是《塔尔杰》却跟踪出击，发布了轰动一时的新闻。"他耸了耸肩。"况且，假如他告诉了我，根本无碍。他在那里和一个人说了，"采访员向挂着"经理部"小牌子的办公室门上指了指，"没法想。各显各的神通。"

对阿斯卡尼奥说来这一切都是讳莫如深的问题，对此他不置可否。正在谈论中，摄影记者一连拍了好几张照片。阿斯卡尼奥回答了两三个问题，在一次答语中他用上了那句话，

① 此处原为法语。

记者十分满意：

“我材料足够了，余下的交给我办。我顺便搭乘您的车，瞧瞧游泳池的姑娘去，并和这个卑鄙家伙米尔科喝上杯威士忌。”

他在汽车里又忍不住提出问题：

“您故乡海滩上的女人吸引人吗？那里圣保罗的女人可多？”他的独眼里闪耀贪欲。“来自圣保罗的女旅游者下了飞机，就翘起尾巴来了。”

阿斯卡尼奥真想在他鬼脸上揍几记。

“据我所知，妓女和正派的女人到处都有。我认识的圣保罗女人全是些正直而又正派的。”

话说得如此愤懑，几乎含有敌意，记者吓了一惊。

“您怎么啦，好朋友？我并没想亵渎您的亲属。我指的是为了挣钱到那里去的一些娼妇。别生气。”

早饭后，最可爱的博士和别季乘一辆大型黑色轿车陪送阿斯卡尼奥到汽车站去。后者要在埃斯普兰纳达过夜，假如扎伊罗的“马里涅季”不出毛病，那么不迟于明天午后一点钟，他将会见到列奥诺拉并对她说：“我爱你并要娶你。”别季挽着阿斯卡尼奥的手臂一路走向公共汽车时，温柔地紧偎着他。

在拥抱告别前，米尔科·斯捷法诺博士，“巴西钛工业”股份公司社会联系部负责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只印有烫金的“卡扎·莫列伊拉”商号名称的黑天鹅绒小袋。这是一家名扬四方、以定价高昂而著称的珠宝店。

“‘勃拉兹坦尼奥’恳请您赏光收下这戒指，明日您订婚时把它戴到自己未婚妻的手指上，我期望几天之后，当我重返阿格列斯捷时，能与她相识。”

阿斯卡尼奥在汽车里耐不住性子，解开绳，打开小袋，取出小匣，里面装着一枚镶有钻石的古式金戒，戒指的内侧刻有"L"和"A"两个字母①，这是做工精细、造型美观、价值昂贵的配得上列奥诺拉的礼品。

在罗扎尔沃·卢谢伊纳的办公室里，在"勃拉兹坦尼奥"的理事会上，派往曼格-瑟科的工程队队长汇报了经过，威吓着要甩手不干。此人一贯善于以冷静的态度对待最棘手的业务上的问题和妻子强烈的嫉妒，因而有个"不动声色"的外号，并因为待人附和而受到称赞，但现在他却一反常态，失去了受人颂扬的沉着冷静，当他叙述事件始末时，他的手颤抖着，嗓门也喊哑了：

"奔跑在这一帮杀人犯前头的是一个挥舞棍棒的发狂的女疯子。正是这疯子在船上把妇女们看管住的。我可以发誓，卢谢伊纳博士，我已下决心，他们如要杀死我们，就准备一死拉倒。"

"这个美格拉②是怎么回事儿？"

"她外形上甚至并不那么邪恶，但是大喊大叫地跑着：'滚开！打倒放毒犯！'她、神父和大胡子三个人。那神父十分年轻，也许，还没有授职。大胡子使我想起一个熟识的工程师，但是，因为他留在岸上，我没能看清他是谁；也许我弄错了，并非我怀疑的那个。其他的全是衣衫褴褛——简直是一伙囚徒。"

"他们总共多少人？多吗？"

"多少人？不知道。三十多个吧，假如加上小孩子，也许

---

① "L"为葡萄牙语"列奥诺拉"的第一个字母，"A"则是"阿斯卡尼奥"的第一个字母。

② 希腊神话中复仇三女神之一。

更多一些。他们看上去象石器时代的人。把我们吆赶到船长台上……真吓人！想到这我就不受用。”

游泳池畔一个女秘书正在享受一星期的休假——压惊的奖赏，偷偷地向最可爱的博士承认说：

“那里有一个人，就是抓住马里奥·若热并推着他的那人，”她指的是布季昂，“他看起来甚至有些可爱。我想跟他开开玩笑。这倒帮了我的忙，他大概想要结果我们。杀死。”想到这事时，她浑身打了个寒颤：“女人，那女人还用棍子指着鲨鱼。我闭上眼，不敢看。”

队长尽管受惊，但也承认说：

“最后我才明白，他们并不想加害于我们。只是吓唬吓唬。但是我也知道，下一次他们不会就此了事罗。照我看，卢谢伊纳博士，那里兴建工程很难办。也许先派一些警察去……甚至还要派部队去……把匪徒镇压下去，统统消灭光。他们威吓说要把我们扔给鲨鱼。卡季娅吓掉了魂，她现在还病卧在床，说，永远不下海去游泳了。”

另一个女秘书，可怜的抖抖索索的美人儿，吓得神经错乱，上床就疯癫，已经三夜没睡了——刚要睡，就看到乱窜在船边的鲨鱼。

队长最后说：

“假如再上曼格-瑟科去，那么，卢谢伊纳博士，我就立即辞职。”

罗扎尔沃·卢谢伊纳博士和米尔科·斯捷法诺博士听着吓人的叙述、怨愤和威胁，显得极其沉静——他们不愧是“勃拉兹坦尼奥”如此庞大公司里的要员。反对事件并没有使他惊吓，这种事件如果算是第一批，但毫无疑义，决不是最后一

批。公司领导要求可怕的事件的受惊者不必多谈，保持沉默，并予以保密。但是消息不胫而走，甚至见诸报刊了。

《塔尔杰》报上，这事件被看作是有利的材料：人民对曼格-瑟科沿岸地带的环境污染之威胁以愤怒和有力的回击；曼格-瑟科沿岸地带以其优美的风景和疗养疾病的气候成为值得以任何代价加以捍卫与保护的宝贵财富。简讯由召凡尼·基马拉恩斯亲自执笔，他不满足于在报上发布消息，还向诗人马托斯·巴尔鲍扎发出贺电。另一家报纸上，这事件被看成是不良分子制造事端的破坏行动，此类破坏分子系受外国间谍控制，为阻挠国家进步而潜伏于国家最边远的角落。

好斗的臭名远扬的政客列奥涅尔·维耶伊拉领导的并得到权威人士支持的周报，则以特号大字为总标题发表社论。维耶伊拉提到生产二氧化钛的意义，但也指出某些不利因素，包括严重的环境污染，许诺在下期报纸上，当声望卓著的周报的特派记者直接从阿格列斯捷采访到最新消息后，再论述这一问题。

但是，特派记者去往谢尔坦诺边界地区没有必要，因为最可爱的博士已向尊敬的和讨人喜欢的列奥涅尔·维耶伊拉提供了有关生产这种化学物的全部必要的情报，外加支票、威士忌和美女。博士对此人思想性质方面的忧虑表示沉默——每当有利可图时，无畏的维耶伊拉甚至能够炫耀最激进的左派论点，如他所允诺的那样，周报又论述这问题了，这表现出记者多么尊重自己为数寥寥的读者的范例。主编得到新的情报，以公民的勇气承认所犯的错误并驳斥了诽谤性的谰言，散布这些谰言之目的在于反对"勃拉兹坦尼奥"，反对在本州安置只能促进巴西进步和经济独立的二氧化钛的生

产，反对巴伊亚州工人阶级队伍的建立和壮大。

米尔科·斯捷法诺和罗扎尔沃·卢谢伊纳两位博士做了结论。总经理安热洛·巴尔季多次从圣保罗打电话来通知，说他在首都巴西利亚遇到麻烦。阻力来自巴伊亚州当局，在谈到阿格列斯捷和曼格-瑟科时，他们还愿意做些让步，但是一提到靠近首府的阿列姆别佩时，他们就寸步不让。阿格列斯捷的捍卫者除去召凡尼·基马拉恩斯外，仅有个不出名的诗人加上五六户渔民。在阿列姆别佩准备迎战的则是全国著名的艺术家和作家，还有旅游者和嬉皮士；更大的、难以相比的压力还来自拥有广大最好的份地并开始把份地划成块块、常常出售份地的千万富翁一大片土地所有者；而向四周散布自己有毒的残渣废料的"勃拉兹坦尼奥"一出现，土地的漫无节制的高价则将猛降。

尽管总经理寄希望于提供给老议员一笔新的资助可能产生的影响，他在紧急的电话交谈中还是同意了由米尔科提出并在最后一次会议上采纳的预防措施。这些措施之所以有益，在于它们能把报刊和公众的注意力引开，况且，一旦他们除了曼格-瑟科外，终于别无选择时，这些措施更为合适。正因为如此，他才建议派遣能干的律师到阿格列斯捷研究土地的状况，假如果真是别无出路，就真得在这片土地上兴建工厂。看来，是到了弄清椰子林归谁所有的时候了。

米尔科·斯捷法诺博士向卢谢伊纳博士提到法律教授的名字——埃利奥·科洛姆鲍教授。此人是个高校名师、大律师事务所的主持人，他能否同意进行一次如此艰难和疲乏的去阿格列斯捷之行呢？罗扎尔沃表示担心，他会否派个助手去。米尔科解释道：科洛姆鲍为了钱天涯海角也肯去，更不

必说到阿格列斯捷了。他提供汽车给律师乘坐以增添旅行的魅力，派遣女秘书陪伴供其消遣。当人们全部注意力集中于曼格-瑟科时，也就会忘却阿列姆别佩的存在。

他们——经理们和吓破了胆的队长在这一点上意见一致：如果他们得在曼格-瑟科创建工厂，那首先必得把霸持工厂用地的卑鄙恶棍清除干净，一劳永逸地荡涤走私贩的巢穴、强盗的黑窝。要仔细搜索，在搜索过程中不放过一个变质或是破坏分子，首先是年轻的神父；教堂变成恐怖分子的孳生地，米尔科先生！罗扎尔沃·卢谢伊纳做了结论：

“别忘了那些顽童。阿普里日奥告诉我，顽童比谁都坏，他们撩惹鲨鱼。而且他们全是光腚，就是个子老高的——也赤条条地。”

最可爱的博士显出自己善意的、亲切的、开朗的微笑：

“别担心，我亲爱的罗扎尔沃，如果我们在曼格-瑟科落脚，顽童和鲨鱼都不会存在多久的……”

月亮悬到另一半球的上空或者是隐没到海洋的深处了；一座座丘岗如同身着素装、撒满曼格-瑟科上空落下的星星的未婚姑娘，凝立在夜幕之中，诗人巴尔鲍扎在一首回忆与季叶塔相会的《阿格列斯捷之诗》中曾有这样的笔墨。大地上纯洁的沙粒为你制成了结婚礼服、天上的星星为你组成了花瓣、玫瑰花为你羞闭，羞于显露在淡淡月光下的浪荡的未婚姑娘啊！……古老的诗歌，它们才适宜在过去岁月的庆典上朗诵，而列奥诺拉在阿斯卡尼奥变得如同狂人一般而希望频于破灭的令人痛心的时日，也将朗诵这些诗歌。

从河那边传来了皮里卡高速快艇悬吊式发动机的响声；

"这是他来了，好妈妈，心灵在提示我。"列奥诺拉站起身，奔向"伊纳西奥羊舍"的门口。

她是收到好妈妈的"来帮我安顿吧"的便条后于昨夜随同司令官和拉乌拉夫人来到这儿的。按照指定的色调油漆的房门尚未干透，季叶塔不怕油漆可能引起的中毒性过敏，迫不及待地迁移来了。她带着骄傲的神情把每一个房间都指给人家看。一间大厅、两间小室、一间浴室；好客之家，一应俱全，甚至备有用煤油做动力的冰箱。季叶塔舍得花钱，订购了一切最好的、最优质的用物。星期天几位朋友前来吃饭并到海边游泳去。在阿格列斯捷，与教规规定的丧仪密切相关的一些旧俗是如此严格，以至于不允许庆贺乔迁之喜，因为泽·埃斯捷维斯的葬礼刚过去几天。

季叶塔走近门口，搂住诺拉的腰：

"别失去机会，小山羊。我跟司令官和拉乌拉夫人聊天去。假如照你所说的那样你真正爱上了，那就拽住自己山羊的羊角。抓紧时间，我们离去的日子不远了……"

她让列奥诺拉留在门口，摸黑走向点着航海用的电石灯的司令官屋子那边去。季叶塔拄着拐杖，自从老人死后她手不离杖。里卡尔多上阿格列斯捷去，撇下她孤独一人。星期六夜晚到星期天早晨全属天主。小僧侣在瑟科村庄做过晚祷后，要清心寡欲，亲个吻还不行，只能等到星期天做过弥撒回来后才开禁。这个星期六，天还没有黑他就乘上若纳斯的小船比平常还要早就离去了。他应当按时到达阿格列斯捷以赶上为佩托的生日而订做的弥撒；此外，他还捎去季叶塔和列奥诺拉的礼物，还要给马里安诺神父帮忙，诚然，季叶塔也弄不清到底他忙些什么事，在宗教的事务上她纯属外行。

季叶塔的脚步声远了，与阿斯卡尼奥的见面在即。焦急而又激动的列奥诺拉等候着，她默不出声，脸色发白。如果阿斯卡尼奥愿意把她留下做女仆或情妇，那就让好妈妈一个人回去，她甘愿一辈子再也不离开阿格列斯捷了。列奥诺拉虽是个妓女，但很会理家，她爱洁成癖，善于烹调，当她还是个少女时就会浆洗衣服。一个手拿长形盒子的身影出现在椰子树干间。

"诺拉！"

"阿斯卡尼奥，我心上的人！"

紧抱，热吻，这已不是双唇的温柔的相触，匣子掉在地上了。星星从天穹落下了，这是照耀山岗之路的，诗人巴尔鲍扎讴歌的星星。列奥诺拉把手伸给阿斯卡尼奥，她的目光指向显出淡白色轮廓的沙丘：

"去？"

"这东西要收起来。以后我拿给你看。"他从地上捡起小匣子交给列奥诺拉，她把它送进屋里。他们漫步在星光下，一面相互接吻。

几小时前阿斯卡尼奥在"马里涅季"上得意洋洋地声称：

"过一阵子这条令人厌恶的道路将变成巴伊亚州以及全巴西最出色的一条公路，双向柏油大道；实际上是干线公路。"

旅客们对此消息极为关切，请他细讲，他便讲了一些具体情况。"贝伊派凯"，这就是负责为"泥街"铺盖沥青路面的"巴西工程设计公司"，——您们知道这个公司，是吗？——已经制定好由"勃拉兹坦尼奥"提供拍板成交的方案。阿斯卡尼奥从首府回来，随身带回藏在最新式的高级黑皮包里和又长又大的金属盒子里的促进进步的方案。皮包是和一张充满盛情的

便条一起留在登记处的，罗扎尔沃·卢谢伊纳的礼物，里面装着最可爱的博士送的材料和说明详尽的文件。盒子里装的是布景美术家鲁福出色的图画。阿斯卡尼奥的话语有力而明确：字音清楚，词语得当，准确无误。大家都觉察到他身上的变化；满怀无关宏旨的意念和难以实现的愿望的镇公所年轻而热心的秘书，嬗变成了一个现实地思考问题和刚劲有力的活动家了。他在首府与一些才艺卓绝、心地善良的人物交往过，变得成熟了。

谁知道，是否由于扎伊罗不喜欢这个关于即将铺盖柏油路面的消息，被一些居心险恶的人们取了个绰号叫"沼池之骡"的"马里涅季"突然间抛了锚，且又发生了一次常见故障。当他们终于抵达阿格列斯捷时，夜幕已开始降落，谈情说爱的时刻快了。在佩尔佩图阿宅前，手戴玉石戒指和手表、身着法衣的里卡尔多面带笑容地通知说，表姊上曼格-瑟科去了。阿斯卡尼奥甚至来不及告别，便赶去找快艇——上她那里去。

他们牵着手，相视而笑，默不出声地登上沙丘。阿斯卡尼奥透过夜的帷幕望着她的脸，想把她和帕特·尼尔萨、别季相比一下。无法相比！不仅由于列奥诺拉美极了，而主要的是因为道德上的差距把她与这些比拉鱼①远隔开。比拉鱼，记者伊斯马埃尔·茹里安是这样称呼麇集在游泳池畔的女郎们的。他是其中一人的未婚夫，不大象。讨厌的家伙，卢谢伊纳教授说的对。

列奥诺拉的面庞给人以纯净、娴雅、崇高的感觉。一眼

① 巴西河域中常见的一种恶鱼。

就能看出，她是名门闺秀，受过良好的教养。而那些女郎，可怜的人儿，只不过是……为了不用污秽的但准确的比喻，只好称她们为比拉鱼。

他们依然牵着手，相视而笑地登上了一座最高的沙丘，脚全陷入沙砾中。列奥诺拉在椰子树枝上绊了一下，摔倒了，想站起身来，阿斯卡尼奥双手抱起她，轻如羽翼的身躯，道地的气仙女——诗人给起了个准确称号，对极了！阿斯卡尼奥把她托在臂中。列奥诺拉紧偎在对方胸前，脸贴脸，他们的呼吸混合在一起。

当他让诺拉站稳了脚，在丘顶上他们临近黑暗的险峻的悬岸，又互吻起来。有一回，也在此地，满月高挂，列奥诺拉用双唇碰触了一下阿斯卡尼奥的脸庞。此时，无月之夜，景色更显得苍茫、神秘和宏伟。当他们吻后松开时，她用清脆的嗓音说道：

"那一边是非洲。我忘不了。只是我为今天订用的月亮没有出现。"

他们面对大海而坐，拍岸激浪击打着堤岸，象要涌上。如此强大的击岸浪和如此轻微而又畏缩的笑声。幸福的阿斯卡尼奥默然无语，但却不停地思忖，他的脑海里正在斟酌每一个字眼，构思需要的词句。但是列奥诺拉却先开口了：

"都顺利吗？"

"一切顺利极了！以后再详细告诉你。"他拿定主意："现在我想跟你谈别的事。"

列奥诺拉打断了他，突然变成忧心忡忡，目光落在远处的海面上，她悲切万分，清亮的嗓音也喑哑了：

"阿斯卡尼奥，我有件事要对你说，我该说。"

他立即用手捂住对方的嘴。什么都可以说，除了这一点。他明白，列奥诺拉想把往事告诉自己，但是，绝不能由她本人来坦述．听她亲口叙述这件事是无法想象的，这是件极其痛苦的事。如果需要袒露并刺痛刚刚愈合的旧创，那么成为牺牲品的应该是他。

“什么都别说，我全知道了。”

“你知道？谁向你说的？”

“卡尔莫津娜女士。安托尼叶塔夫人告诉她，让她使我心中有数。并且想探清，我是否再跟你来往。”

“全说了？”她的眼里涌出了泪水。

“全说了。说你的未婚夫是个坏蛋，骗了你，利用了你的天真。还记得我出差到罗西尼亚去的事吗？它与这事有关，但这并不影响我。你遇到的事没有多大关系。对我来说你是纯洁的，就象贞女玛丽娅那样。”

列奥诺拉泣不成声。阿斯卡尼奥用亲吻擦拭她的泪水，央求着：

“我只请求你一件事：永远别再说起这件事，一句话也别说。好吗？”

她点头同意。她原来要跟他说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她要说出全部真情，但现在，她刚刚听到这些话之后，哪有勇气再开口呢？她无法控制，就号淘痛哭起来。阿斯卡尼奥企图用亲吻遏制住她。

“阿斯卡尼奥，不管出了什么事，永远都别以为我想欺骗你。我从来就未曾有过爱情。与你相遇之前，我不知道什么叫爱情。”

他感激不尽，弯下身去要吻她，而列奥诺拉却紧紧抱住

他，贴到他身上；他感触到她的胸脯、大腿和肚腹，再也自制不住了。列奥诺拉低声悄语：

“原谅我，我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是你的。也许你不要我？”说着又是满面泪水。

“我怎么会不要……”

列奥诺拉第一次出自情爱献了身。她又哭又笑。从前她是个硬被断了母奶、受尽生活践踏的小山羊。现在，在面对遥远非洲的祖国土地上最边远的角落里，她却成了一个当之无愧的、幸福万分的女人……她享有暗蓝的天空和黑色的月亮。

白纱制成的婚礼头纱、星星组成的花瓣，羞闭玫瑰花的浪荡的未婚姑娘。列奥诺拉全身乏力。在地平线上显出蓝色光辉、在海洋的深处暗淡的月光消失无踪，泪水已干，笑声切切。哎哟，我的爱情，现在我可以死去！

马里安诺神父做完周日弥撒之后，脱去法衣注视着在法衣圣器室里走来走去的里卡尔多。

“你没有做忏悔，里卡尔多。为什么？”

“昨晚我有事，神父，我来不及做忏悔。我跟莫杰斯托·皮列斯先生争执了几句，发了火，使他受了委屈……”

“侮辱了莫杰斯托·皮列斯先生？你？”马里安诺神父惊诧地摇摇头。

他的被监护人在曼格-瑟科休息期间完全变了样。当他入学考试后来到他这里时，还完全是个憨厚勤劳的小孩，如果家中或教堂里无事时，一心想的只是钓鱼和足球。而现在却突然变成了一个强壮的小伙子，虽然还称憨厚勤劳，但举止已经不同，面部表情也变了，对严肃的事物饶有兴趣，愤怒

地起而反对二氧化钛工厂的兴建，敢于与莫杰斯托·皮列斯先生争辩。不知为什么他变成了这样？

“我向他说了有关这家工厂的想法以及拥护这种想法的所有的人们。我怒气冲冲，违反了教规，神父。”

“你没在季莫捷奥神父那里做忏悔？他仍然是接受你忏悔的神父？”

“是的，神父。他在村里度夏。”

在那个鲨鱼示威的恐怖的夜晚里，里卡尔多与若纳斯并排坐在船上，他明白了，当首领是件多不容易的事，尤其是当你为了实现预期的目的而不得用残忍和强制手段时。

一切都是由于一个半月以前姨妈的来临而开始的。在“马里涅季”的汽车站上，里卡尔多期待见到的是个老太，与其说是姨妈，不如说是老祖母，披着孝纱、泪水满面的寡妇。而从“马里涅季”踏板上下来的却是个仙女！

从此以后发生了许多事情。从他那个上天堂并下地狱的沙丘上与季叶塔在一起的第一个夜晚，直到为履行严峻的公民职责而处身于威胁着“勃拉兹坦尼奥”那些吓得要死的职员的鲨鱼与海浪之中的那个狂风恶浪的夜晚为止，他始终忠于可怕的职责。新年前夕在教堂做弥撒时，他被一些女人的目光所吸引住，遇见了玛丽娅·涅波罗奇娜娅。在这短暂期间发生的事够多了——生的欢乐，死的恐惧。

人生的经验他很易学会，哎，这些经验又是多么令人心醉！生活的小径在女人中间穿过。姨妈在他的心坎里燃起了篝火，大火越烧越旺，如何扑灭它？一个季叶塔不算，又一个玛丽娅·涅波罗奇娜娅，也还不够，只要他一见到欲火强烈的月光和另有深意的微笑，灼红的煤块就会刺激他，燃烧

他。他不会拒绝，而且也不想拒绝。干吗现在要逃避已经发生过一次的事呢？

由于佩托的生日他早晨从曼格-瑟科赶来，并把季叶塔和列奥诺拉的礼品送交弟弟，然后，办完了事就整个夜晚与玛丽娅·涅波罗奇娜娅一起度过。佩尔佩图阿办了一桌简单的菜肴给佩托过生日。除了埃莉莎和阿斯捷里奥以及寡妇托尼娅外，还请来了马里安诺神父。她向神父诉怨说季叶塔与列奥诺拉两个人没有来，但是，当然这并非真心话。如果她们真的来到阿格列斯捷，那么她又不得不多请许多客人，首先是她不怀好感的卡尔莫津娜女士，那么办这个生日就破费太大了。

马里安诺神父饭毕交谈了几句后就告辞了。里卡尔多陪送他。在圣衣法器室里神父指着橱子对里卡尔多说：

“饰品放在那里，古董藏在塔楼上。我们可尊敬的和虔诚的女保护人们正在清点物品，你去把那些东西登记在这张纸上。”到场的保护人共有三位：米莉塔夫人、埃乌林娜夫人以及她的侄女西尼拉。她们正在橱子附近走来走去。

当老太们清点物品时，西尼拉发现里卡尔多等得焦急，抬起懒洋洋的眼眸，问他要不要先登记藏在塔楼上的古董。她可以帮他。按照大主教的旨意，古董是最珍贵的物品，要备加爱护、照料和珍视。

“好主意，西尼拉夫人。”

“就叫西尼拉。我又不是个老太，谁要你叫我夫人。”

“那么，就走，西尼拉。”

他们去了。西尼拉走在前头，他拿着铅笔和纸张跟在后头，陡立的石阶通往塔楼。里卡尔多欣赏起西尼拉长着逗人

的浅蓝色绒毛、富有弹性的小腿肚，为着好好儿地欣赏，他甚至停步观察。塔楼上窄小的储藏室勉强可以挤得下两个人。西尼拉弯着腰提起一件件物品——古老的烛台、残缺不全的圣像、破旧的板凳，——似乎是无意地碰到里卡尔多，这里太挤，有意或是无意地……每一行动都会使他们触碰，突然——这是怎么搞的？——拥抱起来了……

过了一会儿，他们不声不响地清点完为数不多的一些无法使用的教堂旧物。在石阶上她再一次凑上嘴唇，接吻告别。自此开始了两人的马拉松式的关系。

在与玛丽娅·涅波罗奇娜娅约会前一段空闲时间，里卡尔多陪伴母亲去看电影。当他们走进影院时，放映厅里已坐满了人。只有两个空位子。一个是在莫杰斯托·皮列斯旁边，这个位子每逢星期六通常是留待阿伊达夫人的。两排之外另有一个空位，是在卡洛尔小姐位子的左边，这个座位几乎常是虚席。卡洛尔的右边则是使女以及看家狗的位子。一般自重的女人不会坐到这空位上，而男人们虽很乐意，但是哪来勇气无视大财主的不满和公众的流言蜚语呢？

佩尔佩图阿坐在皮革厂老板旁的位子上，后者亲切迎迓，站起身来让路。里卡尔多坐到卡洛尔小姐旁边，她的眼光木然无情。莫杰斯托·皮列斯斜眼一乜：神学校学生还不是个成年人，并无危险。假如换了另一个生人，来了个登徒子，看到俏丽的混血姑娘身旁有个空位，朝下一坐，那才糟呢。

电影一完，卡洛尔在使女的陪伴下目不邪视地离开大厅，而莫杰斯托·皮列斯则陪着佩尔佩图阿和里卡尔多走了一大段路。他抱怨说，为了处理椰子林的事，一个人远离家眷留在阿格列斯捷，但是事务一时间怎么也解决不了。达不成协

议是因为觊觎产权的若泽法聘了个狐狸精似的律师要弄了诡计，加之另一个觊觎者、蠢货菲德利奥乖癖，这蠢货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产权转让——给谁？——给司令官了。

“糊涂透顶了，佩尔佩图阿夫人！反对在我们市镇建立大工业的人物永远会有，可是这种大工业给我们带来的只能是财富。司令官就是此类人物之一，他不象个见多识广、熟谙世事的人。”

佩尔佩图阿抬眼望着天空，给莫杰斯托·皮列斯的愤慨以无声的支持，但里卡尔多却冒失地加入谈话：

“财富？这类工业给我们带来的只能是环境污染。穷困。”

莫杰斯托·皮列斯听到不顺耳的无礼之言，皱起眉提高嗓门说：

“小伙子，自己不懂的事别胡搅。”

因为工程师说过的事和以及卡洛尔的缘故——虽然两者性质不同，但都重要——里卡尔多受不住皮革厂老板的这一套，又说：

“假如他们敢来污染曼格-瑟科，我们就敲断他们的腿胫把他们撵走。”里卡尔多没透露已经这样干过，他应诺过保密。

他只不过重复着反对建厂比司令官更加激烈并暗中用切切笑语向里卡尔多阐明观点的安托尼叶塔姨妈的说法。佩尔佩图阿处在对立的营垒之间，双方都有钱。她拿定主意，中立为上策，她劝儿子不要跟年事已高、地位重要而受到尊敬的人们争辩。

屋里佩尔佩图阿刚刚熄了灯，里卡尔多就轻悄悄地打开卧室的窗户，跳到街上。玛丽娅·涅波罗奇娜娅在芒果树后

候着他。

“你怎么迟了，亲爱的。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哩。不巧我今天又有急事。”

“急事？”

“要是你肯，我明天可以整夜陪你。今天再呆一刻都不行了，不行，亲爱的。在祖列伊卡妓院里举行酒宴——全体姑娘都得去祝贺佩托的生日……”

里卡尔多张皇无措了——他原打算跟她通宵厮伴，但是……于是约定翌日熄灯后的同一时刻在芒果树下再晤。真昏了头！他不是答应姨妈周日弥撒一结束就回曼格-瑟科去吗？季叶塔焦躁地等待着，她此刻成了他每一分钟、每一个举止的主宰。只有神学校学生的义务、教堂的差使才是属于他自己的。幸好清点用具的事尚未结束。还留下扫尾工作，这就有了辩解的理由。

他托卡尔莫津娜女士送去一纸便条。说由于刻不容缓的要事——清点教堂器具的大量工作而且日期是由红衣主教指定的，他不能离开马里安诺神父。但是，星期一清晨一定到达。署名：“热爱你并想念你的外甥里卡尔多。”

当季叶塔正需慰藉时，当她乐极生悲觉得惘然的时刻，里卡尔多撇下她。“伊纳西奥羊舍”落成典礼笼罩上“勃拉兹坦尼奥”的暗影，节日气氛一扫而尽。

“羊舍”的建成是她流落异乡成果丰硕的见证，是被诅咒和被驱逐的牧羊女荣归故里的标志，是她重新占有世界的象征，因此她原想美美地——在真正的和毫无拘束的欢乐中——度过这个节日。

兴趣索然，爱恋受到严峻考验，夜间的庆乐以里卡尔多未到而消失。表露出应有的称心快意的仅是列奥诺拉和阿斯卡尼奥。

列奥诺拉星期天整日情绪始终昂扬。阿斯卡尼奥从金属盒子里取出鲁福的图画放到桌上时，她还在睡乡也就无从知道阿斯卡尼奥与季叶塔之间有了分歧。

阿斯卡尼奥喜滋滋地躺在吊在凉台上给里卡尔多用的吊床上。他没有立即入梦，回味着沙丘上的种种。他深信漂亮完美之极的姑娘热爱他，这增添了他的力量，使其感到自己能征服全世界。征服下整个宇宙献于列奥诺拉的脚下。黎明醒来后，他跑到海滨浴场，一个人怡然地洗了个海水浴。他想上村里去探问一下卢谢伊纳博士，并把有关技术工程队的消息通知他，照算工程队在几天前就该到达曼格-瑟科了。人数众多的工程队不可能悄无声息。但是，他没有得到任何确讯。若纳斯不时地吸着自己的陶瓷烟斗，用手臂挥指着大海：

"天气如果捣蛋，谁也休想在这儿靠岸。也许他们迷了方向，也许转舵返回了。"

"也许，他们在村子里？"

"也许。"

他回来后见到季叶塔站在"羊舍"门口。他指望从列奥诺拉的继母那儿得到赞同他求婚的允诺，因为他很快要在预定的地点竖立安托尼叶塔·埃斯捷维斯-坎塔列利大街的路牌。若是把布景美术家鲁福的大作品给她一看，那么他今天就能把百万富孀吸引到"勃拉兹坦尼奥"的事业上来。这一"光耀夺目的未来的幻影"（他再一次这么称呼美好、鲜艳的图画）必

定会给拥有工厂股票的圣保罗的工业家的富孀留下印象。列奥诺拉的继母应该给予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支持。公众将追随着她，卡尔莫津娜女士和司令官就会孤立无援，至于诗人巴尔鲍扎，那么谁又会注意一个诗人呢！季叶塔的出其不意的反应使他猛一震栗：

“今天是庆祝自己在曼格-瑟科房舍落成，您怎么想到把这讨厌玩意儿拿给我看？这种方案和计划只能骗笨蛋和糊涂虫。”她对厂房、烟囱、房屋、道路的全景图很快地扫了一眼。“多可怕！假如，您，阿斯卡尼奥，象我所想的那样，真爱列奥诺拉，那就丢开这个算盘，向天主感谢他赐予我们的眼前的这一切：看上来有限，实际上却多得很。”

“您使我吃惊，您使水电站的电力照明到这里……”

“照明——是一回事，污染环境——又是另一码事。您是聪明人，应当懂：假如这工厂能够在其他地方安置，它根本不会硬挤到这个角落来。也许，您要我支持？告诉您，我坚决反对。休想我会支持。”

阿斯卡尼奥力图提出各种各样的论据，重复最可爱的博士和罗扎尔沃、卢谢伊纳的言语，但是季叶塔打断了他：

“别浪费自己的词儿吧——反正您说服不了我。我挺喜欢您，但是我更喜欢阿格列斯捷，热爱曼格-瑟科。”

“我是用另一种方式热爱阿格列斯捷的，安托尼叶塔夫人。”他的言语中响起罗扎尔沃·卢谢伊纳的腔调：“我是行政负责人，我要为城镇的命运负责……”

“那您负责去吧，我坚持我的看法。您在回阿格列斯捷之前，先把您的图画和言辞收起来。今天对我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我不想辩论和争吵，我只要特别的高兴。你和列奥诺拉

一道儿出去溜达吧，她没有到过瑟科，对曼格-瑟科知道得很少。把一切都指给她看看，抓紧时间，为时不晚，阿斯卡尼奥，要知道余下的时间不多了。”她想起里卡尔多，低声地重复说：“很少了……”

争论停止了，最后一次的休战。但是，两人的面色都阴郁。图画上描绘的混凝土建筑物的景象印进季叶塔的脑际：工厂、烟囱、技术人员和行政人员的小房、工人宿舍以及远处靠近沙丘的、无疑是归公司经理们使用的豪华寓所；混凝土建筑物将取代椰子林，沥青将复盖砂地。茅舍将被迁移，村庄不复存在，渔船将被运输船只取代。将会既无螃蟹，又无鱼虾，更无渔民。

早晨阿斯卡尼奥鼓吹“勃拉兹坦尼奥”的功绩时所怀的心满意足的情绪一扫而空。安托尼叶塔夫人提到要好好利用的不多的时间是何含意，她是否暗示曼格-瑟科的风景随着工厂的兴建而将不可避免地改观还是她与继女必将返回圣得罗？水电站的电线杆已架设到市镇的边沿——安托尼叶塔夫人说的对，要办这么多的事时间确实有限。

当皮里卡快艇的马达声传来时，季叶塔正在煮咖啡。她让客人单独留下，自己跑到岸边迎接里卡尔多。

“列奥诺拉醒了，她会照料您。”

快艇上走下卡尔莫津娜女士和埃莉莎，而里卡尔多并未返回。季叶塔收读“热爱你并想念你的外甥”的便条后，把它揉成一团，扔在沙滩上。

他为什么不把清点工作留给神父和信徒去干？怎么能不参加“羊舍”的落成，这房子不正是他们两人同力建起的吗，不是他们一起为砌墙而揉和过粘土吗？难道他忘了猴毛垫子的

新床在等着他们。季叶塔没想到，自己怎么会嫉妒起一个未来神父对教堂和圣坛、对礼拜和祈祷的崇仰——这是何等的亵渎！卡尔莫津娜女士拖她上"欢乐居"去——找司令官。

拉乌拉夫人在厨房里准备早饭，埃莉莎走进去帮忙。凉台上，卡尔莫津娜女士和司令官一起说服季叶塔立即回到阿格列斯捷去参加征集反对"勃拉兹坦尼奥"建厂的签名活动。

"我央求过阿斯卡尼奥，也央求你们今天不要为工厂的事争论。我只望节日的气氛不要被破坏。"

"行，我们同意不争，但您也得答应我们回阿格列斯捷去。那儿非常需要您，"司令官说。

"那怕让我在自己新屋里住上几天吧。它花费了我多少劳力和金钱。"

"一分钟也不能耽搁，季叶塔。假如您不领导抗议运动，我们就一事无成。一切全取决于您了。"

"什么'一切'？说到底，我算是什么人，能挡得住兴建这个该死的工厂吗？"

"你是什么人？象莫杰斯托·皮列斯说的那样，你是阿格列斯捷的新的保护人。如果除去天主的话，人民只信你一人。"卡尔莫津娜女士说。

"谁也不比我更加热爱曼格-瑟科了。夏天我很少到阿格列斯捷去。"在司令官的话语里感觉到责备的语气。"但是正因为对这些地方的无限热爱，我才决定呆在阿格列斯捷，该呆几天就几天。在那里，而不是在此地，才能采取一些具体行动。"

"谁跟您这么说的，司令官？"季叶塔望着噤声的朋友们，压低嗓门："假如能够采取某些有效的措施的话，那么这在曼

格-瑟科已经办到了。我本不该说，应诺过保密。但没关系——人们迟早会知道的。”

“什么事?”卡尔莫津娜女士迫不及待地问。

“就是阿斯卡尼奥正在寻找的那个工程队……”

他们惊吓地听完了震撼人心的事件。卡尔莫津娜女士双手捂在胸脯上：

“我只觉得心在怦怦跳。身子发抖起来了。”

司令官达里奥作为法令和秩序的捍卫者劝导说：

“我们约定，您对我什么也没说过。”

季叶塔想展颜一笑，但她笑得并不愉快。她想起摊在桌上的图纸和阿斯卡尼奥信心十足的语句：这是已成定局的事，安托尼叶塔夫人。上阿格列斯捷去掀起一场反对“勃拉兹坦尼奥”的骚乱有何意义？季叶塔知道，实际上阻挡不住在曼格-瑟科的椰子林生产二氧化钛。如此重大的问题只能在社会上层，在这个世界的强者之间磋商决定，至于其他人的意见根本不会顾及。菲立普有多少次就是利用自己的威望，使用各种狡猾手段贿赂当局，绕过法律和其他人、有悖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办成了事的吗？在“议员避难所”里，在宁静的单间进行会晤，就在这里讨论并决定建筑规模、建厂地点、提供特许证以及各种各样优惠条件和交易。哎，司令官，报上的文章、请愿书、诅咒恶行的十四行诗、阿格列斯捷老百姓的抗议，全无用处！甚至怒吼的大海中的鲨鱼，卡尔莫，也保不住鱼虾和渔民的消亡，曼格-瑟科的末日来临了！唯有赶紧利用最后的这些有限的日月。她想全部讲清，但是忍住了。干吗让朋友们伤心，况且又是新屋落成之日？于是答应说尽快到阿格列斯捷去。

奥斯纳尔、阿明塔斯、谢伊沙斯和菲德里奥都累得要死，他们乘埃利耶泽尔的汽艇赶在早餐前来到了。

“为什么里卡尔多没来？”季叶塔问由埃莉莎陪伴着走上前来的妹夫阿斯捷里奥。他是来宾中唯一衣冠楚楚的人。他睡足了觉，兴致勃勃，对生活心满意足。

“里卡尔多跟神父和信徒一起留在教堂里。在那里忙什么事。我到他们家去过，问佩尔佩图阿来不来；她说，不来了，但是让我带信，说是过几天将与准备为新房祓灾的马里安诺神父同到。顺便说一句，镇上房子的事——我想告诉你，我跟埃莉莎明天要搬进去住。”

他决定不等祖尔米拉夫人的旧寓完全修竣。上漆以及其他修缮工程可以在他们住进后进行，这更便于催促工头利别拉托。他再次向恩人妻姊致谢：

“你想就住进自己的寓所还是继续住在佩尔佩图阿那里？”

“我还留在那儿吧。对油漆我过敏，‘羊舍’的油漆味让我作呕，更不用说那房子了。况且我在阿格列斯捷停留的日子不多了，搬进去住根本没多大意思。下趟回来，再跟你们住一道。”她假如离开佩尔佩图阿的家，怎能与里卡尔多共度最后的几个夜晚呢？！

埃莉莎垂着头，一声不吭，用椰子树枝划着沙土，倾听他们的对话。妹妹的沉默惹季叶塔生气：

“你没话好说吗？埃莉莎？”

埃莉莎颤抖起来：

“我高兴，姊姊。为什么我不高兴呢？”

“那么为什么你哭丧着脸呢？”

“埃莉莎，可怜的人，自从老人去世后一直是这么样。还没有恢复过来……”阿斯捷里奥解释说。

季叶塔把目光从妹妹那里移向妹夫；这个星期天她已经第二次想开门见山地说说，但她又变了主意，决定缄默：阿斯捷里奥讨她喜欢，但说真话总是残酷的，只能使人痛心和失望。不幸的星期天。节日倒更象个忌日。

客人们登上快艇准备离去的时刻，列奥诺拉看到神情严肃地站在岸边的季叶塔，随即放开阿斯卡尼奥的手，向她跑近：

“我来陪你，好妈妈，我不离开你。”

季叶塔十分生硬地回答说：

“你干吗不去？怎么，变卦了？”接着她的声调变得温和了些，抚摩着姑娘的淡黄头发：“别胡闹，小山羊。去，利用余下的时日，好好地度过。别担心我。里卡尔多干完神父的差使，很快就回来的。跟他在一起就行了。”

司令官和拉乌拉夫人告别说：

“在阿格列斯捷等您，季叶塔。快来吧。”

快艇在浅滩附近破浪前进，顺流远去。妇女们提着尽是螃蟹的篮子，沿着岸边走过。夜、深沉的夜临近了。

里卡尔多——唯一的、最后的、永恒的爱……

尾　声

关于人间天堂被二氧化钛污染
或牧羊女的拐杖

只要肥胖笨重的、汗流浃背的埃利奥·科洛姆鲍博士到阿格列斯捷的大街小巷一转，事件就会以令人眩晕的飞速进展，僻静的小城镇也就天翻地覆了。

但杰出人士逗留的时间十分短暂。他在此地一共不过停留几小时，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公民能与这杰出的法律顾问晤面并获悉使之前来这个混沌的边隅之地的缘由。当然不应贬低他的来访的意义，不应否定，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旅行不会不留下影响——镇公所接待室里科洛姆鲍博士与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的会谈可以说明紧接着发生的种种议论、慌乱、詈骂、绝望。充满如此繁多的严重事件的惶惶不安的日子颇似世界末日。

弗兰克林博士忽然听到停在公证所门前的小汽车的声响，走近大门，认出了著名大律师，后者正在完成艰难的任务——在司机的帮助下把自己的肥突突的贵体从车座里移出来。

"欢迎您光临散塔纳多-阿格列斯捷，可尊敬的大师！公证人弗兰克林·宁斯博士愿为您效劳。我们何等荣幸竟能接待如此重要的尊客？"

巴伊亚联邦大学法律系著名教席——手段奸狡、知识渊博的本州最大的律师事务所的首脑——握手答礼，但使充满好奇感的、殷勤的本地人大失所望的是，客人并没有说出应答欢迎词的惊人的言语，甚至也没有暗示一下即将震撼本市镇及其附近地区的最新讯息。他气喘吁吁，想起该诅咒的米尔科的诱人而又空洞的允诺。

“谢谢，亲爱的同行。我感到经过这趟旅行后，我永远再也不能复原了。我的整个心窍都糊满了尘土。永远如此……这儿能弄到一点儿凉啤酒吗？”

“快到酒吧间弄几瓶啤酒来，凉一点的。快！快跑去。”

邦纳帕尔捷按其特性是个慢吞吞的青年，他看来是过早发福了，但这回却表现出一股麻利劲。他在司机陪伴下卖力地急忙赶去，而回来时却上气不接下气。他急急忙忙赶去不仅由于父亲的吩咐，而且更主要的是担心不能详细地听清至尊至贵的著名律师的来意。除了椰子林及其众多的产权主一事外，哪能还有另一种职业上的需要驱使闻名遐迩的律师来到阿格列斯捷？除了“勃拉兹坦尼奥”外，谁又能成为科洛姆鲍大律师的委托人呢？邦纳帕尔捷是个忠实的朋友、可靠的助手；公证人出自值得称颂的乐善好施培养出年轻助手不大的恶习：雪茄、酒类、姑娘。邦纳帕尔捷则努力报答如此关怀备至的恩惠。

公证人的妻子请求原谅她没有为著名的客人准备好应有的丰盛早餐，弗兰克林博士则卑躬屈膝地说：

“对于您，大律师，当然不存在疑难问题。但是椰子林终究是个极其错综复杂的事儿，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不是由

于菲德里奥的顽固或者更准确些说由于司令官……您已经找到办法了吗，大律师？”

埃利奥·科洛姆鲍博士举起叉子：

“问题，嗯……我开始形成一种见解，但是要确定它还不到时候。我要再考虑一些细节，然后才能作结论。”

弗兰克林博士没让自己受愚弄。大律师向他索取极详细的报告，不断提出问题，研究了旧档案并浏览了一下比较新的契据。他轻轻地摇晃着又重又大的脑瓜，要求邦纳帕尔捷为他准备好某些文据以便随身带走。最后大律师狡猾地微笑着，于是弗兰克林博士深信对方已胸有成竹了。因为有利于“勃拉兹坦尼奥”摆脱困境的办法总归会有的，如果他本人、可怜的市镇上的公证人找到了这个办法，那么它不是被最有经验的大律师疏忽了吗？客人的审慎并不使他惊奇——他何必摊牌，亮出自己的王牌呢？

科洛姆鲍博士提出一些问题，显然希望得到一些有关阿格列斯捷镇的头面人物的情况：

“镇长候选人是什么样的人？”

“诚实的年轻人。”

科洛姆鲍博士眼中闪过一下短暂的疑虑神色，旋即消失。

“我指的是‘勃拉兹坦尼奥’提出当候选人的那年轻人，他的名字……”他从口袋中拿出一张纸，读着：“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不久前他到过萨尔瓦多。”

“正是他。我不知道他是‘勃拉兹坦尼奥’提出的候选人。”

“这是我的说法。那年轻人显得象个富有远见的行政管理人员，公开地表达出自己为争取‘勃拉兹坦尼奥’在市镇建厂的积极态度。当然，‘勃拉兹坦尼奥’对他的候选人资格表示

支持。仅此而已。”

这种解释未能使弗兰克林博士信服，从后者的话语中愈益明显地听得出怀疑的音调：最近几天他那里传来了关于阿斯卡尼奥的令人惊异的议论。好象，他去过州首府后完全变了样。说起话来总十分生硬、过于自信，而且总带着命令的腔调。他在追逐富有的圣保罗姑娘、安托尼叶塔夫人的养女。当阿尔图尔·德·菲格伊列多上校推荐他作为恩诺什①死后的遗缺候选人时，弗兰克林博士对此表示赞赏。不仅他，而且包括阿格列斯捷的全体居民。但现在人们突然发现，阿斯卡尼奥是“勃拉兹坦尼奥”的候选人，看来大律师科洛姆鲍说的对，阿斯卡尼奥的诚实已受到怀疑。

杰出的教授问道：

“正如我所理解的那样，推选这年轻人完全正确，因为他是唯一的；没有其他候选人，是这样吗？”

“截止目前为止他是唯一的。当然，他的候选人资格尚未正式宣布，因为选举日期也还没有确定。”

“您错了，亲爱的朋友。选举日期已经确定了，真的，是在选举事务委员会最近一次晚间会议上刚确定的。”

弗兰克林博士不寒而栗。他在州首府的一份报纸上看到“勃拉兹坦尼奥”关注阿格列斯捷的镇长选举一事。毫无疑问，公司对选举事务委员会加了压力以尽快确定选举日期。过去对这个偏僻的市镇、阿尔图尔·德·菲格伊列多上校独占多年的领地的选举，谁也不感兴趣。而现在却兴起了另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它居然能委派埃利奥·科洛姆鲍教授本人、攻无不克、才具卓越的大律师前来阿格列斯捷。

① 即原任镇长马乌里唐尼奥·丹塔斯。

挂在镇公所入口处荣誉榜上的鲜艳图画——令人目眩的前景写照——引起普遍注意。人们点头，赞赏布景美术家的才华，但是对图画内容的评价却意见分歧。“好极了！”一些人兴奋地支持。“阿斯卡尼奥真棒，他要复兴阿格列斯捷，改变故乡面貌。”另一些比较慎重的人们重复着司令官和卡尔莫津娜女士的论点：如果这种工厂作用良好，那它为什么被迫建在缺少设施的穷乡僻壤来呢？据说，它将毒化水域，污染空气。报纸就是这么写的。没有一个地方肯接受它。在圣保罗，在里约都遭到禁止。后来企图兴建在伊列乌斯和伊塔布纳之间的地带上，人们又起而反对。阿斯卡尼奥要不误入歧途，要不……

什么“要不”？阿斯卡尼奥是个拘谨正直的人，他的一生如同一本打开的书，他是不该受怀疑和猜忌的公民……

谁也没有猜忌，但他对富有的圣保罗姑娘、荣誉团长的后裔、安托尼叶塔夫人的养女的意图众所周知。百万富翁的贫困的、贫困之极的求婚者会失却理智，而这些大企业主又挥金如土。对阿斯卡尼奥来说在市镇建设工厂正逢时机，谁能否定这明摆着的事实呢！

争论展开了。对首府的各种报纸的兴趣陡增，这些报纸先前的读者仅限于《塔尔杰》的享有特权的订户。扎伊罗的“马里涅季”根据难得增加自己开销的沙利塔的要求送来了在萨尔瓦多发行的各种日报。如果电影院老板对生产二氧化钛问题具有明确的见解，那么他一定守口如瓶，他会把“赞成”和“反对”的论据拿出来做交易以获取微利。街头巷尾围绕着“勃拉兹坦尼奥”展开的论战随着报导传闻、流言蜚语的传布愈加激烈。

人们阅读阿斯卡尼奥言辞出色的晤谈录并对之加以评论，他许诺"州的北海岸的富裕与进步"。姑娘们则欣赏报上他的印有占两个条栏的大幅照片——象采访员所形容的那样，是个指挥若定、前程远大的年轻政治首领、深受人民拥护的镇长候选人。轰动的消息也引起《塔尔杰》的强烈反应，该报发表了社论对类似声明加以评论，在《人民的还是"勃拉兹坦尼奥"的候选人？》的通栏标题下称阿斯卡尼奥是个"狡猾的小家伙、'勃拉兹坦尼奥'接待于高雅旅馆的宾客"。关于"轻率的与快活的这个人"所允诺的富裕与进步，那么根据签署意见书以支持埃斯唐西亚镇长的声明的塞尔希培知识界代表和其他著名人士的负责性的剖析，除去环境污染外实际上别无其他。

有关袭击"勃拉兹坦尼奥"工程队技术人员的生命安全并不准他们在曼格-瑟科登陆的模糊不清的种种传闻进一步加深了怀疑与恐惧。愤怒的为保护环境而奋起的居民受到召凡尼·基马拉恩斯的鼓掌欢迎。国际上从事破坏活动的间谍分子在为无神论的共产主义效劳，他们接受一个俄国女人，不是别人，而是女布尔什维克亚历山德娜·科尔隆塔伊的领导，后者潜入巴西后已被有关主管机关发现！这个揭露材料正是刊印在发表阿斯卡尼奥晤谈录的同一份报纸上。

最后，内容丰富的新闻栏目里最使人瞩目的是有关选举日期的消息。为什么这么快就要选举！——《塔尔杰》报上文章的作者这样提问，因为"勃拉兹坦尼奥"急于这么做。报上自问自答。在对待二氧化钛工业的问题上，不管分歧多大，不管各人见解如何，有一个观点是共同的，按此观点大家都能自豪地得出一致的结论：阿格列斯捷从未在报刊上引起过这样的轰动。最可爱的博士也引以自豪。安热洛·巴尔季从

圣保罗打电话向他祝贺。

阿斯卡尼奥在阿格列斯捷的镇公所接待杰出的埃利奥·科洛姆鲍教授——他没能当上他的学生，但他也象大学里的同学们一样期望在获得毕业文凭后能在他的事务所里工作——这使他进一步确信"勃拉兹坦尼奥"的强大。现在大律师却亲临此地。大律师在早餐与午休后恢复了精力，他对十分麻烦的使阿斯卡尼奥如此焦虑不安的椰子林问题阐述自己的解决办法。

阿斯卡尼奥手捧金属盒和皮包，兜里装着订婚戒指，满怀自负与爱恋之情，挺起胸膛，得意洋洋地走下扎伊罗的"马里涅季"。选取散塔纳多-阿格列斯捷作为建厂地点的"勃拉兹坦尼奥"作出的决定必会改变市镇的面貌，同时也会改变未来的镇长的生活。他掌有卢谢伊纳博士提出的论据和鲁福的神奇美妙的图画，指望赢得列奥诺拉继母的好感。然后只需要驳倒司令官的言论、卡尔莫津娜女士的指责以及巴尔鲍扎大部分尚未发表的诗歌。真是嘈杂而又无聊的唧唧喳喳。

欢乐的情绪未能持久。季叶塔在曼格-瑟科所表现出的坚决的否定态度给了他一个严重打击。随之而来是使他不安与消沉的另外一些缘由。

在邮政局里，卡尔莫津娜女士指着他的脸说：

"我很想知道，您的朋友们准备采取哪些措施以便在椰子林建成工厂。有幸的是，在这世上也还有讲公道的人们。"

阿斯卡尼奥没有答理，他不想与卡尔莫津娜女士争吵，企图回避足以使自己与过度兴奋的老朋友决裂的辩论。但是在此地得到证实的消息表明她不仅局限于言谈。他无法对她

的问题一一作答："勃拉兹坦尼奥"怎能弄到椰子林的土地？与土地产权相关的问题的解决通常总要拖延很久，法庭上的无休止的争讼常常年复一年地拖延下去。

埃利奥·科洛姆鲍博士排除了障碍，他甚至声称，成功的办法仍旧可以找到，即使不作这次奇异的旅行也行；对此次旅行的恶劣印象只是在公证人为他准备的早餐之后才稍减，——这顿早餐使大律师余味无穷。科洛姆鲍博士嘱咐阿斯卡尼奥说：

"对我们的谈话请勿泄露。据米尔科的意见，您可以信赖。"

解决办法既简单又出色。一旦阿斯卡尼奥当选并就职后，他就征购椰子林的全部土地——用于社会公益。但是哪来征购土地的经费呢？征购的地段随后可以转卖与"勃拉兹坦尼奥"。镇公所除了偿付土地费用外，还能从成交的利润中取得回扣。转手买卖。

"假如产权主不同意呢？"

"怎能不同意？他们不能称土地的真正所有主。征购、合理的价格——对他们来说是真正的礼物。"

"但是不论什么价格司令官都不会同意出让他那一块地。"

"他不能阻挡对社会公益有利的土地征购。就让他以后上诉法庭。那只会白费时间和金钱。别为他一个人不安，大胆向前吧。这一切我出面来料理。在您就职前我会派我的一个助手随带准备好了的、写明有关征购土地的理由与一切论据的文件来。您唯一要办的事只是在文件上签个字而已。"

唯一要办的事——签字。令人不快使人不安的感觉。他

把手伸进口袋，摸摸订婚戒指的小匣。什么时候能把这戒指戴到列奥诺拉的手指上！机不可失。不向前，他还能做什么呢？此外，他促成引进“勃拉兹坦尼奥”到曼格-瑟科来，也只是为了市镇和人民谋利益的。如果细想想，又有什么可受良心谴责的地方呢？

年轻、健康、热恋。热恋这个词还不够劲，应当是爱得摄魂夺魄，而且知道对方同样如此。毫无疑义。他得到无疑的明证：心爱的姑娘毅然地献身。自己是个穷光蛋，而她却家产万贯，他始终不敢向她提起婚事，既没有求婚，也没有允诺。列奥诺拉在沙丘上的作为是她永恒爱情的表现。

这个生气勃勃，精力充沛的青年有了一个生活中唯一的伴侣、一个既犹豫不决又热烈急切、既可爱而又高不可攀的女人受他支配，他却不利用这个机会，而力图回避（或者至少是拖延）重度爱情的激动人心的夜晚，这又是什么道理？哪有这样的事？这种昏聩的原因何在呢？果真在世界上，哪怕在非常遥远的角落，就是说在阿格列斯捷有这么一个呆瓜吗？

星期天乘快艇返城时，阿斯卡尼奥陪送列奥诺拉到了佩尔佩图阿屋门前。他拉着她的双手，他的眼神和话语都显出依依柔情：

“我回家去，今天不再见面了。你要好好休息一下，你几乎没有睡过觉，太累了。如果不反对的话，明天上镇公所的路上我顺便来看你。”

列奥诺拉的行为是永恒的爱情的明证，同时也是无限信任的明证。她单纯而天真，甚至先前沉痛的生活阅历也没使她怀疑刚刚认识的这位追求者的情感和性格。钟情的青年不会辜负列奥诺拉的信任。

他的订婚戒指藏在衣袋里。只要安托尼叶塔夫人一回阿格列斯捷，他就上她那儿去做一次坦率的、决定性的谈话：我爱上您的养女并想娶她为妻。我是个穷人，但有信心。请您相信我，我将获得地位。于是，未婚夫，列奥诺拉手上的戒指，也许，还得确定个婚期……不要过早，否则这将是卑鄙的骗局、不道德的行为。

安托尼叶塔夫人拒绝支持阿斯卡尼奥为争取在阿格列斯捷兴建"勃拉兹坦尼奥"企业而开展的运动。她对他和列奥诺拉结婚又持何种态度呢？好象，她对他与列奥诺拉之间的调情深表嘉许，也许，认为这只是休息中的娱乐而已。从求爱到婚娶，中间有着巨大的距离。如果强有力的继母加以阻拦，该怎么办呢？

星期日在"伊纳西奥羊舍"懊恼地庆祝了乔迁之喜后的日子是季叶塔休息期间最幸福的日子，也是她一生中最欢乐的时光。

这些日子充满着被颂为唯一和不朽的爱情的狂炽激情，这时如果心爱的人儿不在，生活就将成为不可思议的；这些日子，假如不是因为快到尽头了，那才是最魅人的。她有过把里卡尔多带往圣保罗的强烈的愿望。但她知道，不可能也不应该：迟早幻想要消失，苦闷与忿恨的阴影将临头。正因为如此，趁爱情尚是强烈的并似乎是永恒之际，她就绝不允许失去这个爱情所带来的最后瞬间的无可比拟的幸福。里卡尔多被禁止上阿格列斯捷去，被禁止上教堂履行神职人员的差使，神学校学生脱下法衣，只穿一条游泳裤，几乎赤裸裸地出现在沙滩上。

季叶塔不急于兑现给卡尔莫津娜女士和司令官的应诺，她想呆在曼格-瑟科直到安排在她动身返回圣保罗的前夕举行的通电庆典为止。那时她将与所有的人分手告别。朋友们，再见了，我将想念你们，我在这里过得多好啊！

她并不认为有必要把自己作为牺牲品。事实上要阻挡工厂的兴建，她也无能为力，她留在阿格列斯捷的只是时间的浪费、无望的折腾。她欢悦自在，与佩德罗以及玛尔塔、与若纳斯以及渔民们交谈，领受着无与伦比的美好时光。

最好是能永远留在此地，无忧无虑、无所事事地安度晚年，了此一生。干吗要离开这个天堂呢？但必须及时返回圣保罗，重掌"避难所"，积攒钱财并为这些钱财找到合适的用场。此外，曼格-瑟科的景色很快将变成布满水泥建筑、污烟和腐烂废物的可悲的景象。最好不要想到这个，只要暂时还可能，那就尽情享受宁静、美景和爱情。

星期天早晨里卡尔多终于来到时，季叶塔对他很气恼：

"如果你有意这么做，使得我的喜事变得扫兴，那你是有法子的，为什么你不一直留在那里呢？"

"姨妈，你说过不搞这个庆典的。"

"从什么时候起我又成为你的姨妈啦？也许，我们是当众讲话？"

"对不起，我从来还没有见过你这么生气。马里安诺神父因为清点用品的事把我留下来的。红衣主教……"

"见鬼去，去你的红衣主教！还有他，神父以及所有他们那些劣种，清点工作几点钟结束的？"

"祝福仪式之后。"

"所以你留下，昨天就不回来了？"

“祝福仪式完了，已经天黑了，我想都没想起……”真的，他想都没想起最好的辩解理由。“我吃过饭就跟母亲一起祈祷，而后就上床睡觉了。在梦里看到……”他抬起眼睛望着季叶塔：“一整夜都看到你。每一个梦都看到你！”

正因为他没有请求宽恕，季叶塔才相信了他：

“如果你下一次再这样干的话，管保你后悔不及。这几天你别离开这里，不论是做弥撒还是干其他下流勾当都别去。只要我没离开，教堂里的什么事都别管！”声音缓和下来了：“真的你在梦中见到了我？”

“我在梦中看到你是年纪轻轻的，比我还小，就象离开阿格列斯捷那时的样子。完完全全是那个样，就象你对我说的那样，丝毫不差，还是个小姑娘……”

果真如此！是啊，玛丽娅·涅波罗奇娜娅只少了一根牧羊女的杖棒而已。

“小山羊，你详详细细地告诉我吧……”

列奥诺拉对阿斯卡尼奥的感情难以言述。她过去的岁月中从来没有跟象他这样的人交往过，现在则害怕使他痛苦，使他失望以至于失掉他。她没有足够的勇气来夺取她仅有的最后几个夜晚。

他们在主教堂广场的人行道上，在恋人们溜达闲逛、眉眼传情、握手亲吻的老地方走来走去，眼看着时间在消逝，但是阿斯卡尼奥却犹豫着，这样又要失去一个夜晚了，列奥诺拉克制了懦怯、羞赧，心中拿定主意：

“我们从来都不走出广场，老呆在这儿。我想上‘卡塔琳娜贮水池’那里走走。那儿真美。”

“对，很美，过一两天去……”

“为什么不今天去？”

“没有个伴儿，谁跟我们一道去哩。”

“为什么要人作伴儿？！我就是要跟你两个人去。”

“两个人？”他轻轻地摸了一下她的面颊。“阿格列斯捷不是圣保罗。这样一来，明天大家就对你议论纷纷了。”

阿斯卡尼奥认为话已说清楚了，便再次谈起自己的行政事务上的各种计划和因“勃拉兹坦尼奥”的出现给阿格列斯捷展示的前景。列奥诺拉漫不经心地听着，远处仿佛又传来好妈妈的话音：

“小山羊，抓住公羊的羊角。”她站定了，打断对方的话头：

“你爱不爱我，阿斯卡尼奥。真爱吗？”

“你还不信？我……”

“那你为什么老避着我？也许我不合你的意？”

“我避着你？我不爱你？永远别这么说。我爱你而且不想让任何人恶意议论你，懂吗？”

列奥诺拉淡笑了一下，语气似乎温和了一些，但仍旧一个劲儿坚持说：

“懂，是的，这也正是我所想到的。让人家议论去，我根本不管。”她抓起他的手，“亲爱的，带我到河岸去，你愿上哪儿就上哪儿，你是我的主宰。”

是谁干出这种事的呢？埃利奥·科洛姆鲍大律师除了对年轻的镇长候选人之外，从未对任何人提到过征购土地的事。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也把自己与律师的交谈绝对保密。但是，几天后《塔尔杰》发表了“阿格列斯捷通讯”，居然谈到某

位著名法律顾问作为“勃拉兹坦尼奥”延聘的全权代表访问了阿格列斯捷。通讯中指出，该法律顾问整整一个上午躲在公证所里，伏在契据和文件上，当天下午在镇公所和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会见，会见期间他指使镇长候选人征购椰子林的大片土地并把这些土地的全部或部分转售给“巴西钛公司”，并立即得到俯首听命的对方的同意。出于公益而征购土地——该律师拟议的办法——保证律师的委托人获得土地而无视某些土地所有者的决不妥协的立场，这些所有者毫不动摇地主张不与名声不佳的企业进行任何交易，认为钛工业的有毒的排泄物将给这个地区带来无可挽救的毒害。通讯员使用了动词“指使”和形容词“俯首听命的”。好几份报纸立即在镇上传来传去。

怎么都弄不清楚，这神秘的通讯员是谁。诚然，埃利奥·科洛姆鲍把在阿格列斯捷短暂访问的情景一一想过，记起公证人的显然的过分关注以及早餐时提出的棘手的问题。他自己原以为把公证人哄骗过去了。

当人们企图辨明那篇通讯的消息灵通的匿名者而揣测到卡尔莫津娜女士时，她的情绪越发沮丧了。阿明塔斯前来祝贺她：

“大姊，您真行。您怎么会发觉这阴谋的？”

她什么也没发觉，揭露阴谋的功劳不是她的，她连科洛姆鲍教授的莅临都不知道，她与这次揭露丝毫无关。除了因无端的揣测而引起的震动外，她还意识到自己已卷进这事件的深涡中去了。从前在阿格列斯捷，事无巨细都躲不开她的耳目。如今她却处于惊愕中——真荒唐！卡尔莫津娜的

近视眼变得黯然。

“我和你一样是从报上知道这事的。当然罗，我当面嘲笑过阿斯卡尼奥……现在无可救药了，我也灰了心了。”

忧郁寡欢的司令官也参与了他们的谈话，他把呼吁抗议的几页签名纸放到柜台上。季叶塔的话不错：呼吁书毫无用处。司令官从公证所来到这里；在那里他跟弗兰克林博士交谈过并证实了报上的消息。甚至他作为椰子林的一个产权主出面抵制也无法阻止出于公益征购土地的法令的执行。邮政局里散布着一片绝望的气氛。只有阿明塔斯一人没有泄气，他竭力用浪荡汉的笑谑来提高朋友们的情绪：

“司令官，军舰还没有沉底！卡尔莫，你的倔犟劲头又到哪儿去了？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轻易服输的人。我总认为，这号工厂绝不会在这儿建成……”

“绝不会？他们把著名的大律师埃利奥·科洛姆鲍派到阿格列斯捷来了；又把阿斯卡尼奥弄到州首府去过……”

“他真算得上个狡猾的小家伙……”阿明塔斯冷笑道。

“……他们跟他合计好镇长选举的事，你还看不出他们的计策吗？”

“是的，是叫人伤心。不过反正我们应当行动……”

他看到专门挑拨是非的人物从酒吧间和商店那边走来，表现出对谈话的极大兴趣，他就改变了话题，因为阿格列斯捷全镇哗然了，即将进行土地征购的消息引起了前所未见的狂热兴趣。

在卡尔莫津娜女士的家里，阿明塔斯摆出一副演说家的姿态：

“请回答我，尊敬的战友们：为获得签署征购土地法令

的可能，阿斯卡尼奥就必须当选镇长，对吗？”

“这我懂，我读过报，听到了种种议论。但我也知道，他还没有当选。”

“即将当选。”司令官断言说。

“即将还是不即将全在于……”

“在于什么？你以为他不会当选？”

司令官的话音里充满颓丧与绝望，而卡尔莫津娜女士则默然地听着。

“我以为，为什么不能以为！一切到时候才算数。我甚至敢打赌，他不会当选。”

“怎么不会？他是唯一的候选人，阿尔图尔上校提出的候选人……”

“如果他再不是上校推荐的候选人或者万一他不是唯一的候选人的话……”

“您的意思是……”卡尔莫津娜感到兴趣，打断了他的话头。

“完全可以提出另一名能够战胜阿斯卡尼奥的候选人，如果上校倚重他或者在选举时……”

“依我看，您的这个结论不是没有道理。但是能否实现，我缺乏信心。上校是阿斯卡尼奥的教父，在恩诺什安葬的当天上校宣布过，阿斯卡尼奥将成为新镇长，大家都支持他。为什么上校该改变初衷呢？”

“这我怎么能知道……老人置身事外，谁也没想去了解一下上校对于建厂的想法——他是‘赞成’还是‘反对’。用不着把意见强加于他。但是，如果他支持阿斯卡尼奥，那我们就按自己的意愿投票。”

“选举时，阿斯卡尼奥一定会稳操胜券。”

“稳操胜券？可能，他这人有一套，卡尔莫，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过去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一个勤勉、正直的小伙子，大家对他绝无分歧，全都拥护他为镇长。可是今天，不管是否合理，在许多人心目中，他已经变成一个只盯住列奥诺拉的家产并且受‘勃拉兹坦尼奥’豢养的角色了。照我看，阿斯卡尼奥对我们来说不过是个傻瓜。难道你们没看到，卡尔莫，一致同意已经不可能了？我们在座的这几个人就已经表示异议了。从前我们大家都预备投阿斯卡尼奥的票，而现在我的一票决不会投给他。”

“我也不投。”司令官同意。

“总找不到一个能与他竞争的人。”

“你真是瞎了眼，大姊。”

“那么谁呢？？告诉我！”

“杰出的公民、阿格列斯捷的伟大的儿子、我们光荣的海军舰队的军官、司令官达里奥·德·克卢兹！”

“我？你疯了！我不是搞政治的，也不想当这种人。”

“对。政治家现在身价不高，现今的国家是由军人来指挥的，是这样吗？司令官，请就位。”

“我？永远不可能！”

阿明塔斯没管理他。

“这将是困难的，但是我认为，我们会胜利，如果……”

“如果？”

“如果能得到安托尼叶塔夫人的支持。如果我们这边拥有将为司令官去做宣传的来自阿格列斯捷的季叶塔，那么胜利就会在望。”

“我怎么也不同意……”司令官继续说，甚至站起来以示坚决。

卡尔莫津娜女士又以急躁的和令人不解的神态对他说：

“您怎么能不同意？正是这样的时刻，司令官，证明证明自己的爱国主义吧。”

米卢夫人端上酒杯，斟上紫罗兰色的甜酒。每逢这种场合是理应祝酒的。她，这位上了年岁的可尊敬的夫人，成了一个积极的鼓动家。

“祝你健康，司令官！我今天就开始鼓动。我已经为这准备好了一个口号：反对腐蚀！”米卢夫人咂一口酒，然后津津有味地把酒喝下去。

从埃利奥·科洛姆鲍博士来到阿格列斯捷直到萨尔瓦多报纸刊登出上述通讯这段时间，阿斯卡尼奥出过两回丑——第一回，他在群众大会上讲话乱了套；第二次，在台球戏中输了两个主球。

讲话的事故发生在为镇里街道上出现水电站的第一批路灯而临时召开的大会上。当总工程师从吉普车上爬下来并登上镇公所的楼梯时，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正坐在会议厅里并竭力想把发生的事情弄清楚：不久前显得极其复杂的一些问题，不用他的参与，只凭第三者的主动性就获得了解决的办法，而且不容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对这些办法进行争论。其实，这些办法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列奥诺拉不顾他的犹豫，无视当地的偏见、谢尔坦诺地区的习俗，每夜都把他领到极乐世界，上“卡塔琳娜贮水池”去。另一个复杂的问题是由著名的律师解决的，后者命令他

一就任镇长，就征购椰子林土地。在这两个方面他都屈从了——也都使他满足。但是，阿斯卡尼奥感到内疚，如果他同意并接受了这些事，那么他是否犯了某种该受责备的罪律。他对一些事实加以分析，但是没发现有何种卑鄙的和欺诈的性质。那他为什么又忧心忡忡呢？唯一的原因在于他不具备作为一个首领所应有的豁达。他囿于同乡们的变幻莫测的狭隘思想、重重疑虑、以及动不动就诉怨委过，当情势要求坚决果断时，他却张惶失措，摇摆不定。科洛姆鲍和列奥诺拉体现出大都市的开放与先进的思想方式。优美异常的列奥诺拉是如许柔弱又如许乐观，如许谦逊又如此果敢！

工程师的话音打断他的沉思：

"我应当邀请您去亲手树立城里的第一盏路灯。我们还想邀请那位能在州府上层社会中发号施令的尊贵夫人。这样，我将十分高兴与她相识。"

阿斯卡尼奥为这个通报鼓起了劲头，从椅子上跳了起来，穿上外衣说：

"她在曼格-瑟科，您可以在庆典那天认识她。我们可以确定盛典的日期了？"

"假定说过两个礼拜后的星期天。"

阿斯卡尼奥估算了一下，这是在整整十七天后，工程师指定大典的日期，也就确定了两位坎塔列利——寡妇和继承人——回返圣保罗的日子。阿斯卡尼奥颤栗了一下：议论过许多次的这个短暂的时间不再是遥遥无期了，而是一种命中注定了的不祥期限。再过十七天，一个最漂亮和最纯洁的女人将乘扎伊罗的"马里涅季"离开阿格列斯捷。

消息很快传开，全镇居民激动之至。主教堂的鸣钟人瓦

瓦·穆里索夫卡敲起响钟，报告喜讯。马里安诺神父出现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由于教区的忠诚的女教民、荣誉团长值得尊敬的遗孀的努力和仁慈，教堂的电线得以更新，教堂前面张灯结彩正等待着来自帕乌洛-阿方索的电力。马里安诺神父加快了步伐去追赶阿斯卡尼奥和总工程师。

工人握住铁铲与铁锹正在为老"泥街"——未来的安托尼叶塔·埃斯捷维斯-坎塔列利之路的第一盏路灯灯杆挖坑。从毗邻的大街小巷里纷纷拥出了人群。最后一批怀疑论者在显然的事实面前只得自认失败：再过两周——阿格列斯捷将用上圣弗兰西斯科水电站的电力提供动力和照明。这可不是小发电机提供的暗淡、微弱的照明，即使小发电机不出故障每天也只提供三小时的电力，而是能把工厂机器转动起来、能通宵大放光明的动力。季叶塔之光！恩人的名字交相传颂不已。大家都为同乡人、城镇的庇护人、可爱的浪女的财富与影响、威望与力量而骄傲。他们把这个奇迹归功于她，只归功于她，这是由总工程师本人宣布的真理。

难以置信的奇迹，他是这么说的。他站在煤油桶上，目光扫过群集在灯杆周围、交头接耳、准备鼓掌的工程师们、工人们和几十个公民。正是阿斯卡尼奥吩咐黑孩子萨比诺搬来了一个不大的、现在做为讲台用的煤油桶。他请总工程师、"我们表示衷心感谢的、为争取进步的庄严之战的不可战胜的指挥官"首先在这个临时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工程师缺少演说家的才能，他的演说仅局限于几句话。他向全镇居民表示祝贺，但谢绝了鼓掌，他与他的工程队仅是实施了公司的决定，起初他以为这个决定是荒诞的，因为输送电力到阿格列斯捷——几乎就是要创造出一个"真正的，不可思议

的奇迹”。接着，对争取到这一切成就而他尚未有幸与之谋面的极其强有力的人物表示感谢。他从煤油桶上下来后，被介绍给强有力的人物的家庭成员认识：姊姊佩尔佩图阿、外甥佩托、养女列奥诺拉，后者使他窃思，他以其对待女人们固有的贪婪而内行的眼光度量，他觉得自己眼福不浅：见到了最上等、最精美的尤物。

列奥诺拉认为，一些掌声和感激之辞应该是对阿斯卡尼奥而发的，因为为夺取这一胜利他曾不屈不挠地搏斗过，并曾蒙受屈辱。他暂时还没有得到什么成果，事实如此，但是他的努力终究不该被遗忘。

但是，当他紧接工程师之后登上煤油桶发表讲话后，人们却没有向他鼓掌。特别是当他谈到阿格列斯捷人民将世代爱戴安托尼叶塔·埃斯捷维斯-坎塔列利夫人的活动时更是如此。假如她在此地，那么她一定会在大会上与在场的人们一起对敷架电线、灯杆、电灯等有关工作的人员致谢。阿斯卡尼奥错就错在，他想用这一机会为“勃拉兹坦尼奥”张目。他用命令的手势指着地上问道：为了我们脚下的道路、为了把城镇入口处自古以来的土路永远盖上柏油路面，我们应当归功于谁？谁送来了机器、技术人员和工人？“勃拉兹坦尼奥”。它出现于本城镇，这对阿格列斯捷来说是神的旨意，他重复自己晤谈录中常用的一句话这么说。掌声和叫“好”的喝采声与口哨声和反驳的插话声混杂在一起，听众大哗。

“反对污染环境！”卡尔莫津娜女士大喝一声。

阿斯卡尼奥不予理睬，继续发表激励士气和有鼓舞力的演说，但是此时在喧哗的人群中响起不知何人的假嗓门。

“住嘴，‘勃拉兹坦尼奥’的走狗！你这个卖身投靠的家

伙!”

阿斯卡尼奥刚说完半句话就结结巴巴起来了，他不敢当众揭穿这人——“如果你是男子汉，就站出来重说一遍”，阿斯卡尼奥不敢，他丧失了信心和口才，戛然中断演说。当他从煤油桶上下来时，响起了掌声和致意的喊声，看来，这些掌声和喊声不是为他而是为刚刚把灯杆——时代的奇迹——竖起的工人们发出的。高高的水泥灯杆。

“天主啊，出了什么事？瞧瞧他，卡尔多……”季叶塔指着坐在停泊于沙滩岸边的小船船尾上的司令官达里奥·德·克卢兹，——他穿好鞋袜才登上沙滩。

“今天又不是九月七日……”神学校学生也十分惊奇，说着。

每年，九月七日这天，为庆祝巴西的独立节，司令官达里奥要从衣橱里取出军服，抖去樟脑味儿，穿上它，隆重地出现在小学校里举行的庆典上。其他时间里，当他在城里时则穿长裤和运动衫，上海滨浴场时则穿便裤和汗衫。今日在曼格-瑟科炎日下他又何必身着戎装呢？季叶塔从未见过他穿上军服。他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自负而严峻的人，令人敬重，想必是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使得司令官穿起军服，挂起“海上功勋”奖章。季叶塔和里卡尔多奔向前去迎接他。

“拉乌拉在哪里？她好吗？”季叶塔不安地问。

“她好，她向您致意。此刻在阿格列斯捷，我也马上回到那里去。我来有话跟你说，季叶塔。”他的声音听起来很严肃。“重要而又秘密的事。”

里卡尔多惊恐地望着姨妈：会不会有人搬弄他的是非？

他想走开，但司令官把他叫住。

“别走开，里卡尔多，你已经不是个小孩了。但是讲清楚：在这里所讲的一切绝不能外传。这是秘密的谈话。”

军服给人以审慎和隔漠的气氛，严肃的甚至有点儿傲慢的印象。他们走近“羊舍”，在这里季叶塔给他递上椰子汁，烧水煮咖啡。

“选举日期已经确定了，季叶塔。”

“早就料到了，不是吗？卡尔莫告诉我报上登着……”

司令官达里奥说起法学教授、著名大律师、“勃拉兹坦尼奥”公司派遣前来阿格列斯捷的著名而又老谋深算的法学家埃利奥·科洛姆鲍博士一事。“知道他来干什么吗？”他问着，眼里冒火，嗓音阴沉，他象是在揭穿一件耸人听闻的密谋，令人震惊的案件。里卡尔多瞪起双眼愤愤不平，深感同情地听着。季叶塔终究没弄清司令官干吗要穿上制服并为什么用上那么多华丽辞藻。

“知道吗，我的朋友，阿斯卡尼奥就职后第一步要干什么？不知道？那么我告诉您：他要征购椰子林而后卖给‘勃拉兹坦尼奥’。所以，我才来到此地，季叶塔，我是来请您的。”

季叶塔仍旧缄默着，脸上显出不自然的微笑。

“那么您也是为此穿上军服？是不是您要把我做为俘虏带走？……”

司令官没有管理季叶塔的戏谑。

“小心火烛，季叶塔。预防惨剧，拯救阿格列斯捷的唯一办法是阻止阿斯卡尼奥当选。”

“阻止？怎么阻止？”

“提出另一候选人。”

“谁呢？”骤然而起的疑虑使她抬高了声音：“您不至于跟我说，您与发狂的卡尔莫商量好要推选我……”

“如果你不住在圣保罗，这将是最理想的了。”司令官脱下制帽，擦擦汗，搔一下脑袋。“季叶塔，您知道我，我不是撒谎的人。我离开舰队，回到阿格列斯捷，是为了平平安安地度过自己的晚年，平平安安地与妻子在这个天堂似的小角落里生活在一起。我没有其他愿望，我以此感到幸福。”他好象脱下了军装，好象又成了一个不摆架子的朴素的和蔼可亲的人。

“谁不愿这么做呢？我有时在圣保罗也想抛掉一切，永远定居到阿格列斯捷来。所以我才在这里购置房子和土地。在一个美好的日子，我也会象您那样行事。”

“如果这里建起了二氧化钛工厂，那么就休想了，我们的天堂将变成污泥坑，就象在意大利所发生的那样。我们遇上了极其特殊的情况，季叶塔。”他显出严峻的神情——持重的声调，有力的手势，威猛的目光。“情况是这样的特殊，以致于我决定同意一些朋友要我当候选人的要求。这是一些爱国主义者！但是要使这个候选人的提出不是装装样子而已，要使取得这种胜利的可能性出现，务必请您领导我们的行动。大家公认，人民将支持您赞同的候选人。一切视您而定。我来此是要您为阿格列斯捷的未来而加入夺取神圣事业胜利的斗争。”

季叶塔把目光盯在朋友满布皱纹的面庞上。败下阵来的可怜司令官。他是个阿格列斯捷的气候、曼格-瑟科荒野的美景的狂热卫护者，为了能在这里度过健康、平静生活的绵长岁月以终天年，他抛掉了前程，脱下了军装。司令官，一切全都完蛋了。从衣柜里取出军装，在制服上别上奖章，一

无用处。

“难道您相信，我们在阿格列斯捷能够阻止得了兴建工厂吗？我不信。我很懂得这类事情的经过。他们背着老百姓作出决定，不会理睬我们的意见的。您势必要离开自己的山岗，势必要……”

“我得履行我的义务。这是我们的天职，我的，您的以及知道这种工厂为何物的人们的天职。即使我只好孤军作战……我跟您说了——能理解我吗？——我将为防止阿格列斯捷受到污染而竭尽全力。”

里卡尔多插话了，他的声音时断时续：

“原谅我，姨妈，但是司令官说的对。还有僧侣、季莫捷奥神父也劝我要行动起来，且不论结果如何。佩德罗也是这么说。”

季叶塔眼里又现出神父季莫捷奥瘦削的身影、工程师的开朗的、讨人喜欢的面容，又听到圣芳济派修士①的温存的和劝导的嗓音、无神论者的高亢的和热情的腔调。现在出现了司令官——身着军服，神态庄严地要求履行义务。菲立普不止一次地说过，学识渊博的人要生活得好，首先必须心狠手辣。不幸的是，并不能够永远如此。

水开了，季叶塔在煮咖啡，她把杯子摆在桌上。也是在这一张桌上，阿斯卡尼奥摊开过鲁福的彩色图画，光辉的锦锈前景。季叶塔想象到修筑好了的柏油路、住房、从废墟上升起的村庄，她的双眼又发黑了。茅舍、螃蟹、渔民、少年时的幻想、爱情的美好的时日，全被生产二氧化钛而排泄出来的致命

① 十三世纪初期西欧创立的天主教苦修会的修士。

的废物所淹没。再也不会有个牧羊女登上山岗了，永远不会。

公民的职责迫使季叶塔中断了在海滨的甜美的休憩，她突然到来受到佩尔佩图阿的竭诚欢迎、百般奉承。她已经决定前往曼格-瑟科，去与妹妹就自己的儿子、里卡尔多和佩托的前途做一次有决定意义的谈话，只有这样，她考虑成熟了的计划才能得到具体的落实，白纸写上黑字。证据确凿。若能在公证所里得到一份签字证明，那就是最理想的了。

她以与她的性格迥异的过分热情接待儿子和妹妹：

"天主祝福你，我的儿子，并让你走上正路，往后就配得上受到亲姨妈的庇护。"谁若从前见过佩尔佩图阿，那么现在再看看她：从前她那么严酷无情，淡漠疏远，可现在却摊开双臂把季叶塔一把抱住，热情之极，似近于谄媚撒娇了。"感谢天主，你回来了，妹妹。我闷得难受极了。佩托也非常想念你，你的名字他成天挂在嘴上，不信问问列奥诺拉。"

"是这样，佩托——多讨喜……"列奥诺拉证实说，她一直为季叶塔行程计划的改变而惊异。

"你离开之前，我们有许多话要好好说说，妹妹。这个日子我想都不去想它。我将苦苦地想念你……"她鼓足勇气，顺带奉承起妹妹的养女："也想念你，诺拉。"

"别提烦心的事，佩尔佩图阿夫人。"

佩尔佩图阿听到这个不知耻的女子的怨言，又做了一下努力，以惋惜的姿态摇摇头，用嗞嗞声的嗓音温和地责备说：

"想想看，季叶塔，这个小呆瓜爱上了阿斯卡尼奥……她漂亮富有，完全应该在圣保罗选一个未婚夫，可是她却在这里和这个小伙子对上象，白费时间。我没说他是个坏小

子，但他是个穷光棍。根本不配当诺拉的伴儿，我警告过她千把次都不止了。”

“能嫁给阿斯卡尼奥的姑娘是幸福的，佩尔佩图阿夫人。他是个非常好的人。”

“他是个非常穷的穷光蛋，你千万不要……”

“好的，佩尔佩图阿，你的情绪真好，我想呆在此地的时间可以稍稍顺延几天……以前我打算在庆典后第二天就离开，现在，可能，多留几天……”

列奥诺拉在寝室里和季叶塔单独在一起时，非常兴奋地诉说起自己的喜怒哀乐：

“好妈妈，我真不知道该如何感激你把我带到这儿来。我过得这么舒心……真的，我们还将逗留一些时吗？”她提起季叶塔的手，吻着它，把它贴在自己的面颊上，完全是个知恩的温柔的姑娘。

“很可能再逗留几个星期，我自己也说不准。但是，小山羊，只要还没坐上‘马里涅季’就别去想分别的事，别想。现在则是尽可能地用好时间，忘却动身的事……”

“假如我能……”

“忘掉这话，我已经对你说过了。河岸上的事干得怎样？告诉我……”

“你简直想象不到，好妈妈，要说服阿斯卡尼奥多难。这种事他甚至都不想提出，我逗他。他怕有人把我当作风骚的姑娘来诽谤……可怜人，我甚至觉得良心上过意不去而痛苦。有一回打台球，他甚至输给阿斯捷里奥一局，只是因为他觉得埃德娜夫人与奥斯纳尔谈话时对我的看法不怎么好。”

“可以肯定，她对你的看法确实不会好的，那无耻的婊子。”

“说实话，我不知道。我们举止都非常谨慎，阿斯卡尼奥当心得很。哎，好妈妈，一想起不得不离开，我怎么也受不了。我苦闷得要死。”

“苦闷和爱情都是一码事，诺拉。不会因它而送命，有助于生活。”

列奥诺拉不仅说了自己恋爱生活中的事，夜间河边的蜜月，在那里只能感到悄声私语和忍气叹息。她还说了一些不愉快的事：由于征购椰子林的事阿斯卡尼奥一刻也得不到安宁。最可悲的是他与卡尔莫津娜的关系的破裂。不顾信义的背叛者想方设法地恶意中伤“勃拉兹坦尼奥”，朗读剪报新闻，谴责镇公所支持公司的计划，非难阿斯卡尼奥滥用公民们的信任等等。惊恐不安的上校把教子传唤了去，要他解释清楚上萨尔瓦多的行为以及征购土地究竟是怎么回事。气愤、委屈的阿斯卡尼奥不听列奥诺拉的劝阻，写了一封信给卡尔莫津娜——“令人感动的一封信，好妈妈，当他读给我听时，我甚至流泪了。”他在这封信里声称，他们的友谊就此告结，“我认为，这种友谊是由于意见分歧而终止的。”善写书信体的卡尔莫津娜女士在一封风格激昂、内容相似的回信里，把阿斯卡尼奥的责难斥之为诽谤和诡计：我的友谊在危难时刻经受住考验，而您却把它扔进“勃拉兹坦尼奥”的污泥坑。

“这场吵架真可怕，好妈妈。从前他们是那么友好。我非常喜欢卡尔莫津娜，我伤心死了。”

季叶塔摩挲着姑娘的金黄头发。

“你的到来使我惊讶，好妈妈，我本以为你在庆典前才会

来的。”

“我本来也是这么打算的。如果你喜欢此地，那么我则更留恋曼格-瑟科。那里由于有我的天使的照料，我的日子过得很迷人。可是，我终究还是撇下这一切，来了。”

“为什么呢，好妈妈？”

“因为无法把自己禁闭起来。为了不上这儿来，我做过一切努力，最后还是来了。最可叹的是，我深信——这么做归根结蒂不会有任何结果。不是好妈妈来了，诺拉，而是季叶塔，季叶塔，那个和渔民们一起与警察搏斗的小姑娘、牧羊女来了。我无法跟你解释清楚……一句话，如果我不来，那么，我觉得，我永远再也不敢把脚踏向这里来了。”

列奥诺拉是否明白了，她自己也没把握。季叶塔站起身，走近窗口，望着街道——可怜的姑娘列奥诺拉！

“我这次到这里来是为了破坏阿斯卡尼奥的当选。这事儿是好还是坏……”

“哎，好妈妈！那我怎么办呢？”

“这与你的爱情无关。别管我们的较量，你不是本地人，你是外来客，只有阿格列斯捷的居民与这件事利益攸关。假如象你所说的那样你爱他，那么你就使劲儿去支持自己的朋友，他在这方面很需要支持。”

阿斯卡尼奥听说：关于决定他的政见的原因有种种说法。他的性格和诚实受到热烈讨论——这种事发生在一个领头人的身上是常有的。他甚至不能反驳说，阿格列斯捷的复兴（“‘勃拉兹坦尼奥’的存在，就是阿格列斯捷的复兴”，——宣传窗上的大标题是这样写的）不该以他的屈辱和悲伤为代价。

他的耳畔还一直响着象“津贴”这一类侮辱性的言词或者为竖立第一根电灯杆而临时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当面中伤的话语。“住嘴，‘勃拉兹坦尼奥’的走狗！你这个卖身投靠的家伙！”他拒绝过米尔科建议的公司在选举上给予的帮助，这样做正是为了不沾上嫌疑，但是这也解救不了他。

最近几天他已经习惯于起初使他难以忍受的模棱两可的处境。一听到那句话，他简直被吓呆了，本当唤出这个胆小鬼，让他亮个相并重复一遍侮辱的话。最后他还是不理睬这个闲话——领导人应该比这些宵小之辈站得高一些。尤其是在真正重要的事件当前的时候，更应如此。

卡尔莫津娜女士是他从前的挚友，而且对他追求列奥诺拉这件事寄寓深情。现在却表现得异乎寻常，假如不说这是卑鄙的话。她企图挑起他与阿尔图尔之间的争吵，后者是他的上峰，并推荐他作为镇长的候选人，而且最糟糕的是，她得逞了。

庄园主起而反对“勃拉兹坦尼奥”，吩咐把阿斯卡尼奥唤去。“我不希望阿格列斯捷受到污染。”他说。阿斯卡尼奥对卡尔莫津娜女士的结论和论据加以反驳，把她的立场解释为她与召凡尼·基马拉恩斯的友谊的缘故。他重复了米尔科·斯捷法诺和罗扎尔沃·卢谢伊纳的话语和论断，强烈地表示反对巴西进步的敌人。上校双眼半睁半闭着，以倦怠的神情听取了他的辩解，但是并未表示满意，而是引用了刊登在《圣保罗州报》上的文章给予回答。——“可是《圣保罗州报》不会撒谎——这里有意大利法官的判决书。”他抬起眼睛望着教子：

“当恩诺什去世时，是我推荐你当候选人的，但是有人传

言，你是这个公司的候选人？”

“我的地位我只能归功于您，教父。说我是‘勃拉兹坦尼奥’的候选人，对此只好嗤之以鼻，是一种侮辱。相反，我们只有一个理想——阿格列斯捷的发展。随他们高兴怎么说怎么做就怎么说怎么做，他们挫败不了我。我坚持到底。为了您给我所做的一切，感谢您，但是，教父，恳请您不要改变我的信念。”领导人多是在鏖战中锻炼出来的。

在这次艰难的和难受的（因为教父眼看着衰老下去了）会见之后，阿斯卡尼奥勉强恢复常态，又遇上另一个、比什么都可怕的打击。列奥诺拉的继母，可尊敬的女公民、谢尔坦诺地区的圣女贞德—安托尼叶塔·埃斯捷维斯-坎塔列利夫人从曼格-瑟科回来后，邀请他谈话。“只有我们两人，不要别人参加，”她说。他感到惊惶不安，也许，季叶塔知道了他与列奥诺拉在河畔的作为，为此事城里的人正在风言风语。他不想否认；应该趁这机会倾诉自己深深的忠实的爱情和表白自己结婚的意愿。他贫穷但廉洁自爱和善于学习，他能够为自己占据阳光下的一席之地。他就这样迅速地摆脱困境。口袋里装的是订婚戒指。不管安托尼叶塔夫人反应如何，他绝不会拒绝列奥诺拉。他作好了会晤的准备。

谈话中甚至没有提到列奥诺拉的名字，也没谈到他们的爱情。安托尼叶塔夫人通知他，由于“勃拉兹坦尼奥”的事件，她才回到阿格列斯捷。她和一些朋友，正如阿斯卡尼奥知道的那样，对“勃拉兹坦尼奥”在本镇落脚持否定态度，并且决定抗争。但是，他们不希望不倾听他的意见就采取行动，正是为此她才邀约这次会晤。季叶塔尊重阿斯卡尼奥，相信他的诚实。诚实，但也天真，所以却让毫无原则的企业主左右

了。她对这些人物知道得太清楚了。对季叶塔和她的朋友们来说，最理想的是全面支持阿斯卡尼奥的当选。但这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行得通，就是他得改变自己的立场，起而反对致命地污染环境的二氧化钛的生产。如果他能这样的话，那一切好办。阿斯卡尼奥必须在他们和“勃拉兹坦尼奥”之间抉择。她并不要求对方立即作答，但需要在近日内得到回音，这是不得延宕的。

“感谢您，在采取行动之前，来此和我谈谈。只感谢您一个人，而不是其他人。城里大家都知道，司令官想当候选人。至于卡尔莫津娜……”

“只要跟我说一声‘同意’，所有的人都会站在您这一边。我是以众人的名义前来跟您交谈的。答复之前，先要好好想一想。”

“我没什么需要多想，安托尼叶塔夫人。我极不愿意失去您的好感，您要求我什么都行，我会立即照办，但是您别要求我改变自己的信念。即使我只剩下一个人，也将为阿格列斯捷的发展而斗争，即使你永不宽恕我并把我看做敌人……”

“您怎么！冷静一点儿！谁讲到敌人什么的啦？我谈不上对您宽恕不宽恕。您这么想，而我那么想，我们只可能在选举时来解决争论，但我们不是敌人。您还很年轻，却为了一些小事张惶失措。菲立普曾经是州长阿捷马尔最有力的反对者，但是他跟他私交很好。不要把什么东西都搅在一起。”

他们相互保证尊重友谊而分手了，但是阿斯卡尼奥却感到委屈和伤心。他本来预料，季叶塔不会干涉，置身于争论之外，就象她以前宣布过的那样，一直生活在曼格-瑟科直到庆典那一天。他没有说起为她而准备的仪式，怕她会错了

意，把路牌看作是贿买的一种形式。“贿买”这个可怕的字眼已刻印在公众的脑海之中。

饭后，阿斯卡尼奥象通常那样，来到佩尔佩图阿的家里找列奥诺拉。他们在小发电机提供的暗淡的光线下沿着广场兜圈子，然后才走向垂柳下的暗处去。他对列奥诺拉说起这次困难的交谈的情况，关于这次交谈，她已经从好妈妈那里得悉了。

“你也要求我改变自己的思想方式，放弃自己的立场吗？除了教父和安托尼叶塔夫人外，就缺你一个了……”他伤心地说。

“我只请求你爱我，没别的要求。”她吻着他的手，这是充满柔情和忠诚的顺从的姿态。“好妈妈告诉过我：你不是本地人，别管这场较量。也许，这是自私的，阿斯卡尼奥，但是我甚至感到高兴，因为由于意外复杂的情形，好妈妈才推迟回圣保罗的时间。这个日期本来确定在庆典后第二天，为了帮助司令官，现在推延了。我的祖母常常说，世上万物总有它好的一面。”

阿斯卡尼奥心想，她说的对。假如与安托尼叶塔夫人谈话使他伤心，那么与教父的会见则使他惊恐。上校尊重自己的教子，他希望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教子，安排他当镇公所秘书，恩诺什死后又指定他做镇长候选人。尽管卡尔莫津娜要弄阴谋，上校并没有撤回对他的支持，但对“勃拉兹坦尼奥”优点的称赞也置若罔闻。司令官的候选人资格使上校很生气，使他忘掉原来的芥蒂，于是上校将使用自己的全部威望为阿斯卡尼奥竞选。阿尔图尔·德·菲格伊列多上校看不惯反对派，这镇上好多年以来没有反对派的地位了。

幸亏如此，否则阿斯卡尼奥为了选举的费用，(虽不多，但必不可少的）得向“勃拉兹坦尼奥”求援——他穷得身无分文。他不愿为此领受公司的情，不愿以自己的骄傲当抵押，他对米尔科博士说过：不需要，我将当选，就是这么回事。以后——可能这么做，怎么知道呢？以后，选举后，当他就任镇长并实行征购土地，而引进曼格-瑟科的生产综合体将为阿格列斯捷增添财富，从而他的威望得以提高时，大家都得承认经受斗争和敌视的考验的领导人的正确。甚至卡尔莫津娜女士和安托尼叶塔夫人也会如此。这时，既已证明他的政见的公正，就可以为参加立法会议的竞选同意接受“勃拉兹坦尼奥”提供的任何援助。列奥诺拉·坎塔列利的丈夫不能只满足于镇长的职位，而上校阿尔图尔·德·菲格伊列多的影响，即使他能活到那时，也不足以使阿斯卡尼奥能当选为议员。

阿尔图尔·德·菲格伊列多上校一个人坐在自己的房子里的凉台上晒太阳。近处在放养山羊，远处是羊圈。在大门篱笆外一个妇女大声求见的声音打扰了他的睡意。上校老态龙钟：双腿乏力、饮食不香、耳聋眼花，难以辨认穿过鸡鸭群走上前来的客人。

“那是谁？”

“祝您康宁，上校。”

声音听起来很熟。他拄着拐杖，站起身来，盯视着：

“是你啊，季叶塔？天主赐福你！我原想让人带张便条给你，但是听说你在曼格-瑟科。”

“我回来了，上校，回来之后就来看望您，我没有忘掉自

己的诺言。”

“坐吧，我的女儿，我要你谈谈阿格列斯捷究竟出了些什么事。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样乱七八糟的局面。”

“您指的什么，上校？”

“阿斯卡尼奥，我的教子、我在镇公所的左右手，他不象是早前那样明理的青年人了。就象他所说的那种话，为了要在阿格列斯捷、在曼格-瑟科区建厂的一个什么企业而和人们争吵不休。阿斯卡尼奥认为，市镇会重新繁荣，钱财会象河水样流进来。他去过州首府，和一些实业家谈过话，给他们许了愿。当他第一次跟我说这事时，我认为这好事好得过分了，但是没有说，因为现今这个时代确实怪事太多，常有一些你根本弄不清的怪事……”他停顿一下，变换了话题：“你是怎么把电力从帕乌洛-阿方索弄到阿格列斯捷的呢？甚至这里也竖起了路灯。我也闹不清……你怎么能指挥得动圣保罗的那些政治家，真不懂……”

季叶塔笑起来，拣起小木柴往老人座前的火盆里丢去，说：

“我有自己的手法，上校，自己的秘密武器……”

“这我知道……卡尔莫津娜女士，另一位值得尊敬的人物，常上我这儿来，给我带来我订阅的报纸，她还把《圣保罗州报》和《塔尔杰》这两份严肃的报纸上的文章读给我听，这些文章都说，象是这种工业是个大灾难，他们打算在阿格列斯捷建厂，只不过是因为世界上没有一处地方肯接受它——因为它将毁坏一切。我想，他们会不会把阿斯卡尼奥包围了，他还只是个新手，很容易上当，我关照把他唤来，和他谈到文章的事，污染环境的事。恩诺什死后，我教导阿

斯卡尼奥：要保持城镇的清洁，假如不能恢复它的青春的话。我问他，关于兴建任何地方任何人都不愿意接受的工厂的传闻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随着工厂的兴建，日子会越来越好，阿格列斯捷会重新繁荣。至于污染环境的说法只不过是一些人的谎言，这些人不希望巴西沿着进步之路迈步，这些人反对政府，受俄国人指使，就象那个到过这里并与卡尔莫津娜相识的那个小伙子召凡尼那样。但我指给他看《圣保罗州报》，报上也谴责这种工业，而我从未听说过，《圣保罗州报》与俄国有什么勾通，《州报》也不是捏造谎言的报纸。阿斯卡尼奥没有反驳，但要求我不要怀疑——他企求的只是阿格列斯捷的幸福。我相信这一点，阿斯卡尼奥这小伙子不是坏人，但是他容易上当。你是知道实情的，就跟我说说吧。”

季叶塔听着，没打断他。老人家说得很慢，上气不接下气，不时说了半句就停下来。他稍稍咂了一口使女送上的咖啡。不时有只山羊离开放养的地方，上校听到响声，就向羊群瞧瞧。

“上校，我是来看望您并且想谈的也正是这些事。我也喜欢阿斯卡尼奥，我想，他是个可敬的青年人。他幻想往昔，他爷爷的以及您的年代，认为‘勃拉兹坦尼奥’将会带来过去的繁荣，他这就错了。如果是一家纺织厂或制鞋厂，那么大家全会同意的。但是‘勃拉兹坦尼奥’将要生产的是二氧化钛……”

“这个二氧化钛是个什么鬼呢？……卡尔莫津娜向我解释过，但是她的学问太高深，我弄不大懂……”

“这到底是个什么，我自己也不清楚，上校，我不向您撒谎。但是我清楚的是：这种厂是世界上最有害的工业。它会

破坏我们拥有的这么好的气候，毒化河水和海水，灭绝鱼类。”

“它会毒害鱼类?”

“它毒害一切生物，上校，甚至山羊。”

“山羊?”

“所以，上校，我才到这里来，我应该向您说，如果阿斯卡尼奥继续支持‘勃拉兹坦尼奥’，我们就提出司令官达里奥当镇长的候选人。”

阿尔图尔·德·菲格伊列多上校哆嗦了一下，顿时愤愤然起来，似乎季叶塔给了他一记耳光。眼中闪出怒火，声音变得刺耳：

“这个‘我们’指的都是谁?谁没有与我商量就敢谈起另一个候选人的事?”

“上校，谁也不敢。还没有别的候选人。我们，司令官、卡尔莫津娜，我以及其他一些朋友，想征求您的同意。正是为了这个，我才到这儿来的。您作为阿斯卡尼奥的教父提名他当候选人，我们不反对阿斯卡尼奥，我们反对二氧化钛工厂。只要阿斯卡尼奥肯说一声，他与‘勃拉兹坦尼奥’毫无共同之处，他不会庇护它，那么这场争论也就到此结束。但是如果他不同意，我们没有别的出路，上校，我们不想把阿格列斯捷变为……就象报上说的那样?……变成污泥坑……”

老人家靠在手杖上端的镶头上，怒气顿消，他抬起无神的眼光，用低沉的嗓声重复说：

“污泥坑……正是。卡尔莫津娜读给我听过……我没告诉你，我跟阿斯卡尼奥是怎么说的吗？几天以前说过。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吗？他说，他被人们称为公司的候选人感到十分骄傲，而且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坚持到底。谁也不能阻

挠他把阿格列斯捷从昏沉沉的梦乡里唤醒。”

上校精瘦的手搭在季叶塔的手上，摸着手指和缀满昂贵宝石的戒指。

“听着，我的女儿，你是在和一个一无用处的放生在田野里等待死亡的老山羊谈心。不幸的人们还以为，他仍然是个主人，但是他什么也不是了，甚至小山羊都想蹴他。管辖过，领导过的阿尔图尔·德·菲格伊列多上校已经活到尽头了。我不再指定候选人，对选举也不再发表不同意见了。难道你没看到吗？一方面是一些实业家，但是他们不是本地人。另一方面是你，季叶塔；我认识你时，你还是个放牧山羊的赤脚小姑娘，现在你的手却带上了金刚钻石……我太老了。”声音中露出疲惫与凄苦。

季叶塔深受感动，温柔地抚摩着他的手说：

“别这么说，上校。如果你撤回对阿斯卡尼奥的支持，那不管什么公司也无法让他当选。您是主人，并能支配这里的人们。为了使你相信这一点，我可以说：只要您要我或是命令我，我就在此地立即宣布司令官的候选人的事作罢。我不会起来反对您，即使需要卫护山羊的话。”

在老人满布皱纹的双唇上现出笑意：

“我不相信，这个钛会杀死山羊，季叶塔，你想把我搅糊了，但是，我不会要求你也不会命令你去做什么事，我不再过问选举，每一个人自己认为应当怎么做就怎么做。阿斯卡尼奥认为他做得对，就让他去干。你，卡尔莫津娜，司令官，不知道还有谁，你们的看法却相反。如果我还有愿望要赚钱的话，我会倾向于支持这种工业，会站在异乡人一边，为了钱我们不是可以出卖灵魂吗？如果我还保持对生活的爱，那

么就会支持你们 —— 世上最坏的人有时也会作出伟大的行动。但是我在这世上已经没有什么所求，也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丢失了，季叶塔，我甚至失去下命令的兴趣了。但是我感谢你给我讲的这些话，感谢你给与老人的尊重。你的话语对离死亡不远的我的心灵来说是个莫大的安慰。”

星期六，全镇的竞选活动趋向高潮。在镇长选举中投司令官达里奥·德·克卢兹一票，对污染环境表示抗议！——挂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散步的人群最多的花园里的四幅大标语上全这么写着。有一幅正对着镇公所。宣传牌邀请居民们参加为候选人司令官达里奥·德·克卢兹的提名而举行的群众大会；大会将在第二天，星期日下午五时左右召开。候选人将在会上发表演说。

横幅和宣传牌是在司令官平房前的院子里由几位公民一起备好的，美丽的卡洛尔以满意的和别有深情的神态对他们的勤奋工作表示敬意。在米卢夫人的家里，卡尔莫津娜女士和阿明塔斯，两个聪明人编就了独特的告人民宣言书，宣言书中列举了提名司令官当候选人的原因。在埃斯普兰纳达用黄纸印制了传单，预备星期六和星期天在阿格列斯捷广为散发。全民热闹欢腾的日子、蕴含着轰动一时事件的星期六！

星期五，“马里涅季”的马达声也没有打断司令官忠实的战友们的活动。里卡尔多也没有去与玛丽娅·涅波罗奇娜娅约会。姑娘预先得到通知，同意为了大事而牺牲一次短暂的享受。菲德利奥、谢伊沙斯、里卡尔多、佩托和萨比诺在阿明塔斯和奥斯纳尔的指挥下张挂标语，竖立宣传牌。奥斯纳尔——任何体力活动的反对者 —— “我为爱情的欢乐保存自

己的体力”——吩咐做这做那。司令官带着严肃的神情视察工作，他意识到所承担的巨大责任，认真准备大会上的演说。

随着工厂的兴建将重新出现繁荣——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答应阿尔图尔·德·菲格伊列多上校说。没过几天，一些事实已证明，他是正确的；不用等新工业扎下根，阿格列斯捷集市贸易就又呈现出能与人们说得那么多的昔日情景相比的活跃气氛，生意兴隆。

星期六，人们清早来到集市广场，一眼就见到异乎寻常的东西，其中见到通报提名司令官为候选人的，挂在两根插在地上的杆子之间的横幅标语和号召参加大会的宣传画。

起初横幅标语和宣传没引起人们的多大兴趣。老乡们的好奇心转向更加出色和更加奇特的物体——高大的、漂亮的、印象深刻的由“圣弗兰西斯科”公司水电站提供电力的新路灯。其中两根灯杆已经装配成功了。来到市场的人们伸长脖子，企图仔细瞧瞧挂在高处的灯泡。第三根灯杆倒在地上，吸引住一些好奇的人们，他们啧啧夸赞地望着，响起兴高采烈的欢叫声。

一些粗识文字的人们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生硬地读着横幅标语，但是对宣传画感到兴趣的人终究不多——大多数人读不懂。这样，市场象通常那样开始了交易，只是当里卡尔多和佩托开始散发传单时，公众的注意力才被吸引住。突然，都忙乱起来了。

虽然横幅标语只局限于通告提名司令官当候选人，而愤懑的卡尔莫津娜女士与刻薄的阿明塔斯合编的传单却简略地提到环境污染问题、并阐明开展拯救阿格列斯捷——受到死

亡威胁的天堂的运动的原因。引用了召凡尼·基马拉恩斯文章中的片断，对"勃拉兹坦尼奥"加以猛烈的抨击："跨国公司，其目的在于靠巴西人民的贫困化来填满外国人的肚皮。"传单也谴责阿斯卡尼奥："他利用职权，卷入企图变阿格列斯捷为污泥坑的这些罪犯的肮脏的阴谋之中。"阻止这个"狡猾的人物，死亡实业家豢养的代理人"当选是本镇全体公民的职责。

里卡尔多出于最纯正的理想主义在履行职责；佩托则为了奥斯纳尔答应给他的酬劳而干活，奥斯纳尔是司令官竞选运动财务负责人之一；反正两兄弟，一个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另一个为了金钱，他俩都认真地完成领受的任务，不放过一个人，把传单散发给商人和顾客。

佩托在小商古麦尔辛多·萨鲁埃的面粉袋旁边把一张传单送给他，另一张送给买主扎辛塔·费伊拉夫人，一个最恶毒的、搬三弄四的女信徒。古麦尔辛多以为这是电影广告，把纸张丢在地上，扎辛塔夫人则停下买卖，大声读起传单；小商无奈，只好听着。他听到阿斯卡尼奥的名字，发生了兴趣，便要求解释清楚。扎辛塔夫人乐于满足他的好奇心。她指着广场中心的宣传牌和横幅标语，表情生动地读遍凌辱的言语。古麦尔辛多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问道：

"难道他们想把阿斯卡尼奥博士从镇公所里撤掉吗?"

"对，这样可以把司令官达里奥安排进去。有人说，阿斯卡尼奥……"

萨鲁埃是个好行动的人，他用双眼寻觅散发这张卑鄙纸头的小孩子，发现他在辛勤工作后站在边上休息并吞咽着冰淇淋。古麦尔辛多便奔向佩托，伸出双手要抓住那一叠传单，

他疯狂地连抢带夺地抓到了几张，还想弄到余下的传单，说：

“把这些龌龊东西快交给我。”

无疑的，佩托是个果敢的小伙子。他又动嘴又动脚，破口大骂，一脚踢中古麦尔辛多的膝头。

“亲家公，怎么的啦？”来自罗西尼亚的庄稼汉尼尤·巴季斯塔看着恨得发狂想斗服小伙子的老朋友，问道。

“他们想把阿斯卡尼奥博士从镇公所赶走。”

消息传开了，它象着火的导火线迅速传开；它既快又狠地把整个市场都点燃起来了，商贩几乎全是来自罗西尼亚，他们大部分人对阿斯卡尼奥怀有真诚的敬意。来自河岸和海边的居民——海边水产供应者们则站在司令官这一边，他们人数不多，但是慓悍无畏，其中不乏闻名的走私贩，具有与警察作斗争的经验。

市场上的不少人在围捕佩托，随之而来的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传单四处飞舞在空中，货物乱扔在地上，这下引得人群骚动。佩托冲开重围急急逃窜。他奔进酒吧间求援，纷乱中看到的最后一件事乃是里卡尔多被抓住了，传单随风飘落。酒吧间刚才还挤满了人，现在大家都从里面奔了出来。

这种复杂的意外事件在市场上还是空前的。不论标语还是宣传画全都被破坏了。起初渔民们不明冲突原因，没有立即加入战斗。但是当他们意识到粗鲁无礼的举动锋芒是针对司令官时，一场斗殴就发生了。

大家全卷进了殴打的旋涡中，许多人甚至不知道其所以然，也加入进来。损失相当可观：装着面粉、黑豆、大米、玉米的许多口袋全散开了，水果蔬菜被压坏、踩烂了，充当兵器的块块腌肉、条条大鱼被抛扔得满地。甚至鲜活的螃

蟹也爬行在撕揪在一块的人们脚边。不只一次地宣称世界末日来临的当地的预言家波斯西多尼奥，用棍子敲打着这方和那方。不管其政见如何——在他的眼中这些人全是彻头彻尾的违犯教规者。阿斯卡尼奥急忙从镇公所赶来，但无法制服斗殴的人们。放下演说稿的司令官也没取得成效。甚至马里安诺神父出面干涉以防止司令官和阿斯卡尼奥两人也投入战斗，但收效不大。

只是当萨比诺找来的季叶塔手持老泽·埃斯捷维斯的拐杖出现在市场并高唤“住手！”走进斗殴的人群中时，大家在她面前才退散开，安静下来。抢救标语和宣传画为时已晚，但尚能及时抬回半死不活的里卡尔多。巧极了，她刚把脸上和脚上青斑累累的可爱的外甥扶起带走之后，这时在广场上出现了——来自四处的气势汹汹的——小小的玛丽娅·涅波罗奇娜娅、虔诚信神的西尼拉、高傲不凡的埃德娜和无拘无束的卡洛尔。里卡尔多也有一定的追随者，更准确地说，女性追随者。人数有限，但战斗素质很强。

季叶塔的喊声惊醒了佩尔佩图阿。她把黑裙子朝睡衣上一搭，抓住烛台，打开房门……一眼看到里卡尔多，他在走廊里直跑，闪避开拳打脚踢，而且不吭一声……。哎哟，我的天主！发狂的姨妈抛开所有的审慎、体面、礼仪，不顾任何后果，一直把外甥追击到大门前：拐杖乱打在外甥的光背上。这是老泽·埃斯捷维斯的拐杖，也就是当年他从佩尔佩图阿那里得悉商品推销员之事时用以惩罚季叶塔的拐杖。

里卡尔多想奔回去套一条外裤，但是福利雅① 却抡起拐

① 古罗马神话中的复仇女神。

杖——精神上苦恼万分之际——打中了他，正打到脸上，打到天使般的、背信负情的外甥脸上，就象多年之前的早晨泽·埃斯捷维斯往她的脸上打去时那样——她也长着一副天使般的面庞。里卡尔多猛一下跳到街上。他急急跑开，这一顿打得他够呛，羞得他忘乎所以，显然没有从惊吓中清醒过来，倏忽间不觉便跑到广场。大门砰地一声关严。随即在他身后响起暴怒的吼声："给我滚吧！"

季叶塔被骗弃了。她在河边捉到他们一对。当小发电机的暗淡灯光表现出暗中约定的时刻已到，她就准备就绪：藏身在芒果树后，当场看着他们幽会，目送小坏蛋和小姑娘走到"卡捷琳娜贮水池"的暗荫下。她的自尊心经受了沉重的打击，她占好位置偷听动静，一滴一滴地尝尽愤懑与嫉妒的苦酒。

季叶塔从曼格-瑟科一回来，她就怀疑到除神之外还有一个情敌——女人，她开始注意探听搬三弄四的女人们所说的内容，收集到种种情况，但总想亲自证实，因为这一切她难以置信。看到，听到，几乎成了一个参与者。完全属实！她，季叶塔，是个好强的、自负的女人，却被当作一个又笨又痴的小姑娘被骗弃了。

佩尔佩图阿企图藏在自己房门背后，装成一无所见的样子。但是她的退却没能得逞。季叶塔发现蜡烛火苗的亮光，猜到常在窥探她的姊姊在场，一下子怒火更旺，忍无可忍了：

"你在这里做什么，藏起身子跟踪偷看？"

既然已被发觉，佩尔佩图阿就走了出来：

"出了什么事？这是怎么回事儿？"

她咝咝作响的嗓音里表露的不是愤慨与盛怒而是惊讶。道德和体面还有可能挽回。佩尔佩图阿想缓和这场冲突，

留下余地以便用于任何稍为合适的借口而摆脱困境：里卡尔多太任性，不听话，破坏了生活常规，他受到应有的责备和惩罚。至于两个人都衣服不整，可用天气太炎热来解脱，或者干脆不提这话。这又不是什么重要的细节。讲究礼节就有可能谈下去。但是，季叶塔没法自我控制，鄙视这种可行的出路：

"那，这就是说，你这狗崽子，你的儿子竟敢和这个无耻的贱货一道给我扣上雌乌龟帽子，还没有见过一个男人敢这样对待我。"

佩尔佩图阿噤声不语，用手捂住嘴。向前走一步，靠在墙上。

"你是说，你和里卡尔多……多吓人，我的主啊！"她瘦削的脸上显出惊惧和厌恶的神情，但是为了不发怨言，她的手重又捂住嘴巴。在阿格列斯捷左邻右坊很容易被惊醒——有多少人被季叶塔的喊声闹醒，现在正在留神细听？

受到骗弃重压的季叶塔拖着双腿在屋里走来走去，而后又大腿翘二腿地在床上一坐，丝毫不顾任何体统。她愤懑与怨恨，于是她对姊姊发泄了：

"别想装成无辜的样子，就象你不知道样的，这一切你知道得一清二楚。"

"你发疯了！我高高兴兴欢迎你住到我家里来，我总以为你变好了。但你本性一点儿没变，还是当年那样的淫妇。你把笃信天主的童男子引上了邪路，毁了他。他原来要当神父，现在要被赶出教堂……"她忍住哭泣，活脱是个手足无措、吓昏了的母亲。"你还敢说我知道。搞什么鬼！"局面再也无法挽回。于是她决定转守为攻。

"你不知道？不要脸的货！"季叶塔真想掴伪善的姊姊一记耳光，用拐杖在她背上狠揍一顿，象她对待小恶棍那样。"难道不是你看到我为他发狂才派遣他连夜上曼格-瑟科去的吗？你盘算我的家私，你当作我不知道？可是你忘记了叮嘱他，我不是个男人，我不高兴做戴帽乌龟。"

佩尔佩图阿手持烛台，靠着墙站在寝室门前的走廊上。她额头渗出冷汗，反驳道：

"你想推卸责任，造谣，"她语音中含着敌意，手指威逼着。"你把无辜的孩子从信神的圣道上引上邪路，白毁了他的一生，办不到，不……"

"没给报酬是吗？你想的只是钱，从前你一心想要找个能被你诱上勾的男人，不是这样吗？"

"我从来没有过这种念头，我不象你。"

"你比我坏多了。你为着谎骗我的钱财，你狡猾地搞了这个圈套。你把卧室让给我用，又把他安顿在对屋的时候，你就存了这个心。我早该给你挑明了。"

"胡说！我想都没有想到……"

"后来，你看到我中意他，就备船送他，不是事实吗？"

"你再胡扯也不顶事。我想弄弄清楚，你准备怎么酬谢我这儿子。我现在要弄清楚的是这个。"

"酬谢你儿子？为的什么？他过去是健壮的童男子，我把他变成了一个男子汉。仿佛你会相信，神父应该是个童身样的。"

"他是个没有污斑、前程无限、孝顺听话的儿子，他一门心思只想着自己的职责。现在他可不这样了，胡作非为，无所顾忌。你把他变成跟你自己一样的货色了。他成为你从前

那样的人了，你这该死的女人！你败坏了他的名声。你敢赖账吗？”

“就是说，你要我为你儿子失去的童身给你付钱，对吗？”

她坐起来，下了床，一摇一晃地走近柜子，拿起藏钱的小箱，下锁，打开箱盖，取出一叠钞票，扔给姊姊。钞票撒满一地。

“拿去，我为他的童身付钱。我过得惬意，值得，我满足了。快把酬金收去，拿了钱就滚，我看到你就恶心。”

佩尔佩图阿放好烛台，走进屋，蹲下身，从地上捡起钞票。地板上传来她那带鼻音的语气缓和了的和解的声音：

“你不如把两个孩子都收为继子吧……”

“收为继子？当自己的儿子？”季叶塔又坐在床上，望着趴在地上在捡丢在屋角里的钞票的佩尔佩图阿。“原来你想的是这个……让他们成为我的唯一的继承人，是吗？我变成自己情人的母亲，这无所谓啦？你也太过分了。”

她眼瞅着佩尔佩图阿爬进床肚搜捡着掉到床肚里去的钞票，睡衣里的乳房搭拉下来晃悠着，头上发髻散乱——长发披在伪君子的变了形的脸上，——一种惊讶、悲悯而又憎恨的情绪攫住了季叶塔——真是个巫婆，她为了儿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佩尔佩图阿手中捏紧钞票，睁大眼睛站起身来。

大门门锁喀嗒一响，走廊上传来轻轻脚步声。佩尔佩图阿赶紧把自己身上拍打干净，把钞票塞进衣裙口袋，免得另一个作孽后返回的浪荡女人——每个晚上她都很迟才回来——发觉这一切。列奥诺拉发现寝室里有人走动，还有亮光，便走进屋来了。

“晚安，佩尔佩图阿夫人。”

夫人解释说：

“我们刚聊聊天，”她拿起烛台，“明儿再谈吧，妹妹。”

如果季叶塔以为给了这些钱，事情就此了结了，哎，那她就大错特错了，那她就没有了解自己的胞姊。佩尔佩图阿一心要得到由公证所证明的文据，决不二价。她快走出房间，看到柜子旁遗留的一张钞票，又赶紧回身拾取，那柜底还有一些，她决定明天在阿拉茜打扫房间前再来扫清。

列奥诺拉以哀伤的口吻说道：

“好妈妈，唉，好妈妈！可怜的阿斯卡尼奥。可怜的人儿绝望之极了……”

一清早山羊精在昨晚酒醉躺倒并在那里栖居的地方——“杜卑人”电影院门口——扒拉开双眼。他站了起来，踉跄地向“深坑”走去。当他经过主教堂广场时，看到捷尔多的屋门前闪过一个人影。酒鬼止住了步，瞧瞧谁这么早就出门——要知道埃德娜忠实的丈夫捷尔多天亮时分喜欢在凉台的吊床上酣睡。

当山羊精从身穿捷尔多的旧裤子的公民身上认出神学校学生里卡尔多时，他多么惊讶！埃德娜夫人吊在未来的神父的脖子上，吻着他告别。看来，捷尔多的裤子穿在小神父身上显然过分窄小，他干么穿这条裤子？当山羊精遇见他与祖列伊卡妓院的小姑娘走向河边的冲沟时，他身上穿的是法衣。在这之前还见过他穿着长裤和运动服走进卡洛尔门禁森严的宅门——这是三、四天之前的事。昨晚还发现他身穿法衣登上钟楼的梯阶去慰藉不听话的老姑娘。更用不着说……

里卡尔多走进花园和广场，窄小的裤子使他无法奔跑。

他敲敲后门，阿拉茜打开门，不禁失笑了，里卡尔多少爷真逗，哎呀，多么漂亮的一个年轻人！时日一到，他，天主保佑，也应对她大加青睐的。

他走进屋，穿上法衣，收拾好箱子，突然感到：有人在注视着自己，他抬起头。佩尔佩图阿身着黑服，手拿念珠，打算上教堂，以威胁的神情准备严责重罚，一脸激愤，但刺心的话儿说得很低——不得不压低嗓门，免得吵醒这两个该死的女人——季叶塔和列奥诺拉：

“你干什么，该死的？”

“乘‘马里涅季’上埃斯普兰纳达。”

“乘‘马里涅季’走？谁叫你这么做的？”

“谁也没有叫，母亲。到了埃斯普兰纳达我转乘长途汽车，然后在通往圣克里斯多凡的路上下车。”

“你想出了什么鬼主意？是不是你已经没有该听从的母亲了？成了大人啦？给我把东西放下，上床睡去。想想停当，以后跟我说说清楚。”

“我去修道院和季莫捷奥神父住上几天。他请我去的。等到季叶塔……等到姨妈离开以后，我再回来。”

“你什么地方也休想去，照我跟你说的去做。”

但她明白——她的儿子再不会听话了，她永远再也无法摆布他了。她作为大姊也从来没有能摆布过季叶塔，后者根本没有听过她的话。

“我说过了，母亲，我要上圣克里斯多凡去。我虽然没有成年，但也是一个汉子了，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吗？别想阻挡我，我要离开，可不是逃避。我会回来的，请放心。”

“你压根儿不象我的儿子了。你象她那种货色。她曾经是

我们的耻辱；白天和山羊呆在一起，夜晚放荡无羁。你想做她的替身。就不怕天主惩罚？"

少校死后，她第一次想恸哭一场。

"我的天主也并非过去那样的了，母亲，他不象你的那个天主。我的天主会宽恕而不会惩罚我。"

"没调理好这事之前你不能离开。她把你引上迷路，让你违背了我许的愿。她得为给你遭遇的不幸付出代价。她给这个家带来罪孽，该死的女人，活活毁了你。"

"不，母亲。我瞎了双眼，是她让我复明的。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成为神父，谈这事为时还早，但我相信，如果我不看破红尘——就是说，天主意愿如此。请放心，我会继续学习的。"

"你发誓，真是到修道院去？"

"我已经对你说过。姨妈待我非常好，是这么回事，我受恩于她，我永远报答不了她。"

他提起箱子，既冷静而又温和，向母亲淡然一笑：

"给我祝福，母亲。"

"哎，我的天主！"她以殉难者的神情仰望上天。

里卡尔多转身走向门口，看到房子里的季叶塔，晨曦照耀着的可爱的身躯。

"别了，姨妈……季叶塔！"

"别了，里卡尔多。就叫我姨妈吧。告诉神父，我在阿格列斯捷要面临一场残酷的搏斗。"

里卡尔多刚走出，大门随即关上。季叶塔没瞧姊姊一眼，就回到屋里。牧羊女为自己的外甥而骄傲。佩尔佩图阿说的对，他跟她一模一样 —— 丝毫不差。年轻的山羊摆脱了束缚，昂起头角，自由地游荡于山岗上，她的执拗而任性的继

承者。事已如此，听其自然吧，疯狂的怪念头，现在只剩下忧愁，如此的忧愁！

“震憾阿格列斯捷的十天”，禁书读者阿明塔斯为了说明这个短促的暴风雨时日，套用了禁书上约翰·里德的这句话。他本人善于制造离奇而又惨烈的情势：当一些重大事件发生时，能象傀儡戏里那样“躲在幕后”抓住看不见的细线耍手法，虽然主要责任通常是由卡尔莫津娜女士来承担的。

“瞧，你闹出些什么乱子来了，卡尔莫津娜，”税务官埃德蒙多·里别伊罗坐在邮局的椅子上说，“每天都有新闻，殴斗、丑剧、乱伦的事儿发生……”

“这种怪事一天当中假如没有三起，至少有两起。还没理清这一起的头绪，另一起又发生了。”坐在门槛上的阿拉伯人沙利塔附和说。“全都没头没脑，稀里糊涂，哪怕能知道这将如何了结也好啊。”

卡尔莫津娜女士给自己推卸掉为所发生的一切应承担的责任：

“我？我是个什么人？最后您们还可以说，这个二氧化钛工厂是我凭空捏造出来的哩。我们在自个儿家里原来都生活得很好，很平静……”

“如果你不看报，不把那些新闻抖开……”税务官指着现在显眼地挂在屋内大墙上的报栏。

“您们便能把阿格列斯捷出卖掉而逍遥法外。”

谈话的声调和语音全变了，亲切而友善的情绪荡失无存，谈心——无偿的、众人都能享受的、能给人们以美好情趣的常用的休憩方式中应有的谦恭礼仪全置诸脑后。声调十分严

肃，诡计却被公开的辱骂所取代。

“阿斯卡尼奥走了？”卡尔莫津娜担心地问道。“什么时候走的？”

“今天。有人对我说，他明天回来。”

扎伊罗的“马里涅季”的停靠站正处在电影院的对面，离沙利塔的家不远。不论汽车出发(严格按照时刻表的)还是抵达(时辰无法预料的)，沙利塔都在场注视着上下旅客。

“他又在要什么诡计，他干吗出去呢？说是明天回来吗？那么说，只能是去埃斯普兰纳达，去萨尔瓦多他赶不及的。他被弄混了。他以为选举是件稀松平常的事，可是自从群众大会之后，他的脑瓜可就搭拉下来了。”

“我总认为，他会当选的。”税务官说出自己的预计。“我不否认司令官的威望，但你们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阿斯卡尼奥已经在镇公所工作，而最重要的一点，他是阿尔图尔上校的人……上校才真正是德高望重。”

“他过去是上校的人，现在可不是了。谁不知道，上校拒绝支持‘二氧化钛’博士的候选人？”

“‘二氧化钛’博士，这话说得未免太过分了吧……”沙利塔颇为得意。

“您说说看，埃德蒙多先生，莫杰斯多·皮列斯不是由于宽宏大量而主持您也签署的那份签名单吗？或者，这是在你们的候选人垂头丧气、夹着尾巴从塔比坦加回来后搞起的这玩意儿？当阿斯卡尼奥向上校乞求竞选费用时，您们知道，他怎么答复的？让他去找‘勃拉兹坦尼奥’好了。你们休想说服我，就象我不知道这事似的。”

“对，知道，卡尔莫津娜女士。但是现今人们各说各的，

我们不能随便轻信。完全可能上校拒绝资助阿斯卡尼奥是因为老人家年老昏庸了，变得愈加悭吝，但是，无疑的是，他并没有号召大家不投阿斯卡尼奥的票啊，不是吗？"

"到过他老人家那儿去的人全都知道，阿尔图尔上校说了：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意见选他中意的人。他根本不昏庸，也不是由于悭吝而没有资助经费的。我可以跟您们多说一点——上校没有举荐司令官当候选人只是由于他可怜自己的教子。在罗西尼亚，人们原以为阿斯卡尼奥一当选，会以高价收购镇里各区土地。可是当他们知道，他只打算征购椰子林地段时，人们都发怒了。您们不是也知道，季叶塔挨家挨户去讲过这事！本星期之内我们要在罗西尼亚开群众大会，会上她要讲话。"

"无庸置疑……"税务官也承认，"安托尼叶塔夫人是一张大王牌，大家惧怯她，看起来司令官当候选人并非自愿，而是屈服于压力。我也知道，屈服于谁的压力……"

"也许屈服于我的压力，是吗？瞧，您们的猜疑给了我多大荣誉。"

"可怜的人，他回曼格-瑟科休息去了。现在他正在海边对吗？"

"他想稳当地获得海边居民的选票。很快就要回来。"

"曼格-瑟科居民？统共不过十来个。只有季叶塔才能打破均势，假如她一直呆在阿格列斯捷的话。总的说，够逗乐的了——她起而反对阿斯卡尼奥当选，但是，好象同时却又不反对他去追求她的养女。不过，卡尔莫津娜，说到追求的事，阿斯卡尼奥是个高手，在他面前应该折服……"

卡尔莫津娜女士避而不答，阿斯卡尼奥的私生活不属于

议论范围，列奥诺拉是个出色的女人。

经过精心挑选的一群姑娘中，一个端庄的两腿细长的姑娘以其雅致和容貌而出众；修长而又十分娴雅，如同隆重地走过时装沙龙①的服饰模特儿，这正合资本巨头安热洛·巴尔季的口味。这群姑娘是专为他召来的，"议员避难所"的主管人员顾及传统的常客，花楼的主顾和保护人的情趣，力求满足他们的任性要求。米尔科·斯捷法诺博士为一个火红色鬈发姑娘的出场而高兴，她容貌逗人，有点儿象别季，前次会见时，部长大人愚弄了最可爱的博士，独占了此女。而老议员也没有被冷淡：安排给他的是一个面容和举止都似乎是闺秀的东方姑娘，如果在另外的所在，人们完全可能把她看成一个黄花闺女的。主管人员不知新顾客(他被隆重地加以介绍)的爱好，作为特别优待为他选出三个不同类型的但都是上等的、使他目眩神迷的姑娘②。

第一次处于这种情景的这个男人瞥视着衣着单俏的娘儿们，摆出一副冷峻架势，尽力不流露出羞怯神情。他还是年轻时代曾经寻花问柳，有一回节日里，他去过里约热内卢鲍塔福戈区的一家妓院，以后就结婚了。现在他不用担心会被人识破，在这里他用的是化名而且穿的是便服，是个隐名的主顾，是和朋友们一起过一个愉快节日的。他移开痴迷的眼光对服侍他的火红头发的姑娘开了腔：

"我要杯掺上巴西可可的威士忌。"

掺上巴西可可的？使人惊讶的沉默。在巴尔季身旁的细

---

① 此处原为法语。

② 此处原为法语。

长姑娘好不容易才忍住笑声。这里的威士忌全是高价名酒，在圣保罗也只有“跑马俱乐部”和“议员避难所”才能供应。在英国喝这种酒连冰块也不加。但是，按气派说是个英国勋爵的老议员以不列颠人特有的风度和豪爽的媚态发言支持：

“威士忌加上按巴西方式调配的可可非常时兴。给我也来一杯。”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主管人心里嘀咕。她为来客的放肆侮辱行为感到莫名其妙，但她强忍住，压抑着心头的厌恶，吩咐道：

“要巴西可可，快！”

安热洛·巴尔季换了个话题，问道，他久未见面的亲爱的女友有没有消息：

“我们敬爱的安图阿涅特夫人还没有回来？”

“她在法国，正准备动身回来，可是她的父亲，一位将军去世了。心脏病，可怜的人。”

“将军？”架势冷峻不时窥望着姑娘们的那位来客克服了拘谨，表现出意外的兴趣：

“安图阿涅特夫人是一位法国将军和出生在马提尼克岛的女人的女儿……”主管人以历史老师授课的神情重复着公式化的答题。

“怎么回事？”架势冷峻的那位感到惊讶。

“就象拿破仑·波拿巴的夫人、若泽芳娜皇后那样。”最可爱的博士解释说。

“啊！历史性人物。有趣之至。”他坐得舒服一些并往高脚杯中加了不少巴西可可。

“还想要点什么吗？”主管人得到否定的答复后下令说：

“姑娘们，走吧！”她走在自己雅致的连队前列。

老议员放下杯子。

“概而言之，我们取得了胜利。它得来不易，需要不少的灵活性，要知道这可是个爆炸性的问题。我这么说不是为了要抬高索价，但是……请在座诸位别忙下断语……顽固的公众表示不满，巴伊亚州当局也一直不屈服：哪里都行，只要不在阿列姆别佩，而且顽强地坚持自己的主张，但是到临了还得在我们的可尊敬的庇护人提供的论据前让步了。”

“进步——这是主要的依据，而不是类似选定工厂厂址这些多愁善感的种种借口。我亲自到过那里，查明反对者的论点的荒谬，我的结论是建立在对事物的准确的认识上的。我将简略地向您们介绍一下我的设想和断语。”可尊敬的庇护人喝了一大口掺和巴西可可的威士忌清清嗓门。

他不待同意就简介情况了，实质上，是做了一场报告。安热洛·巴尔季半闭着眼睛听着——每一个字眼都象黄金一样有份量。老议员，看来沉醉于报告人的辞句中。频频颔首以示同意。最可爱的博士注意地听着，从他脸上可以看到如下的问号：他犯了什么孽，该受到这样的惩罚？谁也不敢打断演说家。

与此同时，在萨尔瓦多城，罗扎尔沃·卢谢伊坐在秘书的办公室里，收到一则喜讯：在最近一次相当高级的会议上研究并重新审议了厂址问题，以具有经济、社会、政治性质的强有力的理由决定二氧化钛的生产应安置在阿列姆别佩，州政府不得不自己转环：作了让步，满足了“勃拉兹坦尼奥”的申请。

“议员避难所”里，威风凛凛、尖锐响亮的嗓音一停，资本巨头巴尔季就鼓起掌来：

“妙还妙在，我们有富于远见的国务活动家，他们能够迫使地方当局服从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崇高理想，打消偏见，平息破坏活动。祝贺您，我的光荣的朋友。”

老议员挪开盛着巴西可可与威士忌这种可怕的混合物的酒杯。

“亲爱的巴尔季，我们分手前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召开‘勃拉兹坦尼奥’理事会扩大会？”

“马上就要召开。我们明天将到萨尔瓦多，很快便会发出开会通知。”他转向正在享受掺了巴西可可的威士忌的报告人：“能使日尔多·维里斯西莫参加‘勃拉兹坦尼奥’理事会，我们将非常高兴，关于他的才能我们有了最好的评语……”

“并非由于他是我的妹夫……”光荣的朋友表示同意，“但他确实非常内行。他将对你们十分有益。”

“好吧，就是说，我们一切全都谈妥了。”老议员做了结论。

米尔科·斯捷法诺博士一次也没提到阿格列斯捷和曼格-瑟科，没想到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对他来说，阿格列斯捷及其可怜的贫穷的人们全被忘得一干二净了。

冲突后第二天，在广场上举行的群众大会来了许多人。诗人巴尔鲍扎第一个登上讲坛，用富有公民激情和愤慨的心弦弹奏出爱国精神和谴邪惩恶的壮歌。他受到了鼓掌欢迎。

第一次在群众大会上讲话的卡尔莫津娜女士也获得成功。她的讲话时时被阿斯卡尼奥的插话打断，她言词不够慎密，杀伐凌厉，却在争论中占了上风。卡尔莫津娜女士被打断时，唯有一次显得有点激动，甚至失去镇静——与其说这是辩论时的插话，不如说是武断，这话不是出于阿斯卡尼奥之

口，而是那脚跟都站不稳的山羊精的胡言乱语：他喝得醉醺醺地。听到卡尔莫津娜女士声称她是以"担心自己儿子和丈夫的母亲的名义"讲话的，这个叫化子声称：

"唉！不对……阴险的老处女无权以出嫁的女人的名义讲话。"

这声抗议引起听众的哗然，听众更感兴趣的是互相插话和挖苦，而不是重要的问题——环境污染和生产二氧化钛排泄物的危险程度问题的讨论，关于这问题的资料卡尔莫津娜女士以显而易见的渊博知识加以阐明。

这次群众大会对本城镇来说是新鲜事儿，这里的选举通常是不作预先的宣传和鼓动的，因为选民们只要有阿尔图尔·德·菲格伊列多上校的指示就足够了。群众大会变成了节日而且进行得如此成功，以至于阿斯卡尼奥就在此地作出决定，下星期六在集市广场（实际上它叫弗兰西斯科·特林达杰上校广场，以纪念他的祖父、工作积极的行政长官）召集人们再次聚会，以便保证得到市场的顾客们的支持。为了组织大会，准备标语和传单以对抗司令官的竞选需要经费。但是他认为这问题可以解决，因为他是上校推荐的候选人。教父从来没有拒绝过他。但这次却拒绝了，这是大家知道的，于是他只好向"勃拉兹坦尼奥"求援。阿斯卡尼奥去了埃斯普兰纳达，从那里打了电话给最可爱的博士。

司令官在大会结束前提出自己的竞选纲领。他不让人们插话，担心他好不容易背熟的临时准备的演说词失去连贯性。他已经几个夜晚没有睡觉，在拉乌拉夫人的帮助和鼓励下对自己演说稿的一些段落反复朗诵。他声称，他牺牲了生命的晚年有权得到的宁静与休憩，但是，他把休憩的权利献给祖

国（掌声），重新穿上海军舰队的光荣军装（再次掌声）去为阿格列斯捷人民服务（热烈的掌声）。他甚至穿着便服，站在讲坛上还自我想象着身穿军装，准备重上火线（极热烈的掌声，"好！""好极了！"的喝采声）。有人谴责他说，他似乎是进步的敌人。这是卑鄙的诽谤。"反对虚假的进步——是这么回事；反对那种不为社会造福，反而污染、毒化环境同时还给制造死神的工业家填满腰包的所谓进步，——是这么回事"（叫喊声："我们支持！"、"我们不支持！"、"'勃拉兹坦尼奥'会使阿格列斯捷得到复兴的！"）。但他热忱地欢迎真正的进步，那种不是为几个坏蛋造福，而是为全体人民造福的进步，那种以圣弗兰西斯科水电站路灯为象征的进步（热烈的掌声），欢迎真正的成就，为这样的成就"我们应仅仅归功于我们可尊敬的和有威望的同乡人、安托尼叶塔·埃斯捷维斯-坎塔列利夫人、我们亲爱的季叶塔"（鼓掌，喊声："好！""季叶塔万岁！"，热烈欢呼声淹没了演说者的最后几句话）。庄严闭幕。

中午难以忍受的炎热，"马里涅季"出了什么故障，停在半路上；司机一个劲儿在起动摩托，旅客可等得苦恼不堪。马里安诺神父把阿斯卡尼奥带到车子的阴荫底下，汗水流注在法衣上（他不接受现代时髦——长裤和运动衫，这在州首府的神父当中相当流行了）。

"我不知道，我的阿斯卡尼奥……这次选举可是一次摸彩。如果阿尔图尔上校也花上气力的话，那也许是一次巨大的搏斗。他站在一边，安托尼叶塔夫人站在另一边。但是我们的荣誉团女团长估计到了这一点——才把上校排除在竞争之外。她是怎么办到的？"他同情地摇摇头，用不着直说阿斯

卡尼奥的竞选注定必败了。"我与主教的助祭谈到主教堂新装的电路之事，我没有忘记指出——阿格列斯捷的圣母显灵了，她在创造奇迹。"

阿斯卡尼奥的喉头痉挛，他无言反驳，因为说的是列奥诺拉的继母。圣母？显身的魔鬼、他竞选镇长的该死的对头、他个人的计划——订婚和结婚的私敌。只要他一接触最后这个问题，列奥诺拉就变换话题或避而不答，用沉默敷衍过去。对姑娘的爱情无可怀疑，她给了他最可靠的证明。假如不是继母企图给养女找到门当户对的百万富翁做女婿而从中作梗的话，这一切又怎么能发生呢？对阿斯卡尼奥来说，季叶塔是个狰狞可怕的人物、阻挠他的任何创举的黑暗势力和恶魔。前两天，能支配几十张选票的瓦杰科·罗扎气愤地搔搔后脑袋，通知说：

"照我看，候选人应有个象阿尔图尔上校或者安托尼叶塔夫人那样的有大声望的人做后盾。你能得到上校或是季叶塔夫人的保证，你就能赢得我这些选票。"

阿斯卡尼奥不共戴天的敌人、恶魔、黑暗势力、狞狰可怕的人、荣誉团女团长、圣母、司令官的后盾……马里安诺神父的谈话加深了候选人的忧虑。他从埃斯普兰纳达回来时变得垂头丧气、惊悸不安。他曾经历过一次类似的情况——人家对待他不好，怠慢他，侮辱他，伤害他的自尊心，这事发生在他前去交涉从水电站架设电路的帕乌洛-阿方索。那时一些重要人物十分怠慢地对待他，讥笑他。最后还是靠安托尼叶塔夫人的两份电报解决了问题。她总是神通广大的。

现在的情势还要糟。他回来时不仅抑郁寡欢，而且惊悸不安，疑虑重重。没什么好说的，但是他不喜欢"勃拉兹坦尼

奥"的官僚们接电话时的待人态度。尤其使他感到惊讶的是别季。前夜第一次给他打电话时，她还是亲切可爱，谈笑风生。而现在，当他再次给她去电话时，她却显得那么疏远、冷淡、急急忙忙的。他怀疑情况不妙。

他打了四次电话到萨尔瓦多去，竭力想和最可爱的博士通话，向他报告出现的复杂情势，选举前的斗争以及需要"勃拉兹坦尼奥"的帮助。也许，米尔科博士已经掌握了情况，《塔尔杰》报导了提名司令官为候选人的事。"博士不在"，前夜是这样对他说的并给他接通别季的电话。贴身私人秘书证实了这个消息——最可爱的博士到圣保罗去了，但今晚他将回到萨尔瓦多。她建议他第二天再来电话。她是个以美丽诱惑男子的女子，她用浪荡女人的声音叫他"情人"并问"美男子"生活得如何，"美男子"说的是奥斯纳尔。到目前为止一切顺遂。

第二天，也就是今早，阿斯卡尼奥先打电话到旅馆去，报了自己的姓名，得悉斯捷法诺博士确实昨晚回归了，但凌晨就到办公室去了。于是他又摇电话到"勃拉兹坦尼奥"去——每打一次电话就意味着毫无意义地浪费时间、久久地等待，幸亏埃斯普兰纳达的女报务员态度友好。他请求给他接上米尔科·斯捷法诺博士的电话："我是散塔纳多-阿格列斯捷的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我是从埃斯普兰纳达打的电话。"给他回答说，正在接通博士的办公室："一会儿！"一会儿却变成了好一阵子。阿斯卡尼奥急急忙忙说了几句，他担心断线。终于又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斯捷法诺博士不在，他外出了，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阿斯卡尼奥要跟别季通话——重新响起话音前又耽搁了一会儿："秘书没空，这时无

法来接电话。"阿斯卡尼奥坚持不休，半小时后在多次请求下终于给他接通了别季，后者不耐烦、粗鲁地回答："米尔科博士还在圣保罗。"——"旅馆里告诉我，他昨晚回来了，这是怎么回事？"——"旅馆服务处什么也不知道，他没有到这里来过，也说不准什么时候回来。"——"值不值得过一阵再打个电话？"——"今天当然不必了。"为什么他不可以写封信投递呢？这事有那么紧急、重要吗？她无可相助，谈话只好就此告终，她忙得很。他想再唤住她："听着，别季，请您……"她忙得很，甚至没听完话，就放下话筒。这一切使他感到奇怪，给他留下不愉快的印象，他灰心丧气。写了一封急待回复的信，把它扔进邮箱里去了。

就在这一天，"马里涅季"因故障停车三次。扎伊罗使用了他的一切富有表情的手法——从最温柔的绰号到最粗鲁的骂语全都用上了。他们快到晚上才抵达阿格列斯捷。沙利塔迎上时，带给他们一条噩讯——老扎尔多·安图涅斯死了。他饭后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再也没有把眼睛睁开。

"当人们想起他时，尸体已凉了，超度亡灵的祭祷也就在阿莫尔齐尼奥的旅馆那里进行。"

他没有去参加灵前祭祷，想先洗个澡。拉法坐在门槛上抽烟斗，通知说：

"家里有个人。"

"家里？谁？"

"一个女人。她在那里，在里屋。"

列奥诺拉？除了她还能有谁呢？

已有好几天了，列奥诺拉都在竭力说服他，要在他家里

相会。她，当然了，对河边冲沟里夜间不谨慎、不便当的幽会感到腻味了。但是阿斯卡尼奥想让心爱的人能作为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的夫人在大白天里从圣坛走出来并成了他的合法的夫人后，跨进他家的门槛。他希望在习俗与宗教的婚仪使他们的关系圣洁而合法后，她才躺上他的父母睡过的这张卧榻上。

但是，列奥诺拉迫使他面临既成的事实，她从她坐着的床上站起身来，扑过去抱住他的脖子，等待着亲吻：

“长途汽车误点了，好妈妈去参加灵前祭祷，我就到这里来等候你。如果我做得不对，请原谅我。我苦恼得要命，亲爱的。”

“我也是。回来迟了。但是你别……”

“你怎么啦？”她以亲吻阻止对方的责备。

一次次亲吻——一次比一次长久，一次比一次强烈。阿斯卡尼奥感到，列奥诺拉颤抖的躯体贴紧他。他想洗个澡，冲掉路上沾满的尘土，消除怨忿，但她把他拉到床边，抚摩着阿斯卡尼奥疲惫的面庞。

“我的爱，你很忧伤？没达到你所想望的目的？”

阿斯卡尼奥把面孔靠在列奥诺拉的肩上：

“我没有能和米尔科博士谈成。他不在萨尔瓦多，至少，是这样回答我的。我被搞得糊里糊涂，这使我伤心极了。”

不止是伤心——他受到侮辱，惆怅不堪，情绪沮丧。列奥诺拉吻遍他的脸，想方设法使他振作起来，阿斯卡尼奥提起姑娘的双手说：

“我在这世上只有你一个人了，诺拉。我再也没有别的什么人了。”

他碰到她的手指，想起了戒指，想起了在他与"勃拉兹坦尼奥"的经理亲密相处、无比信任的愉快的日子里公司赠与的礼品。安放在另外一件衣服的口袋里，他去取这个礼品。

"我想送给你一样东西……"

他本想在继母和亲友们在场的喜庆仪式上向列奥诺拉求婚后奉献订婚的信物，但是现在他决定放弃这种仪式。列奥诺拉至少应该成为他的未婚妻后才有权利走进这间屋里。此外，他应该获得欢乐以补偿"勃拉兹坦尼奥"官员们对他表示的轻慢。

他把戒指戴在列奥诺拉右手的无名指上——戴订婚信物的指头，他在自己的一生中第二次做出爱情与义务的这种姿态。第一次他把戒指和信任、诺言和心灵交给了不配信任的未婚妻。他被变节所挫折，由于过失而付出昂贵的代价，就差为爱情献身。但是在一个美妙的日子里出现了不可能的事：从扎伊罗的"马里涅季"里走出了一个最漂亮、最纯洁的女人，从今天起成为他的正式订婚的女人。

"我从萨尔瓦多带回这只戒指，订婚戒指。为了在一个不会重现的日子里把它送给你，但是我不知道，该怎样跟你的继母说起这件事。告诉我，诺拉，你想嫁给我吗？"

列奥诺拉的双眼盯在戒指上，盯在非常出色地戴在她的手指上的古老珍品上。阿斯卡尼奥这个可怜的人儿，他还认为她是个名门闺秀。礼品花费了他多大代价啊？她用压抑的声音、几乎是絮语般地说道：

"别提这事……"

"什么事？"

"订婚，结婚的事。我是你的，难道还不够吗？"

阿斯卡尼奥面色苍白起来，他的哆嗦的手放开姑娘的手：

“你不同意？我本当预料到。象你这么富有的姑娘干吗要嫁给我呢？”

“我爱你，阿斯卡尼奥。你就是我的一切。在这之前，我谁也没有爱过。我和别的人发生关系那是我的过错。”

“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么你为什么要拒绝呢？”

“我不能嫁给你，有些原因……”

“这指的是你的肺部不好？有这里的气候，你会很快复原的。”

“不对，我没有病，但我不能……”

“猜着了。因为她不允许，对吗？她作为这么显赫的人物怎能允许自己的养女嫁给一个无赖汉，况且还是个敢于坚持己见的人……”

“好妈妈与这完全无关。”

“那么，为什么呢？”

列奥诺拉用双手捂住面孔，强忍泪水。阿斯卡尼奥非常激动，他的面庞不停地痉挛着，心灵受到了创伤。

“谢尔坦诺地区的可怜的人，贫无立锥之地……他只好充当休息时猎奇的对象，仅此而已。要出嫁，圣保罗有的是有钱的人。”

“完全不对，亲爱的，别这么不公道。我爱你，为了你我要发疯了。要吗，我可以成为你的情人或者仆人？这是可能的，但做你的妻子——不可能。”

“为什么，真见鬼了？”

“我不能告诉你，这不仅是我的秘密……”

阿斯卡尼奥又拉起她的手，抚摩着她的头，吻着她湿润的眼睛：

“你不相信我？甚至在这件事上也不相信我？难道我没证明过，我是多么爱你啊？当我知道了，你和另外一个人发生过……”

“这全是假话，我的爱。事实上……”

“告诉我，请相信我。”

“我并不富有，不是荣誉团团长的女儿，不是好妈妈的养女。”

“嗯？那么你是谁呢？”

她痛哭流涕地告诉了他一切。穷人区、住满贫民的房屋、饥饿、龌龊、人行道、“避难所”。阿斯卡尼奥避开身子，站了起来——脸上露出惊骇与死尸的脸色——自己怎么会变成这样一个糊涂虫！他听着，呆若木鸡。这比第一次听到对象变节时的情景还可怕。污秽散布在屋里，弄脏了床榻，变成席卷他的巨浪。曾被他想象成如此纯净、如此贞洁的她的嘴巴却一滴滴地流出脓水。

列奥诺拉终于不作声了。她抬起祈求的目光望着阿斯卡尼奥，准备再次建议把自己当做情人，当做女仆。但是从阿斯卡尼奥的嘴里却冲出身受致命伤残并被追击的野兽的可怕吼声。列奥诺拉明白，一切了结，她在爱人的脸上看到的只是仇恨与厌恶。他手指着大街说：

“从这儿滚出去，娼妇！你的地盘在街上，到那里去追男人吧。”

当列奥诺拉如同疯女人一般号啕痛哭着走出屋门并消失在黑夜中时，拉法一声也没听到屋里说的什么话。吐了一口

肮脏的唾沫，叫骂道：

"无耻的母狗！"

许多人参加扎尔多安魂祈祷，但是缺少通常在葬礼上常有的那种热烈场景。尽管阿莫尔齐尼奥夫人准备好上等的甜咸食物，尽管若泽法、死者的寡妇吩咐从酒吧间弄来大量的卡沙萨和啤酒，屋里的气氛仍然灰暗阴郁。在安置死者的前厅里的人群中，在守灵的人们中都感不到一点儿生气。平淡无味的交谈多涉及着严肃的话题。季叶塔与马里安诺神父交谈，后者问起里卡尔多。"他在圣克里斯多凡，在圣芳济派修道院，是应季莫捷奥神父的邀请去的吗？您的外甥，我的亲爱的安托尼叶塔夫人，将成为教堂的明灯。这是借助于天主，有了母亲的好榜样、季莫捷奥神父的教导和姨妈的慷慨资助才取得的结果。神父趁此机会大肆赞颂可尊敬的教区女教民，用圣母的光轮环绕在她的优美的头上：教堂的支柱、杰出品质的象征。受足了恭维，象是身着东尼卡①礼服的季叶塔只谦逊地笑了笑。唉！假如神父知道母亲给予里卡尔多的是什么样的榜样，姨妈授予的又是什么样的资助，那就好了！好就好在，还留给了他天主的帮助和季莫捷奥神父的教导。

奥斯纳尔照通常的规矩颂扬死者，竭力激起祈祷的热烈气氛。棺材里躺着面如黄蜡的扎尔多的遗体。若泽法坐在棺材旁的椅子上，接受唁慰。

钟声敲了九下，路灯熄了，小发电机的不稳定的响声静下来了。一天家庭生活又结束了，开始了轻佻放荡的夜晚。

---

① 古罗马的一种白色短袖长衬衣。

阿莫尔齐尼奥夫人点上蜡烛。从暗处现出一个人影——是酒鬼、病人、还是疯子？

大家甚至在暗地里也都迅速发觉阿斯卡尼奥·特林达杰是多么激动和慌乱。

“你怎么啦，阿斯卡尼奥船长？”

巴尔鲍扎长诗中描绘的迎着朝霞的这位船长脸色难看，眼神狂乱地走进大厅。他找到站在神父身旁的季叶塔，伸出手指着她，用可怕的、阴沉而嘶哑的嗓音叫喊说：

“你们知道，她是什么人？你们认为，她是个寡妇、工厂所有主、一家之长吗？她只是圣保罗一家婊子院的老板，她以卖淫为生。另外的那个全都告诉我了。我向她求婚，她回答我说：我不能，我是个婊子。她在这个令人厌恶的女人的妓院里卖淫，而这女人在这里却被当成一个圣母。两个婊子都是一路货色！”

季叶塔坐上埃利耶泽尔的汽艇，要求他赶紧开船。月光映印在河水上。季叶塔俯身向前，似乎这样她就能给汽艇加快速度。

佩托在广场把列奥诺拉离去的方向指给她看。表姊几乎说不出话来，她淌着眼泪走来，让佩托去找皮里卡。她早已离开了，也许，现在已经到了曼格-瑟科。

埃利耶泽尔指给季叶塔看河上的亮光，可以听见远处的喧声，这是皮里卡的快艇返回了。

“列奥诺拉在哪里？”

“在那里。我问她，要不要等她，她谢绝了——说，不要，她要留在那儿，在曼格-瑟科住几天。她出了什么事？她不停

地哭，简直心都要碎啦。”

埃利耶泽尔把船靠近曼格-瑟科的沙滩边，他帮助季叶塔上了岸。在月光下他们发觉在大山岗的脚下，沙滩的尽头有一群人，夜是无比的柔和、美妙，海水是平静的。季叶塔跑去，埃利耶泽尔紧随在她身后。

若纳斯转过身来说：

“她从高岸上栽下去——怎么爬上去的，谁也没有发现。她多亏达尼埃尔和布季昂正在这时出海捕渔。听到落水声。布季昂便把她拖上船了。”

“白痴！”

列奥诺拉听出来谁的声音。

“原谅我，好妈妈。跟他们说：放掉我。我想死，谁也拦不住我。”

季叶塔跪下来，把列奥诺拉的头稍稍抬起，打了她两记耳光，落手沉重地狠狠朝面颊的这边打了一记，又在另一边又打了一记，渔民们没有干涉，没有阻拦她。列奥诺拉甚至没有护着自己的脸。沿着岸边跑来了司令官达里奥，他刚听到不幸事故的消息。季叶塔停下手来，想把自己的照管对象抬起来：

“走。”

“出了什么事，季叶塔？出了什么事？”司令官帮助姑娘站稳了。

“诺拉和阿斯卡尼奥吵架了，想跳海。”她伸手告别。“请转告拉乌拉夫人，司令官，我向她告别了。”

“告别？为什么？”

“我明天回圣保罗去。”

“那么竞选运动怎么说，季叶塔？您怎么啦，离开我们？”

“我已经无法为你们效劳了，司令官。但您可以扬帆开船去拯救水中众生，如果还能办得到的话。”

在船上季叶塔警告列奥诺拉说：

“如果再一次提到死字的话，我就狠揍你。”

曼格-瑟科从眼帘中消失了——仅剩下月光沐浴着的海水和沙滩。季叶塔沉入深思中，她的眼光凌厉无情。

有些人透过百叶窗的缝隙注视着从码头上走回来的两个女人。例如，埃德娜夫人就是一个。但是在佩尔佩图阿的家里，门窗紧闭。在人行道上是被扔出来的季叶塔和列奥诺拉的箱子、提包和行李袋。

米卢夫人和卡尔莫津娜女士在照顾列奥诺拉，给她换好衣服，强令她上床休息。在老助产妇的家里可以听出熬煎草药——抑制神经兴奋的草药汤和暖和身体、恢复精力的蛋黄甜酱的沸煮声。萨比诺拿来了手提包和不大的行李袋，比较大的行李送去在“马里涅季”托运了，是直接送往车库的。

季叶塔说了一声：

“我上那儿去一下，马上就回来。”

米卢夫人显出担心的样子：

“哪儿去，要上哪儿去？你准备干什么？”

“别担心，米卢妈妈，我不会去刁难任何人的。”

在似乎早已入睡的房子里，居民们并没睡觉，都在注视着街上发生的事情。光线从门隙和门孔里透出来。大嗓门说的任何一句话都能传到街上。甚至扎尔多棺材旁的祈祷也活跃起来了。挤得不能再满的酒吧间里都在争论。奥斯纳尔的话语中露出悲伤的情调：

“工厂还没盖起来，所有东西全被毒化了。”

季叶塔只要一走过，窗户就稍稍打开。季叶塔穿过城镇，进入小巷，往河边各地走去，她不慌不忙地走着，也许，是在告别。在告别并在引诱什么人，她走来走去，并非偶然。安图阿涅特夫人有自己的目的。

“有人说，她的生意是婊子院。”阿斯捷里奥从酒吧间跑出来，急忙赶回家来，正是不失时机。

埃利莎从床上坐起来，她穿着季叶塔送给她的半透明睡衣，现出乳房的轮廓。阿斯捷里奥垂下眼光，这夜晚充满可怕的新闻、不安和耻辱——在这样的夜晚不可能有正当的夫妻之情，更不用说贪图床笫之乐的念头。

“谎话！开婊子院？”

“正是这样，婊子院，妓院。”

“你还听说了什么？”

“她们俩都在卡尔莫津娜的家里。明天回圣保罗去。”

“什么？季叶塔明天回圣保罗去？”

她从床上跳下来，穿上也是季叶塔送给她的宽大罩衫和凉鞋，坚决地往门口走去。阿斯捷里奥起初非常着急，然后深表同情：埃莉莎不顾一切，决定去向姊姊告别；他们在许多方面都受惠于她，就让那些好讲是非的人摇唇鼓舌吧。他也想和季叶塔告别。不管她是个什么样的人，她终归是个好心肠的姊姊，慷慨的亲戚。

“你看她去？我也去。”

“我要跟她一起去。”

“跟她一起去？去圣保罗？”他莫名其妙。

埃莉莎没有答话，不见了，米卢夫人的房子就在附近。

当她发现阿斯捷里奥跟在她后头，她更加快了步伐，跑着，一看到从街上走过来的季叶塔，就叫起来：

"季叶塔，姊姊！"

季叶塔在门旁等着，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愁眉苦脸，冷漠无情，带着心不在焉的眼神。埃莉莎伸出双臂，恳求说：

"把我带走吧，姊姊，别把我留在这里……"

"我已经对你说过了……"

"我要住在你在圣保罗开的妓院里。我什么都不在乎！"

阿斯捷里奥听见了，大吃一惊，他有肠胃病，突然间肚子绞痛起来。季叶塔把目光从妹妹身上移向妹夫，她对这个呆汉深表同情：

"多照顾一些自己的妻子吧，阿斯捷里奥，把她引上正路，使她能够自爱，有一次我跟你说过了你该怎么办。为什么你不听话呢？"

"姊姊，看在天主的份上，别把我留在这里！"埃莉莎跪倒在季叶塔的面前。

"把她带走并按我劝告你的那样去做，阿斯捷里奥。要不马上动手，要不永远罢休。"刹时间她把目光转向妹妹，觉得她很可怜。"房子留给你们。假如还需要什么，你们只要告诉我就行了。"

埃莉莎的自尊心丧失殆尽，她已经无法自制了：

"把我带走，好妈妈，收我进妓院去吧。"

季叶塔看着妹夫：嗯，怎么办？阿斯捷里奥终于克服了踌躇、腹痛、偏见，恍然大悟地抓住妻子的手：

"起来，走！"

“放开我！”

“起来！你怎么啦，听见没有？”

说着朝她脸上就是一击。季叶塔赞许地点点头。

“谢谢你，好姊姊，为了这一切，再见。”

他把不知所措的埃莉莎拖回家里，这是季叶塔为了在一个美妙的日子回到这里安度晚年而购置的镇上最好的一幢房子。现在这幢房子交给妹妹和妹夫使用，他们将在这里生活。

终于他们回到了卧室。埃莉莎还想溜脱。

“不许动我。”

一个耳光把她打倒在床上。阿斯捷里奥的手把尼龙衫撕开。

“想当妓女，是吗？这下你就成为妓女了。”

埃莉莎浑身哆嗦着。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厌恶、畏惧、惊骇、好奇、期待？广播小说的女主人公为矛盾的感受而激动不安。

季叶塔刚刚躺下，这时感到吃惊的诗人巴尔鲍扎敲响米卢夫人家的门并说：

“祝您安宁！”

安宁与友谊。季叶塔走出客厅，那里列奥诺拉吃了安眠药正在睡觉。巴尔鲍扎拿起季叶塔的手，送到自己的唇边。他很感动，嘶哑的嗓子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嘶哑：

“我得悉，你准备明天离开，果真如此？”

“明天离开，去圣保罗。”

“是由于这里议论纷纷吗？假如你想走，就走吧。但是如

果还想留下并能给我荣幸的话……”

“什么样的荣幸，巴尔鲍扎？”

“成为格里戈里奥·麦尔希阿德·德·马托斯·巴尔鲍扎的夫人……”

“你想娶我做妻子？为了把我从污泥中拖拽出来？”

“我，当然，不是风华正茂的小伙子了，我已经衰老得只剩下一具骨头架子了，但是我有个受人尊重的名望……”

“……而且没有别人能象你这样跳探戈舞……”

季叶塔笑起来了，笑得漂亮、痛快，笑得心满意足，笑得热泪盈眶。

“现在这么办可不行，我的诗人，我十分尊重你，可是要让你戴上绿帽子，这对你不合适。当我成为老太婆回来定居后，我们可以结婚。把你的骨头架子好好保存到那个时候，并为我多写一些诗歌。”

她吻着他的双颊，终于忍受不住了，痛哭不止。

“好机器，”阿拉伯人沙利塔称赞说。“用了这么多年，它还好好的。”

他说的是一清早人们刚刚醒过来就在广播的收音机。电影院对面，扎伊罗在萨比诺的协助下在调整“马里涅季”的发动机，因为旅客还没有上齐，要严格按行车时刻表发车。他听到称赞，心满意足地坐到驾驶盘后面去。

“有人建议用新的日本货跟我交换。我没同意。”

受人欢迎的电台正在播音。“重要新闻节目”的播音员把听众的注意力都聚集在广告节目后将要播送的重大新闻上。音响非常清晰，毫无干扰，沙利塔的断言得到证实。肩上搭

着毛巾的弗兰克林·林斯博士参加到听众里边来了。公证人每天这个时刻，在“马里涅季”出发前都到河里去游泳。

播音员的声音清清楚楚：“请注意！昨天下午‘巴西钛公司’理事会得到官方的批准在阿列姆别佩兴建由两座生产二氧化钛的工厂组成的工业综合体。为在近期内实现这个方案，在公司及时收购的大片土地上将毫不迟延地开始实际工作。”大气层一连串冲向以太的电波所发出的噪音似乎在祝贺这条消息的宣布。

“你们听到了吗？”弗兰克林博士问。

“这就是阿斯卡尼奥想把它们拉到曼格-瑟科去的工厂吗？”阿拉伯人的眼睛闪烁起来，似乎昨天的事件还嫌不够，现在又加上这条新闻，这预示着今天真是个热闹日子。

“您想说，我们这里不会有这样的工厂了吗？”扎罗伊住手检查“马里涅季”的发动机。

“工厂将建在阿列姆别佩，紧靠着州首府，难道你还不明白吗？这是一个著名的地方。”公证人解释说，他松了一口气，搭一下肩上的毛巾，“现在我们又可以自由地呼吸了……”他点起雪茄，带着怡然自得的神态向河边走去。

今天不顺利，旅客很少。季叶塔与卡尔莫津娜女士告别了：

“原谅我说了谎话，卡尔莫。”

列奥诺拉低下头，握着湿满泪水的手帕，躲进车厢，坐在座位上。

从主教堂广场跑来的佩托出现了，他拿着老泽·埃斯捷维斯的拐杖，归季叶塔所有的遗物。

“你忘了拐杖，姨妈。”他放低嗓子，补充说：“我将想念你。”他登上车厢去和列奥诺拉交谈，这引起她的咭咭哽哽的哭泣。“别了，表姊！”

佩托跑回家去了，他以真诚的亲切和青春的温馨留下了良好的忆念。

牧羊女季叶塔手持拐杖坐在列奥诺拉的身边。她让她尽情痛哭，交谈还为时过早。扎伊罗向旅客收取车费。季叶塔交了三个人的车费：

“我们两个，还有坐在后面的那个小山羊。”

她指向手里拿着一个铁箱，坐在后面一张座位上的玛丽亚·涅波罗奇娜娅。扎伊罗坐到驾驶盘后面去，启动马达，离发车时间只有四分钟。季叶塔催促他说：

“按一下喇叭，扎伊罗，我们倒要看看这部笨重不灵的火车能不能把我们拖到埃斯普兰纳达去。”

扎伊罗看着表。

“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们还能开到圣保罗去，对于女皇来说路途远近不成问题。况且还有音乐听。”

他调好俄国收音机。季叶塔向站在人行道上的卡尔莫津娜女士挥手告别。“马里涅季”象是飞船似的徐缓地启动，它不怕石块、木块和坑洼，在骡子行走的道路上启动，朝阿格列斯捷的天空腾飞。

浪女回归故乡以及在她短暂逗留期间所发生的故事就此结束。

阿格列斯捷恢复得很慢。司令官达里奥·德·克卢兹脱下了竞选时穿的服装，在曼格-瑟科充分利用了夏天的每一分

钟，以期补偿陷进肮脏的政治泥潭中的时日。至于阿斯卡尼奥，有人看到他扑在卡尔莫津娜的肩头哭泣。

通电典礼是个大节日，入镇的一段原叫“泥街”的道路用那时的经理——圣弗兰西斯科水电站的总经理的名字命名。出席庆典的当局代表使在州首府工厂匆忙制作并上了蓝釉的路牌——议员路——合法化了……怎么就想留下永恒的印象呢?!

蓝色路牌挂了不久，在一个夜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出自一位不知其姓名的字迹工整的木牌：“季叶塔之光路。”

这是出自一位无名氏的工整字迹。这是人民的手迹。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浪女回归
作者=（巴西）若热·亚马多著陈敬 译
页数=391
SS号=10339020
出版日期=1986年01月第1版